目录

[佛說十二遊經 5](#_Toc29890448)

[佛所行讚卷第一(亦云佛本行經) 7](#_Toc29890449)

[生品第一 7](#_Toc29890450)

[佛所行讚處宮品第二 11](#_Toc29890451)

[佛所行讚厭患品第三 14](#_Toc29890452)

[佛所行讚離欲品第四 16](#_Toc29890453)

[佛所行讚出城品第五 19](#_Toc29890454)

[佛所行讚卷第二(亦云佛本行經) 23](#_Toc29890455)

[車匿還品第六 23](#_Toc29890456)

[佛所行讚入苦行林品第七 26](#_Toc29890457)

[佛所行讚合宮憂悲品第八 28](#_Toc29890458)

[佛所行讚推求太子品第九 32](#_Toc29890459)

[佛所行讚卷第三(亦云佛本行經) 37](#_Toc29890460)

[瓶沙王詣太子品第十 37](#_Toc29890461)

[佛所行讚答瓶沙王品第十一 39](#_Toc29890462)

[佛所行讚阿羅藍欝頭藍品第十二 42](#_Toc29890463)

[佛所行讚破魔品第十三 47](#_Toc29890464)

[佛所行讚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 49](#_Toc29890465)

[佛所行讚轉法輪品第十五 53](#_Toc29890466)

[佛所行讚卷第四(亦云佛本行經) 57](#_Toc29890467)

[瓶沙王諸弟子品第十六 57](#_Toc29890468)

[佛所行讚大弟子出家品第十七 61](#_Toc29890469)

[佛所行讚化給孤獨品第十八 63](#_Toc29890470)

[佛所行讚父子相見品第十九 66](#_Toc29890471)

[佛所行讚受祇桓精舍品第二十 69](#_Toc29890472)

[佛所行讚守財醉象調伏品第二十一 72](#_Toc29890473)

[佛所行讚菴摩羅女見佛品第二十二 74](#_Toc29890474)

[佛所行讚卷第五(亦云佛本行經) 77](#_Toc29890475)

[神力住壽品第二十三 77](#_Toc29890476)

[佛所行讚離車辭別品第二十四 79](#_Toc29890477)

[佛所行讚涅槃品第二十五 81](#_Toc29890478)

[佛所行讚大般涅槃品第二十六 84](#_Toc29890479)

[佛所行讚歎涅槃品第二十七 89](#_Toc29890480)

[佛所行讚分舍利品第二十八 93](#_Toc29890481)

[佛說枯樹經一卷 98](#_Toc29890482)

[辟支佛因緣論卷上 99](#_Toc29890483)

[波羅㮏國王悟辟支佛緣 99](#_Toc29890484)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 101](#_Toc29890485)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 101](#_Toc29890486)

[辟支佛因緣論卷下 103](#_Toc29890487)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 103](#_Toc29890488)

[波羅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 103](#_Toc29890489)

[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 104](#_Toc29890490)

[拘舍彌國王悟辟支佛緣 105](#_Toc29890491)

[波羅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 106](#_Toc29890492)

[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 107](#_Toc29890493)

[撰集百緣經卷第一 108](#_Toc29890494)

[菩薩授記品第一 108](#_Toc29890495)

[（一）滿賢婆羅門遙請佛緣 108](#_Toc29890496)

[（二）名稱女請佛緣 108](#_Toc29890497)

[（三）窳惰子難陀見佛緣 108](#_Toc29890498)

[（四）五百商客入海採寶緣 109](#_Toc29890499)

[（五）貧人須摩持縷施佛緣 109](#_Toc29890500)

[（六）婆持加困病緣 110](#_Toc29890501)

[（七）王家守池人花散佛緣 110](#_Toc29890502)

[（八）二梵志各諍勝如來緣 110](#_Toc29890503)

[（九）佛說法度二王出家緣 111](#_Toc29890504)

[（一〇）◎長者七日作王緣 111](#_Toc29890505)

[撰集百緣經卷第二 113](#_Toc29890506)

[報應受供養品第二 113](#_Toc29890507)

[（一一）◎船師請佛渡水緣 113](#_Toc29890508)

[（一二）◎觀頂王請佛緣 113](#_Toc29890509)

[（一三）◎法護王請佛洗浴緣 113](#_Toc29890510)

[（一四）◎佛救濟度病緣 114](#_Toc29890511)

[（一五）◎天帝釋供養佛緣 114](#_Toc29890512)

[（一六）◎佛現帝釋形化婆羅門緣 114](#_Toc29890513)

[（一七）◎乾闥婆作樂讚佛緣 115](#_Toc29890514)

[（一八）◎如願臨當刑戮求佛出家緣 115](#_Toc29890515)

[（一九）◎頻婆娑羅王請佛緣 115](#_Toc29890516)

[（二〇）◎帝釋變迦蘭陀竹林緣 116](#_Toc29890517)

[撰集百緣經卷第三 117](#_Toc29890518)

[授記辟支佛品第三 117](#_Toc29890519)

[（二一）◎化生王子成辟支佛緣 117](#_Toc29890520)

[（二二）◎小兒散花供養佛緣 117](#_Toc29890521)

[（二三）◎女人以金輪擲佛上緣 117](#_Toc29890522)

[（二四）◎老母善愛慳貪緣 118](#_Toc29890523)

[（二五）◎含香長者請佛緣 118](#_Toc29890524)

[（二六）◎船師渡佛僧過水緣 118](#_Toc29890525)

[（二七）◎婢使以栴檀香塗佛足緣 119](#_Toc29890526)

[（二八）貧人拔提施佛燋木緣 119](#_Toc29890527)

[（二九）◎作樂供養成辟支佛緣 119](#_Toc29890528)

[（三〇）◎劫賊惡奴緣 119](#_Toc29890529)

[撰集百緣經卷第四 121](#_Toc29890530)

[出生菩薩品第四 121](#_Toc29890531)

[（三一）◎蓮華王捨身作赤魚緣 121](#_Toc29890532)

[（三二）◎梵豫王施婆羅門穀緣 121](#_Toc29890533)

[（三三）◎尸毘王剜眼施鷲緣 122](#_Toc29890534)

[（三四）◎善面王求法緣 122](#_Toc29890535)

[（三五）◎梵摩王太子求法緣 122](#_Toc29890536)

[（三六）◎婆羅門從佛債索緣 123](#_Toc29890537)

[（三七）◎佛垂般涅槃度五百力士緣 123](#_Toc29890538)

[（三八）◎兔燒身供養仙人緣 124](#_Toc29890539)

[（三九）◎法護王子為母所殺緣 124](#_Toc29890540)

[（四〇）◎劫賊樓陀緣 124](#_Toc29890541)

[撰集百緣經卷第五 125](#_Toc29890542)

[餓鬼品第五 125](#_Toc29890543)

[（四一）◎富那奇墮餓鬼緣 125](#_Toc29890544)

[（四二）◎賢善長者婦墮餓鬼緣 125](#_Toc29890545)

[（四三）◎惡見不施水墮餓鬼緣 125](#_Toc29890546)

[（四四）◎槃陀羅墮餓鬼身體臭緣 126](#_Toc29890547)

[（四五）目連入城見五百餓鬼緣 126](#_Toc29890548)

[（四六）◎優多羅母墮餓鬼緣 126](#_Toc29890549)

[（四七）◎生盲餓鬼緣 127](#_Toc29890550)

[（四八）◎長者若達多慳貪墮餓鬼緣 127](#_Toc29890551)

[（四九）◎餓鬼自生還噉五百子緣 128](#_Toc29890552)

[（五〇）◎嚪婆羅似餓鬼緣 128](#_Toc29890553)

[撰集百緣經卷第六 130](#_Toc29890554)

[諸天來下供養品第六 130](#_Toc29890555)

[（五一）賢面慳貪受毒蛇身緣 130](#_Toc29890556)

[（五二）月光兒生天緣 130](#_Toc29890557)

[（五三）採華供養佛得生天緣 131](#_Toc29890558)

[（五四）◎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 131](#_Toc29890559)

[（五五）須達多乘象勸化緣 132](#_Toc29890560)

[（五六）◎鸚鵡子王請佛緣 132](#_Toc29890561)

[（五七）◎王遣使請佛命終生天緣 132](#_Toc29890562)

[（五八）◎佛度水牛生天緣 133](#_Toc29890563)

[（五九）二梵志共受齋緣 133](#_Toc29890564)

[（六〇）五百鴈聞佛說法緣 134](#_Toc29890565)

[撰集百緣經卷第七 135](#_Toc29890566)

[現化品第七 135](#_Toc29890567)

[（六一）◎身作金色緣 135](#_Toc29890568)

[（六二）◎身有栴檀香緣 135](#_Toc29890569)

[（六三）◎有大威德緣 135](#_Toc29890570)

[（六四）◎有大力緣 136](#_Toc29890571)

[（六五）◎為人所恭敬緣 136](#_Toc29890572)

[（六六）◎頂上有寶蓋緣 136](#_Toc29890573)

[（六七）◎妙聲緣 136](#_Toc29890574)

[（六八）◎百子同產緣 137](#_Toc29890575)

[（六九）◎頂上有寶珠緣 137](#_Toc29890576)

[（七〇）布施佛幡緣 137](#_Toc29890577)

[撰集百緣經卷第八 139](#_Toc29890578)

[比丘尼品第八 139](#_Toc29890579)

[（七一）◎寶珠比丘尼生時光照城內緣 139](#_Toc29890580)

[（七二）◎善愛比丘尼生時有自然食緣 139](#_Toc29890581)

[（七三）◎白淨比丘尼衣裹身生緣 139](#_Toc29890582)

[（七四）◎須漫比丘尼辯才緣 140](#_Toc29890583)

[（七五）◎舞師女作比丘尼緣 140](#_Toc29890584)

[（七六）◎伽尸比丘尼生時身披袈裟緣 140](#_Toc29890585)

[（七七）◎額上有真珠鬘比丘尼緣 141](#_Toc29890586)

[（七八）◎差摩比丘尼生時二王和解緣 141](#_Toc29890587)

[（七九）波斯匿王醜女緣 141](#_Toc29890588)

[（八〇）盜賊人緣 142](#_Toc29890589)

[撰集百緣經卷第九 144](#_Toc29890590)

[聲聞品第九 144](#_Toc29890591)

[（八一）◎海生商主緣 144](#_Toc29890592)

[（八二）須曼花衣隨身產緣 144](#_Toc29890593)

[（八三）◎寶手比丘緣 144](#_Toc29890594)

[（八四）◎三藏比丘緣 145](#_Toc29890595)

[（八五）◎耶舍蜜多緣 145](#_Toc29890596)

[（八六）◎化生比丘緣 145](#_Toc29890597)

[（八七）◎眾寶莊嚴緣 146](#_Toc29890598)

[（八八）罽賓寧王緣 146](#_Toc29890599)

[（八九）拔提釋王作比丘緣 147](#_Toc29890600)

[（九〇）佛度王子護國出家緣 147](#_Toc29890601)

[撰集百緣經卷第十 148](#_Toc29890602)

[諸緣品第十 148](#_Toc29890603)

[（九一）須菩提惡性緣 148](#_Toc29890604)

[（九二）◎長老比丘在母胎中六十年緣 148](#_Toc29890605)

[（九三）◎兀手比丘緣 149](#_Toc29890606)

[（九四）◎梨軍支比丘緣 149](#_Toc29890607)

[（九五）◎唱言生死極苦緣 149](#_Toc29890608)

[（九六）◎長者身體生瘡緣 150](#_Toc29890609)

[（九七）◎醜陋比丘緣 150](#_Toc29890610)

[（九八）◎恒伽達緣 151](#_Toc29890611)

[（九九）◎長爪梵志緣 151](#_Toc29890612)

[（一〇〇）◎孫陀利端政緣 152](#_Toc29890613)

[菩薩本緣經卷上 153](#_Toc29890614)

[毘羅摩品第一 153](#_Toc29890615)

[菩薩本緣經一切施品第二 155](#_Toc29890616)

[◎菩薩本緣經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一 157](#_Toc29890617)

[菩薩本緣經卷中 159](#_Toc29890618)

[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餘 159](#_Toc29890619)

[菩薩本緣經善吉王品第四 161](#_Toc29890620)

[菩薩本緣經月光王品第五 162](#_Toc29890621)

[菩薩本緣經卷下 164](#_Toc29890622)

[兔品第六 164](#_Toc29890623)

[菩薩本緣經鹿品第七 165](#_Toc29890624)

[菩薩本緣經龍品第八 166](#_Toc29890625)

# 佛說十二遊經

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

昔，阿僧祇劫時，菩薩為國王，其父母早喪亡，讓國持與弟，捨國行求道。

遙見一婆羅門，姓瞿曇，菩薩因從婆羅門學道。婆羅門答菩薩言：「解體所著王者衣服。編髮結莎為衣，如吾所服，受吾瞿曇姓。」

於是菩薩受，服衣被體，瞿曇姓；潔志入於深山，林藪嶮阻，坐禪念道。

婆羅門言：「卿是王者，久在尊貴，簡於勤苦。夏可飲水，食眾果蓏；冬可還城邑，街里乞食，還其樹下，禪思勿毀。」

菩薩其所乞食，還其國界，舉國王者，下及庶民，無能識菩薩者，謂以為小瞿曇。

菩薩於城外，甘果園中，以作精舍，於中獨坐。

時，國中五百大賊，劫取官物逃走，路由菩薩廬邊，蹤跡放散，遺物在菩薩舍之左右。

明日捕賊，追尋賊者，蹤迹在菩薩舍下，因收菩薩，便將上問，謂為菩薩，國中大賊，前後劫盜，罪有過死。

王便勅臣下，如此之人，法應以木貫身，立為大標，其身血出，流下於地。

是大瞿曇，於深山中，以天眼徹視見之，便以神足，飛來問之：「子有何罪，其痛酷乃爾乎？瘡豈不傷，毒忍苦若斯？」菩薩答曰：「外有瘡痛，內懷慈心，不知何罪，橫見誅害？」大瞿曇言：「卿無子姓，當何繼嗣，忍痛如此？」菩薩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

於是國王，使左右以彊弩飛箭，射而殺之。

大瞿曇悲哀涕泣，下其尸，喪棺斂之。於是取土中餘血，以泥團之，各取左右，持著山中，還其精舍。左面血著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曇言：「子是道士，若其至誠，天神當使血化成人。」

却後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於是便姓瞿曇氏，一名舍夷仁。

賢劫來，始為寶如來釋迦，越壽五百萬歲；自下二十五王，其壽三百萬歲；文陀竭王壽百萬歲，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髀王，皆壽十萬歲；從歡喜王諸王，皆壽八萬四千歲。

從惡念遮迦越，殺一牛，祠祀害命，失金輪，得銀輪，主三天下，壽萬歲；堅念王作鎧，壽五千歲，得銅輪，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殺王，壽二千五百歲，得鐵輪，主南天下。

其王有太子，行五惡，殺一，減壽千歲。

古人有九病：寒，熱，飢，渴，生，老，病，死。婆羅門殺生祠祀，從是生四百四病。

從師子念王，人壽轉減，壽百二十歲。從師子念王後，師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命減，或壽八十、七十、五十、三十、二十、十歲者。

於是後，有師子命車王，名白淨，是菩薩父。計菩薩身終始，并前後八萬四千遮迦越王，名瞿曇氏，純熟之姓。

菩薩在兜術天上，意欲下生，觀於天下，誰國可生？言：「唯白淨王家，可生身。」

於是，天上有樹，名兜曇樹，菩薩退，坐他樹下思惟；其本樹無復精光。

於是，有天問言：「菩薩何緣，捨本常坐，就他樹坐？」有天子知菩薩意，答天言：「卿不知耶！今者菩薩，欲下生閻浮利，觀何國可生？唯白淨家可生。」

於是，諸天皆言：「今菩薩下生，當何以贈送？」各設方計言：「唯淨明天上，四百四寶，奇鏤別異，各有名類，同有寶華，以為車乘。」

伊羅慢龍王，以為制乘，名白象，其毛羽踰於白雪山之白，象有三十三頭，頭有七牙，一牙上有七池，池上有七憂鉢蓮華，一華上有一玉女，菩薩與八萬四千天子，乘白象寶車來下。

時，白淨王夫人中寐，見白象髣髴，寐寤惕驚，寤以告王。

菩薩父名白淨，其父，兄弟四人。白淨王有二子，其大名悉達，其小子名難陀。菩薩母名摩耶，難陀母名瞿曇彌。菩薩叔父，名甘露淨王，亦有二子，長子名調達，小子名阿難。菩薩中叔，名穀(ɡǔ)淨王，有二子，大子名釋摩納，小子阿那律。菩薩小叔，名設淨王，有二子，大子名釋迦王，小子名釋少王。

迦惟羅閱國有八城，合有九百萬戶。

調達以四月七日生，佛以四月八日生，佛弟難陀，四月九日生，阿難以四月十日生。

調達身長，丈五四寸；佛身長丈六尺；難陀身長，丈五四寸；阿難身長，丈五三寸。其貴姓舍夷，長一丈四尺，其餘國皆長丈三尺。

菩薩外家，去城八百里，姓瞿曇氏，作小王，主百萬戶，名一億王。

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水光。其婦，母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室內皆明，因字之為瞿夷，晉言明女。

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其父名水光長者；太子第二夫人，生羅云者，名耶惟檀，其父名移施長者；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

以有三婦故，太子父王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婇女，三殿凡有六萬婇女，以太子當作遮迦越王故，置有六萬婇女。

佛以二十九出家，以三十五得道，從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坐樹下為一年。

二年，於鹿野園中，為阿若拘隣等說法；復為畢婆般等說法；復為迦者羅等十七人說法；復為大才長者，及二才念優婆夷說法；復為正念尼揵說法；復為提和竭羅佛時四十二人說法。

三年，為欝為迦葉兄弟三人說法，滿千比丘。

四年，象頭山上，為龍鬼神說法。

五年，於竹園中，為私呵味說法。

五年去，未至舍衛時，舍利弗作婆羅門，有百二十五弟子，坐一樹下。

時，目連為彌夷羅國中，作承相將軍，出行見舍利弗坐樹下，便問舍利弗：「何為在此坐？」舍利弗答言：「吾欲學道。」目連言：「願以君為伴。」即遣百官、群臣還去，唯留百二十五人，二人合有二百五十人。

舍利弗入城分衛，見佛弟子馬師比丘，問之：「為何道士，衣服不與常同？」馬師比丘答言：「吾是佛弟子。」舍利弗問言：「佛云何說法？」馬師言：「諸法從因，緣滅諸苦盡滅。」於是舍利弗便得須陀洹道，歡喜便還，報目連言：「世間有神人。」目連言：「云何說法？」舍利弗具說本末，目連便復得須陀洹道。

二人便相將及弟子至佛所。未至，佛已預知，便告比丘言：「今當有二賢士，一人名智慧比丘，一人名神足比丘，須臾來到。」佛為說四諦，舍利弗七日得阿羅漢；目連以十五日得阿羅漢。

六年，須達與太子祇陀，共為佛作精舍，作十二佛圖寺，七十二講堂，三千六百間屋，五百樓閣。

七年，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

八年，在柳山中，為屯真陀羅王弟說法。

九年，穢澤中，為陀崛摩說法。

十年，還摩竭國，為弗迦沙王說法。

十一年，恐懼樹下，為彌勒說本起。

十二年，還父王國，為釋氏精廬，去城八十里，為差摩竭說法。還國為父王及釋迦種說法，度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道。

是十四國，佛十二年，於中遊化說法。波斯匿王，晉言和悅；迦惟羅越，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國；波羅奈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

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

八萬四千城中，六千四百種人，萬種音響，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種，雜藥七百四十種，雜香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七種。

海中有二千五百國，百八十國噉五穀(ɡǔ)；三百三十國噉魚、鼈、龜、鼉。

五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眾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二種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蓽茇、胡椒；第五王名那頞圍山，百四十萬里。

佛說十二遊經

# 佛所行讚卷第一(亦云佛本行經)

馬鳴菩薩造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生品第一

甘蔗之苗裔，釋迦無勝王，

淨財德純備，故名曰淨飯，

群生樂瞻仰，猶如初生月。

王如天帝釋，夫人猶舍脂，

執志安如地，心淨若蓮花，

假譬名摩耶，其實無倫比。

於彼象天后，降神而處胎。

母悉離憂患，不生幻偽心，

厭惡彼諠俗，樂處空閑林。

藍毘尼勝園，流泉花果茂，

寂靜順禪思，啟王請遊彼。

王知其志願，而生奇特想，

勅內外眷屬，俱詣彼園林。

爾時摩耶后，自知產時至，

偃寢安勝床，百千婇女侍。

時四月八日，清和氣調適，

齋戒修淨德，菩薩右脇生，

大悲救世間，不令母苦惱。

優留王股生，卑偷王手生，

曼陀王頂生，伽叉王腋生。

菩薩亦如是，誕從右脇生，

漸漸從胎出，光明普照耀，

如從虛空墮，不由於生門。

修德無量劫，自知生不死，

安諦不傾動，明顯妙端嚴。

晃然後胎現，猶如日初昇，

觀察極明耀，而不害眼根。

縱視而不耀，如觀空中月，

自身光照耀，如日奪燈明，

菩薩真金身，普照亦如是。

正真心不亂，安庠行七步，

足下安平趾，炳徹猶七星。

獸王師子步，觀察於四方，

通達真實義，堪能如是說。

此生為佛生，則為後邊生，

我唯此一生，當度於一切。

應時虛空中，淨水雙流下，

一溫一清涼，灌頂令身樂。

安處寶宮殿，臥於琉璃床，

天王金華手，奉持床四足。

諸天於空中，執持寶蓋侍，

承威神讚歎，勸發成佛道。

諸龍王歡喜，渴仰殊勝法，

曾奉過去佛，今得值菩薩。

散曼陀羅花，專心樂供養，

如來出興世，淨居天歡喜。

已除愛欲歡，為法而欣悅，

眾生沒苦海，令得解脫故。

須彌寶山王，堅持此大地，

菩薩出興世，功德風所飄，

普皆大震動，如風鼓浪舟。

栴檀細末香，眾寶蓮花藏，

風吹隨空流，繽紛而亂墜，

天衣從空下，觸身生妙樂。

日月如常度，光耀倍增明，

世界諸火光，無薪自炎熾，

淨水清涼井，前後自然生。

中宮婇女眾，怪歎未曾有，

競赴而飲浴，皆起安樂想。

無量部多天，樂法悉雲集，

於藍毘尼園，遍滿林樹間。

奇特眾妙花，非時而敷榮，

凶暴眾生類，一時生慈心，

世間諸疾病，不療自然除。

亂鳴諸禽獸，恬默寂無聲，

萬川皆停流，濁水悉澄清，

空中無雲翳，天鼓自然鳴。

一切諸世間，悉得安隱樂，

猶如荒難國，忽得賢明主。

菩薩所以生，為濟世眾苦，

唯彼魔天王，震動大憂惱。

父王見生子，奇特未曾有，

素性雖安重，驚駭改常容，

二息交胸起，一喜復一懼。

夫人見其子，不由常道生，

女人性怯弱，怵惕懷氷炭，

不別吉凶相，反更生憂怖。

長宿諸母人，互亂祈神明，

各請常所事，願令太子安。

時彼林中有，知相婆羅門，

威儀具多聞，才辯高名稱，

見相心歡喜，踊躍未曾有。

知王心驚怖，白王以真實。

人生於世間，唯求殊勝子。

王今如滿月，應生大歡喜，

今生奇特子，必光顯宗族。

安心自欣慶，莫生餘疑慮，

靈祥集家國，從今轉休盛。

所生殊勝子，必為世間救，

惟此上士身，金色妙光明，

如是殊勝相，必成等正覺；

若習樂世間，必作轉輪王，

普為大地主，勇猛正法治，

王領四天下，統御一切王。

猶如世光明，日光為最勝，

若處於山林，專心求解脫。

成就實智慧，普照於世間，

譬如須彌山，普為諸山王。

眾寶金為最，眾流海為最，

諸宿月為最，諸明日為最，

如來處世間，兩足中為最。

淨目脩且廣，上下瞬長睫，

瞪矚紺青色，明煥半月形，

此相云何非，平等殊勝目？

時王告二生，若如汝所說，

如此奇特相，以何因緣故，

不應於先王，乃現於我世？

婆羅門白王，不應如是說。

多聞與智慧，名稱及事業，

如是四事者，不應顧先後。

物性之所生，各從因緣起，

今當說諸譬，王今且諦聽。

毘求央耆羅，此二仙人族，

經歷久遠世，各生殊異子。

毘利訶鉢低，及與儵迦羅，

能造帝王論，不從先族來。

薩羅薩仙人，經論久斷絕，

而生婆羅婆，續復明經論。

現在知見生，不必由先胄，

毘耶娑仙人，多造諸經論，

末後胤跋彌，廣集偈章句。

阿低利仙人，不解醫方論，

後生阿低離，善能治百病。

二生駒尸仙，不閑外道論，

後伽提那王，悉解外道法。

甘蔗王始族，不能制海潮，

至娑伽羅王，生育千王子，

能制大海潮，使不越常限。

闍那駒仙人，無師得禪道。

凡得名稱者，皆生於自力，

或先勝後劣，或先劣後勝。

帝王諸神仙，不必承本族，

是故諸世間，不應顧先後。

大王今如是，應生歡喜心，

以心歡喜故，永離於疑惑。

王聞仙人說，歡喜增供養。

我今生勝子，當紹轉輪位，

我年已朽邁，出家修梵行，

無令聖王子，捨世遊山林。

時近處園中，有苦行仙人，

名曰阿私陀，善解於相法，

來詣王宮門，王謂梵天應。

苦行樂正法，此二相俱現，

梵行相具足，時王大歡喜。

即請入宮內，恭敬設供養，

將入內宮中，唯樂見王子。

雖有婇女眾，如在空閑林，

安處正法座，加敬尊奉事，

如安低牒王，奉事波尸吒。

時王白仙人，我今得大利。

勞屈大仙人，辱來攝受我，

諸有所應為，唯願時教勅。

如是勸請已，仙人大歡喜。

善哉常勝王，眾德悉皆備。

愛樂來求者，惠施崇正法，

仁智殊勝族，謙恭善隨順。

宿殖眾妙因，勝果現於今，

汝當聽我說，今者來因緣。

我從日道來，聞空中天說，

言王生太子，當成正覺道。

并見先瑞相，今故來到此，

欲觀釋迦王，建立正法幢。

王聞仙人說，決定離疑網，

命持太子出，以示於仙人。

仙人觀太子，足下千輻輪，

手足網縵指，眉間白毫跱，

馬藏隱密相，容色炎光明，

見生未曾想，流淚長歎息。

王見仙人泣，念子心戰慄，

氣結盈心胸，驚悸不自安。

不覺從坐起，稽首仙人足，

而白仙人言，此子生奇特，

容貌極端嚴，天人殆不異，

汝言人中上，何故生憂悲？

將非短壽子，生我憂悲乎？

久渴得甘露，而反復失耶？

將非失財寶，喪家亡國乎？

若有勝子存，國嗣有所寄，

我死時心悅，安樂生他世，

猶如人兩目，一眠而一覺。

莫如秋霜花，雖敷而無實，

人於親族中，愛深無過子。

宜時為記說，令我得蘇息。

仙人知父王，心懷大憂懼，

即告言大王，王今勿恐怖，

前已語大王，慎勿自生疑，

今相猶如前，不應懷異想；

自惟我年暮，悲慨泣歎耳。

今我臨終時，此子應世生，

為盡生故生，斯人難得遇。

當捨聖王位，不著五欲境，

精勤修苦行，開覺得真實。

常為諸群生，滅除癡冥障，

於世永熾燃，智慧日光明。

眾生沒苦海，眾病為聚沫，

衰老為巨浪，死為海洪濤。

乘輕智慧舟，渡此眾流難，

智慧泝流水，淨戒為傍岸。

三昧清涼池，正受眾奇鳥，

如此甚深廣，正法之大河。

渴愛諸群生，飲之以蘇息，

染著五欲境，眾苦所驅迫，

迷生死曠野，莫知所歸趣；

菩薩出世間，為通解脫道。

世間貪欲火，境界薪熾然；

興發大悲雲，法雨雨令滅。

癡闇門重扇，貪欲為關鑰，

閉塞諸群生，出要解脫門；

金剛智慧鑷，拔恩愛逆鑽。

愚癡網自纏，窮苦無所依；

法王出世間，能解眾生縛。

王莫以此子，自生憂悲患，

當憂彼眾生，著欲違正法。

我今老死壞，遠離聖功德，

雖得諸禪定，而不獲其利。

於此菩薩所，竟不聞正法，

身壞命終後，必生三難天。

王及諸眷屬，聞彼仙人說，

知其自憂歎，恐怖悉以除。

生此奇特子，我心得大安。

出家捨世榮，修習仙人道，

遂不紹國位，復令我不悅。

爾時彼仙人，向王真實說。

必如王所慮，當成正覺道。

於王眷屬中，安慰眾心已，

自以己神力，騰虛而遠逝。

爾時白淨王，見子奇特相，

又聞阿私陀，決定真實說。

於子心敬重，珍護兼常念，

大赦於天下，牢獄悉解脫。

世人生子法，隨宜取捨事，

依諸經方論，一切悉皆為。

生子滿十日，安隱心已泰，

普祠諸天神，廣施於有道。

沙門婆羅門，呪願祈吉福，

嚫施諸群臣，及國中貧乏。

村城婇女眾，牛馬象財錢，

各隨彼所須，一切皆給與。

卜擇選良時，遷子還本宮，

二飯白淨牙，七寶莊嚴輿。

雜色珠絞絡，明焰極光澤，

夫人抱太子，周匝禮天神。

然後昇寶輿，婇女眾隨侍，

王與諸臣民，一切俱導從。

猶如天帝釋，諸天眾圍遶，

如摩醯首羅，忽生六面子。

設種種眾具，供給及請福，

今王生太子，設眾具亦然。

毘沙門天王，生那羅鳩婆，

一切諸天眾，皆悉大歡喜。

王今生太子，迦毘羅衛國，

一切諸人民，歡喜亦如是。

## 佛所行讚處宮品第二

時白淨王家，以生聖子故，

親族名子弟，群臣悉忠良。

象馬寶車輿，國財七寶器，

日日轉增勝，隨應而集生。

無量諸伏藏，自然從地出，

清淨雪山中，兇狂群白象。

不呼自然至，不御自調伏，

種種雜色馬，形體極端嚴。

朱髦纖長尾，超騰駿若飛，

又野之所生，應時自然至。

純色調善牛，肥壯形端正，

平步淳香乳，應時悉雲集。

怨憎者心平，中平益淳厚，

素篤增親密，亂逆悉消除。

微風隨時雨，雷霆不震裂，

種殖不待時，收實倍豐積。

五穀鮮香美，輕軟易消化，

諸有懷孕者，身安體和適。

除受四聖種，諸餘世間人，

資生各自如，無有他求想。

無慢無慳嫉，亦無恚害心，

一切諸士女，玄同劫初人。

天廟諸寺舍，園林井泉池，

一切如天物，應時自然生。

合境無飢餓，刀兵疾疫息，

國中諸人民，親族相愛敬。

法愛相娛樂，不生染污欲，

以義求財物，無有貪利心。

為法行惠施，無求反報想，

脩習四梵行，滅除恚害心。

過去摩㝹王，生日光太子，

舉國蒙吉祥，眾惡一時息。

今王生太子，其德亦復爾，

以備眾德義，名悉達羅他。

時摩耶夫人，見其所生子，

端正如天童，眾美悉備足，

過喜不自勝，命終生天上。

大愛瞿曇彌，見太子天童，

德貌世奇挺，既生母命終，

愛育如其子，子敬亦如母。

猶日月火光，從微照漸廣，

太子長日新，德貌亦復爾。

無價栴檀香，閻浮檀名寶，

護身神仙藥，瓔珞莊嚴身。

附庸諸隣國，聞王生太子，

奉獻諸珍異，牛羊鹿馬車，

寶器莊嚴具，助悅太子心。

雖有諸嚴飾，嬰童玩好物，

太子性安重，形少而心宿。

心栖高勝境，不染於榮華，

修學諸術藝，一聞超師匠。

父王見聰達，深慮踰世表，

廣訪名豪族，風教禮義門。

容姿端正女，名耶輪陀羅，

應娉太子妃，誘導留其心。

太子志高遠，德盛貌清明，

猶梵天長子，舍那鳩摩羅。

賢妃美容貌，窈窕淑妙姿，

瓌艷若天后，同處日夜歡。

為立清淨宮，宏麗極莊嚴，

高峙在虛空，迢遰若秋雲，

溫涼四時適，隨時擇善居。

伎女眾圍遶，奏合天樂音，

勿隣穢聲色，

令生厭世想。如天犍撻婆，

自然寶宮殿，樂女奏天音，

聲色耀心目；菩薩處高宮，

音樂亦如是。父王為太子，

靜居修純德，仁慈正法化，

親賢遠惡友，心不染恩愛，

於欲起毒想，攝情撿諸根，

滅除輕躁意，和顏善聽訟，

慈教厭眾心。宣化諸外道，

斷諸謀逆術，教學濟世方，

萬民得安樂。如令我子安，

萬民亦如是，事火奉諸神，

叉手飲月光。恒水沐浴身，

法水澡其心，祈福非存己，

唯子及萬民。愛言非無義，

義言非不愛，愛言非不實，

實言非不愛。以有慚愧故，

不能如實說，於愛不愛事，

不依貪恚想。志存於寂默，

平正止諍訟，不以祠天會，

勝於斷事福。見彼多求眾，

豐施過其望，心無戰爭想，

以德降怨敵。調一而護七，

離七防制五，得三覺了三，

知二捨於二。求情得其罪，

應死垂仁恕，不加麤惡言，

軟語而教勅，務施以財物，

指授資生路，受學神仙道，

滅除怨恚心，名德普流聞，

世間永消亡。主匠修明德，

率土皆承習，如人心安靜，

四體諸根從。

時白淨太子，賢妃耶輸陀，

年並漸長大，孕生羅睺羅。

白淨王自念，太子已生子，

歷世相繼嗣，正化無終極。

太子既生子，愛子與我同，

不復慮出家，但當力修善。

我今心大安，無異生天樂，

猶若劫初時，仙王所住道。

愛行清淨業，祠祀不害生，

熾然修勝業，王勝梵行勝。

宗族財寶勝，勇健伎藝勝，

明顯照世間，如日千光耀。

所以為王者，將為顯其子，

顯子為宗族，榮族以名聞，

名高得生天，生天為樂已，

已樂智慧增，悟道弘正法，

先勝名聞所，受行眾妙道。

唯願令太子，愛子不捨家，

一切諸國王，生子年尚小。

不令王國土，慮其心放逸，

縱情著世樂，不能紹王種。

今王生太子，隨心恣五欲，

唯願樂世榮，不欲令學道。

過去菩薩王，其道雖深固，

要習世榮樂，生子繼宗嗣，

然後入山林，修行寂默道。

## 佛所行讚厭患品第三

外有諸園林，流泉清涼池，

眾雜華果樹，行列垂玄蔭。

異類諸奇鳥，奮飛戲其中，

水陸四種花，炎色流妙香。

伎女因奏樂，弦歌告太子，

太子聞音樂，歎美彼園林。

內懷甚踊悅，思樂出遊觀，

猶如繫狂象，常慕閑曠野。

父王聞太子，樂出彼園遊，

即勅諸群臣，嚴飾備羽儀。

平治正王路，并除諸醜穢，

老病形殘類，羸劣貧窮苦，

無令少樂子，見起厭惡心。

莊嚴悉備已，啟請求拜辭，

王見太子至，摩頭瞻顏色，

悲喜情交結，口許而心留。

眾寶軒飾車，結駟駿平流，

賢良善術藝，年少美姿容，

妙淨鮮花服，同車為執御。

街巷散眾華，寶縵蔽路傍，

垣樹列道側，寶器以莊嚴，

繒蓋諸幢幡，繽紛隨風揚。

觀者挾長路，側身目連光，

瞪矚而不瞬，如並青蓮花。

臣民悉扈從，如星隨宿王，

異口同聲歎，稱慶世希有。

貴賤及貧富，長幼及中年，

悉皆恭敬禮，唯願令吉祥。

郭邑及田里，聞太子當出，

尊卑不待辭，寤寐不相告。

六畜不遑收，錢財不及斂，

門戶不容閉，奔馳走路傍。

樓閣堤塘樹，窓牖衢巷間，

側身競容目，瞪矚觀無厭。

高觀謂投地，步者謂乘虛，

意專不自覺，形神若雙飛。

虔虔恭形觀，不生放逸心，

圓體𦟛支節，色若蓮花敷，

今出處園林，願成聖法仙。

太子見修塗，莊嚴從人眾，

服乘鮮光澤，欣然心歡悅。

國人瞻太子，嚴儀勝羽從，

亦如諸天眾，見天太子生。

時淨居天王，忽然在道側，

變形衰老相，勸生厭離心。

太子見老人，驚怪問御者。

此是何等人？頭白而背僂，

目冥身戰搖，任杖而羸步。

為是身卒變，為受性自爾？

御者心躊躇，不敢以實答，

淨居加神力，令其表真言

色變氣虛微，多憂少歡樂，

喜忘諸根羸，是名衰老相。

此本為嬰兒，長養於母乳，

及童子嬉遊，端正恣五欲，

年逝形枯朽，今為老所壞。

太子長歎息，而問御者言。

但彼獨衰老，吾等亦當然？

御者又答言，尊亦有此分，

時移形自變，必至無所疑，

少壯無不老，舉世知而求。

菩薩久修習，清淨智慧業，

廣殖諸德本，願果華於今。

聞說衰老苦，戰慄身毛竪，

雷霆霹靂聲，群獸怖奔走。

菩薩亦如是，震怖長噓息，

繫心於老苦，頷頭而瞪矚，

念此衰老苦，世人何愛樂？

老相之所壞，觸類無所擇，

雖有壯色力，無一不遷變。

目前見證相，如何不厭離？

菩薩謂御者，宜速迴車還，

念念衰老至，園林何足歡？

受命即風馳，飛輪旋本宮。

心存朽暮境，如歸空塜間，

觸事不留情，所居無暫安。

王聞子不悅，勸令重出遊，

即勅諸群臣，莊嚴復勝前。

天復化病人，守命在路傍，

身瘦而腹大，呼吸長喘息，

手脚攣枯燥，悲泣而呻吟。

太子問御者，此復何等人？

對曰是病者，四大俱錯亂，

羸劣無所堪，轉側恃仰人。

太子聞所說，即生哀愍心，

問唯此人病，餘亦當復爾？

對曰此世間，一切俱亦然，

有身必有患，愚癡樂朝歡。

太子聞其說，即生大恐怖，

身心悉戰動，譬如揚波月。

處斯大苦器，云何能自安？

嗚呼世間人，愚惑癡闇障，

病賊至無期，而生喜樂心。

於是迴車還，愁憂念病苦，

如人被打害，捲身待杖至，

靜息於閑宮，專求反世樂。

王復聞子還，勅問何因緣？

對曰見病人，王怖猶失身。

深責治路者，心結口不言，

復增伎女眾，音樂倍勝前。

以此悅視聽，樂俗不厭家，

晝夜進聲色，其心未始歡。

王自出遊歷，更求勝妙園，

簡擇諸婇女，美艷極姿顏。

諂黠能奉事，容媚能惑人，

增修王御道，防制諸不淨，

并勅善御者，瞻察擇路行。

時彼淨居天，復化為死人，

四人共持輿，現於菩薩前，

餘人悉不覺，菩薩御者見。

問此何等輿？幡花雜莊嚴，

從者悉憂慼，散髮號哭隨。

天神教御者，對曰為死人。

諸根壞命斷，心散念識離，

神逝形乾燥，挺直如枯木。

親戚諸朋友，恩愛素纏綿，

今悉不喜見，遠棄空塜間。

太子聞死聲，悲痛心交結。

問唯此人死，天下亦俱然？

對曰普皆爾，夫始必有終，

長幼及中年，有身莫不壞。

太子心驚怛，身垂車軾前，

息殆絕而嘆，世人一何誤？

公見身磨滅，猶尚放逸生。

心非枯木石，曾不慮無常？

即勅迴車還，非復遊戲時，

命絕死無期，如何縱心遊？

御者奉王勅，畏怖不敢旋，

正御疾驅馳，徑往至彼園。

林流滿清淨，嘉木悉敷榮，

靈禽雜奇獸，飛走欣和鳴，

光耀悅耳目，猶天難陀園。

## 佛所行讚離欲品第四

太子入園林，眾女來奉迎，

並生希遇想，競媚進幽誠，

各盡伎姿態，供侍隨所宜。

或有執手足，或遍摩其身，

或復對言笑，或現憂慼容，

規以悅太子，令生愛樂心。

眾女見太子，光顏狀天身，

不假諸飾好，素體踰莊嚴，

一切皆瞻仰，謂月天子來。

種種設方便，不動菩薩心，

更互相顧視，抱愧寂無言。

有婆羅門子，名曰優陀夷，

謂諸婇女言，汝等悉端正，

聰明多技術，色力亦不常，

兼解諸世間，隱祕隨欲方，

容色世希有，狀如王女形。

天見捨妃后，神仙為之傾，

如何人王子，不能感其情？

今此王太子，持心雖堅固，

清淨德純備，不勝女人力。

古昔孫陀利，能壞大仙人，

令習於愛欲，以足蹈其頂。

長苦行瞿曇，亦為天后壞，

勝渠仙人子，習欲隨㳂流。

毘尸婆梵仙，修道十千歲，

深著於天后，一日頓破壞。

如彼諸美女，力勝諸梵行，

況汝等技術，不能感王子？

當更勤方便，勿令絕王嗣，

女人性雖賤，尊榮隨勝天。

何不盡其術，令彼生染心？

爾時婇女眾，慶聞優陀說，

增其踊悅心，如鞭策良馬，

往到太子前，各進種種術。

歌舞或言笑，揚眉露白齒，

美目相眄睞，輕衣現素身。

妖搖而徐步，詐親漸習近，

情欲實其心，兼奉大王旨，

慢形媟隱陋，忘其慚愧情。

太子心堅固，傲然不改容，

猶如大龍象，群象眾圍遶，

不能亂其心，處眾若閑居。

猶如天帝釋，諸天女圍繞，

太子在園林，圍繞亦如是。

或為整衣服，或為洗手足，

或以香塗身，或以華嚴飾。

或為貫瓔珞，或有扶抱身，

或為安枕席，或傾身密語。

或世俗調戲，或說眾欲事，

或作諸欲形，規以動其心。

菩薩心清淨，堅固難可轉，

聞諸婇女說，不憂亦不喜。

倍生厭思惟，嘆此為奇怪，

始知諸女人，欲心盛如是。

不知少壯色，俄頃老死壞，

哀哉此大惑，愚癡覆其心。

當思老病死，晝夜勤勗勵，

鋒刃臨其頸，如何猶嬉笑？

見他老病死，不知自觀察，

是則泥木人，當有何心慮？

如空野雙樹，華葉俱茂盛，

一已被斬伐，第二不知怖。

此等諸人輩，無心亦如是。

爾時優陀夷，來至太子所，

見宴默禪思，心無五欲想，

即白太子言，大王先見勅，

為子作良友，今當奉誠言。

朋友有三種，能除不饒益，

成人饒益事，遭難不遺棄。

我既名善友，棄捨丈夫義，

言不盡所懷，何名為三益？

今故說真言，以表我丹誠。

年在於盛時，容色德充備，

不重於女人，斯非勝人體。

正使無實心，宜應方便納，

當生軟下心，隨順取其意。

愛欲增憍慢，無過於女人，

且今心雖背，法應方便隨。

順女心為樂，順為莊嚴具，

若人離於順，如樹無花果。

何故應隨順？攝受其事故，

已得難得境，勿起輕易想。

欲為最第一，天猶不能忘，

帝釋尚私通，瞿曇仙人妻。

阿伽陀仙人，長夜脩苦行，

為以求天后，而遂願不果。

婆羅墮仙人，及與月天子，

婆羅舍仙人，與迦賓闍羅，

如是比眾多，悉為女人壞，

況今自境界，而不能娛樂？

宿世殖德本，得此妙眾具，

世間皆樂著，而心反不珍？

爾時王太子，聞友優陀夷，

甜辭利口辯，善說世間相。

答言優陀夷，感汝誠心說，

我今當語汝，且復留心聽。

不薄妙境界，亦知世人樂，

但見無常相，故生患累心。

若此法常存，無老病死苦，

我亦應受樂，終無厭離心。

若令諸女色，至竟無衰變，

愛欲雖為過，猶可留人情。

人有老病死，彼應自不樂，

何況於他人，而生染著心？

非常五欲境，自身俱亦然，

而生愛樂心，此則同禽獸。

汝所引諸仙，習著五欲者，

彼即可厭患，習欲故磨滅。

又稱彼勝士，樂著五欲境，

亦復同磨滅，當知彼非勝。

若言假方便，隨順習近者，

習則真染著，何名為方便？

虛誑偽隨順，是事我不為，

真實隨順者，是則為非法。

此心難裁抑，隨事即生著，

著則不見過，如何方便隨？

處順而心乖，此理我不見。

如是老病死，大苦之積聚，

令我墜其中，此非知識說。

嗚呼優陀夷，真為大肝膽。

生老病死患，此苦甚可畏，

眼見悉朽壞，而猶樂追逐。

今我至儜劣，其心亦狹小，

思惟老病死，卒至不預期。

晝夜忘睡眠，何由習五欲？

老病死熾然，決定至無疑，

猶不知憂慼，真為木石心。

太子為優陀，種種巧方便，

說欲為深患，不覺至日暮。

時諸婇女眾，伎樂莊嚴具，

一切悉無用，慚愧還入城。

太子見園林，莊嚴悉休廢，

伎女盡還歸，其處盡虛寂，

倍增非常想，俛仰還本宮。

父王聞太子，心絕於五欲，

極生大憂苦，如利刺貫心。

即召諸群臣，問欲設何方？

咸言非五欲，所能留其心。

## 佛所行讚出城品第五

王復增種種，勝妙五欲具，

晝夜以娛樂，冀悅太子心。

太子深厭離，了無愛樂情，

但思生死苦，如被箭師子。

王使諸大臣，貴族名子弟，

年少勝姿顏，聰慧執禮儀，

晝夜同遊止，以取太子心，

如是未幾時，啟王復出遊。

服乘駿足馬，眾寶具莊嚴，

與諸貴族子，圍遶俱出城。

譬如四種華，日照悉開敷，

太子耀神景，羽從悉蒙光。

出城遊園林，修路廣且平，

樹木花果茂，心樂遂忘歸。

路傍見耕人，墾壤殺諸虫，

其心生悲惻，痛踰刺貫心。

又見彼農夫，勤苦形枯悴，

蓬髮而流汗，塵土坌其身。

耕牛亦疲困，吐舌而急喘，

太子性慈悲，極生憐愍心。

慨然興長歎，降身委地坐，

觀察此眾苦，思惟生滅法。

嗚呼諸世間，愚癡莫能覺，

安慰諸人眾，各令隨處坐。

自蔭閻浮樹，端坐正思惟，

觀察諸生死，起滅無常變。

心定安不動，五欲廓雲消，

有覺亦有觀，入初無漏禪。

離欲生喜樂，正受三摩提，

世間甚辛苦，老病死所壞。

終身受大苦，而不自覺知，

厭他老病死，此則為大患。

我今求勝法，不應同世間，

自嬰老病死，而反惡他人。

如是真實觀，少壯色力壽，

新新不暫停，終歸磨滅法。

不喜亦不憂，不疑亦不亂，

不眠不著欲，不壞不嫌彼，

寂靜離諸蓋，慧光轉增明。

爾時淨居天，化為比丘形，

來詣太子所，太子敬起迎，

問言汝何人？答言是沙門。

畏厭老病死，出家求解脫，

眾生老病死，變壞無暫停。

故我求常樂，無滅亦無生，

怨親平等心，不務於財色。

所安唯山林，空寂無所營，

塵想既已息，蕭條倚空閑，

精麤無所擇，乞求以支身。

即於太子前，輕舉騰虛逝。

太子心歡喜，惟念過去佛，

建立此威儀，遺像見於今。

端坐正思惟，即得正法念，

當作何方便？遂心長出家。

歛情抑諸根，徐起還入城，

眷屬悉隨從，謂止不遠逝。

內密興愍念，方欲超世表，

形雖隨路歸，心實留山林，

猶如繫狂象，常念遊曠野。

太子時入城，士女挾路迎，

老者願為子，少願為夫妻，

或願為兄弟，諸親內眷屬。

若當從所願，諸集悕望斷，

太子心歡喜，忽聞斷集聲，

若當從所願，斯願要當成，

深思斷集樂，增長涅槃心。

身如金山峰，𦟛臂如象手，

其音若春雷，紺眼譬牛王。

無盡法為心，面如滿月光，

師子王遊步，徐入於本宮。

猶如帝釋子，心敬形亦恭，

往詣父王所，稽首問和安，

并啟生死畏，哀請求出家。

一切諸世間，合會要別離。

是故願出家，欲求真解脫。

父王聞出家，心即大戰懼，

猶如大狂象，動搖小樹枝。

前執太子手，流淚而告言。

且止此所說，未是依法時，

少壯心動搖，行法多生過。

奇特五欲境，心尚未厭離，

出家修苦行，未能決定心。

空閑曠野中，其心未寂滅，

汝心雖樂法，未若我是時。

汝應領國事，令我先出家，

棄父絕宗嗣，此則為非法。

當息出家心，受習世間法，

安樂善名聞，然後可出家。

太子恭遜辭，復啟於父王。

惟為保四事，當息出家心。

保子命常存，無病不衰老，

眾具不損減，奉命停出家。

父王告太子，汝勿說此言，

如此四事者，誰能保令無？

汝求此四願，正為人所笑。

且停出家心，服習於五欲。

太子復啟王，四願不可保，

應聽子出家，願不為留難。

子在被燒舍，如何不聽出？

分析為常理，孰能不聽求？

脫當自磨滅，不如以法離，

若不以法離，死至孰能持？

父王知子心，決定不可轉，

但當盡力留，何須復多言？

更增諸婇女，上妙五欲樂，

晝夜苦防衛，要不令出家。

國中諸群臣，來詣太子所，

廣引諸禮律，勸令順王命。

太子見父王，悲感泣流淚，

且還本宮中，端坐默思惟。

宮中諸婇女，親近圍遶侍，

伺候瞻顏色，矚目不暫瞬。

猶若秋林鹿，端視彼獵師，

太子正容貌，猶若真金山。

伎女共瞻察，聽教候音顏，

敬畏察其心，猶彼林中鹿。

漸已至日暮，

太子處幽夜，光明甚輝耀，

如日照須彌。坐於七寶座，

薰以妙栴檀，婇女眾圍遶，

奏犍撻婆音，如毘沙門子，

眾妙天樂聲。太子心所念，

第一遠離樂，雖作眾妙音，

亦不在其懷。時淨居天子，

知太子時至，決定應出家，

忽然化來下，厭諸伎女眾，

悉皆令睡眠。容儀不歛攝，

委縱露醜形，惛睡互低仰，

樂器亂縱橫。傍倚或反側，

或復似投深，纓絡如曳鎖，

衣裳絞縛身。抱琴而偃地，

猶若受苦人，黃綠衣流散，

如摧迦尼華。縱體倚壁眠，

狀若懸角弓，或手攀窓牖，

如似絞死尸。頻呻長欠呿，

魘呼涕流涎，蓬頭露醜形，

見若顛狂人。華鬘垂覆面，

或以面掩地，或舉身戰掉，

猶若獨搖鳥。委身更相枕，

手足互相加，或顰蹙皺眉，

或合眼開口，種種身散亂，

狼籍猶橫屍。時太子端坐，

觀察諸婇女，先皆極端嚴，

言笑心諂黠，妖豔巧姿媚，

而今悉醜穢。女人性如是，

云何可親近？沐浴假緣飾，

誑惑男子心。我今已覺了，

決定出無疑。

爾時淨居天，來下為開門。

太子時徐起，出諸婇女間，

踟蹰於內閣，而告車匿言。

吾今心渴仰，欲飲甘露泉，

被馬速牽來，欲至不死鄉。

自知心決定，堅固誓莊嚴，

婇女本端正，今悉見醜形。

門戶先關閉，今已悉自開，

觀此諸瑞相，第一義之筌。

車匿內思惟，應奉太子教，

脫令父王知，復應深罪責。

諸天加神力，不覺牽馬來，

平乘駿良馬，眾寶鏤乘具。

高翠長髦尾，局背短毛耳，

鹿腹鵝王頸，額廣圓瓠鼻，

龍咽臗臆方，具足驎驥相。

太子撫馬頸，摩身而告言。

父王常乘汝，臨敵輒勝怨，

吾今欲相依，遠涉甘露津。

戰鬪多眾旅，榮樂多伴遊，

商人求珍寶，樂從者亦眾。

遭苦良友難，求法必寡朋，

堪此二友者，終獲於吉安。

吾今欲出遊，為度苦眾生，

汝今欲自利，兼濟諸群萌，

宜當竭其力，長驅勿疲惓。

勸已徐跨馬，理轡倐晨征，

人狀日殿流，馬如白雲浮。

束身不奮迅，屏氣不噴鳴，

四神來捧足，潛密寂無聲。

重門固關鑰，天神令自開。

敬重無過父，愛深莫踰子，

內外諸眷屬，恩愛亦纏綿。

遣情無遺念，飄然超出城，

清淨蓮花目，從淤泥中生。

顧瞻父王宮，而說告離篇，

不度生老死，永無遊此緣。

一切諸天眾，虛空龍鬼神，

隨喜稱善哉，唯此真諦言。

諸天龍神眾，慶得難得心，

各以自力光，引導助其明。

人馬心俱銳，奔逝若流星，

東方猶未曉，已進三由旬。

佛所行讚卷第一

# 佛所行讚卷第二(亦云佛本行經)

馬鳴菩薩造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車匿還品第六

須臾夜已過，眾生眼光出，

顧見林樹間，跋伽仙人處。

林流極清曠，禽獸親附人，

太子見心喜，形勞自然息。

此則為祥瑞，必獲未曾利，

又見彼仙人，是所應供養，

并自護其儀，滅除高慢跡。

下馬手摩頭，汝今已度我。

慈目視車匿，猶清涼水洗，

駿足馳若飛，汝常係馬後。

感汝深敬勤，精勤無懈惓，

餘事不足計，唯取汝真心。

心敬形堪勤，此二今始見，

人有心至誠，身力無所堪。

力堪心不至，汝今二俱備，

捐棄世榮利，進步隨我來。

何人不向利？無利親戚離，

汝今空隨我，不求現世報。

夫人生育子，為以紹宗嗣，

所以奉敬王，為以報恩養。

一切皆求利，汝獨背利遊。

至言不煩多，今當略告汝，

汝事我已畢，今且乘馬還。

自我長夜來，所求處今得。

即脫寶瓔珞，以授於車匿，

具持是賜汝，以慰汝憂悲。

寶冠頂摩尼，光明照其身，

即脫置掌中，如日曜須彌。

車匿持此珠，還歸父王所，

持珠禮王足，以表我虔心。

為我啟請王，願捨愛戀情，

為脫生老死，故入苦行林。

亦不求生天，非無仰戀心，

亦不懷結恨，唯欲捨憂悲。

長夜集恩愛，要當有別離，

以有當離故，故求解脫因。

若得解脫者，永無離親期，

為斷憂出家，勿為子生憂；

五欲為憂根，應憂著欲者。

乃祖諸勝王，堅固志不移，

今我襲餘財，唯法捨非宜。

夫人命終時，財產悉遺子，

子多貪俗利，而我樂法財。

若言年少壯，非是遊學時，

當知求正法，無時非為時。

無常無定期，死怨常隨伺，

是故我今日，決定求法時。

如上諸所啟，汝悉為我宣，

唯願今父王，不復我顧戀。

若以形毀我，令王割愛者，

汝慎勿惜言，使王念不絕。

車匿奉教勅，悲塞情惛迷，

合掌而䠒跪，還答太子言。

如勅具宣言，恐更增憂悲，

憂悲增轉深，如象溺深泥。

決定恩愛乖，有心孰不哀？

金石尚摧碎，何況溺哀情？

太子長深宮，少樂身細軟，

投身刺棘林，苦行安可堪？

初命我索馬，下情甚不安，

天神見驅逼，命我速莊嚴。

何意令太子，決定捨深宮？

迦毘羅衛國，合境生悲痛。

父王年已老，念子愛亦深，

決定捨出家，此則非所應。

邪見無父母，此則無復論。

瞿曇彌長養，乳哺形枯乾，

慈愛難可忘，莫作背恩人。

嬰兒功德母，勝族能奉事，

得勝而復棄，此則非勝人。

耶輸陀勝子，嗣國掌正法，

厥年尚幼少，是亦不應捨。

已違捨父王，及宗親眷屬，

勿復遺棄我，要不離尊足。

我心懷湯火，不堪獨還國。

今於空野中，棄捐太子歸，

則同須曼提，棄捨於羅摩，

今若獨還宮，白王當何言？

合宮同見責，復以何辭答？

太子向告我，隨方便形毀。

牟尼功德所，云何而虛說？

我深慚愧故，舌亦不能言，

設使有所說，天下誰復信？

若言月光熱，世間有信者；

脫有信太子，所行非法行？

太子心柔軟，常慈悲一切，

深愛而棄捨，此則違宿心。

願可思還宮，以慰我愚誠。

太子聞車匿，悲切苦諫言，

心安轉堅固，而復告之曰。

汝今為我故，而生別離苦，

當捨此悲念，且自慰其心，

眾生各異趣，乖離理自常。

縱令我今日，不捨諸親族，

死至形神乖，當復云何留？

慈母懷妊我，深愛常抱苦。

生已即命終，竟不蒙子養，

存亡各異路，今為何處求？

曠野茂高樹，眾鳥群聚栖，

暮集晨必散，世間離亦然。

浮雲興高山，四集盈虛空，

俄而復消散，人理亦復然。

世間本自乖，暫會恩愛纏，

如夢中聚散，不應計我親。

譬如春生樹，漸長柯葉茂，

秋霜遂零落，同體尚分離，

況人暫合會，親戚豈常俱？

汝且息憂苦，順我教而歸，

歸意猶存我，且歸後更還。

迦毘羅衛人，聞我心決定，

顧遺念我者，汝當宣我言，

越度生死海，然後當來還；

情願若不果，身滅山林間。

白馬聞太子，發斯真實言，

屈膝而舐足，長息淚流連。

輪掌網鞔手，順摩白馬頂，

汝莫生憂悲，我今懺謝汝，

良馬之勤勞，其功今已畢，

惡道苦長息，妙果現於今。

眾寶莊嚴劍，車匿常執隨，

太子拔利劍，如龍曜光明，

寶冠籠玄髮，合剃置空中。

上昇凝虛境，飄若鸞鳥翔，

忉利諸天下，執髮還天宮。

常欲奉事足，況今得頂髮？

盡心加供養，至於正法盡。

太子時自念，莊嚴具悉除，

唯有素繒衣，猶非出家儀。

時淨居天子，知太子心念，

化為獵師像，持弓佩利箭，

身被袈裟衣，徑至太子前。

太子念此衣，染色清淨服，

仙人上標飾，獵者非所應。

即呼獵師前，軟語而告曰。

汝於此衣服，貪愛似不深，

以我身上服，與汝相貿易。

獵師白太子，非不惜此衣，

用謀諸群鹿，誘之令見趣。

苟是汝所須，今當與交易。

獵者既貿衣，還自復天身，

太子及車匿，見生奇特想，

此必無事衣，定非世人服。

內心大歡喜，於衣倍增敬，

即與車匿別，被著袈裟衣。

猶若青絳雲，圍繞日月輪，

安詳而諦步，入於仙人窟。

車匿自隨矚，漸隱不復見，

太子捨父王，眷屬及我身，

愛著袈裟衣，入於苦行林。

舉首仰呼天，迷悶而躃地，

起抱白馬頸，望絕隨路歸。

徘徊屢反顧，形往心反馳，

或沈思失魂，或俯仰垂身，

或倒而復起，悲泣隨路還。

## 佛所行讚入苦行林品第七

太子遣車匿，將入仙人處，

端嚴身光曜，普照苦行林。

具足一切義，隨義而之彼，

譬如師子王，入于群獸中，

俗容悉已捨，唯見道真形。

彼諸學仙士，忽覩未曾見，

懍然心驚喜，合掌端目矚，

男女隨執事，即視不改儀。

如天觀帝釋，瞪視目不瞬，

諸仙不移足，瞪視亦復然。

任重手執作，瞻敬不釋事，

如牛在轅軛，形來而心依。

俱學神仙者，咸說未曾見，

孔雀等眾鳥，亂聲而翔鳴。

持鹿戒梵志，隨鹿遊山林，

麤性鹿睒睗，見太子端視，

隨鹿諸梵志，端視亦復然。

甘蔗燈重明，猶如初日光，

能感群乳牛，增出甜香乳。

彼諸梵志等，驚喜傳相告，

為八婆藪天，為二阿濕波，

為第六魔王，為梵迦夷天，

為日月天子，而來下此耶？

要是所應敬，奔競來供養，

太子亦謙下，敬辭以問訊。

菩薩遍觀察，林中諸梵志，

種種修福業，悉求生天樂。

問長宿梵志，所行真實道，

今我初至此，未知行何法？

隨事而請問，願為我解說。

爾時彼二生，具以諸苦行，

及與苦行果，次第隨事答。

非聚落所出，清淨水生物，

或食根莖葉，或復食華果。

種種各異道，服食亦不同，

或習於鳥生，兩足鉗取食。

有隨鹿食草，吸風蟒蛇仙，

木石舂不食，兩齒嚙為痕。

或乞食施人，取殘而自食，

或常水沐頭，或復奉事火，

水居習魚仙，如是等種種。

梵志修苦行，壽終得生天，

以因苦行故，當得安樂果。

兩足尊賢士，聞此諸苦行，

不見真實義，內心不欣悅，

思惟哀念彼，心口自相告。

哀哉大苦行，唯求人天報，

輪迴向生死，苦多而果少。

違親捨勝境，決定求天樂，

雖免於小苦，終為大苦縛。

自枯槁其形，修行諸苦行，

而求於受生，增長五欲因。

不觀生死故，以苦而求苦，

一切眾生類，心常畏於死。

精勤求受生，生已會當死，

雖復畏於苦，而長沒苦海。

此生極疲勞，將生復不息，

任苦求現樂，求生天亦勞，

求樂心下劣，俱墮於非義。

方於極鄙劣，精勤則為勝，

未若修智慧，兩捨永無為。

苦身是法者，安樂為非法，

行法而後樂，因法果非法。

身所行起滅，皆由心意力，

若離心意者，此身如枯木，

是故當調心，心調形自正。

食淨為福者，禽獸貧窮子，

常食於果葉，斯等應有福。

若言善心起，苦行為福因，

彼諸安樂行，何不善心起？

樂非善心起，善亦非苦因。

若彼諸外道，以水為淨者，

樂水居眾生，惡業能常淨。

彼本功德仙，所可住止處。

功德仙住故，普世之所重，

應尊彼功德，不應重其處。

如是廣說法，遂至日云暮，

見有事火者，或鑽或吹然。

或有酥油灑，或舉聲呪願，

如是竟日夜，觀察彼所行，

不見真實義，則便欲捨去。

時彼諸梵志，悉來請留住，

眷仰菩薩德，無不勤勸請。

汝從非法處，來至正法林，

而復欲棄捨，是故勸請留。

諸長宿梵志，蓬髮服草衣，

追隨菩薩後，願請小留神。

菩薩見諸老，隨逐身疲勞，

止住一樹下，安慰遣令還。

梵志諸長幼，圍繞合掌請。

汝忽來至此，園林妙充滿，

而今棄捨去，遂成丘曠野。

如人愛壽命，不欲捨其身，

我等亦如是，唯願小留住。

此處諸梵志，王仙及天仙，

皆依於此處，又隣雪山側。

增長人苦行，其處莫過此，

眾多諸學士，由此路生天。

求福學仙者，皆從此已北，

攝受於正法，慧者不遊南。

若汝見我等，懈怠不精進，

行諸不淨法，而不樂住者。

我等悉應去，汝可留止此，

此諸梵志等，常求苦行伴。

汝為苦行長，云何相棄捨？

若能止住此，奉事如帝釋，

亦如天奉事，毘梨訶鉢低。

菩薩向梵志，說己心所期。

我修正方便，唯欲滅諸有。

汝等心質直，行法亦寂默，

親念於來賓，我心實愛樂。

美說感人懷，聞者皆沐浴，

聞汝等所說，增我樂法情，

汝等悉歸我，以為法良朋。

而今棄捨汝，其心甚悵然，

先違本親屬，今與汝等乖，

合會別離苦，其苦等無異。

非我心不樂，亦不見他過，

但汝等苦行，悉求生天樂，

我求滅三有，形背而心乖。

汝等所行法，自習先師業，

我為滅諸集，以求無集法，

是故於此林，永無久停理。

爾時諸梵志，聞菩薩所說，

真實有義言，辭辯理高勝，

其心大歡喜，倍深加宗敬。

時有一梵志，常臥塵土中，

縈髮衣樹皮，黃眼脩高鼻。

而白菩薩言，志固智慧明，

決定了生過，善知離生安。

祠祀祈天神，及種種苦行，

悉求生天樂，未離貪欲境。

能與貪欲爭，志求真解脫，

此則為丈夫，決定正覺士。

斯處不足留，當至頻陀山，

彼有大牟尼，名曰阿羅藍，

唯彼得究竟，第一增勝眼。

汝當往詣彼，得聞真實道，

能使心悅者，必當行其法。

我觀汝志樂，恐亦非所安，

當復捨彼遊，更求餘多聞。

隆鼻廣長目，丹脣素利齒，

薄膚面光澤，朱舌長軟薄，

如是眾妙相，悉飲爾炎水。

當度不測深，世間無有比，

耆舊諸仙人，不得者當得。

菩薩領其言，與諸仙人別，

彼諸仙人眾，右繞各辭還。

## 佛所行讚合宮憂悲品第八

車匿牽馬還，望絕心悲塞，

隨路號泣行，不能自開割。

先與太子俱，一宿之徑路，

今捨太子還，生奪天蔭故。

徘徊心顧戀，八日乃至城，

良馬素體駿，奮迅有威相。

躑躅顧瞻仰，不覩太子形，

流淚四體垂，憔悴失光澤。

旋轉慟悲鳴，日夜忘水草，

遺失救世主，還歸迦毘羅。

國土悉廓然，如入空聚落，

如日隱須彌，舉世悉曛冥。

泉池不澄清，華果不榮茂，

巷路諸士女，憂慼失歡容。

車匿與白馬，悵怏行不前，

問事不能答，遲遲若尸行。

眾見車匿還，不見釋王子，

舉聲大號泣，如棄羅摩還。

有人來路傍，傾身問車匿。

王子世所愛，舉國人之命。

汝輙盜將去，今為何所在？

車匿抑悲心，而答眾人言。

我眷戀追逐，不捨於王子，

王子捐棄我，并捨俗威儀，

剃頭被法服，遂入苦行林。

眾人聞出家，驚起奇特想，

嗚咽而啼泣，涕淚交流下，

各各相告語，我等作何計？

眾人咸議言，悉當追隨去，

如人命根壞，身死形神離。

王子是我命，失命我豈生？

此邑成丘林，彼林城郭邑，

此城失威德，如殺毘梨多。

城內諸士女，虛傳王子還，

奔馳出路上，唯見馬空歸，

莫知其存亡，悲泣種種聲。

車匿步牽馬，歔欷垂淚還，

失太子憂悲，加增怖懼心，

如戰士破敵，執怨送王前。

入門淚雨下，滿目無所見，

仰天大啼哭，白馬亦悲鳴，

宮中雜鳥獸，內廐諸群馬，

聞白馬悲鳴，長鳴而應之，

謂呼太子還，不見而絕聲。

後宮諸婇女，聞馬鳥獸鳴，

亂髮面萎黃，形瘦脣口乾。

弊衣不浣濯，垢穢不浴身，

悉捨莊嚴具，毀悴不鮮明。

舉體無光耀，猶如細小星，

衣裳壞繿縷，狀如被賊形。

見車匿白馬，涕泣絕望歸，

感結而號咷，猶如新喪親，

狂亂而搔擾，如牛失其道。

大愛瞿曇彌，聞太子不還，

竦身自投地，四體悉傷壞，

猶如狂風摧，金色芭蕉樹。

又聞子出家，長歎增悲感。

右旋細軟髮，一孔一髮生。

黑淨鮮光澤，平住而灑地，

何意合天冠？剃著草土中。

𦟛臂師子步，脩廣牛王目，

身光黃金炎，方臆梵音聲。

持是上妙相，入於苦行林，

世間何薄福，失斯聖地主？

妙網柔軟足，清淨蓮花色，

土石刺棘林，云何而可蹈？

生長於深宮，溫衣細軟服，

沐浴以香湯，末香以塗身。

今則置風露，寒暑安可堪？

華族大丈夫，標挺勝多聞，

德備名稱高，常施無所求，

云何忽一朝，乞食以活身？

清淨寶床臥，奏樂以覺惽，

豈能山樹間，草土以籍身？

念子心悲痛，悶絕而躄地，

侍人扶令起，為拭其目淚。

其餘諸夫人，憂苦四體垂，

內感心慘結，不動如畫人。

時耶輸陀羅，深責車匿言。

生亡我所欽，今為在何所？

人馬三共行，今唯二來歸，

我心極惶怖，戰慄不自安。

終是不正人，不昵非善友，

不吉縱強暴，應笑用啼為？

將去而啼還，反覆不相應。

愛念自在伴，隨欲恣心作，

故使聖王子，一去不復歸。

汝今應大喜，作惡已果成。

寧近智慧怨，不習愚癡友，

假名為良朋，內實懷怨結。

今此勝王家，一旦悉破壞，

此諸貴夫人，憂悴毀形好，

涕泣氣息絕，雨淚橫流下。

夫主尚在世，依止如雪山，

安意如大地，憂悲殆至死，

況此窓牖中，悲泣長叫者，

生亡其所天，是苦何可堪？

告馬汝無義，奪人心所重，

猶如闇冥中，怨賊劫珍寶。

乘汝戰鬪時，刀刃鋒利箭，

一切悉能堪，今有何不忍？

一族之殊勝，強奪我心去，

汝是弊惡蟲，造諸不正業。

今日大嗚呼！聲滿於王宮，

先劫我所念，爾時何以瘂？

若爾時有聲，舉宮悉應覺，

爾時若覺者，不生今苦惱。

車匿聞苦言，飲氣而息結，

收淚合掌答，願聽我自陳，

莫嫌責白馬，亦莫恚於我。

我等悉無過，天神之所為，

我極畏王法，天神所駈逼。

速牽馬與之，俱去疾如飛，

厭氣令無聲，足亦不觸地。

城門自然開，虛空自然明，

斯皆天神力，豈是我所為？

耶輸陀聞說，心生奇特想，

天神之所為，非是斯等咎。

嫌責心消除，熾然大苦息，

躃地稱怨歎，雙輸鳥分乖，

我今失依怙，同法行生離，

樂法捨同行，何處更求法？

古昔諸先勝，大快見王等，

斯皆夫妻俱，學道遊林野。

而今捨於我，為求何等法？

梵志祠祀典，夫妻必同行，

同行法為因，終則同受報，

汝何獨法慳，棄我而隻遊？

或見我嫉惡，更求無嫉者？

或當嫌薄我，更求淨天女？

為何勝德色，修習於苦行？

以我薄命故，夫妻生別離，

羅睺羅何故，不蒙於膝下？

嗚呼不吉士！貌柔而心剛，

勝族盛光榮，怨憎猶宗仰。

又子生未孩，而能永棄捨，

我亦無心腸，夫棄遊山林，

不能自泯沒，此則木石人。

言已心迷亂，或哭或狂言，

或瞪視沈思，哽咽不自勝，

惙惙氣殆盡，臥於塵土中。

諸餘婇女眾，見生悲痛心，

猶如盛蓮花，風雹摧令萎。

父王失太子，晝夜心悲戀，

齋戒求天神，願令子速還。

發願祈請已，出於天祠門，

聞諸啼哭聲，驚怖心迷亂，

如天大雷震，群象亂奔馳。

見車匿白馬，廣問知出家，

舉身投於地，如崩帝釋幢。

諸臣徐扶起，以法勸令安，

久而心小醒，而告白馬言。

我數乘汝戰，每念汝有功，

今者憎惡汝，倍於愛念時。

所念功德子，汝輙運令去，

擲著山林中，猶自空來歸。

汝速持我往，不爾往將還，

不為此二者，我命將不存。

更無餘方治，唯待子為藥，

如珊闍梵志，為子死殺身，

我失行法子，自殺令無身。

摩㝹眾生主，亦當為子憂，

況復我常人？失子能自安？

古昔阿闍王，愛子遊山林，

感思而命終，即時得生天。

吾今不能死，長夜住憂苦，

合宮念吾子，虛渴如餓鬼，

如人渴探水，欲飲而奪之。

守渴而命終，必生餓鬼趣。

今我至虛渴，得子水復失，

及我未命終，速語我子處，

勿令我渴死，墮於餓鬼中。

我素志力強，難動如大地，

失子心躁亂，如昔十車王。

王師多聞士，大臣智聰達，

二人勸諫王，不緩亦不切。

願自寬情念，勿以憂自傷，

古昔諸勝王，棄國如散花。

子今行學道，何足苦憂悲？

當憶阿私記，理數自應然。

天樂轉輪聖，蕭然不累清，

豈曰世界王，能移金王心？

今當使我等，推求到其所，

方便苦諫諍，以表我丹誠，

要望降其志，以慰王憂悲。

王喜即答言，唯汝等速行，

如舍君陀鳥，為子空中旋，

我今念太子，便悁心亦然。

二人既受命，王與諸眷屬，

其心小清涼，氣宣飡飲通。

## 佛所行讚推求太子品第九

王正以憂悲，感切師大臣，

如鞭策良馬，馳駛若迅流，

身疲不辭勞，逕詣苦行林。

捨俗五儀飾，善攝諸情根，

入梵志精廬，敬禮彼諸仙。

諸仙請就座，說法安慰之。

即白仙人言，意有所諮問，

淨稱淨飯王，甘蔗名勝胄。

我等為師臣，法教典要事，

王如天帝釋，子如闍延多。

為度老病死，出家或投此，

我等為彼來，惟尊應當知。

答言有此人，長臂大人相，

擇我等所行，隨順生死法。

往詣阿羅藍，以求勝解脫。

既得定實已，遵崇王速命，

不敢計疲勞，尋路而馳進。

見太子處林，悉捨俗儀飾，

真體猶光耀，如日出烏雲。

國奉天神師，執正法大臣，

捨除俗威儀，下乘而步進。

猶王婆摩疊，仙人婆私吒，

往詣山林中，見王子羅摩，

各隨其本儀，恭敬禮問訊。

猶如儵迦羅，及與央耆羅，

盡心加恭敬，奉事天帝釋。

王子亦隨敬，王師及大臣，

如帝釋安慰，儵迦央耆羅。

即命彼二人，坐於王子前，

如富那婆藪，兩星侍月傍。

王師及大臣，啟請於王子，

如毘利波低，語彼闍延多。

父王念太子，如利刺貫心，

荒迷發狂亂，臥於塵土中。

日夜增悲思，流淚常如雨，

勅我有所命，唯願留心聽。

知汝樂法情，決定無所疑，

非時入林藪，悲戀嬈我心，

汝若念法者，應當哀愍我。

望寬遠遊情，以慰我懸心，

勿令憂悲水，崩壞我心岸。

如雲水草山，風日火雹災，

憂悲為四患，飄乾燒壞心。

且還食土邑，時至更遊仙，

不顧於親戚，父母亦棄捐，

此豈名慈悲，覆護一切耶？

法不必山林，在家亦脩閑，

覺悟勤方便，是則名出家。

剃髮服染衣，自放山藪間，

此則懷畏怖，何足名學仙？

願得一抱汝，以水雨其頂，

冠汝以天冠，置於傘蓋下，

矚目一觀汝，然後我出家。

頭留摩先王，阿㝹闍阿涉，

跋闍羅婆休，毘跋羅安提，

毘提訶闍那，那羅濕波羅，

如是等諸王，悉皆著天冠，

瓔珞以嚴容，手足貫珠環，

婇女眾娛樂，不違解脫因。

汝今可還家，崇習於二事，

心修增上法，為地增上主。

垂淚約勅我，令宣如是言。

既有此勅旨，汝應奉教還。

父王因汝故，沒溺憂悲海，

無救無所依，無由自開釋，

汝當為船師，渡著安隱處。

毘林摩王子，二羅彌跋祗，

聞父勅恭命，汝今亦應然。

慈母鞠養恩，盡壽報罔極，

如牛失其犢，悲呼忘眠食。

汝今應速還，以救我生命，

孤鳥離群哀，龍象獨遊苦。

憑依者失蔭，當思為救護，

一子孩幼孤，遭苦莫知告，

勉彼焭焭苦，如人救月蝕。

舉國諸士女，別離苦熾然，

歎息烟衝天，熏慧眼令闇，

唯求見汝水，滅火目開明。

菩薩聞父王，切教苦備至，

端坐正思惟，隨宜遜順答。

我亦知父王，慈念心過厚，

畏生老病死，故違罔極恩。

誰不重所生？以終別離故，

正使生相守，死至莫能留，

是故知所重，長辭而出家。

聞父王憂悲，增戀切我心，

但如夢暫會，倐忽歸無常。

汝當決定知，眾生性不同，

憂苦之所生，不必子與親。

所以生離苦，皆從癡惑生，

如人隨路行，中道暫相逢，

須臾各分析，乖理本自然。

合會暫成親，隨緣理自分，

深達親假合，不應生憂悲。

此世違親愛，他世更求親，

暫親復乖離，處處無非親。

常合而常散，散散何足哀？

處胎漸漸變，分分死更生。

一切時有死，山林何非時？

侍時受五欲，求財時亦然，

一切時死故，除死法無時。

欲使我為王，慈愛法難違，

如病服非藥，是故我不堪。

高位愚癡處，放逸隨愛憎，

終身常畏怖，思慮形神疲，

順眾心違法，智者所不為。

七寶妙宮殿，於中盛火然，

天厨百味飯，於中有雜毒，

蓮華清涼池，於中多毒蟲，

位高為災宅，慧者所不居。

古昔先勝王，見居國多愆，

楚毒加眾生，厭患而出家。

故知王正苦，不如行法安，

寧處於山林，食草同禽獸。

不堪處深宮，黑蛇同其穴，

捨王位五欲，任苦遊山林，

此則為隨順，樂法漸增明。

今棄閑靜林，還家受五欲，

日夜苦法增，此則非所應。

名族大丈夫，樂法而出家，

永背名稱族，建大丈夫志，

毀形被法服，樂法遊山林。

今復棄法服，有違慚愧心，

天王尚不可，況歸人勝宅？

已吐貪恚癡，而復還服食，

如人反食吐，此苦安可堪？

如世舍被燒，方便馳走出，

須臾還復入，此豈為黠夫？

見生老死過，厭患而出家，

今當還復入，愚癡與彼同。

處宮修解脫，則無有是處，

解脫寂靜生，王者如楚罰。

寂靜廢王威，王正解脫乖，

動靜猶水火，二理何得俱？

決定修解脫，亦不居王位。

若言居王位，兼修解脫者，

此則非決定，決定解亦然。

既非決定心，或出還復入；

我今已決定，斷親屬鉤餌，

正方便出家，云何還復入？

大臣內思惟，太子大丈夫，

深識德隨順，所說有因緣。

而告太子言，如王子所說，

求法法應爾，但今非是時。

父王衰暮年，念子增憂悲，

雖曰樂解脫，反更為非法。

雖樂出無慧，不思深細理，

不見因求果，徒捨現法歡。

有言有後世，又復有言無，

有無既不判，何為捨現樂？

若當有後世，應任其所得，

若言後世無，無即為解脫。

有言有後世，不說解脫因，

如地堅火暖，水濕風飄動，

後世亦復然，此則性自爾。

有說淨不淨，各從自性起，

言可方便移，此則愚癡說。

諸根行境界，自性皆決定，

愛念與不念，自性定亦然，

老病死等苦，誰方便使然？

謂水能滅火，火令水煎消，

自性增相壞，性和成眾生。

如人處胎中，手足諸體分，

神識自然成，誰有為之者？

蕀刺誰令利？此則性自然，

及種種禽獸，無欲使爾者。

諸有生天者，自在天所為，

及餘造化者，無自力方便。

若有所由生，彼亦能令滅，

何須自方便，而求於解脫？

有言我令生，亦復我令滅，

有言無由生，要方便而滅。

如人生育子，不負於祖宗，

學仙人遺典，奉天大祠祀，

此三無所負，則名為解脫。

古今之所傳，此三求解脫，

若以餘方便，徒勞而無實。

汝欲求解脫，唯習上方便，

父王憂悲息，解脫道得申，

捨家遊山林，還歸亦非過。

昔奄婆梨王，久處苦行林，

捨徒眾眷屬，還家居王位。

國王子羅摩，去國處山林，

聞國風俗離，還歸維正化。

娑樓婆國王，名曰頭樓摩，

父子遊山林，終亦俱還國。

婆私晝牟尼，及與安低疊，

山林修梵行，父亦歸本國。

如是等先勝，正法善名稱，

悉還王領國，如燈照世間。

是故捨山林，正法化非過。

太子聞大臣，愛語饒益說，

以常理不亂，無礙而庠序，

固志安隱說，而答於大臣。

有無等猶豫，二心疑惑增，

而作有無說，我不決定取，

淨智修苦行，決定我自知。

世間猶豫論，展轉相傳習，

無有真實義，此則我不安，

明人別真偽，信豈由他生？

猶如生盲人，以盲人為導，

於夜大闇中，當復何所從？

於淨不淨法，世間生疑惑，

設不見真實，應行清淨道，

寧苦行淨法，非樂行不淨。

觀彼相承說，無一決定相，

真言虛心受，永離諸過患，

語過虛偽說，智者所不言。

如說羅摩等，捨家修梵行，

終歸還本國，服習五欲者，

此等為陋行，智者所不依。

我今當為汝，略說其要義。

日月墜於地，須彌雪山轉，

我身終不易，退入於非處。

寧身投盛火，不以義不畢，

還歸於本國，入於五欲火。

表斯要誓已，徐起而長辭。

太子辯鋒炎，猶如盛日光，

王師及大臣，言論莫能勝。

相謂計已盡，唯當辭退還，

深敬嘆太子，不敢強逼留。

敬奉王命故，不敢速疾還，

徘徊於中路，行邁顧遲遲。

選擇黠慧人，審諦機悟士，

隱身密伺候，然後捨而還。

佛所行讚卷第二

# 佛所行讚卷第三(亦云佛本行經)

馬鳴菩薩造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瓶沙王詣太子品第十

太子辭王師，及正法大臣，

冒浪濟恒河，路由靈鷲巖。

藏根於五山，特秀峙中亭，

林木花果茂，流泉溫涼分，

入彼五山城，寂靜猶昇天。

國人見太子，容德深且明，

少年身光澤，無比丈夫形，

悉起奇特想，如見自在幢。

橫行為止足，隨後者速馳，

先進悉迴顧，瞻目視無厭。

四體諸相好，隨見目不移，

恭敬來奉迎，合掌禮問訊。

咸皆大歡喜，隨宜而供養，

瞻仰尊勝顏，俯愧種種形。

政素輕躁儀，寂默加肅敬，

結恨心永解，慈和情頓增。

士女公私業，一時悉休廢，

敬形宗其德，隨觀盡忘歸。

眉間白毫相，脩廣紺青目，

舉體金光曜，清淨網縵手，

雖為出家形，有應聖王相。

王舍城士女，長幼悉不安，

此人尚出家，我等何俗歡？

爾時瓶沙王，處於高觀上，

見彼諸士女，惶惶異常儀，

勅召一外人，備問何因緣？

恭跪王樓下，具白所見聞。

昔聞釋氏種，殊特殊勝子，

神慧超世表，應王領八方，

今出家在此，眾人悉奉迎。

王聞心驚喜，形留神已馳，

勅使者速還，伺候進趣宜，

奉教密隨從，瞻察所施為。

澄靜端目視，庠步顯真儀，

入里行乞食，為諸乞士光，

歛形心不亂，好惡靡不安。

精麤隨所得，持鉢歸閑林，

食訖漱清流，樂靜安白山。

青林別高崖，丹華殖其間，

孔雀等眾鳥，翻飛而亂鳴。

法服助鮮明，如日照扶桑，

使見安住彼，次第具上聞。

王聞心馳敬，即勅嚴駕行，

天冠佩花服，師子王遊步。

簡擇諸宿重，安靜審諦士，

導從百千眾，雲騰昇白山。

見菩薩嚴儀，寂靜諸情根，

端坐山巖室，如月麗青天。

妙色淨端嚴，猶若法化身，

虔心肅然發，恭步漸親近。

猶如天帝釋，詣摩醯首羅，

歛容執禮儀，敬問彼和安。

菩薩詳而動，隨順反相酬。

時王勞問畢，端坐清淨石，

瞪矚瞻神儀，顏和情交悅。

伏聞名高族，盛德相承襲，

欽情久蘊積，今欲決所疑。

日光之元宗，祚隆已萬世，

令德紹遺嗣，弘廣萃於今。

賢明年幼少，何故而出家？

超世聖王子，乞食不存榮，

妙體應塗香，何故服袈裟？

手宜握天下，反以受薄飡，

若不代父王，受禪享其土，

吾今分半國，庶望少留情。

既免逼親嫌，時過隨所從，

當體我誠言，貪德為良隣。

或恃名勝族，才德容貌兼，

不欲降高節，屈下受人恩。

當給勇健士，器仗隨軍資，

自力廣收羅，天下孰不推。

明人知時取，法財五欲增，

若不獲三利，終始徒勞勤。

崇法捨財色，財為一分人，

富財捨法欲，此則保財資。

貧窶而忘法，五欲孰能歡？

是故三事俱，德流而道宣。

法財五欲備，名世大丈夫，

無令圓相身，徒勞而無功。

曼陀轉輪王，王領四天下，

帝釋分半坐，力不能王天。

今汝𦟛長臂，足攬人天境，

我不恃王力，而欲強相留。

見汝改形好，愛著出家衣，

既以敬其德，矜苦惜其人，

今見行乞求，我願奉其土。

少壯受五欲，中年習用財，

年耆諸根熟，是乃順法時。

壯年守法財，必為欲所壞，

老則氣虛微，隨順求寂默，

耆年愧財欲，行法舉世宗。

壯年心輕躁，馳騁五欲境，

疇侶契纏綿，情交相感深，

年宿寡綢繆，順法者所宗，

五欲悉休廢，增長樂法心。

具崇王者法，大會奉天神，

當乘神龍背，受樂上昇天。

先勝諸聖王，嚴身寶瓔珞，

祠祀設大會，終歸受天福。

如是瓶沙王，種種方便說，

太子志堅固，不動如須彌。

## 佛所行讚答瓶沙王品第十一

瓶沙王隨順，安慰勸請已，

太子敬答謝，深感於來言，

善得世間宜，所說不乖理，

訶梨名族胄，為人善知識，

義懷心虛盡，法應如是說。

世間說凡品，不能處仁義，

薄德遇近情，豈達名勝事？

承習先勝宗，崇禮修敬讓，

能於苦難中，周濟不相棄，

是則為世間，真善知識相。

善友財通濟，是名牢固藏，

守惜封己利，是必速亡失。

國財非常寶，惠施為福業，

兼施善知識，雖散後無悔。

既知汝厚懷，不為違逆論，

且今以所見，率心而相告。

畏生老病死，欲求真解脫，

捨親離恩愛，豈還習五欲？

不畏盛毒蛇，凍電猛盛火，

唯畏五欲境，流轉勞我心。

五欲非常賊，劫人善珍寶，

詐偽虛非實，猶若幻化人。

暫思令人惑，況常處其中？

五欲為大礙，永障寂滅法。

天樂尚不可，況處人間欲？

五欲生渴愛，終無滿足時。

猶盛風猛火，投薪亦無足，

世間諸非義，莫過五欲境。

眾生愚貪故，樂著而不覺，

智者畏五欲，不墮於非義。

王領四海內，猶外更希求，

愛欲如大海，終無止足時。

曼陀轉輪王，普天雨黃金，

王領四天下，復希忉利天，

帝釋分半座，欲圖致命終。

農沙修苦行，王三十三天，

縱欲心高慢，仙人挽步車，

緣斯放逸行，即墮蠎蛇中。

罣羅轉輪王，遊於忉利天，

取天女為后，賦歛仙人金，

仙人忿加呪，國滅而命終。

婆羅大帝釋，大帝釋農沙，

農沙歸帝釋，天主豈有常？

國土非堅固，唯大力所居。

被服於草衣，食果飲流泉，

長髮如垂地，寂默無所求。

如是修苦行，終為欲所壞，

當知五欲境，行道者怨家。

千臂大力王，勇健難為敵，

羅摩仙人殺，亦由貪欲故。

況我剎利種，不為欲所牽，

少味境界欲，子息長彌增。

慧者之所惡，欲毒誰服食？

種種苦求利，悉為貪所使，

若無貪欲者，勤苦則不生。

慧者見苦過，滅除於貪欲，

世間謂為善，即皆是惡法，

眾生所貪樂，生諸放逸故，

放逸反自傷，死當墮惡趣。

勤方便所得，而方便所護，

不勤自亡失，非方便能留。

猶若假借物，智者不貪著，

貪欲勤苦求，得以增愛著，

非常離散時，益復增苦惱，

執炬還自燒，智者所不著。

愚癡卑賤人，慳貪毒燒心，

終身長受苦，未曾得安樂。

貪恚如蛇毒，智者何由近？

勤苦嚙枯骨，無味不充飽，

徒自困牙齒，智者所不甞。

王賊水火分，惡子等共財，

亦如臭叚肉，一聚羣鳥爭，

貪財亦如是，智者所不欣。

有財所集處，多起於怨憎，

晝夜自守衛，如人畏重怨，

東市殺標下，人情所憎惡。

貪恚癡長標，智者常遠離，

入山林河海，多敗而少安。

如樹高條果，貪取多墮死，

貪欲境如是，雖見難可取。

苦方便求財，難集而易散，

猶如夢所得，智者豈保持？

如偽覆火坑，蹈者必燒死，

貪欲火如是，智者所不遊。

如彼鳩羅步，弼瑟膩難陀，

彌郗利檀茶，如屠家刀机，

愛欲形亦然，智者所不為。

束身投水火，或投於高巖，

而求於天樂，徒苦不獲利。

孫陶鉢孫陶，阿修輪兄弟，

同生相愛念，為欲相殘殺，

身死名俱滅，皆由貪欲故。

貪愛令人賤，鞭杖駈策苦，

愛欲卑希望，長夜形神疲。

麋鹿貪聲死，飛鳥隨色貪，

淵魚貪鉤餌，悉為欲所困。

觀察資生具，非為自在法，

食以療飢患，除渴故飲水。

衣被却風寒，臥以治睡眠，

行疲故求乘，立惓求床座。

除垢故沐浴，皆為息苦故，

是故應當知，五欲非自在。

如人得熱病，求諸冷治藥，

貪求止苦患，愚夫謂自在。

而彼資生具，亦非定止苦，

又令苦法增，故非自在法。

溫衣非常樂，時過亦生苦，

月光夏則涼，冬則增寒苦。

乃至世八法，悉非決定相，

苦樂相不定，奴王豈有間？

教令眾奉用，以王為勝者，

教令即是苦，猶擔能任重。

普銓世輕重，眾苦集其身，

為王多怨憎，雖親或成患，

無親而獨立，此復有何歡？

雖王四天下，用皆不過一，

營求於萬事，唐苦何益身？

未若止貪求，息事為大安。

居王五欲樂，不王閑寂歡，

歡樂既同等，何用王位為？

汝勿作方便，導我於五欲，

我情之所期，清涼虛通道。

汝欲相饒益，助成我所求，

我不畏怨家，不求生天樂。

心不懷俗利，而捨於天冠，

是故違汝情，不從於來旨。

如免毒蛇口，豈復還執持？

執炬而自燒，何能不速捨？

有目羨盲人，已解復求縛，

富者願貧窮，智者習愚癡，

世有如此人，則我應樂國。

欲度生老死，節身行乞食，

寡欲守空閑，後世免惡道，

是則二世安，汝今勿哀我。

當哀為王者，其心常虛渴，

今世不獲安，後世受苦報。

汝以名勝族，大丈夫禮儀，

厚懷處於我，樂同世歡娛。

我亦應報德，勸汝同我利，

若習三品樂，是名世丈夫。

此亦為非義，常求無足故，

若無生老死，乃名大丈夫。

汝言少輕躁，老則應出家，

我見年耆者，力劣無所堪，

不如盛壯時，志猛心決定。

死賊執劍隨，常伺求其便，

豈聽至年老，遂志而出家？

無常為獵師，老弓病利箭，

於生死曠野，常伺眾生鹿，

得便斷其命，孰聽終年壽？

夫人之所為，若生若滅事，

少長及中年，悉應勤方便。

祠祀修大會，是皆愚癡故，

應當崇正法，反殺以祠天，

害生而求福，此則無慈人。

害生果有常，猶尚不應殺，

況復求無常，而害生祠祀？

若無戒聞慧，修禪寂靜者，

不應從世間，祠祀設大會。

殺生得現樂，慧者不應殺，

況復殺眾生，而求後世福？

三界有為果，悉非我所樂，

諸趣流動法，如風水㵱草，

是故我遠來，為求真解脫。

聞有阿羅灆，善說解脫道，

今當往詣彼，大仙牟尼所。

誠言苦抑斷，我今誨謝汝，

願汝國安隱，善護如帝釋。

慧明照天下，猶如盛日光。

殊勝大地主，端心護其命，

正化護其子，以法王天下。

氷雪火為怨，緣火烟幢起，

烟幢成浮雲，浮雲興大雨，

有鳥於空中，飲雨不雨身。

殺重怨為宅，居宅怨重殺，

有殺重怨者，汝今應伏彼，

令其得解脫，如飲不雨身。

時王即叉手，敬德心歡喜。

如汝之所求，願令果速成，

汝速成果已，當還攝受我。

菩薩心內許，要令隨汝願，

交辭而隨路，往詣阿羅藍。

王與諸群屬，合掌自隨送，

咸起奇特想，而還王舍城。

## 佛所行讚阿羅藍欝頭藍品第十二

甘蔗月光胄，到彼寂靜林，

敬詣於牟尼，大仙阿羅藍。

迦藍玄族子，遠見菩薩來，

高聲遙讚歎，安慰言善來。

合掌交恭敬，相問安吉不？

相勞問畢已，庠序而就坐。

梵志見太子，容貌審諦儀，

沐浴伏其德，如渴飲甘露。

舉手告太子，久知汝出家，

斷親愛纏鎖，猶如象脫羈，

深智覺慧明，能免斯毒果。

古昔明勝王，捨位付其子，

如人佩花鬘，朽故而棄捨；

未若汝盛年，不受聖王位。

觀汝深固志，堪為正法器，

當乘智慧舟，超度生死海。

凡人誘來學，審才而後教，

我今已知汝，堅固決定志，

但當任意學，終無隱於子。

太子聞其教，歡喜而報言。

汝以平等心，善誨無愛憎，

但當虛心受，所願便已獲。

夜行得炬火，迷方者蒙導，

度海得輕舟，我今亦如是。

今已蒙哀許，敢問心所疑，

生老病死患，云何而可免？

爾時阿羅藍，聞太子所問，

自以諸經論，略為其解說。

汝是機悟士，聰中之第一，

今當聽我說，生死起滅義。

性變生老死，此五為眾生，

性者為純淨，轉變者五大。

我覺及與見，隨境根名變，

色聲香味觸，是等名境界。

手足語二道，是五名業根，

眼耳鼻舌身，是名為覺根。

意根兼二義，亦業亦名覺，

性轉變為因，知因者為我。

迦毘羅仙人，及弟子眷屬，

於此我要義，修學得解脫。

彼迦毘羅者，今波闍波提，

覺知生老死，是說名為見。

與上相違者，說名為不見，

愚癡業愛欲，是說為轉輪。

若住此三種，是眾生不離，

不信我疑濫，不別無方便。

境界深計著，纏綿於我所，

不信顛倒轉，異作亦異解。

我說我知覺，我去來我住，

如是等計我，是名我作轉。

於諸性猶豫，是非不得實，

如是不決定，是說名為疑。

若說法是我，說彼即是意，

亦說覺與業，諸數復說我。

如是不分別，是說名總攬，

愚黠性變等，不了名不別。

禮拜誦諸典，殺生祀天祠，

水火等為淨，而作解脫想，

如是種種見，是名無方便。

愚癡所計著，意言語覺業，

及境界計着，是說名為著。

諸物悉我所，是名為攝受。

如此八種惑，彌淪於生死，

諸世間愚夫，攝受於五節。

闇癡與大癡，瞋恚與恐怖，

嬾惰名為闇，生死名為癡。

愛欲名大癡，大人生惑故，

懷恨名瞋恚，心懼名恐怖。

此愚癡凡夫，計著於五欲，

生死大苦本，輪轉五道生。

轉生我見聞，我知我所作，

緣斯計我故，隨順生死流。

此因非性者，果亦非有性，

謂彼正思惟，四法向解脫。

黠慧與愚闇，顯現不顯現，

若知此四法，能離生老死。

生老死既盡，逮得無盡處，

世間婆羅門，皆悉依此義，

修行於梵行，亦為人廣說。

太子聞斯說，復問阿羅藍。

云何為方便？究竟至何所？

行何等梵行？復應齊幾時？

何故修梵行？法應至何所？

如是諸要義，為我具足說。

時彼阿羅藍，如其經論說，

自以慧方便，更為略分別。

初離俗出家，依倚於乞食，

廣集諸威儀，奉持於正戒。

少欲知足止，精麤任所得，

樂獨修閑居，勤習諸經論。

見貪欲怖畏，及離欲清涼，

攝諸根聚落，安心於寂默。

離欲惡不善，欲界諸煩惱，

遠離生喜樂，得初覺觀禪。

既得初禪樂，及與覺觀心，

而生奇特想，愚癡心樂著，

心依遠離樂，命終生梵天。

慧者能自知，方便止覺觀，

精勤求上進，第二禪相應。

味著彼喜樂，得生光音天；

方便離喜樂，增修第三禪。

安樂不求勝，生於遍淨天；

捨彼意樂者，逮得第四禪。

苦樂已俱息，或生解脫想。

任彼四禪報，得生廣果天，

以彼久壽故，名之為廣果。

於彼禪定起，見有身為過，

增進修智慧，厭離第四禪。

決定增進求，方便除色欲，

始自身諸竅，漸次修虛解。

終則堅固分，悉成於空觀，

略空觀境界，進觀無量識。

善於內寂靜，離我及我所，

觀察無所有，是無所有處。

文闇皮骨離，野鳥離樊籠，

遠離於境界，解脫亦復然。

是上婆羅門，離形常不盡，

慧者應當知，是為真解脫。

汝所問方便，及求解脫者，

如我上所說，深信者當學。

林祇沙仙人，及與闍那伽，

毘陀波羅沙，及餘求道者，

悉從於此道，而得真解脫。

太子聞彼說，思惟其義趣，

發其先宿緣，而復重請問。

聞汝勝智慧，微妙深細義，

於知因不捨，則非究竟道。

性轉變知因，說言解脫者，

我觀是生法，亦為種子法。

汝謂我清淨，則是真解脫；

若遇因緣會，則應還復縛。

猶如彼種子，時地水火風，

離散生理乖，遇緣種復生。

無知業因愛，捨則名解者，

存我諸眾生，無畢竟解脫。

處處捨三種，而復得三勝，

以我常有故，彼則微細隨，

微細過隨故，心則離方便。

壽命得長久，汝謂真解脫，

汝言離我所，離者則無有。

眾數既不離，云何離求那？

是故有求那，當知非解脫。

求尼與求那，義異而體一，

若言相離者，終無有是處。

暖色離於火，別火不可得，

譬如身之前，則無有身者。

如是求那前，亦無有求尼，

是故先解脫，然後為身縛。

又知因離身，或知或無知，

若言有知者，則應有所知；

若有所知者，則非為解脫。

若言無知者，我則無所用；

離我而有知，我即同木石。

具知其精麤，背麤而崇微。

若能一切捨，所作則畢竟。

於阿羅藍說，不能悅其心，

知非一切智，應行更求勝。

往詣欝陀仙，彼亦計有我，

雖觀細微境，見想不想過。

離想非想住，更無有出塗，

以眾生至彼，必當還退轉。

菩薩求出故，復捨欝陀仙，

更求勝妙道，進登伽闍山，

城名苦行林，五比丘先住。

見彼五比丘，善攝諸情根，

持戒修苦行，居彼苦行林。

尼連禪河側，寂靜甚可樂，

菩薩即於彼，一處靜思惟。

五比丘知彼，精心求解脫，

盡心加供養，如敬自在天。

謙卑而師事，進止常不離，

猶如修行者，諸根隨心轉。

菩薩勤方便，當度老病死，

專心修苦行，節身而忘餐。

淨心守齋戒，行人所不堪，

寂默而禪思，遂經歷六年。

日食一麻米，形體極消羸，

欲求度未度，重惑逾更沈。

道由慧解成，不食非其因，

四體雖微劣，慧心轉增明。

神虛體輕微，名德普流聞，

猶如月初生，鳩牟頭華敷。

溢國勝名流，士女競來觀，

苦形如枯木，垂滿於六年。

怖畏生死苦，專求正覺因，

自惟非由此，離欲寂觀生。

未若我先時，於閻浮樹下，

所得未曾有，當知彼是道。

道非羸身得，要須身力求，

飲食充諸根，根悅令心安。

心安順寂靜，靜為禪定筌，

由禪知聖法，法力得難得。

寂靜離老死，第一離諸垢，

如是等妙法，悉由飲食生。

思惟斯義已，澡浴尼連濱，

浴已欲出池，羸劣莫能起，

天神按樹枝，舉手攀而出。

時彼山林側，有一牧牛長，

長女名難陀，淨居天來告。

菩薩在林中，汝應往供養。

難陀婆羅闍，歡喜到其所，

手貫白珂釧，身服青染衣。

青白相映發，如水淨沈漫，

信心增踊躍，稽首菩薩足，

敬奉香乳糜，惟垂哀愍受。

菩薩受而食，彼得現法果，

食已諸根悅，堪受於菩提。

身體蒙光澤，德問轉崇高，

如百川增海，初月日增明。

五比丘見已，驚起嫌怪想，

謂其道心退，捨而擇善居。

如人得解脫，五大悉遠離，

菩薩獨遊行，詣彼吉祥樹，

當於彼樹下，成等正覺道。

其地廣平正，柔澤軟草生，

安祥師子步，步步地震動。

地動感盲龍，歡喜目開明，

言曾見先佛，地動相如今。

牟尼德尊重，大地所不勝，

步步足履地，轟轟震動聲。

妙光照天下，猶若朝日明，

五百群青雀，右遶空中旋，

柔軟清涼風，隨順而迴轉。

如斯諸瑞相，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當成正覺道。

從彼穫草人，得淨柔軟草，

布施於樹下，正身而安坐，

加趺不傾動，如龍絞縛身，

要不起斯坐，究竟其所作。

發斯真誓言，天龍悉歡喜，

清涼微風起，草木不鳴條，

一切諸禽獸，寂靜悉無聲，

斯皆是菩薩，必成覺道相。

## 佛所行讚破魔品第十三

仙王族大仙，於菩提樹下，

建立堅固誓，要成解脫道。

鬼龍諸天眾，悉皆大歡喜，

法怨魔天王，獨憂而不悅。

五欲自在王，具諸戰鬪藝，

憎嫉解脫者，故名為波旬。

魔王有三女，美貌善儀容，

種種惑人術，天女中第一。

第一名欲染，次名能悅人，

三名可愛樂，三女俱時進。

白父波旬言，不審何憂慼？

父具以其事，寫情告諸女。

世有大牟尼，身被大誓鎧，

執持大我弓，智慧剛利箭，

欲戰伏眾生，破壞我境界。

我一旦不如，眾生信於彼，

悉歸解脫道，我土則空虛，

譬如人犯戒，其身則空虛。

及慧眼未開，我國猶得安，

當往壞其志，斷截其橋梁。

執弓持五箭，男女眷屬俱，

詣彼吉安林，願眾生不安。

見牟尼靜默，欲度三有海，

左手執強弓，右手彈利箭，

而告菩薩言，汝剎利速起，

死甚可怖畏，當修汝自法，

捨離解脫法，習戰施福會，

調伏諸世間，終得生天樂。

此道善名稱，先勝之所行，

仙王高宗胄，乞士非所應。

今若不起者，且當安汝意，

慎莫捨要誓，試我一放箭。

罣羅月光孫，亦由我此箭，

小觸如風吹，其心發狂亂。

寂靜苦行仙，聞我此箭聲，

心即大恐怖，惛迷失本性。

況汝末世中，望脫我此箭？

汝今速起者，幸可得安全。

此箭毒熾盛，慷慨而戰掉，

計力堪箭者，自安猶尚難，

況汝不堪箭，云何能不驚？

魔說如斯事，迫脅於菩薩，

菩薩心怡然，不疑亦不怖。

魔王即放箭，兼進三玉女，

菩薩不視箭，亦不顧三女，

魔王惕然疑，心口自相語。

曾為雪山女，射魔醯首羅，

能令其心變，而不動菩薩。

非復以此箭，及天三玉女，

所能移其心，令起於愛恚；

當更合軍眾，以力強逼迫。

作此思惟時，魔軍忽然集，

種種各異形，執戟持刀劍，

戟樹捉金杵，種種戰鬪具。

猪魚驢馬頭，駝牛兕虎形，

師子龍象首，及餘禽獸類。

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

或復眾多眼，或大腹長身。

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

或大脚肥𨄔，或長牙利爪。

或無頭目面，或兩足多身，

或大面傍面，或作灰土色。

或似明星光，或身放烟火，

或象耳負山，或被髮裸身。

或被服皮革，面色半赤白，

或著虎皮衣，或復著蛇皮。

或腰帶大鈴，或縈髮螺髻，

或散髮被身，或吸人精氣。

或奪人生命，或超擲大呼，

或奔走相逐，迭自相打害。

或空中旋轉，或飛騰樹間，

或呼呷吼喚，惡聲震天地。

如是諸惡類，圍遶菩提樹，

或欲擘裂身，或復欲吞噉。

四面放火然，烟焰盛衝天，

狂風四激起，山林普震動。

風火烟塵合，黑闇無所見，

愛法諸天人，及諸龍鬼等，

悉皆忿魔眾，瞋恚血淚流。

淨居諸天眾，見魔亂菩薩，

離欲無瞋心，哀愍而傷彼，

悉來見菩薩，端坐不傾動。

無量魔圍繞，惡聲動天地，

菩薩安靖默，光顏無異相。

猶如師子王，處於群獸中，

皆歎嗚呼呼！奇特未曾有。

魔眾相駈策，各進其威力，

迭共相催切，須臾令摧滅，

裂目而切齒，亂飛而超摧。

菩薩默然觀，如看童兒戲，

眾魔益忿恚，倍增戰鬪力。

抱石不能舉，舉者不能下，

飛矛戟利矟，凝虛而不下，

雷震雨大雹，化成五色花，

惡龍蛇𠹀毒，化成香風氣。

諸種種形類，欲害菩薩者，

不能令傾動，隨事還自傷。

魔王有姊妹，名彌伽迦利，

手執髑髏器，在於菩薩前，

作種種異儀，婬惑亂菩薩。

如是等魔眾，種種醜類身，

作種種惡聲，欲恐怖菩薩，

不能動一毛，諸魔悉憂慼。

空中負多神，隱身出音聲。

我見大牟尼，心無怨恨想，

眾魔惡毒心，無怨處生怨。

愚癡諸惡魔，徒勞無所為，

當捨恚害心，寂靜默然住。

汝不能口氣，吹動須彌山，

火冷水熾然，地性平軟濡；

不能壞菩薩，歷劫修善果。

菩薩正思惟，精進勤方便，

淨智慧光明，慈悲於一切。

此四妙功德，無能中斷截，

而為作留難，不成正覺道？

如日千光明，必除世間闇，

鑽木而得火，掘地而得水，

精勤正方便，無求而不獲。

世間無救護，中貪恚癡毒，

哀愍眾生故，求智慧良藥。

為世除苦患，汝云何惱亂？

世間諸癡惑，悉皆著邪徑，

菩薩習正路，欲引導眾生，

惱亂世尊師，是則大不可。

如大曠野中，欺誑商人導，

眾生墮大冥，莫知所至處，

為燃智慧燈，云何欲令滅？

眾生悉漂沒，生死之大海，

為脩智慧舟，云何欲令沒？

忍辱為法芽，固志為法根，

律儀戒為地，覺正為枝幹，

智慧之大樹，無上法為菓，

蔭護諸眾生，云何而欲伐？

貪恚癡枷鎖，軛縛於眾生，

長劫修苦行，為解眾生縛，

決定成於今，於此正基坐，

如過去諸佛，堅竪金剛臺，

諸方悉輕動，惟此地安隱。

能堪受妙定，非汝所能壞，

但當輕下心，除諸憍慢意，

應修智識想，忍辱而奉事。

魔聞空中聲，見菩薩安靜，

慚愧離憍慢，復道還天上。

魔眾悉憂慼，崩潰失威武，

鬪戰諸器仗，縱橫棄林野，

如人殺怨主，怨黨悉摧碎。

眾魔既退散，菩薩心虛靜，

日光倍增明，塵霧悉除滅。

月明眾星朗，無復諸闇障，

空中雨天花，以供養菩薩。

## 佛所行讚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

菩薩降魔已，志固心安隱，

求盡第一義，入於深妙禪。

自在諸三昧，次第現在前，

初夜入正受，憶念過去生。

從某處某名，而來生於此，

如是百千萬，死生悉了知。

受生死無量，一切眾生類，

悉曾為親屬，而起大悲心。

大悲心念已，又觀彼眾生，

輪迴六趣中，生死無窮極。

虛偽無堅固，如芭蕉夢幻，

即於中夜時，逮得淨天眼。

見一切眾生，如觀鏡中像，

眾生生生死，貴賤與貧富。

清淨不淨業，隨受苦樂報，

觀察惡業者，當生惡趣中。

修習善業者，生於人天中，

若生地獄者，受無量種苦。

吞飲於洋銅，鐵槍貫其體，

投之沸鑊湯，駈入盛火聚。

長牙群犬食，利[口\*(隹/乃)]鳥啄腦，

畏火赴叢林，劍葉截其體。

利刀解其身，或利斧斫剉，

受斯極苦毒，業行不令死。

樂修不淨業，極苦受其報，

味著須臾頃，苦報甚久長。

戲笑種禍因，號泣而受罪，

惡業諸眾生，若見自報者。

氣脉則應斷，恐怖崩血死，

造諸畜生業，業種種各異。

死墮畜生道，種種各異身，

或為皮肉死，毛角骨尾羽。

更互相殘殺，親戚還相噉，

負重而抱軛，鞭策鉤錐刺。

傷體膿血流，飢渴莫能解，

展轉相殘殺，無有自在力，

虛空水陸中，逃死亦無處。

慳貪增上者，生於餓鬼趣，

巨身如大山，咽孔猶針鼻，

飢渴火毒然，還自燒其身。

求者慳不與，或遮人惠施，

生彼餓鬼中，求食不能得，

不淨人所棄，欲食而變失。

若人聞慳貪，苦報如是者，

割肉以施人，如彼尸毘王。

或生人道中，身處於行廁。

動轉極大苦，出胎生恐怖，

軟身觸外物，猶如刀劍截。

任彼宿業分，無時不有死，

勤苦而求生，得生長受苦。

乘福生天者，渴愛常燒身，

福盡命終時，衰死五相至。

猶如樹華萎，枯悴失光澤，

眷屬存亡分，悲苦莫能留。

宮殿廓然空，玉女悉遠離，

坐臥塵土中，悲泣相戀慕。

生者哀墮落，死者戀生悲，

精勤修苦行，貪求生天樂，

既有如此苦，鄙哉何可貪？

大方便所得，不免別離苦，

嗚呼諸天人，脩短無差別。

積劫修苦行，永離於愛欲，

謂決定長存，而今悉墮落。

地獄受眾苦，畜生相殘殺，

餓鬼飢渴逼，人間疲渴愛，

雖云諸天樂，別離最大苦。

迷惑生世間，無一蘇息處，

嗚呼生死海，輪轉無窮已，

眾生沒長流，漂泊無所依。

如是淨天眼，觀察於五道，

虛偽不堅固，如芭蕉泡沫，

即彼第三夜，入於深正受。

觀察諸世間，輪轉苦自性，

數數生老死，其數無有量，

貪欲癡闇障，莫知所由出。

正念內思惟，生死何從起？

決定知老死，必由生所致，

如人有身故，則有身痛隨。

又觀生何因？見從諸有業，

天眼觀有業，非自在天生。

非自性非我，亦復非無因，

如破竹初節，餘節則無難。

既見生死因，漸次見真實，

有業從取生，猶如火得薪。

取以愛為因，如小火焚山，

知愛從受生，覺苦樂求安。

飢渴求飲食，受生愛亦然，

諸受觸為因，三等苦樂生。

鑽燧加人功，則得火為用，

觸從六入生，盲無明覺故。

六入名色起，如芽長莖葉，

名色由識生，如種芽葉生。

識還從名色，展轉更無餘，

緣識生名色，緣名色生識。

猶人船俱進，水陸更相運，

如識生名色，名色生諸根。

諸根生於觸，觸復生於受，

受生於愛欲，愛欲生於取。

取生於業有，有則生於生，

生生於老死，輪迴周無窮。

眾生因緣起，正覺悉覺知，

決定正覺已，生盡老死滅。

有滅則生滅，取滅則有滅，

愛滅則取滅，受滅則愛滅。

觸滅則受滅，六入滅觸滅，

一切入滅盡，由於名色滅。

識滅名色滅，行滅則識滅，

癡滅則行滅，大仙正覺成。

如是正覺成，佛則興世間，

正見等八道，坦然平直路，

畢竟無我所，如薪盡火滅。

所作者已作，得先正覺道，

究竟第一義，入大仙人室。

闇謝明相生，動靜悉寂默，

逮得無盡法，一切智明朗。

大仙德淳厚，地為普震動，

宇宙悉清明，天龍神雲集，

空中奏天樂，以供養於法。

微風清涼起，無雲雨香雨，

妙華非時敷，甘菓違節熟。

摩訶曼陀羅，種種天寶花，

從空而亂下，供養牟尼尊。

異類諸眾生，各慈心相向，

恐怖悉消除，無諸恚慢心。

一切諸世間，皆同漏盡人，

諸天樂解脫，惡道暫安寧，

煩惱暫休息，智月漸增明。

甘蔗族仙人，諸有生天者，

見佛出興世，歡喜充滿身，

即於天宮殿，雨花以供養。

諸天神鬼龍，同聲嘆佛德，

世人見供養，及聞讚嘆聲，

一切皆隨喜，踊躍不自勝。

唯有魔天王，心生大憂苦。

佛於彼七日，禪思心清淨，

觀察菩提樹，瞪視目不瞬。

我依於此處，得遂宿心願。

安住無我法，佛眼觀眾生，

發上哀愍心，欲令得清淨。

貪恚癡邪見，飄流沒其心，

解脫甚深妙，何由能得宣？

捨離勤方便，安住於默然。

顧惟本誓願，復生說法心，

觀察諸眾生，煩惱孰增微。

梵天知其念，法應請而轉，

普放梵光明，為度苦眾生，

來見牟尼尊。說法大人相，

妙義悉顯現，安住實智中，

離於留難過。無諸虛偽心，

恭敬心歡喜，合掌勸請言。

世間何福慶，遭遇大世尊！

一切眾生類，塵穢滓雜心，

或有重煩惱，或煩惱輕微。

世尊已免度，生死大苦海，

願當濟度彼，沈溺諸眾生。

如世間義士，得利與物同，

世尊得法利，唯應濟眾生。

凡人多自利，彼我兼利難，

唯願垂慈悲，為世難中難。

如是勸請已，奉辭還梵天。

佛以梵天請，心悅嘉其誠，

長養大悲心，增其說法情。

念當行乞食，四王咸奉鉢，

如來為法故，受四合成一。

時有商人行，善友天神告。

大仙牟尼尊，在彼山林中，

世間良福田，汝應往供養。

聞命大歡喜，奉施於初飯。

食已顧思惟，誰應先聞法？

唯有阿羅藍，欝頭羅摩子，

彼堪受正法，而今已命終；

次有五比丘，應聞初說法。

欲說寂滅法，如日光除冥，

行詣波羅㮈，古仙人住處。

牛王目平視，安庠師子步，

為度眾生故，往詣迦尸城，

步步獸王顧，顧瞻菩提林。

## 佛所行讚轉法輪品第十五

如來善寂靜，光明顯照曜，

嚴儀獨遊步，猶若大眾隨。

道逢一梵志，其名憂波迦，

執持比丘儀，恭立於路傍。

欣遇未曾有，合掌而啟問。

群生皆染著，而有無著容，

世間心動搖，而獨靜諸根，

光顏如滿月，似味甘露津，

容貌大人相，慧力自在王，

所作必已辦，為宗稟何師？

答言我無師，無宗無所勝，

自悟甚深法，得人所不得。

人之所應覺，舉世無覺者，

我今悉自覺，是故名正覺。

煩惱如怨家，伏以智慧劍，

是故世所稱，名之為最勝。

當詣波羅㮈，擊甘露法鼓，

無慢不存名，亦不求利樂。

唯為宣正法，拔濟苦眾生，

以昔發弘誓，度諸未度者。

誓果成於今，當遂其本願，

當財自供已，不稱名義士。

兼利於天下，乃名大丈夫，

臨危不濟溺，豈云勇健士？

疾病不救療，何名為良醫？

見迷不示路，孰云善導師？

如燈照幽冥，無心而自明，

如來然慧燈，無諸求欲情。

鑽燧必得火，穴中風自然，

穿地必得水，此皆理自然。

一切諸牟尼，成道必伽耶，

亦同迦尸國，而轉正法輪。

梵志憂波迦，嗚呼嘆奇特，

隨心先所期，從路各分乖，

計念未曾有，步步顧踟蹰。

如來漸前行，至於迦尸城，

其地勝莊嚴，如天帝釋宮，

恒河波羅㮈，二水雙流間。

林木花果茂，禽獸同群遊，

閑寂無喧俗，古仙人所居。

如來光照耀，倍增其鮮明，

憍隣如族子，次十力迦葉，

三名婆澁波，四阿濕波誓，

五名跋陀羅，習苦樂山林。

遠見如來至，集坐共議言。

瞿曇染世樂，放捨諸苦行，

今復還至此，慎勿起奉迎，

亦莫禮問訊，供給其所須，

已壞本誓故，不應受供養。

凡人見來賓，應修先後宜，

且為設床座，任彼之所安。

作此要言已，各各正基坐，

如來漸次至，不覺違要言，

有請讓其坐，有為攝衣鉢，

有為洗摩足，有請問所須，

如是等種種，尊敬師奉事，

唯不捨其族，猶稱瞿曇名。

世尊告彼言，莫稱我本性，

於阿羅呵所，而生𧃳慢言。

於敬不敬者，我心悉平等，

汝等心不恭，當自招其罪。

佛能度世間，是故稱為佛。

於一切眾生，等心如子想，

而稱本名字，如得慢父罪。

佛以大悲心，哀愍而告彼，

彼率愚騃心，不信正真覺。

言先修苦行，猶尚無所得，

今恣身口樂，何因得成佛？

如是等疑惑，不信得佛道，

究竟真實義，一切智具足。

如來即為彼，略說其要道。

愚夫習苦行，樂行悅諸根，

見彼二差別，斯則為大過，

非是正真道，以違解脫故。

疲身修苦行，其心猶馳亂，

尚不生世智，況能超諸根？

如以水燃燈，終無破闇期，

疲身修慧燈，不能壞愚癡。

朽木而求火，徒勞而弗獲，

鑽燧人方便，即得火為用。

求道非苦身，而得甘露法，

著欲為非義，愚癡障慧明。

尚不了經論，況得離欲道？

如人得重病，食不隨病食；

無知之重病，著欲豈能除？

放火於曠野，乾草增猛風，

火盛孰能滅，貪愛火亦然。

我已離二邊，心存於中道，

眾苦畢竟息，安靜離諸過。

正見踰日光，平等覺觀佛，

正語為舍宅，遊戲正業林，

正命為豐姿，方便正修塗，

正念為城郭，正定為床座，

八道坦平正，

免脫生死苦。從此塗出者，

所作已究竟，不墮於此彼。

二世苦數中，三界純苦聚，

唯此道能滅，本所未曾聞，

正法清淨眼，等見解脫道，

唯我今始超。生老病死苦，

愛離怨憎會，所求事不果，

及餘種種苦，離欲未離欲，

有身及無身，離淨功德者，

略說斯皆苦。猶如盛火息，

雖微不捨熱，寂靜微細我，

大苦性猶存，貪等諸煩惱，

及種種業過，是則為苦因，

捨離則苦滅。猶如諸種子，

離於地水等，眾緣不和合，

芽葉則不生。有有性相續，

從天至惡趣，輪廻而不息，

斯由貪欲生，軟中上差降，

種種業為因。若滅於貪等，

則無有相續，種種業盡者，

差別苦長息。此有則彼有，

此滅則彼滅，無生老病死，

無地水火風。亦無初中邊，

亦非欺誑法，賢聖之所住，

無盡之寂滅。所說八正道，

是方便非餘，世間所不見，

彼彼長迷惑。我知苦斷集，

證滅修正道，觀此四真諦，

遂成等正覺。

謂我已知苦，已斷有漏因，

已滅盡作證，已修八正道。

已知四真諦，清淨法眼成，

於此四真諦，未生平等眼。

不名得解脫，不言作已作，

亦不言一切，真實知覺成。

已知真諦故，自知得解脫，

自知作已作，自知等正覺。

說是真實時，憍憐族姓子，

八萬諸天眾，究竟真實義，

遠離諸塵垢，清淨法眼成。

天人師知彼，所作事已作，

歡喜師子吼，問憍憐如來。

憍憐即白佛，已知大師法。

以彼知法故，名阿若憍憐，

於佛弟子中，最先第一悟。

彼知正法聲，聞於諸地神，

咸共舉聲唱，善哉見深法。

如來於今日，轉未曾所轉，

普為諸天人，廣開甘露門。

淨戒為眾輻，調伏寂定齊，

堅固智為輞，慚愧楔其間。

正念以為轂，成真實法輪，

正真出三界，不退從邪師。

如是地神唱，虛空神傳稱，

諸天轉讚嘆，乃至徹梵天。

三界諸天神，始聞大仙說，

展轉驚相告，普聞佛興世。

廣為群生類，轉寂靜法輪，

風霽雲霧除，空中雨天華，

諸天奏天樂，嘉歎未曾有。

佛所行讚卷第三

# 佛所行讚卷第四(亦云佛本行經)

馬鳴菩薩造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瓶沙王諸弟子品第十六

時彼五比丘，阿濕波誓等，

聞彼知法聲，慨然而自愧，

合掌而加敬，仰瞻於尊顏。

如來善方便，次令入正法，

前後五比丘，得道調諸根，

猶五星麗天，列侍於明月。

時彼鳩尸城，長者子耶舍，

夜睡忽覺悟，自見其眷屬，

男女身裸臥，即生厭離心，

念此煩惱本，誑惑於愚夫。

嚴服佩瓔珞，出家詣山林，

尋路而普唱，惱亂惱亂亂。

如來夜經行，聞唱惱亂聲，

即命汝善來，此有安隱處，

涅槃極清涼，寂滅離諸惱。

耶舍聞佛教，心中大歡喜，

乘本厭離心，聖慧冷然開，

如入清涼池，肅然至佛所。

其身猶俗容，心已得漏盡，

宿殖善根力，疾成羅漢果。

淨智理潛明，聞法能即悟，

猶若鮮素繒，易為染其色。

彼已自覺知，所應作已作，

顧身猶莊嚴，而生慚愧心。

如來知彼念，而為說偈言。

嚴飾以瓔珞，心調伏諸根，

平等觀眾生，行法不計形。

身被出家服，其心累未忘，

處林貪世榮，是則為俗人。

形雖表俗儀，心栖高勝境，

在家同山林，則離於我所。

縛解存於心，形豈有定相？

佩鉀衣重袍，謂能制強敵，

改形著染衣，為伏煩惱怨。

即命比丘來，應聲俗容廢，

具足出家儀，皆成於沙門。

先有俗遊朋，其數五十四，

尋善友出家，隨次入正法。

斯由宿善業，妙果成於今，

淳灰洽已久，經水速鮮明。

上行諸聲聞，六十阿羅漢，

悉如羅漢法，隨順而教誡。

汝今已濟度，生死河彼岸，

所作已畢竟，堪受一切供，

各應遊諸國，度諸未度者。

眾生苦熾然，久無救護者，

汝等各獨遊，哀愍而攝受。

吾今亦獨行，還彼伽闍山，

彼有大仙人，王仙及梵仙，

悉皆在於彼，舉世之所宗。

迦葉苦行仙，國人悉奉事，

受學者甚眾，我今往度之。

時六十比丘，奉教廣宣法，

各從其宿緣，隨意詣諸方。

世尊獨遊步，往詣伽闍山，

入空靜法林，詣迦葉仙人。

彼有事火窟，惡龍之所居，

山林極清曠，處處無不安。

世尊為教化，告彼而請宿，

迦葉白佛言，無有宿止處，

唯有事火窟，善清淨可居，

而有惡龍止，必能傷害人。

佛言但見與，且一宿止住。

迦葉種種難，世尊請不已，

迦葉復白佛，心不欲相與，

謂我有悋惜，且自隨所樂。

佛即入火室，端坐正思惟。

時惡龍見佛，瞋恚縱毒火，

舉室洞熾然，而不觸佛身，

舍盡火自滅，世尊猶安坐。

猶如劫火起，梵天宮洞然，

梵王正基坐，不恐亦不畏。

惡龍見世尊，光顏無異相，

毒息善心生，稽首而歸依。

迦葉夜見火，歎嗚呼怪哉！

如此道德人，而為龍火燒。

迦葉及眷屬，晨朝悉來看，

佛已降惡龍，置在於鉢中。

彼知佛功德，

而生奇特想，憍慢久習故，

猶言我道尊。佛以隨時宜，

現種種神變，察其心所念，

變化而應之，令彼心柔軟，

堪為正法器。自知其道淺，

不及於世尊，決定謙下心，

隨順受正法。欝毘羅迦葉，

弟子五百人，隨師善調伏，

次第受正法。迦葉并徒眾，

悉受正化已，仙人資生物，

并諸事火具，悉棄於水中，

漂沒隨流遷。那提伽闍等，

二弟居下流，見被服諸物，

隨流而亂下。謂其遭大變，

憂怖不自安，二眾五百人，

尋江而求兄。見兄已出家，

諸弟子亦然，知得未曾法，

而起奇特想，兄今已服道，

我等亦當隨。彼兄弟三人，

及弟子眷屬，世尊為說法，

即以事火譬，愚癡黑烟起，

亂想鑽燧生，貪欲瞋恚火，

焚燒於眾生。如是煩惱火，

熾然不休息，彌淪於生死，

苦火亦常然。能見二種火，

熾然無依怙，云何有心人，

而不生厭離？厭離除貪欲，

貪盡得解脫，若已得解脫，

解脫知見生。觀察生死流，

而舉於梵行，一切作已作，

更不受後有。如是千比丘，

聞世尊說法，諸漏永不起，

一切心解脫。佛為迦葉等，

千比丘說法，所作者已作，

淨慧妙莊嚴，諸功德眷屬，

施戒淨諸根。大德仙從道，

苦行林失榮，如人捨戒德，

空身而徒生。世尊大眷屬，

進詣王舍城，憶念摩竭王，

先所修要誓。世尊既至已，

止住於杖林，瓶沙王聞之，

與大眷屬俱，舉國士女從，

往詣世尊所。遠見如來坐，

降心伏諸根，除去諸俗容，

下車而步進，猶如天帝釋，

往詣梵天王。前頂禮佛足，

敬問體和安，佛還慰勞畢，

命令一面坐。時王心默念。

釋迦大威力，勝德迦葉等，

今皆為弟子？佛知眾心念，

而問於迦葉，汝見何福利，

而棄事火法？迦葉聞佛命，

驚起大眾前，胡跪而合掌，

高聲白佛言，修福事火神，

果報悉輪迥，生死煩惱增，

是故我棄捨。精勤奉事火，

為求五欲境，愛欲增無窮，

是故我棄捨。

事火修呪術，離解脫受生，

受生為苦本，故捨更求安。

我本謂苦行，祠祀設大會，

為最第一勝，而更違正道。

是故今棄捨，更求勝寂滅，

離生老病死，無盡清涼處。

以知此義故，放捨事火法。

世尊聞迦葉，說自知見事，

欲令諸世間，普生淨信故，

而告迦葉言，汝大士善來，

分別種種法，而從於勝道。

今於大眾前，顯汝勝功德，

如巨富長者，開現於寶藏，

令貧苦眾生，增其厭離心。

善哉奉尊教。即於大眾前，

斂身入正受，飄然昇虛空，

經行住坐臥，或舉身洞然，

左右出水火，不燒亦不濡。

從身出雲雨，雷電動天地，

舉世悉瞻仰，縱目觀無厭。

異口而同音，稱歎未曾有。

然後攝神通，敬禮世尊足。

佛為我大師，我為尊弟子，

奉教聞斯行，所作已畢竟。

舉世普見彼，迦葉為弟子，

決定知世尊，真實一切智。

佛知諸會眾，堪為受法器，

而告瓶沙王，汝今善諦聽！

心意及諸根，斯皆生滅法，

了知生滅過，是則平等觀。

如是平等觀，是則為知身，

知身生滅法，無取亦無受。

如身諸根覺，無我無我所，

純一苦積聚，苦生而苦滅。

已知諸身相，無我無我所，

是則之第一，無盡清涼處。

我見等煩惱，繫縛諸世間，

既見無我所，諸縛悉解脫。

不實見所縛，見實則解脫，

世間攝受我，則為邪攝受。

若彼有我者，或常或無常，

生死二邊見，其過最尤甚。

若使無常者，修行則無果，

亦不受後身，無功而解脫。

若使有常者，無死生中間，

則應同虛空，無生亦無滅。

若使有我者，則應一切同，

一切皆有我，無業果自成。

若有我作者，不應苦修行，

彼有自在主，何須造作為？

若我則有常，理不容變異，

見有苦樂相，云何言有常？

知生則解脫，遠離諸塵垢，

一切悉有常，何用解脫為？

無我不唯言，理實無實性，

不見我作事，云何說我作？

我既無所作，亦無作我者，

無此二事故，真實無有我。

無作者知者，無主而常遷，

生死日夜流，汝今聽我說。

六根六境界，因緣六識生，

三事會生觸，心念業隨轉。

陽珠遇乾草，緣日火隨生，

諸根境界識，士夫生亦然。

芽因種子生，種非即是芽，

不即亦不異，眾生生亦然。

世尊說真實，平等第一義，

瓶沙王歡喜，離垢法眼生。

王眷屬人民，百千諸鬼神，

聞說甘露法，亦隨離諸塵。

## 佛所行讚大弟子出家品第十七

爾時瓶沙王，稽首請世尊，

遷住於竹林；哀受故默然。

王已見真諦，奉拜而還宮，

世尊與大眾，徙居安竹園。

為度眾生故，建立慧燈明，

以梵住天住，賢聖住而住。

時阿濕波誓，調心御諸根，

時至行乞食，入於王舍城。

容貌世挺特，威儀安序庠，

城中諸士女，見者莫不歡，

行者為住步，前迎後風馳。

迦毘羅仙人，廣度諸弟子，

第一勝多聞，其名舍利弗。

見比丘庠序，閑雅靜諸根，

蹰路而待至，舉手請問言。

年少靜儀容，我所未曾見。

得何勝妙法？為宗事何師？

師教何所說？願告決所疑。

比丘欣彼問，和顏遜辭答。

一切智具足，甘蔗勝族生，

天人中最尊，是則我大師。

我年既幼稚，學日又初淺，

豈能宣大師，甚深微妙義？

今當以淺智，略說師教法。

一切有法生，皆從因緣起，

生滅法悉滅，說道為方便。

二生憂波提，隨聽心內融，

遠離諸塵垢，清淨法眼生。

先所脩決定，知因及無因，

一切無所作，皆由自在天。

今聞因緣法，無我智開明，

增微諸煩惱，無能究竟除。

唯有如來教，永盡而無遺，

非攝受我所，而能離吾我。

明因日燈興，孰能令無光？

如斷蓮花莖，微絲猶連綿；

佛教除煩惱，猶斷石無餘。

敬禮比丘足，退辭而還家；

比丘乞食已，亦還歸竹園。

舍利弗還家，貌色甚和雅，

善友大目連，同體聞才均，

遙見舍利弗，顏儀甚熙怡，

告言今見汝，而有異常容，

素性至沈隱，歡相見於今。

必得甘露法，此相非無因。

答言如來告，實獲未曾法。

即請而為說，聞則心開解，

諸塵垢亦除，隨生正法眼。

久殖妙因果，如觀掌中燈，

得佛不動信，俱行詣佛所。

與徒眾弟子，二百五十人，

佛遙見二賢，而告諸眾言。

彼來者二人，吾上首弟子，

一智慧無雙，二神足第一。

以深淨梵音，即命汝善來，

此有清涼法，出家究竟道。

手執三掎杖，縈髮持澡瓶，

聞佛善來聲，即變成沙門。

二師及弟子，悉成比丘儀，

稽首世尊足，却坐於一面，

隨順為說法，皆得羅漢道。

爾時有二生，迦葉族明燈，

多聞身相具，財盈妻極賢，

厭捨而出家，志求解脫道。

路由多子塔，忽遇釋迦文，

光儀顯明耀，猶若祠天幢。

肅然舉身敬，稽首頂禮足。

尊為我大師，我是尊弟子。

久遠積癡冥，願為作燈明。

佛知彼二生，心樂崇解脫，

清淨軟和音，命之以善來。

聞命心融泰，形神疲勞息，

心栖勝解脫，寂靜離諸塵。

大悲隨所應，略為其解說，

領解諸深法，成四無礙辯，

大德普流聞，故名大迦葉。

本見身我異，或見我即身，

有我及我所，斯見已永除，

唯見眾苦聚，離苦則無餘。

持戒修苦行，非因而見因，

平等見苦性，永無他聚心。

若有若見無，二見生猶豫，

平等見真諦，決定無復疑。

染著於財色，迷醉貪欲生，

無常不淨想，貪愛永已乖。

慈心平等念，怨親無異想，

哀愍於一切，則消瞋恚毒。

依色諸有對，種種雜想生，

思惟壞色想，則斷色於愛。

雖生無色天，命亦要之盡，

愚於四正受，而生解脫想，

寂滅離諸想，無色貪永除。

動亂心變逆，猶狂風鼓浪，

深入堅固定，寂止掉亂心。

觀法無我所，生滅不堅固，

不見軟中上，我慢心自忘。

熾然智慧燈，離諸癡冥闇，

見盡無盡法，無明悉無餘。

思惟十功德，十種煩惱滅，

甦息作已作，深感仰尊顏。

離三而得三，三弟子除三，

猶三星布列，三十三司弟，

列侍於三五，三侍佛亦然。

## 佛所行讚化給孤獨品第十八

時有大長者，名曰給孤獨，

巨富財無量，廣施濟貧乏。

遠從於北方，憍薩羅國來，

止一知識舍，主人名首羅。

聞佛興於世，近住於竹園，

承名重其德，即夜詣彼林。

如來已知彼，根熟淨信生，

隨宜稱其實，而為說法言。

汝已樂正法，淨信心虛渴，

能減於睡眠，而來敬禮我。

今日當為汝，具設初賓儀。

汝宿殖德本，堅固淨其望，

聞佛名歡喜，堪為正法器。

虛懷廣行惠，周給於貧窮，

名德普流聞，果成由宿因。

今當行法施，至心精誠施，

時施寂靜施，兼受持淨戒。

戒為莊嚴具，能轉於惡趣，

令人上昇天，報以天五樂。

諸求為大苦，愛欲集諸過，

當脩遠離惡，離欲寂靜樂。

知老病死苦，世間之大患，

正觀察世間，離生老病死。

既見於人間，有老病死苦，

生天亦復然，無有常存者。

無常則是苦，苦則無有我，

無常苦非我，何有我我所？

知苦即是苦，集者則為集，

苦滅即寂靜，道即安隱處。

群生流動性，當知是苦本，

厭末塞其源，不願有非有。

生老死盛火，世間普熾然，

見生死動搖，當習於無想，

三摩提究竟，甘露寂靜處，

空無我我所，世間悉如幻，

當觀於此身，諸大眾行聚。

長者聞說法，即得於初果，

生死海消滅，唯有一滴餘。

空閑修離欲，第一有無身，

不如今俗人，見諦真解脫。

不離諸苦行，種種異見網，

雖至第一有，不見真實義，

邪想著天福，有愛縛轉深。

長者聞說法，陰蓋煥然開，

逮得於正見，諸邪見永除，

猶如秋厲風，飄散於重雲。

不計自在因，亦非邪因生，

亦復非無因，而生於世間。

若自在天生，無長幼先後，

亦無五道輪，生者不應滅。

亦不應災患，為惡亦非過，

淨與不淨業，斯由自在天。

若自在天生，世間不應疑，

如子從父生，孰不識其尊。

人遭窮苦時，不應反怨天，

悉應宗自在，不應奉餘神。

自在是作者，不應名自在，

以其是作故，彼則應常作。

常作則自勞，何名為自在？

若無心而作，如嬰兒所為，

若有心而作，有心非自在，

苦樂由眾生，則非自在作。

自在生苦樂，彼應有愛憎，

已有愛憎故，不應稱自在。

若復自在作，眾生應默然，

任彼自在力，何用修善為？

正復修善惡，不應有業報，

自在若業生，一切則共業。

若是共業者，皆應稱自在，

自在若無因，一切亦應無。

若因餘自在，自在應無窮，

是故諸眾生，悉無有作者。

當知自在義，於此論則壞，

一切義相違，無說則有過。

若復自性生，其過亦如是，

諸明因論者，未曾如是說。

無所依無因，而能有所作，

彼彼皆由因，猶如依種子。

是故知一切，則非自性生，

一切諸所作，非唯一因生，

而說一自性，是故則非因。

若言彼自性，周滿一切處，

若周滿一切，亦無能所作，

既無能所作，是則非為因。

若遍一切處，一切有作者，

是則一切時，常應有所作。

若言常作者，無待時生物，

是故應當知，非自性為因。

又說彼自性，離一切求那，

一切所作事，亦應離求那。

一切諸世間，悉見有求那，

是故知自性，亦復非為因。

若說彼自性，異於求那者，

以常為因故，其性不應異，

眾生求那異，故自性非因。

自性若常者，事亦不應壞，

以自性為因，因果理應同，

世間見壞故，當知別有因。

若彼自性因，不應求解脫，

以有自性故，應任彼生滅，

假令得解脫，自性還生縛。

若自性不見，為見法因者，

此亦非為因，因果理殊故，

世間諸見事，因果悉俱見。

若自性無心，不應有心因，

如見烟知火，因果類相求。

非彼因不見，而生於見事，

猶金造器服，始終不離金，

自性是事因，始終豈得殊？

若使時作者，不應求解脫，

以彼時常故，應任彼時節，

世間無有邊，時節亦復然，

是故脩行者，不應方便求。

陀羅驃求那，世間一異論，

雖有種種說，當知非一因。

若說我作者，應隨欲而生，

而今不隨欲，云何說我作？

不欲而更得，欲者反更違，

苦樂不自在，云何言我作？

若使我作者，應無惡趣業，

種種業果生，故知非我作。

言我隨時作，時應唯作善，

善惡隨緣生，故知非我作。

若使無因作，不應修方便，

一切自然定，修因何所為？

世間種種業，而獲種種果，

是故知一切，非為無因作。

有心及無心，悉從因緣起，

世間一切法，非無因生者。

長者心開解，通達勝妙義，

一相實智生，決定了真諦，

敬禮世尊足，合掌而啟請。

居在舍婆提，土地豐安樂，

波斯匿大王，師子元族胄。

福德名稱流，遠近所宗敬，

欲造立精舍，唯願哀愍受。

知佛心平等，所居不求安，

愍彼眾生故，不違我所請。

佛知長者心，大施發於今，

無染無所著，善護眾生心。

汝已見真諦，素心好行施，

錢財非常寶，宜應速施為。

如藏庫被燒，已出者為珍，

明人知無常，出財廣行惠。

慳貪者守惜，恐盡不受用，

亦不畏無常，徒失增憂悔。

應時應器施，如健夫臨敵，

能施而能戰，是則勇慧士。

施者眾所愛，善稱廣流聞，

良善樂為友，命終心常歡。

無悔亦無怖，不生餓鬼趣，

此則為花報，其果難思議。

輪迴六趣中，良伴無過施，

若生天人中，為眾所奉事。

生於畜生道，施報隨受樂，

智慧脩寂定，無依無有數。

雖獲甘露道，猶資施以成，

緣彼惠施故，脩八大人念。

隨念歡喜心，決定三摩提，

三昧增智慧，能正觀生滅，

正觀生滅已，次第得解脫。

捨財惠施者，蠲除於貪著，

慈悲恭敬與，兼除嫉恚慢，

明見惠施果，無施癡見除，

諸結煩惱滅，斯由於惠施。

當知惠施者，則為解脫因，

猶如人種栽，為蔭花果故，

布施亦如是，報樂大涅槃。

不堅固財施，獲報堅固果，

施食唯得力，施衣得好色，

若建立精舍，眾果具足成。

或施求五欲，或貪求大財，

或為名聞施，有求生天樂，

或為免貧苦。唯汝無想施，

施中之最上，無利而不獲，

汝心有所弘，宜令速成就。

癡愛心來遊，清淨眼開還，

長者受佛教，惠心轉增明。

請優波低舍，賢友而同歸，

還彼憍薩羅，周行擇良墟。

見太子祇園，林流極清閑，

往詣太子所，請求買其田。

太子甚寶惜，元無出賣心，

設布黃金滿，猶尚地不遷。

長者心歡喜，即遍布黃金，

祇言我不與，汝云何布金？

長者言不與，何言滿黃金？

二人共諍訟，延及斷事官。

眾皆歎奇特，祇亦知其誠，

廣問其因緣，辭言立精舍，

供養於如來，并及比丘僧。

太子聞佛名，其心即開悟，

唯取其半金，求和同建立，

汝地我樹林，共以供養佛。

長者地祇林，以付舍利弗，

經始立精舍，晝夜勤速成，

高顯勝莊嚴，猶四天王宮。

隨法順道宜，稱如來所應，

世間未曾有，增暉舍衛城，

如來現神蔭，眾聖集安居，

無侍者哀降，有侍資道宜。

長者乘斯福，壽盡上昇天，

子孫繼其業，歷世種福田。

## 佛所行讚父子相見品第十九

佛於摩竭國，化種種異道，

悉從一味法，如日映眾星。

出彼五山城，與千弟子俱，

前後眷屬從，往詣尼金山。

近迦維羅衛，而生報恩心，

當修法供養，以奉於父王。

王師及大臣，先遣伺候人，

常尋從左右，瞻察其進止。

知佛欲還國，駈馳而先白。

太子遠遊學，願滿今來還。

王聞大歡喜，嚴駕即出迎，

舉國諸士庶，悉皆從王行。

漸近遙見佛，光相倍昔容，

處於大眾中，猶如梵天王。

下車而徐進，恐為法留難，

瞻顏內欣踊，口莫知所言。

顧貪居俗累，子超然登仙，

雖子居道尊，未知稱何名？

自惟久思渴，今日無由宣，

子今默然坐，安隱不改容。

久別無感情，令我心獨悲，

如人久虛渴，路逢清冷泉。

奔馳而欲飲，臨泉忽枯竭，

今我見其子，猶是本光顏。

心踈氣高絕，都無蔭流心，

抑情虛望斷，如渴對枯泉。

未見繁想馳，對目則無歡，

如人念離親，忽見畫形像。

應王四天下，猶若曼陀王，

汝今行乞食，斯道何足榮？

安靜如須彌，光相如日明，

庠行牛王步，無畏師子吼，

不受四天封，乞求而養身。

佛知父王心，猶存於子想，

為開其心故，并哀一切眾，

神足昇虛空，兩手捧日月，

遊行於空中，種種作異變，

或分身無量，還復合為一，

或入水如地，或入地如水，

石壁不礙身，左右出水火。

父王大歡喜，父子情悉除，

空中蓮花座，而為王說法。

知王心慈念，為子增憂悲，

纏綿愛念子，宜應速除滅。

息愛靜其心，受我子養法，

人子所未奉，今以奉父王。

父未從子得，今從子得之，

人王之奇特，天王亦希有，

勝妙甘露道，今以奉大王。

自業業受生，業依業果報，

當知業因果，勤習度世業，

諦觀於世間，唯業為良朋。

親戚及與身，深愛相戀慕，

命終神獨往，唯業良朋隨。

輪迴於五趣，三業三種生，

愛欲為其因，種種類差別。

今當竭其力，淨治身口業，

晝夜勤修習，息亂心寂然。

唯此為己利，離此悉非我，

當知三界有，猶若海濤波。

難樂難習近，當修第四業，

生死五道輪，猶眾星旋轉。

諸天亦遷變，人中豈得常？

涅槃為最安，禪寂樂中勝。

人王五欲樂，危險多恐怖，

猶毒蛇同居，何有須臾歡？

明人見世間，如盛火圍遶，

恐怖無暫安，求離生老死。

無盡寂靜處，慧者之所居，

不須利器仗，象馬以兵車，

調伏貪恚癡，天下敵無勝。

知苦斷苦因，證滅修方便，

正覺四真諦，惡趣恐怖除。

先現妙神通，令王心歡喜，

信樂情已深，堪為正法器，

合掌而讚嘆，奇哉誓果成，

奇哉大苦離，奇哉饒益我！

雖先增憂悲，緣悲故獲利，

奇哉我今日，生子果報成。

宜捨勝妙樂，宜精勤習苦，

宜離親族榮，宜割恩愛情。

古昔諸仙王，唐苦而無功，

清涼安隱處，汝今悉已獲，

自安而安彼，大悲濟眾生。

昔本住世間，為轉輪王者，

無自在神通，令我心開解，

亦無此妙法，使我今日歡。

設為轉輪王，生死緒不絕，

今已絕生死，輪迴大苦滅，

能為眾生類，廣說甘露法。

如此妙神通，智慧甚深廣，

永滅生死苦，為天人之上；

雖居聖王位，終不獲斯利。

如是讚歎已，法愛增恭敬，

居王父尊位，謙卑稽首禮。

國中諸人民，覩佛神通力，

聞說深妙法，兼見王敬重，

合掌頭面禮，悉生奇特想，

厭患居俗累，咸生出家心。

釋種諸王子，心悟道果成，

悉厭世榮樂，捨親愛出家。

阿難陀難陀，金毘阿那律，

難圖跋難陀，及軍荼陀那，

如是等上首，及餘釋種子，

悉從於佛教，受法為弟子。

匡國大臣子，優陀夷為首，

與諸王子俱，隨次而出家。

又阿低梨子，名曰優波離，

見彼諸王子，大臣子出家，

心感情開解，亦受出家法。

父王見其子，神力諸功德，

自亦入清流，甘露正法門。

捨王位國土，禪一甘露飯，

閑居修靜默，處宮習王仙。

如來悉隨攝，本族知識已，

道中顏和悅，親戚歡喜隨。

時至應乞食，入迦維羅衛，

城中諸士女，驚喜舉聲唱。

悉達阿羅陀，學道成而歸。

內外轉相告，巨細馳出看，

門戶窓牖中，比肩而側目。

見佛身相好，光明甚暉曜，

外著袈裟衣，身光內徹照，

猶如日圓輪，內外相映發，

觀者心悲喜，合掌涕淚流。

見佛庠序步，歛形攝諸根，

妙身顯法儀，敬惜增悲歎，

剃髮毀形好，身被染色衣。

堂堂儀雅容，束身視地行。

應戴羽寶蓋，手攬飛龍轡，

如何冒游塵，執鉢而行乞？

藝足伏怨敵，貌足婇女歡，

華服冠天冠，黎民咸首陽，

如何屈茂容，拘心制其形？

捨妙欲光服，素身著染衣，

見何相何求，與世五欲怨？

捨賢妻愛子，樂獨而孤遊，

難哉彼賢妃，長夜抱憂思。

而今聞出家，性命猶能全，

不審淨飯王，竟見此子不？

見其妙相身，毀形而出家，

怨家猶痛惜，父見豈能安？

愛子羅睺羅，泣涕常悲戀，

見無撫慰心，用學此道為？

諸明相法者，咸言太子生，

具足大人相，應享食四海；

觀今之所為，斯則皆虛談。

如是比眾多，紛紜而亂說；

如來心無著，無欣亦無慼，

慈悲愍眾生，欲令脫貧苦，

增長彼善根，并為當來世。

顯其少欲跡，兼除俗塵謗，

入貧里乞食，精麤任所得，

巨細不擇門，滿鉢歸山林。

## 佛所行讚受祇桓精舍品第二十

世尊已開化，迦維羅衛人，

隨緣度已畢，與大眾俱行，

往憍薩羅國，詣波斯匿王。

祇桓已莊嚴，堂舍悉周備，

流泉相灌注，花果悉敷榮，

水陸眾奇鳥，隨類群和鳴，

眾美世無比，若稽羅山宮。

給孤獨長者，眷屬尋路迎，

散花燒名香，奉請入祇桓。

手執金龍瓶，躬跪注長水，

以祇桓精舍，奉施十方僧。

世尊呪願受，鎮國令久安，

給孤獨長者，福慶流無窮。

時波斯匿王，聞世尊已至，

嚴駕出祇桓，敬禮世尊足，

却坐於一面，合掌白佛言。

不圖卑小國，忽成大吉祥，

惡逆多殃災，豈能感大人？

今得覩聖顏，沐浴飲清化。

鄙雖處凡品，蒙聖入勝流，

如風拂香林，氣合成薰飈，

眾鳥集須彌，異色齊金光。

得與明人會，蒙蔭而同榮，

野夫供仙人，生為三足星。

世利皆有盡，聖利永無窮，

人王多愆咎，遇聖利常安。

佛知王心至，樂法如帝釋，

唯有二種著，不能忘財色。

知時知心行，而為王說法。

惡業卑下士，見善猶知敬。

況復自在王，積德乘宿因，

遇佛加恭敬，此乃非為難。

國素靜民安，非見佛所增。

今當略說法，大王且諦聽，

受持我所說，見我功果成。

命終形神乖，親戚悉別離，

唯有善惡業，始終而影隨。

當崇法王業，子養於萬民，

現世名稱流，命終上昇天；

縱情不順法，今苦後無歡。

古昔羸馬王，順法受天福，

金步王行惡，壽終生惡道。

我今為大王，略說善惡法，

大要當慈心，觀民猶一子。

不迫亦不害，善攝持諸根，

捨邪就正路，不自舉下人。

結友於苦行，勿習邪見朋，

勿恃王威勢，勿聽邪佞言，

勿惱諸苦行，莫踰王正典，

念佛維正法，調伏非法者。

現為人中上，德將隆道中，

深思無常想，身命念念遷。

栖心高勝境，志求清涼津，

保慈自在樂，來世增其歡，

傳名於曠劫，必報如來恩。

如人愛甜果，必種其良栽。

有從明入暗，有從闇入明，

有闇闇相續，有明明相因；

智者捨三品，當學始終明。

言惡群嚮應，善唱隨者難，

無有不作果，作者不敗亡，

創業不勤習，至竟莫能為。

素不修善因，後致樂無斯，

既往無息期，是故當修善。

自省不為惡，自作自受故，

猶四石山合，眾生無逃處。

生老病死山，群生脫無由，

唯有行正法，出斯苦重山。

世間悉無常，五欲境如電，

老死錐鋒端，何應習非法？

古昔諸勝王，猶若自在天，

勇健志騰虛，暫顯已磨滅。

劫火鎔須彌，海水悉枯竭，

況身如泡沫，而望久存世？

猛風止隨藍，日光翳須彌，

盛火水所消，有物悉歸滅。

此身無常器，長夜苦守護，

廣資以財色，放逸生憍慢。

死時忽然至，挺直如枯木，

明人見斯變，勤修豈睡眠？

生死獨搖機，不止會墮落，

不習不續樂，苦報者不為。

不近不勝友，不學不斷智，

學不受有智，受必令無身。

有身不染境，染境為大過，

雖生無色天，不免時遷變。

當學不變身，不變則無過；

以有此身故，為眾苦之本；

是故諸智者，息本於無身。

一切眾生類，斯由欲生苦，

是故於欲有，當生厭離心，

厭離於欲有，則不受眾苦。

雖生色無色，變易為大患，

以不寂靜故，況不離於欲。

如是觀三界，無常無有主，

眾苦常熾然，智者豈願樂？

如樹盛火然，眾鳥豈群集？

覺者為明士，離此則無明；

此則開覺士，離此則非覺；

此則應所作，離此則不應；

此則為近宗，離此與理乖。

言此殊勝法，非在家所應，

此則為非說，法唯在人弘。

患熱入冷水，一切得清涼，

冥室燈火明，悉覩於五色。

修道亦如是，道俗無異方，

或山居墮罪，或在家昇仙。

癡冥為巨海，邪見為濤波，

群生隨愛流，漂轉莫能度。

智慧為輕舟，堅持三昧正，

方便鼓念檝，能濟無知海。

時王專心聽，一切智所說，

厭薄於俗榮，知王者無歡，

如逸醉犴象，醉醒純熟還。

時有諸外道，見王信敬佛，

咸求於大王，與佛決神通。

時王白世尊，願從彼所求。

佛即默然許。種種諸異見，

五通神仙士，悉來詣佛所，

佛即現神力，正基坐空中。

普放大光明，如日耀朝陽，

外道悉降伏，國民普歸宗。

為母說法故，即昇忉利天，

三月處天宮，普化諸天人。

度母報恩畢，安居時過還，

諸天眾羽從，乘於七寶階，

下至閻浮提，諸佛常下處。

無量諸天人，乘宮殿隨送，

閻浮提君民，合掌而仰瞻。

## 佛所行讚守財醉象調伏品第二十一

天上教化母，及餘諸天眾，

還遊於人中，隨緣而行化。

樹提迦耆婆，首羅輸盧那，

長者子央伽，及無畏王子，

尼瞿屢陀等，尸利掘多迦，

尼揵憂波離，悉令得解脫。

乾陀羅國王，其名弗迦羅，

聞說微妙法，捨國而出家。

醯茂鉢低鬼，及波多耆利，

於毘富羅山，調伏而受化。

波羅延梵志，波沙那山中，

半偈微細義，調伏令信樂。

他那摩帝村，有鳩吒檀躭，

是二生之首，廣殺生祠祀，

如來方便化，令其入正道。

於毘提訶山，大威德天神，

名般遮尸呿，受法入決定。

毘紐瑟吒村，化彼難陀母。

央伽富梨城，降伏大力神，

富那跋陀羅，輸屢那檀陀，

兇惡大力龍。國王及後宮，

悉皆受正法。以開甘露門，

於彼侏儒村，稽那及尸盧，

志求生天樂，化令入正道。

央瞿利摩羅，於彼脩侔村，

為現神通力，化令即調伏。

有大長者子，浮梨耆婆男，

大富多錢財，如富那跋陀，

即於如來前，受化廣行施。

於彼跋提村，化彼跋提梨，

及與跋陀羅，兄弟二鬼神。

毘提訶富利，有二婆羅門，

一名為大壽，二名曰梵壽，

論議以降伏，令入於正法。

至毘舍離城，化諸羅剎鬼，

并離車師子，及諸離車眾，

薩遮尼犍子，悉令入正法。

阿摩勒迦波，有鬼跋陀羅，

及跋陀羅迦，跋陀羅劫摩，

又至阿臘山，度鬼阿臘婆，

二名鳩摩羅，三訶悉多迦。

還至伽闍山，度鬼絙迦那。

及針毛夜叉，及其姊妹子。

又至波羅奈，化彼迦旃延。

然後乘神通，至輸盧波羅，

化彼諸商人，多波揵尼劍，

受其旃檀堂，妙香流於今。

至摩醯波低，度迦毘羅仙，

牟尼住於彼，足蹈於石上，

千輻雙輪現，終則不磨滅。

至波羅那處，化婆羅那鬼。

至摩偷羅國，度鬼竭曇摩。

偷羅俱瑟吒，度賴吒波羅。

至鞞蘭若村，度諸婆羅門。

迦利摩沙村，度薩毘薩深，

亦復化於彼，阿耆尼毘舍。

復還舍衛國，度彼瞿曇摩，

闍帝輸盧那，道迦阿低梨。

還憍薩羅國，度外道之師，

弗迦羅婆梨，及諸梵志眾。

至施多毘迦，寂靜空閑處，

度諸外道仙，令入佛仙路。

至阿輸闍國，度諸鬼龍眾。

至舍毘羅國，度二惡龍王，

一名金毘羅，二名迦羅迦。

又至跋伽國，化度夜叉鬼，

其名曰毘沙，那鳩羅父母，

并及大長者，令信樂正法。

至俱舍彌國，化度瞿師羅，

及二優婆夷，波闍欝多羅，

伴等優婆夷，眾多次第度。

至揵陀羅國，度阿婆羅龍。

如是等次第，空行水陸性，

皆悉往化度，如日照幽冥。

爾時提婆達，見佛德殊勝，

內心懷嫉妬，退失諸禪定。

造諸惡方便，破壞正法僧，

登耆闍崛山，崩石以打佛，

石分為二分，墮於佛左右。

於王平直路，放狂醉惡象，

震吼若雷霆，勇氣奮成雲，

橫泄而奔走，逸越如暴風，

鼻牙尾四足，觸則莫不摧。

王舍城巷路，狼藉殺傷人，

橫尸而布路，髓腦血流離。

一切諸士女，恐怖不出門，

合城悉戰悚，但聞驚喚聲，

有出城馳走，有窟穴自藏。

如來眾五百，時至而入城，

高閣窓牖人，啟佛令勿行。

如來心安泰，怡然無懼容，

唯念貪嫉苦，慈心欲令安。

天龍眾營從，漸至狂象所，

諸比丘逃避，唯與阿難俱。

猶法種種相，一自性不移，

醉象奮狂怒，見佛心即醒。

投身禮佛足，猶若太山崩，

蓮花掌摩頂，如日照烏雲。

跪伏佛足下，而為說法言。

象莫害大龍，象與龍戰難。

象欲害大龍，終不生善處。

貪恚癡迷醉，難降佛已降，

是故汝今日，當捨貪恚癡，

已沒苦淤泥，不捨轉更深。

彼象聞佛說，醉解心即悟，

身心得安樂，如渴飲甘露。

象已受佛化，國人悉歡喜，

咸歎唱希有，設種種供養。

下善轉成中，中善進增上，

不信者生信，已信者深固。

阿闍世大王，見佛降醉象，

心生奇特想，歡喜倍增敬。

如來善方便，現種種神力，

調伏諸眾生，隨力入正法，

舉國脩善業，猶如劫初人。

彼提婆達兜，為惡自纏縛，

先神力飛行，今墮無擇獄。

## 佛所行讚菴摩羅女見佛品第二十二

世尊廣化畢，而生涅槃心，

發於王舍城，詣巴連弗邑。

到已住於彼，婆吒利支提，

彼是摩竭提，邊邑附庸國。

國主婆羅門，多聞明經典，

瞻相土安危，國之仰觀師。

摩竭王遣使，勅告彼仰觀，

命起於牢城，以備於強隣。

世尊記彼地，天神所保持，

於中起城郭，永固不危亡。

仰觀心歡喜，共養佛法僧，

佛出彼城門，往詣恒河濱。

仰觀深敬佛，名為瞿曇門，

恒河側人民，皆出迎世尊，

興種種供養，各嚴船令渡。

世尊以船多，偏受違眾心，

即以神通力，隱身及大眾，

忽從此岸沒，而出於彼岸。

以乘智慧船，廣濟於眾生，

緣斯德力故，濟河不憑舟。

恒河側人民，同聲唱奇哉，

咸言名此津，名為瞿曇津。

城門瞿曇門，津名瞿曇津，

斯名流於世，歷代共稱傳。

如來復前行，至彼鳩梨村，

說法多所化，復至那提村。

人民多疫死，親戚悉來問。

諸親疫死者，命終生何所？

佛善知業報，悉隨問記說。

前至鞞舍離，住於菴羅林。

彼菴摩羅女，承佛詣其園，

侍女眾隨從，庠序出奉迎。

善執諸情根，身服輕素衣，

捨離莊嚴服，自沐浴香花。

猶世貞賢女，潔素以祠天，

端正妙容姿，猶天玉女形。

佛遙見女來，告諸比丘眾。

此女極端正，能留行者情，

汝等當正念，以慧鎮其心。

寧在暴虎口，狂夫利劍下，

不於女人所，而起愛欲情。

女人顯恣態，若行住坐臥，

乃至畫像形，悉表妖姿容，

劫奪人善心，如何不自防？

現啼笑憙怒，縱體而垂肩，

或散髮髻傾，猶尚亂人心。

況復飾容儀？以顯妙姿顏，

莊嚴隱陋形，誘誑於愚夫。

迷亂生德想，不覺醜穢形，

當觀無常苦，不淨無我所。

諦見其真實，滅除貪欲想，

正觀於自境，天女尚不樂。

況復人間欲，而能留人心？

當執精進弓，智慧鋒利箭，

被正念重鎧，決戰於五欲。

寧以熱鐵槍，貫徹於雙目，

不以愛欲心，而觀於女色。

愛欲迷其心，炫惑於女色，

亂想而命終，必墮三惡道，

畏彼惡道苦，不受女人欺。

根不繫境界，境界不繫根，

於中貪欲想，由根繫境界。

猶如二耕牛，同一軛一鞅，

牛不轉相縛，根境界亦然。

是故當制心，勿令其放逸。

佛為諸比丘，種種說法已，

彼菴摩羅女，漸至世尊前。

見佛坐樹下，禪定靜思惟，

念佛大悲心，哀受我樹林。

端心斂儀容，止素妖冶情，

恭形心純至，稽首接足禮。

世尊命令坐，隨心為說法。

汝心已純靜，表徹外德容，

壯年豐財寶，備德兼姿顏，

能信樂正法，是則世之難。

丈夫宿智慧，樂法非為奇，

女人情志弱，智淺愛欲深，

而能樂正法，此亦為甚難。

人生於世間，唯應法自娛，

財色非常寶，唯正法為珍。

強良病所壞，少壯老所遷，

命為死所困，行法無能侵，

所愛莫不離，不愛而強隣，

所求不隨意，唯法為從心，

他力為大苦，自在力為歡。

女人悉由他，兼懷他子苦，

是故當思惟，厭離於女身。

彼菴摩羅女，聞法心歡喜，

堅固智增明，能斷於愛欲，

即自厭女身，不染於境界。

雖耻於陋形，法力勸其心，

稽首而白佛，已蒙尊攝受，

哀受明供養，令滿其志願。

佛知彼誠心，兼利諸群生，

默然受其請。令即隨歡喜，

視聽轉增明，作禮而還家。

佛所行讚卷第四

# 佛所行讚卷第五(亦云佛本行經)

馬鳴菩薩造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神力住壽品第二十三

爾時鞞舍離，諸離車長者，

聞世尊入國，住菴摩羅園。

有乘素車輿，素蓋素衣服，

青赤黃綠色，其眾各異儀。

導從翼前後，爭塗競路前，

天冠袞花服，寶飾以莊嚴，

威容盛明曜，增暉彼園林。

除捨五威儀，下車而步進，

息慢而形恭，頂禮於佛足，

大眾圍遶佛，如日重輪光。

離車名師子，為諸離車長，

德貌如師子，位居師子臣，

滅除師子慢，受誨釋師子。

汝等大威德，名族美色容，

能除世憍慢，受法以增明，

財色香花飾，不如戒莊嚴。

國土豐安樂，唯以汝等榮，

榮身而安民，在於調御心。

加以樂法情，令德轉崇高，

非薄土群鄙，而能集眾賢。

當日新其德，撫養於萬民，

導眾以明正，如牛王涉津。

若人能自念，今世及後世，

唯當脩正戒，福利二世安。

為眾所敬重，名稱普流聞，

仁者樂為友，德流永無疆。

山林寶玉石，皆依地而生，

戒德亦如地，眾善之所由。

無翅欲騰虛，渡河無良舟，

人而無戒德，濟苦為實難。

如樹美花果，針刺難可攀，

多聞美色力，破戒者亦然。

端坐勝堂閣，王心自莊嚴，

淨戒功德具，隨大仙而征。

染服衣毛羽，螺髻剃鬚髮，

不脩於戒德，方涉眾苦難。

日夜三沐浴，奉火修苦行，

遺身穢野獸，赴水火投巖。

食菓餌草根，吸風飲恒水，

服氣以絕糧，遠離於正戒。

習斯禽獸道，非為正法器，

毀戒招誹謗，仁者所不親。

心常懷恐怖，惡名如影隨，

現世無利益，後世豈獲安？

是故智慧士，當修於淨戒，

於生死曠野，戒為善導師。

持戒由自力，此則不為難，

淨戒為梯隥，令人上昇天。

建立淨戒者，斯由煩惱微，

諸過壞其心，喪失善功德。

先當離我所，我所覆諸善，

猶灰覆火上，足蹈而覺燒。

憍慢覆其心，如日隱重雲，

慢怠滅慚愧，憂悲弱強志，

老病壞壯容，我慢滅諸善。

諸天阿修羅，貪嫉興諍訟，

喪失諸功德，悉由我慢懷。

我於勝中勝，我德勝者同，

我於勝小劣，斯則為愚夫，

色族悉無常，動搖不暫停，

終為磨滅法，何用憍慢為？

貪欲為巨患，詐親而密怨，

猛火從內發，貪火亦復然。

貪欲之熾燃，甚於世界火，

火盛水能滅，貪愛難可消。

猛火焚曠野，草盡還復生，

貪欲火焚心，正法生則難。

貪欲求世樂，樂增不淨業，

惡業墮惡道，怨無過貪欲。

貪則生於愛，愛則習諸欲，

習欲招眾苦，元惡無過貪，

貪則為大病，智藥愚夫止，

邪覺不正思，能令貪欲增。

無常苦不淨，無我無我所，

智慧真實觀，能滅彼邪貪。

是故於境界，當修真實觀，

真實觀已生，貪欲得解脫。

見德生貪欲，見過起瞋恚，

德過二俱忘，貪恚得除滅。

瞋恚改素容，能壞端正色，

瞋恚翳明目，害法義欲聞，

斷絕親愛義，為世所輕賤。

是故當捨恚，勿隨於瞋心，

能制狂恚心，是名善御者，

世稱善調駟，是為攝繩容。

縱恚不自禁，憂悔火隨燒，

若人起瞋恚，先自燒其心，

然後加於彼，或燒或不燒。

生老病死苦，逼迫於眾生，

復加於恚害，多怨復增怨。

見世眾苦迫，應起慈悲心，

眾生起煩惱，增微無量差。

如來善方便，隨病而略說，

譬如世良醫，隨病而投藥。

爾時諸離車，聞佛所說法，

即起禮佛足，歡喜而頂受。

請佛及大眾，明日設薄供。

佛告諸離車，菴摩羅已請。

離車懷感愧，彼何奪我利？

知佛心平等，而起隨喜心。

如來善隨宜，安慰令心悅，

伏化純熟歸，如蛇被嚴呪。

夜過明相生，佛與大眾俱，

詣菴摩羅舍，受彼供養畢，

往詣毘紐村，於彼夏安居。

三月安居竟，復還鞞舍離，

住獼猴池側，坐於林樹間。

普放大光明，以感魔波旬，

來詣於佛所，合掌勸請言

昔尼連禪側，已發真實要，

我所作事畢，當入於涅槃。

今所作已作，當遂於本心。

時佛告波旬，滅度時不遠，

却後三月滿，當入於涅槃。

時魔知如來，滅度已有期，

情願既已滿，歡喜還天宮。

如來坐樹下，正受三摩提，

放捨業報壽，神力住命存。

以如來捨壽，大地普震動，

十方虛空境，周遍大火然。

須彌頂崩頹，天雨飛礫石，

狂風四激起，樹木悉摧折，

天樂發哀聲，天人心忘歡。

佛從三昧起，普告諸眾生。

我今已捨壽，三昧力存身，

身如朽敗車，無復往來因，

已脫於三有，如鳥破卵生。

## 佛所行讚離車辭別品第二十四

尊者阿難陀，見地普大動，

心驚身毛竪，問佛何因緣？

佛告阿難陀，我住三月壽，

餘命行悉捨，是故地大動。

阿難聞佛教，悲感淚交流，

猶如大力象，搖彼栴檀樹，

擾動理迫迮，香汁淚流下。

親重大師尊，恩深未離欲，

惟此四事故，悲苦不自勝。

今我聞世尊，涅槃決定教，

舉體悉萎消，迷方失常音，

所聞法悉忘，荒悸亡天地。

怪哉救世主，滅度一何駃，

遭寒水垂死，遇火忽復滅。

於煩惱曠野，迷亂失其方，

忽遇善導師，未度忽復失。

如人涉長漠，熱渴久乏水，

忽遇清涼池，奔趣悉枯竭。

紺睫瞪睛目，明鑒於三世，

智慧照幽冥，昏冥一何速？

猶如旱地苗，雲興仰希雨，

暴風雲速滅，望絕守空田。

無智大闇冥，群生悉迷方，

如來燃慧燈，忽滅莫由出。

佛聞阿難說，酸訴情悲切，

軟語安慰言，為說真實法。

若人知自性，不應處憂悲，

一切諸有為，悉皆磨滅法。

我已為汝說，合會性別離，

恩愛理不常，當捨悲戀心。

有為流動法，生滅不自在，

欲令長存者，終無有是處。

有為若常存，無有遷變者，

此則為解脫，

於何而更求？汝及餘眾生，

今於我何求？汝等所應得，

我以為說竟，何用我此身？

妙法身長存，我住我寂靜，

所要唯在此。然我於眾生，

未曾有所惓。當修厭離想，

善住於自洲。當知自洲者，

專精勤方便，獨靜脩閑居，

不從於他信。當知法洲者，

決定明慧燈，能滅除癡闇，

觀察四境界。逮得於勝法，

離我離我所，骨竿皮肉塗，

血澆以筋纏。諦觀悉不淨，

云何樂此身？諸受從緣生，

猶如水上泡，生滅無常苦，

遠離於樂想。心識生住滅，

新新不暫停。思惟於寂滅，

常想永已乖。眾行因緣起，

聚散不常俱。愚癡生我想，

慧者無我所。於此四境界，

思惟正觀察，此則一乘道，

眾苦悉皆滅。若能住於此，

真實正觀者，佛身之存亡，

此法常無盡。佛說此妙法，

安慰阿難時，諸離車聞之，

惶怖咸來集。悉捨俗威儀，

驅馳至佛所，禮畢一面坐，

欲問不能宣。佛已知其心，

逆為方便說，我今觀察汝，

心有異常想，放捨俗緣務，

唯念法為情。汝今欲從我，

所聞所知者，於我存亡際，

慎莫生憂悲。無常有為性，

躁動變易法，不堅非利益，

無有久住相。古昔諸仙王，

婆私吒仙等，曼陀轉輪王，

其比亦眾多。如是諸先勝，

力如自在天，悉已久磨滅，

無一存於今。日月天帝釋，

其數亦甚眾，悉皆歸磨滅，

無有長存者。過去世諸佛，

數如恒邊沙，智慧照世間，

悉皆如燈滅。未來世諸佛，

將滅亦復然，我今豈獨異？

當入於涅槃。彼有應度者，

今宜進前行，毘舍離快樂，

汝等且自安。世間無依怙，

三界不足歡，當止憂悲苦，

而生離欲心。決斷長別已，

而遊於北方，靡靡涉長路，

如日傍西山。

爾時諸離車，悲吟逐路隨，

仰天而哀歎，嗚呼何怪哉？

形如真金山，眾相具莊嚴，

不久將崩壞？無常何無慈，

生死久虛渴，如來智慧母，

而今頓放捨，無救苦奈何？

眾生久闇冥，假明慧以行，

如何智慧日，忽然而潛光？

無智為迅流，漂浪諸眾生，

如何法橋梁，一旦忽然摧。

慈悲大醫王，無上智良藥，

療治眾生苦，如何忽遠逝？

慈悲妙天幢，智慧以莊嚴，

金剛心絞絡，世間觀無厭，

祠祀嚴勝幢，云何一旦崩？

眾生何薄福？輪迴生死流，

解脫門忽閉，長苦無出期。

如來善安慰，割情而長辭。

制心忍悲戀，如萎迦尼花，

徘徊而遲遲，悵怏隨路行，

如人喪其親，葬畢長訣還。

## 佛所行讚涅槃品第二十五

佛至涅槃處，鞞舍離空虛，

猶如夜雲冥，星月失光明。

國土先安樂，而今頓凋悴，

猶如喪慈父，孤女常獨悲。

如端正無聞，聰明而薄德，

心辯而口吃，明慧而乏才。

神通無威儀，慈悲心虛偽，

高勝而無力，威儀而無法。

鞞舍離亦然，素榮而今悴，

猶如秋田苗，失水悉枯萎。

或斷火滅烟，或對食忘飡，

悉廢公私業，不修諸俗緣。

念佛感恩深，默默各不言。

時師子離車，強忍其憂悲，

垂泣發哀聲，以表眷戀心。

破壞諸邪徑，顯示於正法，

已降諸外道，遂往不復還。

世絕離世道，無常為大病，

世尊入大寂，無依無有救。

方便最勝尊，潛光究竟處，

我等失強志，如火絕其薪。

世尊捨世蔭，群生甚可悲，

如人失神力，舉世共哀之。

逃暑投涼池，遭寒以憑火，

一旦悉廓然，群生何所歸？

通達殊勝法，為世陶鑄師，

世間失宰正，人喪道則亡，

老病死自在，道喪非道通。

能壞大苦機，世間何有雙？

猛熱極焰盛，大雲雨令消，

貪欲火熾然，其誰能令滅？

堅固能擔者，已捨世重任，

復何智慧力，能為不請友。

如彼臨刑囚，為死而醉酒，

眾生迷惑識，惟為死受生，

利鋸以解材，無常解世間。

癡闇為深水，愛欲為巨浪，

煩惱為浮沫，邪見摩竭魚，

唯有智慧船，能度斯大海。

眾病為樹花，衰老為纖條，

死為樹深根，有業為其芽，

智慧剛利刀，能斷三有樹。

無明為鑽燧，貪欲為熾焰，

五欲境界薪，滅之以智水，

具足殊勝法，已壞於癡冥。

見安隱正路，究竟諸煩惱，

慈悲化眾生，怨親無異相，

一切智通達，而今悉棄捨。

軟美清淨音，方身纖長臂，

大仙而有邊，何人得無窮？

當覺時遷速，應勤求正法，

如嶮道遇水，時飲速進路。

非常甚暴逆，普壞無貴賤，

正觀存於心，雖眠亦常覺。

時離車師子，常念佛智慧，

厭離於生死，歎慕人師子。

不存世恩愛，深崇離欲德，

折伏輕躁意，栖心寂靜處。

勤修行惠施，遠離於憍慢，

樂獨脩閑居，思惟真實法。

爾時一切智，圓身師子顧，

瞻彼鞞舍離，而說長辭偈。

是吾之最後，遊此鞞舍離，

往力士生地，當入於涅槃。

漸次第遊行，至彼蒲加城，

安住堅固林，教誡諸比丘。

吾今以中夜，當入於涅槃，

汝等當依法，是則尊勝處。

不入脩多羅，亦不慎律儀，

真實義相違，則不應攝受。

非法亦非律，又非我所說，

是則為闇說，汝等應速捨。

執受於明說，是則非顛倒，

是則我所說，如法如律教。

如我法律受，是則為可信，

言我法律非，是則不可信。

不解微細義，謬隨於文字，

是則為愚夫，非法而妄說。

不別其真偽，無見而闇受，

猶鍮金共肆，誑惑於世間。

愚夫習淺智，不解真實義，

受於相似法，而作真法受。

是故當審諦，觀察真法律，

猶如鍊金師，燒打而取真。

不知諸經論，是則非黠慧，

不應說所應，應作不應見。

當作平等受，句義如說行，

執劍無方便，則反傷其手。

辭句不巧便，其義難了知，

如夜行求室，宅曠莫知處。

失義則忘法，忘法心馳亂，

是故智慧士，不違真實義。

說斯教誡已，至於波婆城，

彼諸力士眾，設種種供養。

時有長者子，其名曰純陀，

請佛至其舍，供設最後飯。

飯食說法畢，行詣鳩夷城，

度於蕨蕨河，及熙連二河。

彼有堅固林，安隱閑靜處，

入金河洗浴，身若真金山。

告勅阿難陀，於彼雙樹間，

掃灑令清淨，安置於繩床。

吾今中夜時，當入於涅槃。

阿難聞佛教，氣塞而心悲，

行泣而奉教，布置訖還白。

如來就繩床，北首右脇臥，

枕手累雙足，猶如師子王，

畢苦後邊身，一臥永不起。

弟子眾圍遶，哀歎世眼滅，

風止林流靜，鳥獸寂無聲。

樹木汁淚流，華葉非時零，

未離欲人天，悉皆大惶怖。

如人遊曠澤，道險未至村，

但恐行不至，心懼形怱怱。

如來畢竟臥，而告阿難陀。

往告諸力士，我涅槃時至。

彼若不見我，永恨生大苦。

阿難受佛教，悲泣而隨路，

告彼諸力士，世尊已畢竟。

諸力士聞之，極生大恐怖，

士女奔馳出，號泣至佛所，

弊衣而散髮，蒙塵身流汗，

號慟詣彼林，猶如天福盡，

垂淚禮佛足，憂悲身萎熟。

如來安慰說，汝等勿憂悴，

今應隨喜時，不宜生憂慼。

長劫之所規，我今始獲得，

已度根境界，無盡清涼處。

離地水火風，寂靜不生滅，

永除於憂患，云何為我憂？

我昔伽闍山，欲捨於此身，

以本因緣故，存世至於今。

守斯危脆身，如毒蛇同居，

今入於大寂，眾苦緣已畢。

不復更受身，未來苦長息，

汝等不復應，為我生恐怖。

力士聞佛說，入於大寂靜，

心亂而目冥，如覩大黑闇。

合掌白佛言，佛離生死苦，

永之寂滅樂，我等實欣慶。

猶如被燒舍，親從盛火出，

諸天猶歡喜，何況於世人？

如來既滅後，群生無所覩，

永違於救護，是故生憂悲。

譬如商人眾，遠涉於曠野，

唯有一導師，忽然中道亡，

大眾無所怙，云何不憂悲？

現世自證知，覩一切知見，

而不獲勝利，舉世所應笑。

譬如經寶山，愚癡守貧苦。

如是諸力士，向佛而悲訴，

猶如人一子，悲訴於慈父。

佛以善誘辭，顯示第一義，

告諸力士眾，誠如汝所言，

求道須精勤；非但見我得。

如我所說行，得離眾苦網。

行道存於心，不必由見我。

猶如疾病人，依方服良藥，

眾病自然除，不待見醫師。

不如我說行，空見我無益。

雖與我相遠，行法為近我；

同止不隨法，當知去我遠。

攝心莫放逸，精勤修正業。

人生於世間，長夜眾苦迫，

擾動不自安，猶若風中燈。

時諸力士眾，聞佛慈悲教，

內感而收淚，強自抑止歸。

## 佛所行讚大般涅槃品第二十六

爾時有梵志，名須跋陀羅，

賢德悉備足，淨戒護眾生。

少稟於邪見，修外道出家，

欲來見世尊，告語阿難陀。

我聞如來道，厥義深難測，

世間無上覺，第一調御師。

今欲般涅槃，難復可再遇，

難見見者難，猶如鏡中月。

我今欲奉見，無上善導師，

為求免眾苦，度生死彼岸。

佛日欲潛光，願令我暫見。

阿難情悲感，兼謂為譏論，

或欣世尊滅，不宜令佛見。

佛知彼希望，堪為正法器，

而告阿難言，聽彼外道前，

我為度人生，汝勿作留難。

須跋陀羅聞，心生大歡喜，

樂法情轉深，加敬至佛前。

應時隨順言，軟語而問訊，

和顏合掌請，今欲有所問。

世有知法者，如我比甚眾，

唯聞佛所得，解脫異要道。

願為我略說，沾潤虛渴懷，

不為論議故，亦無勝負心。

佛為彼梵志，略說八正道，

聞即虛心受，猶迷得正路。

覺知先所學，非為究竟道，

即得未曾聞，捨離於邪徑。

兼背癡闇障，思惟先所習，

瞋恚癡冥俱，長養不善業。

愛恚癡等行，能起諸善業，

多聞慧精進，亦由有愛生。

恚癡若斷者，則離於諸業，

諸業既已除，是名業解脫。

諸業解脫者，不與義相應，

世間說一切，悉皆有自性。

有愛瞋恚癡，而有自性者，

此則應常存，云何而解脫？

正使恚癡滅，有愛還復生，

如水自性冷，緣火故成熱，

熱息歸於冷，以自性常故。

當知有愛性，聞慧進不增，

不增亦不減，云何是解脫？

先謂彼生死，本從性中生，

今觀於彼義，無得解脫者。

性者則常住，云何有究竟？

譬如燃明燈，何能令無光？

佛道真實義，緣愛生世間，

愛滅則寂靜，因滅故果亡。

本謂我異身，不見無作者，

今聞佛正教，世間無有我。

諸法因緣生，無有自在故，

因緣生故苦，因緣滅亦然。

觀世因緣生，則滅於斷見，

緣離世間滅，則離於常見；

悉捨本所見，深見佛正法。

宿命種善因，聞法能即悟，

已得善寂滅，清涼無盡處。

心開信增廣，仰瞻如來臥，

不忍觀如來，捨世般涅槃，

及佛未究竟，我當先滅度。

合掌禮聖顏，一面正基坐，

捨壽入涅槃，如雨滅小火。

佛告諸比丘，我最後弟子，

而今已涅槃，汝等當供養。

佛以初夜過，月明眾星朗，

閑林靜無聲，而興大悲心，

遺誡諸弟子，吾般涅槃後，

汝等當恭敬，波羅提木叉，

即是汝大師，巨夜之明燈，

貧人之大寶。當所教誡者，

汝等當隨順，如事我無異。

當淨身口行，離諸治生業，

田宅畜眾生，積財及五穀，

一切當遠離，如避大火坑。

墾土截草木，醫療治諸病，

仰觀於曆數，步推吉凶象，

占相於利害，此悉不應為。

節身隨時食，不受使行術，

不合和湯藥，遠離諸諂曲。

順法資生具，應當知量受，

受則不積聚，是則略說戒。

為眾戒之根，亦為解脫本，

依此法能生，一切諸正受。

一切真實智，緣斯得究竟，

是故當執持，勿令其斷壞。

淨戒不斷故，則有諸善法，

無則無諸善，以戒建立故。

已住清淨戒，善攝諸情根，

猶如善牧牛，不令其縱暴。

不攝諸根馬，縱逸於六境，

現世致殃禍，將墜於惡道。

譬如不調馬，令人墮坑陷，

是故明智者，不應縱諸根。

諸根甚凶惡，為人之重怨，

眾生愛諸根，還為彼傷害。

深怨盛毒蛇，暴虎及猛火，

世間之甚惡，慧者所不畏。

唯畏輕躁心，將人入惡道，

以彼樂小恬，不觀深險故。

狂象失利鈎，猨猴得樹林，

輕躁心如是，慧者當攝持。

放心令自在，終不得寂滅，

是故當制心，速之安靜處。

飯食知節量，當如服藥法，

勿因於飯食，而生貪恚心。

飲食止飢渴，如膏朽敗車，

譬如蜂採花，不壞其色香，

比丘行乞食，勿傷彼信心。

若人開心施，當推彼所堪，

不籌量牛力，重載令其傷。

朝中晡三時，次第修正業，

初後二夜分，亦莫著睡眠，

中夜端心臥，係念在明相。

勿終夜睡眠，令身命空過，

時火常燒身，云何長睡眠？

煩惱眾怨家，乘虛而隨害，

心惛於睡寐，死至孰能覺？

毒蛇藏於宅，善呪能令出，

黑虺居其心，明覺善呪除，

無術而長眠，是則無慚人。

慚愧為嚴服，慚為制象鈎，

慚愧令心定，無慚喪善根，

慚愧世稱賢，無慚禽獸倫。

若人以利刀，節節解其身，

不應懷恚恨，口不加惡言，

惡念而惡言，自傷不害彼。

節身修苦行，無過忍辱勝，

唯有行忍辱，難伏堅固力，

是故勿懷恨，惡言以加人。

瞋恚壞正法，亦壞端正色，

喪失美名稱，瞋火自燒心，

瞋為功德怨，愛德勿懷恨。

在家多諸惱，瞋恚故非怪，

出家而懷瞋，是則與理乖，

猶如冷水中，而有盛火燃。

憍慢心若生，當自手摩頂，

剃髮服染衣，手持乞食器，

邊生裁自活，何為生憍慢？

俗人衣色族，憍慢亦為過，

何況出家人，志求解脫道，

而生憍慢心？此則大不可。

曲直性相違，不俱猶霜炎，

出家脩直道，諂曲非所應，

諂偽幻虛詐，唯法不欺誑。

多求則為苦，少欲則安隱，

為安應少欲，況求真解脫？

慳悋畏多求，恐損其財寶，

好施者亦畏，愧財不供足，

是故當小欲，施彼無畏心。

由此少欲心，則得解脫道，

若欲求解脫，亦應習知足。

知足常歡喜，歡喜即是法，

資生具雖陋，知足故常安。

不知足之人，雖得生天樂，

以不知足故，苦火常燒心。

富而不知足，是亦為貧苦，

雖貧而知足，是則第一富。

其不知足者，五欲境彌廣，

猶更求無厭，長夜馳騁苦。

汲汲懷憂慮，反為知足哀，

不多受眷屬，其心常安隱。

安隱寂靜故，人天悉奉事，

是故當捨離，親踈二眷屬。

如曠澤孤樹，眾鳥多集栖，

多畜眾亦然，長夜受眾苦，

多眾多纏累，如老象溺泥。

若人勤精進，無利而不獲，

是故當晝夜，精勤不懈怠。

山谷微流水，常流故決石，

鑽火不精進，徒勞而不獲，

是故當精進，如壯夫鑽火。

善友雖為良，不及於正念，

正念存於心，眾惡悉不入。

是故修行者，常當念其身，

於身若失念，一切善則忘。

譬如勇猛將，被鉀御強敵，

正念為重鎧，能制六境賊，

正定撿覺心，觀世間生滅，

是故修行者，當習三摩提。

三昧已寂靜，能滅一切苦，

智慧能照明，遠離於攝受。

等觀內思惟，隨順趣正法，

在家及出家，斯應由此路。

生老死大海，智慧為輕舟，

無明大闇冥，智慧為明燈，

諸纏結垢病，智慧為良藥，

煩惱棘刺林，智慧為利斧，

癡愛駃水流，智慧為橋梁，

是故當勤習，聞思修生慧。

成就三種慧，雖盲慧眼通，

無慧心虛偽，是則非出家。

是故當覺知，離諸虛偽法，

逮得微妙樂，寂靜安隱處。

遵崇不放逸，放逸為善怨，

若人不放逸，得生帝釋處，

縱心放逸者，則墮阿修羅。

安慰慈悲業，所應我已畢，

汝等當精勤，善自修其業，

山林空閑處，增長寂靜心。

當自勤勸勉，勿令後悔恨。

猶如世良醫，應病說方藥，

抱病而不服，是非良醫過。

我已說真實，顯示平等路，

聞而不奉用，此非說者咎。

於四真諦義，有所不了者，

汝今悉應問，勿復隱所懷。

世尊哀愍教，眾會默然住。

時阿那律陀，觀察諸大眾，

默然無所疑，合掌而白佛。

月溫日光冷，風靜地性動，

如是四種惑，世間悉已無。

苦集滅道諦，真實未曾違，

如世尊所說，眾會悉無疑。

唯世尊涅槃，一切悉悲感，

不於世尊說，起不究竟想。

正使新出家，情未深解者，

聞今慇懃教，疑惑悉已除。

已度生死海，無欲無所求，

今皆生悲戀，歎佛滅何速？

佛以阿那律，種種憂悲說，

復以慈愍心，安慰而告言。

正使經劫住，終歸當別離，

異體而和合，理自不常俱。

自他利已畢，空住何所為？

天人應度者，悉已得解脫。

汝等諸弟子，展轉維正法，

知有必磨滅，勿復生憂悲，

當自勤方便，到不別離處。

我已燃智燈，照除世闇冥，

世皆不牢固，汝等當隨喜。

如親遭重病，療治脫苦患，

已捨於苦器，逆生死海流，

永離眾苦患，是亦應隨喜。

汝等善自護，勿生於放逸，

有者悉歸滅，我今入涅槃。

言語從是斷，此則最後教。

入初禪三昧，次第九正受，

逆次第正受，還入於初禪，

復從初禪起，入於第四禪，

出定心無寄，便入於涅槃。

以佛涅槃故，大地普震動，

空中普雨火，無薪而自焰。

又復從地起，八方俱熾燃，

乃至諸天宮，熾燃亦如是。

雷霆動天地，霹靂震山川，

猶天阿修羅，擊鼓戰鬪聲。

狂風四激起，山崩雨灰塵，

日月無光暉，清流悉沸涌，

堅固林萎悴，華葉非時零。

飛龍乘黑雲，垂五首淚流，

四王及眷屬，含悲興供養。

淨居天來下，虛空中列侍，

觀察無常變，無憂亦無喜。

歎世違天師，眼滅一何速？

八部諸天神，遍滿虛空中，

散華以供養，慼慼心不歡；

唯有魔王喜，奏樂以自娛。

閻浮提失榮，猶山頺巔崩，

大象素牙折，牛王雙角摧。

虛空無日月，蓮花遭嚴霜，

如來般涅槃，世間悴亦然。

## 佛所行讚歎涅槃品第二十七

時有一天子，乘千白鵠宮，

於上虛空中，觀佛般涅槃。

普為諸天眾，廣說無常偈。

一切性無常，速生而速滅。

生則與苦俱，唯寂滅為樂。

行業薪積聚，智慧火熾燃。

名稱烟衝天，時雨雨令滅，

猶如劫火起，水災之所滅。

復有梵仙天，猶第一義仙，

處天勝妙樂，而不染天報，

歎如來寂滅，心定而口言。

觀察三世法，始終無不壞。

第一義通達，世間無比士，

慧知見之士，救護世間者，

悉為無常壞，何人得長存？

哀哉舉世間，群生墮邪徑。

時阿那律陀，於世不律陀，

已滅不律陀，生死尼律陀，

歎如來寂滅，群生悉盲冥，

諸行聚無常，猶若輕雲浮。

速起而速滅，慧者不保持，

無常金剛杵，壞牟尼山王。

鄙哉世輕躁，破壞不堅固，

無常暴師子，害龍象大仙。

如來金剛幢，猶為非常壞，

何況未離欲，而不生怖畏？

六種子一芽，一水之所雨，

四引之深根，二觚五種菓，

三際同一體，煩惱之大樹，

牟尼大象拔，而不免無常。

猶如飾棄鳥，樂水吞毒蛇，

忽遇天大旱，失水而身亡。

駿馬勇於戰，戰畢純熟還，

猶火緣薪熾，薪盡則自滅。

如來亦如是，事畢歸涅槃，

猶如明月光，普為世除冥。

眾生悉蒙照，而復隱須彌，

如來亦如是，慧光照幽冥。

為眾生除冥，而隱涅槃山，

名稱勝光明，普照於世間。

滅除一切冥，不停若迅流，

善御七駿馬，軍眾羽從遊。

光光日天子，猶入於崦嵫，

日月五障翳，眾生失光明。

奉火祠天畢，唯有燋黑烟，

如來已潛輝，世失榮亦然。

絕恩愛希望，普應眾生望，

眾生望已滿，事畢絕希望。

離煩惱身縛，而得真實道，

離群聚憒亂，入於寂靜處。

神通騰虛遊，苦器故棄捨，

癡冥之重闇，智慧光照除。

煩惱之埃塵，智水洗令淨，

不復數數還，永之寂靜處。

滅一切生死，一切悉宗敬，

令一切樂法，以慧充一切。

悉安慰一切，一切德普流，

名聞遍一切，重照迄於今。

諸有競德者，於彼哀愍心，

四利不為欣，四衰不以慼。

善攝於諸情，諸根悉明徹，

澄心平等觀，六境不染著。

所得未曾得，得人所不得，

以諸出要水，虛渴令飽滿。

施人所不施，亦不望其報，

寂靜妙相身，悉知一切念。

好惡不傾動，力勝一切怨，

一切病良藥，而為無常壞。

一切眾生類，樂法各異端，

普應其所求，悉滿其所願。

聖慧大施主，一往不復還，

猶若世猛火，薪盡不復燃。

八法所不染，降五難調群，

以三而見三，離三而成三。

藏一以得一，超七而長眠，

究竟寂滅道，賢聖之所宗。

已斷煩惱障，宗奉者已度，

飢虛渴乏者，飲之以甘露。

被忍辱重鎧，降伏諸恚怒，

勝法微妙義，以悅於眾心。

修世界善者，植以聖種子，

習正不正者，等攝而不捨。

轉無上法輪，普世歡喜受，

宿殖樂法因，斯皆得解脫。

遊行於人間，度諸未度者，

未見真實者，悉令見真實。

諸習外道者，授之以深法，

說生死無常，無主無有樂。

建大名稱幢，破壞眾魔軍，

進却無欣慼，薄生歎寂滅。

未度者令度，未脫者令脫，

未寂者令寂，未覺者令覺。

牟尼寂靜道，以攝於眾生，

眾生違聖道，習諸不正業。

猶若大劫盡，持法者長眠，

密雲震霹靂，摧林雨甘澤。

少象摧棘林，識養能利人，

雲離象老悴，斯皆無所堪。

破見能成見，於世度而度，

已壞諸邪論，而得自在道。

今入於大寂，世間無救護。

魔王大軍眾，奮武震天地，

欲害牟尼尊，不能令傾動，

如何忽一朝，非常魔所壞？

天人普雲集，充滿虛空中，

畏無窮生死，心生大憂怖。

世間無遠近，天眼悉照見，

業報諦明了，如觀鏡中像。

天耳勝聰達，無遠而不聞，

昇虛教諸天，遊步化人境。

分身而合體，涉水而不濡，

憶念過去生，彌劫而不忘。

諸根遊境界，彼彼各異念，

知他心通智，一切皆悉知，

神通淨妙智，平等觀一切，

悉盡一切漏，一切事已畢，

智捨有餘界，息智而長眠。

眾生剛強心，見則得柔軟，

鈍根諸眾生，見則慧明利，

無量惡業過，見各得通塗，

一旦忽長眠，誰復顯斯德？

世間無救護，望斷氣息絕，

誰以清涼水，灑之令蘇息，

所作自事畢，大悲已長息。

世間愚癡網，誰當為壞裂？

向生死迅流，誰當說令反？

群生癡惑心，誰說寂靜道？

誰示安隱處？誰顯真實義？

眾生受大苦，誰為慈父救？

猶多訟志忘，馬易土失威，

王者亡失國，世無佛亦然。

多聞無辭辯，為醫而無慧，

人王失光相，佛滅俗失榮。

良駟失善御，乘舟失船師，

三軍失英將，商人失其導，

疾病失良醫，聖王失七寶，

眾星失明月，愛壽而失命，

世間亦如是，佛滅失大明。

如是阿羅漢，所作皆已畢，

諸漏悉已盡，知恩報恩故，

纏綿悲戀說，歎德陳世苦。

諸未離欲者，悲泣不自勝，

其諸漏盡者，唯歎生滅苦。

時諸力士眾，聞佛已涅槃，

亂聲慟悲泣，如群鵠遇鷹，

悉來詣雙樹，覩如來長眠，

無復覺悟容，椎胸而呼天，

猶師子搏犢，群牛亂呼聲。

中有一力士，心已樂正法，

諦觀聖法王，已入於大寂。

言眾生悉眠，佛開發令覺，

今入於大寂，畢竟而長眠。

為眾建法幢，而今一旦崩，

如來智慧日，大覺為照明。

精進為炎熱，智慧耀千光，

滅除一切闇，如何復長冥？

一慧照三世，普為眾生眼，

而今忽然盲，舉世莫知路。

生死大河流，貪恚癡巨浪，

法橋一旦崩，眾生長沒溺。

彼諸力士眾，或悲泣號咷，

或密感無聲，或投身躃地，

或寂默禪思，或煩冤長吟。

辦金銀寶輿，香花具莊嚴，

安置如來身，寶帳覆其上，

具幢幡華蓋，種種諸伎樂，

諸力士男女，導從修供養。

諸天散香花，空中鼓天樂，

人天一悲歎，聲合而同哀。

入城見士女，長幼供養畢，

出於龍象門，度凞連河表，

到諸過去佛，滅度支提所。

積牛頭栴檀，及諸名香木，

置佛身於上，灌以眾香油，

以火燒其下，三燒而不燃。

時彼大迦葉，先住王舍城，

知佛欲涅槃，眷屬從彼來。

淨心發妙願，願見世尊身。

以彼誠願故，火滅而不燃。

迦葉眷屬至，悲歎俱瞻顏，

敬禮於雙足，然後火乃燃。

內絕煩惱火，外火不能燒，

雖燒外皮肉，金剛真骨存。

香油悉燒盡，盛骨以金瓶，

如法界不盡，骨不盡亦然。

金剛智慧果，難動如須彌，

大力金翅鳥，所不能傾移，

而處於寶瓶，應世而流遷。

奇哉世間力，能轉寂滅法，

德稱廣流布，周滿於十方。

隨世長寂滅，唯有餘骨存，

大光耀天下，群生悉蒙照。

一旦而潛暉，遺骨於瓶中，

金剛利智慧，壞煩惱苦山。

眾苦集其身，金剛志能安，

受大苦眾生，悉令得除滅。

如是金剛體，今為火所焚。

彼諸力士眾，勇健世無雙，

摧伏怨家苦，能救苦歸依。

親愛遭苦難，志強能無憂，

今見如來滅，悉懷憂悲泣。

壯身氣強盛，憍慢虛天步，

憂苦迫其心，入城猶曠澤，

持舍利入城，巷路普供養，

置於高樓閣，天人悉奉事。

## 佛所行讚分舍利品第二十八

彼諸力士眾，奉事於舍利，

以勝妙香花，興無上供養。

時七國諸王，承佛已滅度，

遣使詣力士，請求佛舍利。

彼諸力士眾，敬重如來身，

兼恃其勇健，而起憍慢心，

寧捨自身命，不捨佛舍利。

彼使悉空還，七王大忿恨，

興軍如雲雨，來詣鳩夷城。

人民出城者，悉皆驚怖還，

告諸力士眾，諸國軍馬來，

象馬車步眾，圍遶鳩夷城。

城外諸園林，泉池花果樹，

軍眾悉踐蹈，榮觀悉摧碎。

力士登城觀，生業悉破壞，

嚴備戰鬪具，以擬於外敵，

弓弩𢱍石車，飛炬獨發來。

七王圍遶城，軍眾各精銳，

羽儀盛明顯，猶如七耀光，

鍾鼓如雷霆，勇氣盛雲霧。

力士大奮怒，開門而命敵，

長宿諸士女，心信佛法者，

驚怖發誠願，伏彼而不害，

隨親相勸諫，不欲令鬪戰。

勇士被重鉀，揮戈舞長劍，

鍾鼓而亂鳴，執仗鋒未交。

有一婆羅門，名曰獨樓那，

多聞智略勝，謙虛眾所宗。

慈心樂正法，告彼諸王言。

觀彼城形勢，一人亦足當。

況復齊心力，而不能伏彼？

正使相摧滅，復有何德稱？

利鋒刃既交，勢無有兩全，

困此而害彼，二俱有所傷。

鬪戰多機變，形勢難測量，

或有強勝弱，或弱而勝強。

健夫輕毒蛇，豈不傷其身？

有人性柔弱，群女子所獎。

臨陣成戰士，如火得膏油，

鬪莫輕弱敵，謂彼無所堪，

身力不足恃，不如法力強。

古昔有勝王，名迦蘭陀摩，

端坐起慈心，能伏大怨敵。

雖王四天下，名稱財利豐，

終歸亦皆盡，如牛飲飽歸。

應以法以義，應以和方便，

戰勝增其怨，和勝後無患。

今結飲血讐，此事甚不可，

為欲供養佛，應隨佛忍辱。

如是婆羅門，決定吐誠實，

方宜義和理，而作無畏說。

爾時彼諸王，告婆羅門言。

汝今善應時，黠慧義饒益，

親密至誠言，順法依強理。

且聽我所說，為王者之法，

或因五欲諍，嫌恨競強力；

或因其嬉戲，不急致戰爭；

吾等今為法，戰爭復何怪？

憍慢而違義，世人尚伏從，

況佛離憍慢，化人令謙下，

我等而不能，亡身而供養？

昔諸大地主，弼瑟阿難陀，

為一端正女，戰爭相摧滅；

況今為供養，清淨離欲師，

愛身而惜命，不以力爭求，

先王驕羅婆，與般那婆戰，

展轉更相破，正為貪利故；

況為無貪師，而復貪其生？

羅摩仙人子，瞋恨千臂王，

破國殺人民，正為瞋恚故；

況為無恚師，而惜於身命？

羅摩為私陀，殺害諸鬼國；

況無攝受師，不為其沒命？

阿利及婆俱，二鬼常結怨，

正為愚癡故，廣害於眾生；

況為智慧師，而復惜身命？

如是比眾多，無義而自喪，

況今天人師，普世所恭敬，

計身而惜命，不勤求供養？

汝若欲止爭，為吾等入城，

勸彼令開解，使我願得滿。

以汝法言故，令我心小息，

猶如盛毒蛇，呪力故暫止。

爾時婆羅門，受彼諸王教，

入城詣力士，問訊以告誠。

外諸人中王，手執利器仗，

身被於重鉀，精銳耀日光，

奮師子勇氣，咸欲滅此城。

然其為法故，猶畏非法行，

是故遣我來，旨欲有所白。

我不為土地，亦不求錢財，

不以憍慢心，亦無懷恨心，

恭敬大仙故，而來至於此；

汝當知我意，何為苦相違？

尊奉彼我同，則為法兄弟，

世尊之遺靈，一心共供養。

慳惜於錢財，此則非大過，

法慳過最甚，普世之所薄。

決定不通者，當修待賓法，

無有剎利法，閉門而自防。

彼等悉如是，告此吉凶法。

我今私所懷，亦告其誠實，

莫彼此相違，理應共和合。

世尊在於世，常以忍辱教，

不順於聖教，云何名供養？

世人以五欲，財利田宅諍，

若為正法者，應隨順聖理，

為法而結怨，此則理相違。

佛寂靜慈悲，常欲安一切，

供養於大悲，而興於大害？

應等分舍利，普令得供養，

順法名稱流，義通理則宣。

若彼非法行，當以法和之，

是則為樂法，令法得久住。

佛說一切施，法施為最勝，

人斯行財施，行法施者難。

力士聞彼說，內愧互相視，

報彼梵志言，深感汝來意，

親善順法言，和理雅正說，

梵志之所應，隨順自功德。

善和於彼此，示我以要道，

如制迷塗馬，還得於正路。

今當用和理，從汝之所說，

誠言而不顧，後必生悔恨。

即開佛舍利，等分為八分，

自供養一分，七分付梵志。

七王得舍利，歡喜而頂受，

持歸還自國，起塔加供養。

梵志求力士，得分舍利瓶，

又從彼七王，求分第八分，

持歸起支提，號名金瓶塔。

俱夷那竭人，聚集餘灰炭，

而起一支提，名曰灰炭塔。

八王起八塔，金瓶及灰炭，

如是閻浮提，始起於十塔。

舉國諸士女，悉持寶花蓋，

隨塔而供養，莊嚴若金山，

種種諸伎樂，晝夜長讚嘆。

時五百羅漢，永失大師蔭，

恇然無所恃，還耆闍崛山。

集彼帝釋巖，結集諸經藏，

一切皆共推，長老阿難陀，

如來前後說，巨細汝悉聞，

鞞提醯牟尼，當為大眾說。

阿難大眾中，昇於師子座，

如佛說而說，稱如是我聞。

合坐悉涕流，

感此我聞聲，如法如其時，

如處如其人。隨說而筆受，

究竟成經藏，勤方便修學，

悉已得涅槃，今得及當得，

涅槃亦復然。無憂王出世，

強者能令憂，劣者為除憂，

如無憂花樹。王於閻浮提，

心常無所憂，深信於正法，

故號無憂王。孔雀之苗裔，

稟正性而生，普濟於天下，

兼起諸塔廟，本字強無憂，

今名法無憂。開彼七王塔，

以取於舍利，分布一旦起，

八萬四千塔。唯有第八塔，

在於摩羅村，神龍所守護，

王取不能得。雖不得舍利，

知佛有遺骼，神龍所供養，

增其信敬心。雖王領國土，

逮得初聖果，能令普天下，

供養如來塔，去來今現在，

悉皆得解脫。如來現在世，

涅槃及舍利，恭敬供養者，

其福等無異。明慧增上心，

深察如來德，懷道興供養，

其福亦俱勝。佛得尊勝法，

應受一切供，已到不死處，

信者亦隨安，是故諸天人，

悉應常供養。

第一大慈悲，通達第一義，

度一切眾生，孰聞而不感。

生老病死苦，世間苦無過，

死苦苦之大，諸天之所畏。

永離二種苦，云何不供養？

不受後有樂，世間樂無上，

增生苦之大，世間苦無比；

佛得離生苦，不受後有樂，

為世廣顯示，如何不供養？

讚諸牟尼尊，始終之所行，

不自顯知見，亦不求名利，

隨順佛經說，以濟諸世間。

佛所行讚卷第五

# 佛說枯樹經一卷

僧伽尼城北，迦葉佛時偷婆，陷在下方金剛際。佛從天上為母說法，還於此城下。

阿難問佛：「佛從天下，以何為幟？」

佛言：「今當現證。」即申手下方，執迦葉佛偷婆出。此偷婆以雜色玉石作，偷婆名僧伽尸，迦葉佛父名，說立婆留言慈造，高三百肘、方三里半，本真七寶合，故有七種色，現城即以此偷婆為稱也。

迦葉、阿難等所以於此地集經者，有二事不得涅槃處出：一者、不在人中；二者、天人四輩來者，皆當悲感心亂，不靖聽故也。

集訖，諸王於其處，造僧伽藍，名諸王寺，在偷婆北。後群茶王，慊偷婆當城門，王欲壞之，勅城內嚴銚䤺，明當除之。夜半偷婆便移，從城上過，音聲振國，去城南二十里，在林樹間止。所勸王破寺臣者，即誅五族。王覩變知改，為清信士，自移來，可四十年許。諸王寺朽壞，後有橫王出，更修飾之，今日現在。

佛說枯樹經

# 辟支佛因緣論卷上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 波羅㮏國王悟辟支佛緣

歸命一切智世尊，了達三世大燈明。

歸命無上出要法，并及應真諸勝僧。

我聞寂靜辟支佛，悟解因緣之所行。

心無瑕穢除煩惱，善護禁戒常清淨。

譬如秋天無雲翳，淡泊自守林藪間。

今我渴仰彼功德，誠心敬順生信樂。

雖於彼所欲懷疑，彼力感我強令信。

孰聞快士清真行，而不生於敬信心。

我今將說辟支佛，功德妙行之少分。

昔從先師相傳聞，唯述正言無偽說。

大象行道象子隨，是故我今開顯示。

問曰。辟支佛以何因緣。默然自守恒入捨心。住於山林幽谷河側寂靜之處。心行寂故。亦無言說。譬如犀角獨一之行。何故如是。

又問。辟支佛有何功德。答曰。宿舊諸師咸作是說。

昔佛於三十三天宮殿說法。將欲來下還閻浮提。

爾時帝釋勅毘首羯磨。為佛作三道寶階。還閻浮提。此三道階下柱僧尸沙國。如來爾時從彼天宮乘階而下。時釋梵天王與其眷屬。雨華供養。時蓮華比丘尼見佛來下。即便化作轉輪聖王威儀形像七寶導從。時眾人等覩其如是。咸皆生疑。怪未曾有。各作是言。頗復有能神力超絕踰勝於彼比丘尼不。

爾時世尊。見諸時眾覩三道階深生奇特。復見蓮華比丘尼作此神變咸生渴仰。為欲增長彼信心故。即告時會。有辟支佛。神力過於彼比丘尼。云何名勝彼快士者。佛未出世則於中出。為諸眾生而作利益。示其色相。現有飢渴。受取衣食。為作福田。莊嚴法行。清淨寂滅。調伏離欲。令諸眾生得見之者。惡心永息捨離刀仗。猶如犀角獨一之行。

傳從諸師得聞此事。聞何事耶。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人出家。於十千歲修行梵行護持正戒。修行忍辱逕常精勤。以修行故。眾多比丘皆來親近。時諸比丘咸作是言。當教授我。以教習故。是等比丘心皆甘樂。以眾閙故不得見諦。臨終之時而作是念。我見十力其所說法。微妙深遠難可得聞。然我得聞。以放逸故不獲道果。我雖清淨持戒能行忍辱以教化眾人。憒閙之故侵毀定心。如彼霜雹害於善苗。是故令我不獲道果。即說偈言。

我今溺三有，眾惡煩惱中。

猶如老瘦象，沒於深淤泥。

如彼辟支佛，獨處於林間。

譬如犀一角，遠離諸徒眾。

如避猛熾火，應當獨修行。

遠離於憒閙，願我常遠離。

徒黨眾憒閙

發是誓願。命終生天天上受樂。福盡命終生迦尸國。波羅㮏城中梵摩達王第一夫人胎中。入胎之時夫人身體。譬如清池有柔軟花。爾時夫人覺有娠已。以偈白王。

我覺有娠來，歡悅生恩惠。

此必是兒志，宜應赦有罪。

時王聞歡喜，尋即赦天下。

又復白王言，復應廣布施。

王聞益歡喜，尋即開庫藏。

賑賜貧窮人，無不充足者。

爾時夫人生太子已。端政殊特。如似滿月。年始八歲聰明慈仁。其父王崩。國人愛樂如盛滿月。時有輔相名曰言說。言說輔相。即立太子以紹王位。雖復年稚本誓願力。不作眾惡體性賢善。於諸眾生有深悲愍。雖處王宮志求閑靜。雖處華堂猶如塚間。雖處憒閙修行禪思。厭患生死稱量其過。以道修心棄捨王務。諸臣諫曰。今日大王。專行道行不理國事。若如是者。眾惡必起敗王風化。譬如渡海。若無船師必為諸難之所敗壞。即說偈言。

王承祖先嗣，籍地如法得。

唯垂理萬民，願莫放捨國。

若王正法治，諸善無過者。

人帝應當知，護國福最勝。

爾時其王聞是語已。歎息思惟。說偈答言。

我若不理國，吾國必當敗。

我力能護國，邊惡不敢侵。

我若治國者，王務塵我心。

若有犯罪者，必須加毀害。

當言繫閉彼，當截彼手足。

彼應入死罪，彼應挑其眼。

如今濁惡世，必當須刑戮。

若行刑戮者，即是栴陀羅。

時王即告所親愛臣。汝今且聽。吾所食者不過一味。吾所衣者不過一襲。所坐臥處不過容身。自此而觀。何用多求而無厭足。王位所以稱尊號者。以其教令必行無不承肅。唯有此事取異眾庶。又告輔相。王者所重唯此一事。我今付汝。汝今應當畏於後世正法治國。賦斂依舊莫違常限。即說偈言。

我雖生王宮，承籍祖先後。

而我未習學，刑戮撾罰事。

我今怖畏故，不能造此業。

汝今莫效我，但當育民庶。

世人皆愚癡，各自作愆過。

於所犯罪中，復生其恐怖。

汝當以正法，撫育施無畏。

當依於正法，化導於民庶。

時王說偈已。即便以國付此大臣。而此大臣既得國已。於二年中寬縱無度。不恤萬民。恣心極意。作諸非法漸漸經久。榮位深重便生憍逸。行諸非法如河暴涱多所損壞。城中富有一切稅奪。時城內人皆諫之曰莫為此事。聞他忠言倍生瞋恚。顰蹙作色而作是言。汝等何敢發如是語。諸人懼畏不敢應王。由是之故。所行無道日日轉盛。如火得乾薪其炎轉熾。婬荒暴亂所為勃逆。王所愛婦亦復妻掠。時王夫人見其如是。懊惱垂淚而往白王。瞋心猛盛脣口𥌎動。言不解了。猶如嬰見。以此情事具向王說。王聞是已即召令來。而語之言。我之妃后汝尚隱忍。能行非法。況復萬民。王即教誡。自今已後更莫如是。時彼輔相。見王嫌已并民厭患。即便棄國逃至他土。將彼國王及其軍眾。還向本國䂓欲討伐。時本國中諸舊輔相。將兵逆拒破其軍眾生擒將還。舊輔相等。復白王言。彼人侵毀於王。即將彼臣詣于王所。時王見其顏色既變有慚懼相。王曰。怪哉生死。即說偈言。

愚癡覆蔽心，不覺後大苦。

為小樂緣故，今受此慚恥。

譬如上善食，色香皆具足。

其中雜毒藥，愚人不觀察。

貪味故取食，食消則成害。

王告諸輔相。彼之愆過雖復尤重。然我意者不欲加害。復說偈言。

一切皆愛壽，宜速赦彼罪。

不見害他命，而得安樂者。

犯罪深重者，應向生慈心。

彼自招罪害，當宜生哀矜。

若害於彼命，自毀所愛法。

諸舊臣等即白王言。我等今者。雖違王勅必當加害。終不縱捨。即於王前拔劍斬之。王見殺已即生厭惡。見前境界。便見過去修忍之心。尋時開解悟辟支佛道。如優鉢羅花開敷之時。踊身虛空。一切臣佐合掌仰瞻。辟支佛厭生死者。證道如是。我今所得持戒果報。即說偈言。

我雖服瓔珞，心修淨梵行。

檢身調伏根，淡泊常寂滅。

於一切人所，而捨兵刀杖。

修於獨一行，如犀牛一角。

說是偈已鬚髮自落。時淨居天即奉袈裟。尋即飛空詣雪山中。時彼山中有辟支佛。而問之言。汝處王位。厭惡何事悟斯道跡。即說上偈而用答之。是故如來為不能修行忍故。故說忍辱因緣。以貪親近憒閙故。故說不親近因緣。欲使解辟支佛功德故。故說辟支佛因緣。佛為諸天於善法堂上。說辟支佛因緣。佛於三十三天。使諸天生厭惡故。故說斯事婆四咤辟支佛。於毘舍離。說捨身入涅槃。今現有塔。名優陀耶。

##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

堅持禁戒不毀行，諸有智者得解脫。

不從他學不惱彼，獨一之行如犀角。

曾從諸師聞如是說。迦葉佛時有一比丘。於十千歲修行梵行。坐禪得忍修持禁戒。離於憒閙具頭陀行。命終生天。於天宮中受五欲樂。從天壽盡。生婆翅多城輔相夫人提婆胎中。爾時夫人說偈白夫。

我今有娠，心甚愛樂。

必有福人，來為我子。

由是之故。乃於一切常生悲愍。又我今者。放逸心息。更無欲意。譬如海中摩梨大山能截水波。今我欲息。亦復如是。我今畏於妄語。常思實語。又如功德善人畏於缺失。今我慎懼亦復如是。我今見酒如覩毒藥。畏他財物如畏火聚。如是眾惡今悉捨離。皆由我胎福德之子。婬欲既除用為快樂。爾時輔相即語婦言。今恣汝意修行五戒。夫人爾時修行眾善。滿十月已而生其子。字曰蘇摩。漸漸長大。一切經論。六十四藝。無不明達。端正殊妙猶如滿月。能使父母情願滿足。遂至盛年。輔相請王。我今年老當為後世聽我修福。時王答言。我今不能於汝修福而為障礙。汝以汝子蘇摩。使代汝處以供給我。任汝修善。輔相歡喜。王以蘇摩用為輔相。給賜爵賞倍勝於父。眾人愛敬。同於往古牛王大臣。能生一切女人愛敬。時王夫人愛著蘇摩。語蘇摩言。汝今若能稱我願者。能使舉國并及於王盡隨從汝。又能使汝不得惡名。其所施教與王無異。爾時蘇摩執志堅固。而不怯弱。以偈答言。

請聽所說莫見嫌責我聞此語

如滲入地。譬如羸馬困乏之時

騎入戰陣不堪前進。我見他婦

情無染著心意不開如夜藕花。

凡在所敬與母無異況在夫人

是我所尊。我堅持心敬事所尊

我為臣子不應為逆。又我情欲

發動之時見他婦女自然休息。

彼瀑水起多諸波涌我如秋水

自然潔清。爾時夫人心自念言

彼若斷我親昵意者。我必於彼

而生誹謗即白王言輔相蘇摩

興意無理欲侵辱我

時王意惑疑審爾不爾。時蘇摩往至園苑。見兩牛耕槅在項上極大疲苦。生厭惡心。時王本惑信夫人讒言。即便遣使往殺蘇摩。爾時蘇摩如馬被射箭徹于骨。即自思惟。人當貴時。所愛之色盡來在前。如雜毒食極為香美食。欲消時身則敗壞。如人貪五欲其味甚尠。譬如金屋為火所燒。人貪其色入中被害。命欲盡時心意擾亂。即自安慰而自念言。我持淨戒無有毀缺。我之持戒。知犛牛愛尾。我守禁戒。猶如貧人得地伏藏勤加守護。而說偈言。

麁澁嶮惡道，我已得度之。

我遭厄急事，護戒而不捨。

猶如大海潮，不失於期限。

今我守持戒，其事亦如是。

說是偈已。爾時諸天并諸善神。見此輔相誓願如是。皆生歡喜。時諸惡鬼尋著夫人。夫人狂發。即於王前為鬼所著。而說偈言。

我今自壞破，我應身受死。

彼是純善人，不應加傷害。

我之癡嬰愚，口吹須彌山。

不能令動搖，彼實無穢行。

我妄生是謗

時彼輔相。於園苑中。思惟厭惡得辟支佛。踊昇虛空鬚髮自落。時淨居天即奉袈裟。爾時諸人勸請之言。願莫捨我而上天上。時辟支佛說如上偈。以答諸人。飛至雪山。見諸辟支佛。亦以上事。而具說之。

##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

海潮不過限，犛牛守尾死。

如月性自冷，不可變令熱。

調伏諸根者，守護戒亦爾。

是名獨一行，如犀角無二。

往昔諸大師，展轉相教授。

我從先勝聞，今欲顯說之。

過去世時有辟支佛。名曰月愛。於婆伽婆迦葉佛所。種諸善根善修戒行。恒以智慧觀於諸陰皆悉無常。於彼佛所竟不獲得沙門道果。於彼命終即生天上。以宿善力受天快樂。天壽盡已下還人間。生瞻婆國中大長者家。初生沖雅。恒依戒禁而自修身。觀其善行過於宿老。亦不輕躁。無有瞋嫌。所有資財周給貧乏。隨家豐儉與眾共分。以戒瓔珞而自莊嚴。其父命終順法治家。彼城人民見其忠謹。深生敬信同於師長。其年盛壯姿貌端政。諸少婦女。一切見者無不耽愛。諸商估客以其忠實咸來依附。于時北方有諸估客。多乘好馬至瞻婆國。時瞻婆國王盡取其馬。王心暴虐不依正法。王自思惟。我今多取彼馬。云何當得不與價直而得其馬。即與佞臣集議此事。佞臣白王言。若酬其價庫藏竭盡。王即答言。我於今者若不與直。我之惡名流布天下。一切國民當患於我。復當斷絕四方商估。佞臣復言。為王計者。不須錢財而得其馬。復能令王惡名不出國民不患。今王國內月愛大臣。為一切人之所體信。彼若來索。王但當言。我遣月愛送金付汝。時彼估客有萬匹馬。其一一馬各直一萬金錢。若王但言月愛大臣與其直者。國內人民必生疑惑。或疑於王。或疑月愛。王之惡名不必彰露。亦復不為萬民厭患。諸商估人來白王言。歸我馬價。我欲還家。王即答言。我先不使月愛償爾價耶。寧可再過與爾直乎。諸估客等即答王言。此月愛者從先已來。實不與我馬之價直。而彼忠信寧捨身命。終不妄語言與我價。即說偈言。

假使月雨火，日雨於冷水。

壓沙得膏油，鑽水而得酥。

火中生蓮花，欲令彼月愛。

作麁獷妄語，終無有是處。

諸估客等復白王言。人中之天。設使月愛審如王勅言與我者。我終不恨。時王即召月愛而語之言。汝先不在我前我與汝金償一估客耶。王即動目現作詭(ɡuǐ)相。汝不從我我定殺汝。時月愛臣私自思惟。我於今日。為從實語。為用王言。復自惟忖。為取法身勝耶。此身勝也。即自決計。我今寧捨此身。終不捨於戒法身。即說偈言。

我今自思惟，於此二身中。

為當捨何身，復諦自觀察。

寧捐鄙穢形，終不捨戒律。

若當捨法身，惡名即流布。

我處眾善手，為彼所携持。

若我為惡者，我自不甘樂。

心生悔熱火，捨此穢身已。

當趣於地獄，自毀禁戒行。

終不得安樂，但為一形樂。

虧損無量身，若當護戒者。

無量身安樂，是故我應當。

覆護於法身，不令有毀壞。

為利正法故，當斷於妄語。

月愛大臣即白王言。願王開恩莫忿於我。我實不憶見王與彼價。時王即大怒扣劍而言。云何不見。月愛大臣自定其意。而作是念。

寧為聖法死，不為愚癡生。

一切諸有生，誰有不死者。

我今若受死，為法故喪身。

決定生天上，何足生驚畏。

即答王言。假使王今切割我身碎如胡麻。所受禁戒終不放捨。今我住於仙聖道中。若以此舌作妄語者。非我所宜。

我今若當為王故作妄語。後墮地獄。何所恃怙。王時羞愧。倍增瞋忿怒眼視之。如熾然火。月愛爾時心生歡喜。今正是我生定意時。今正是我秉持法時。更於何處欲求聞法。今日此即為我說法。今我為法乃至捨命。今王於我真大親友。如是念法即時開悟。得辟支佛。踊身虛空。令破戒者見其如是皆生慚愧。為修善者增長信行。為實語者現實事果。於虛空中鬚髮自落。時淨居天奉其法服。飛往香山。與諸辟支佛。共集一處。說偈如上。

辟支佛因緣論卷上◎

# 辟支佛因緣論卷下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

譬如稠林中，欲挽大樹出。

枝柯相妨礙，求出將無由。

在家如稠林，眾務如枝柯。

雖欲求出要，縛著永無因。

靜處於林野，觀境修其心。

解脫眾緣務，離諸所親愛。

修於獨一行，如犀角無二。

先師相傳授，我得聞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五佛所恒修諸善。為優婆塞樂著家事。雖覩諸佛不求出家。然其專心持在家戒。無有毀犯。善根漸增。於迦葉佛所出家學道。樂修頭陀六物具足。厭惡於欲。於彼命終得生天宮。從天壽盡。生王舍城大長者家。此長者家財富無量倉庫盈溢。以漸長大遂至盛年。父命終後從意快樂。如毘沙門子那羅究伏羅。在己家中樂諸緣務。生育男女各三十人。庫藏僕從其數甚眾。男女婚娶其事眾多。但營目前忘所修法。為緣務所縛。不捨家業於僕從所聞諸親戚多有死喪。女某甲舍既遭喪禍又失業。焉廣聞如是喪失之聲。愁毒懊惱。如似百箭一時入心。亦聞美善可愛之語。家之估客大獲珍寶。安隱還歸。其子某甲產生男兒。又聞已女生於福子。復生歡喜。聞向衰利。憂喜交集。猶如作伎所旋之輪。與一親友至園苑中。適行遊觀到一林間。見有一人斫於大樹。枝柯條葉繁美茂盛。使多象挽不能令出。斫一小樹無諸枝柯。一人獨挽都無滯礙。即挽出林。見斯事已。即自思惟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得見因緣。即說偈言。

我見伐大樹，枝葉極繁多。

稠林相鉤掛，無由可得出。

世間亦如是，男女諸眷屬。

愛憎繫縛心，於生死稠林。

不可得解脫，小樹無枝柯。

稠林不能礙，觀彼覺悟我。

斷絕於親愛，於生死稠林。

自然得解脫

即於彼處得辟支佛道。時彼親友即語之言。日已向暮可共還家。答親友言。汝自歸家。我向家因今以斷竟。親友問言汝云何斷。答言。我昔由愛故著居家。今我已斷如此愛業。人所愛著妻子眷屬。小子稚孫恩愛憍恣。若見父時。弄聲不了。疾走攀緣。戀著此事故生愛著。我於妻子及以眷屬。如此之事愛心永息。我本在家營理眾務。或出或入。或言與彼。或言取此。或言應作。或言不應作。如此之事我今已斷。已捨欲樂。獲解脫樂。伐愛樹根。閉諸趣門。滅大闇障。我於赤子反似怨家等無有異。今我如是。云何而當復還家耶。時其親友即還家中語其男女。男女大小聞其不來。悉往就看。眷屬既至。但見其父。沙門法服飛昇虛空。男女白言。今以何事厭惡眷屬。處虛空中。即說上偈。以答男女。

既說偈已。即時飛至雪山之中。與諸辟支佛。共集會已。還來到本得道園中。捨身涅槃。時其眷屬為造塔廟。時人因名為多子塔。凡諸智人善根成熟。以少因緣便得開悟。

## 波羅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

妻子親友財，生死中過患。

處林寂解脫，猶如犀一角。

從善逝所聞，傳至於我師。

我復從師聞，今當演說之。

昔有辟支佛。於迦葉佛所。萬二千歲修行梵行。恒修忍辱慈悲眾生。乃至微戒不曾毀犯。命終生天。彼天命終。下生人間波羅㮈國國王之家。月出時生因名月出。以漸長大立為太子。其父王崩紹繼王位。以宿善力作正法王治國。遣輔相子典領小國以女妻之。此輔相子勇力絕倫。多有眷屬。自恃憍豪越逸過度。時國王子。以輔相子是姊妹夫。極成親昵。因其私屏閑宴之處。陰遘(ɡòu)讒計語王子言。爾之叔父兄弟眷屬其數甚多。而世人多用婦語。爾之父王一旦傾覆。爾之諸母或生讒諂。自用其子以此推之汝父王位必不至汝。曼王未覺宜早圖之。夫王位者天下之尊。極樂之處與天無異。一切世人無不信伏。若為國主以法治國。命終之後必得生天。譬如美肉眾皆嗜之。王位亦爾。無不貪者。即說偈言。

譬如水未至，宜務造橋梁。

瀑流若卒至，不得有所為。

王位亦如是，宜應先圖之。

擒獲在汝手，爾乃可自安。

兄弟更相嫉，後求甚不易。

王子思惟言，如此親友者。

將欲陷墜我，如灰覆熾火。

現在既無樂，來世獲大苦。

爾時王子具以上事。往白父王。王聞子語。顰蹙怒眼目如赤銅。王當是時。勅語使言。曼其未泄。急追將來。時王子聞輔相子來。即便出迎。既相見已。尋時遇患。使還白王言。王子病極成痿篤。王聞是事即自出看。既覩其子所患困篤。命在危惙。四大苦痛。見此事已。便自思惟。此王位者。甚為大惡。然彼輔相父子。陰教我子。悖逆天常。欲為不軌。而我王位非彼能得。我子今者。患苦垂命。一切世人皆生貪嫉。以此而言。當知王位惡鄙弊處。何故鄙弊。以王位故捨其善行。為王位故害父及祖。為親厚者。作大過惡。捨於慚愧能使憍逸。為少樂故不畏後世。即說偈言。

如蛾投熾火，貪國盲亦爾。

深著於得失，作以及不作。

沒國事淤泥，不得寂定處。

作是思惟時，身行極清淨。

逮得厭惡心，即獲辟支佛。

復有師云。此王見兒患已。即便還宮。有一隣國親厚之王。為賊所逼。即遣使來求索援助。此王聞已。尋將兵眾往救彼王。既到彼國連兵交刃。極相殺害。乃至婦人胎中。小兒剝而殺之。王見斯事。深於王位生於厭惡。即說偈言。

貪國微小樂，沒溺欲泥中。

欲忿既增長，鬪戰生是非。

以貪財利故，互共相殺害。

不求勝解脫，盡滅於王位。

如大熾火中，飛蛾投而死。

怪哉生死中，所作事顛倒。

極作劬勞業，返獲其苦殃。

如彼高山巔，崖傍有蜜蜂。

愚人貪少味，不覺墮墜苦。

如是自思惟，即得辟支佛。

即告子言。汝能不用惡人之言。無勃逆意。汝若治國必以正法。我今以國付囑於汝。吾將欲去。子及輔相一切眷屬。聞王此語。悉皆懊惱涕泣流淚。合掌白王。不審大王。欲何處去。爾時父王踊身虛空。在日出山上。說如上偈。著沙門服。作十八種變。國人見者無不歡喜。譬如調馬若見鞭影即便調順。智人亦爾。見他受苦心即調順。

## 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

父母及妻子，穀帛財寶等。

智者深觀察，暫過如客舍。

棄捨於愛欲，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諸師，傳授聞此事。

昔有曾於迦葉佛所作比丘。智慧聰敏柔和忍辱。於日日中。常觀諸法真實體性。所謂觀陰苦空無常無我。猶如芭蕉熱時之炎。如幻如夢如水泡沫。能善觀察自修其心。命終生天。於天壽盡下生拘舍彌城。為國王子。名曰大帝。其父王崩。承嗣先業紹繼王位。如劫初諸王。善修戒行正法治國。爾時城中有大長者。財富無量。與大帝王。少為親舊。極相厚昵。彼大長者身嬰重病。王聞其疾躬自往問。見長者病形容萎悴。王心不樂低頭愁慘。時彼長者以七寶鉢盛滿中金。用奉獻王。王言長者。汝今疾苦極困篤耶。長者對曰。願王顧視聽我所說。

我家大巨富，猶如毘沙門。

愛語及財寶，多集親友眾。

妻子與眷屬，僮僕諸走使。

我皆恣所欲，待遇極豐厚。

今我死時至，無一為我伴。

王即慰勞言，此語極真實。

汝子與諸親，財寶眾庫藏。

及我勇健力，象馬車步兵。

雖有如是等，無能救拔者。

我等諸親友，見汝遇苦患。

但有慰喻言，憂愁流涕淚。

及汝命將絕，無能救濟者。

唯當自持汝，由來所作善。

王諦觀其病，心如得禪者。

深悟諸苦患，眾生決定有。

一切有生類，必為病所趣。

病常惱患人，無有哀愍心。

一切世間人，決定入死道。

都不生厭畏，言此我妻子。

彼是我親屬，此是我財賄。

彼親厚於我，我親友於彼。

意為癡所病，橫作如是想。

火災患在前，愚盲而不覩。

上來諸所親，無能拔濟者。

於此正思惟，即獲辟支佛。

王之所親內外眷屬。見王得道絕棄世事。為愛別離火之所燒燃。生大惱熱。時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種變。說如上偈。

復有說云。此王為王子時。入園苑中。見諸盲者更互相捉。聞王子出。謂有飲食。在於道側。不見道路。墮大深坑。有即死者。有頭破者。手脚折者。身體碎壞。爾時王子見是眾苦。厭患思惟。而作是言。此覺悟我。如是盲人亦曾富貴。由縱逸故今得是苦。我於今者覩是事已。宜好撿行。不應放逸。即說偈言。

譬火燒金鬘，而用為首飾。

金鬘雖珍妙，熾火終成害。

王位亦如是，當慎莫放逸。

此盲覺悟我，不宜自寬縱。

因此王位故，身起大憍慢。

威迫國人民，皆令生苦惱。

後自受苦時，苦劇百千倍。

目覩他受苦，云何能自安。

此即是我師，示我眾苦患。

作此思惟時，即獲辟支佛。

爾時王子。大賜盲者錢財珍寶。沙門法服身昇虛空。現諸神變。語諸親言。而我今者。不以瞋恚怖畏憂愁故。不嫌汝等故。我捨親愛國土人民。都無怨親錢財寶物。如上說偈。

## 拘舍彌國王悟辟支佛緣

戲笑眾樂具，棄捨如涕唾。

忍樂於出離，斷滅於諸苦。

能盡貪愛癡，其心得解脫。

由得解脫故，獨一如犀角。

曾從先師所，得聞如是事。

昔有辟支佛。於過去佛所修諸善根。於最後身生拘舍彌國。為拘舍彌王。其國土內有大災變。大旱惡風五星倒錯。王召太史占相之徒。說偈問言。

何緣有是災，大旱不降雨。

虛空無雲翳，觀日無威光。

食肉諸惡鳥，烏鷲及鵄梟。

逈翔虛空中，見者生恐怖。

咸言如是災，是誰之所作。

能使諸妖異，怪變乃如是。

爾時太史即答王言。隨我所知今當為說。如我意者。一切國民必有逼迫苦惱之事。王復問言。當以何方禳此災患。太史白言。王若欲令國安隱者。當隨我語。即說偈言。

王若能退位，脫服與餘人。

具足滿六月，微服而行乞。

災患自消除，王當如滿月。

王隨彼語。即捨其位。微服行國。漸漸經歷。行到婆翅多城。到彼城已。有異國王興軍來伐。婆翅多王為國樂故。興兵往拒。兩陣交戰二王俱死。婆翅多城諸王子等。競共諍國。復大戰鬪。毘羅仙王見是事已。唱言怪哉。即說偈言。

王位雖尊豪，其樂甚輕微。

云何為是故，具受諸苦毒。

競心生鬪戰，樂著隨眾惡。

如蠅貪食蜜，著蜜無不喪。

人亦復如是，為貪小樂故。

鬪戰自傷害，王位可鄙賤。

多集諸苦惱，患害用至滅。

如飲雜毒漿，毒消身敗喪。

為一己身故，多有所傷害。

愚貪王者樂，樂少苦甚多。

我從今永止，更不求此樂。

而此國事務，憂怖充其中。

榮樂須臾頃，憂患苦延長。

譬如妙金屋，火焚炎熾然。

智者畏燒害，不應入其中。

作是思惟時，即悟辟支佛。

以神通力故，鬚髮自然落。

即作沙門形，踊身昇虛空。

尋於虛空中，即說如上偈。

即飛至雪山中諸辟支佛所。時彼辟支佛問言。以何因緣得悟道果。具說上偈答之。

## 波羅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

世間戲笑樂，及愛我我所。

悉皆放棄捨，心意得解脫。

諸根悉寂定，獨行如犀角。

我昔從先師，傳聞如此事。

過去波羅㮈城王名曰親軍。有二夫人。心甚愛悅。樂著欲事。恒為放逸。耽荒如醉。亦如香山逸象。香流出時入摩梨山自縱欲事。時二夫人更相妬嫉。各相伺便。其一夫人便以毒藥與其親信。親信齎藥與彼夫人。夫人得藥狂悶而臥。甚大苦毒尋便命終。第二夫人見其命終。詐現懊惱。自散其髮。搥胸而哭。舉宮哀慼。王聞其死生大苦惱。夫人左右所有直人。所著瓔珞嚴身之具。悉皆挽絕。以土坌身。憂毒入心。如彼群鵠為鷹所逐。如金翅鳥驚諸龍女。宮中婇女為死所驚。亦復如是。爾時宮中。譬如塚間。又如黑塵掩蔽光明。諸宮人等為憂所弊。亦復如是。王聞宮人如是憂苦。心中驚動。天冠瓔珞著身服飾。皆棄于地。入到喪邊。見諸婇女。哀苦理極。王見是已生大愁惱。而自思惟。即說偈言。

譬如盛暑日，能炙好花萎。

死日消人形，面色變青黑。

脣齒塵垢穢，眼陷鼻角戾。

歌舞妙容儀，矗直如木石。

先者能令我，愛著極樂處。

云何卒今日，能生我怖畏。

可惡生死患，不淨極臭穢。

如夢虛不實，亦如芭蕉心。

無有堅實相，如幻泡焰沫。

暫現如水波，智者所厭惡。

不知觀察者，橫生樂著想。

於此不淨中，橫生於身想。

迷悶而守著，猶如睡眠者。

如是思惟未久之間。燒夫人屍喪事已竟。第二夫人為藏已過。食好飲食詐自懊惱。言欲斷食。現作哀慘。然恐其過彰露發覺。心中愁結。以愁結故。飲食不消。即成大病。王見病已倍增懊惱。即生厭惡。如此皆是生死過患。即說偈言。

如女能生愛，生累極眾多。

人中無不爾，因愛生於樂。

還復生大惡，愛為苦根本。

見愛合會時，必知是無常。

我所愛樂者，端政與盛年。

一旦死來集，以是故當知。

云何有是樂，誰有智慧人。

恩愛合會時，而當生喜樂。

畏老病死患，是故我永離。

作此思惟時，即得辟支佛。

即著王者衣服瓔珞。飛昇虛空。於虛空中說如上偈。變成沙門。飛到雪山中諸辟支佛所。

## 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

過去無量劫時。有一轉輪聖王。千子具足。其最小子見父乘金輪寶七寶具足。四兵翼從鼓蓋(ɡài)容飾悉皆具備。其最小子即問母言。我當何時得是蓋等種種容飾。母即答言。汝至骨朽亦不得是。兒即問言。何以不得。汝有九百九十九大兄。應得紹位。計其次第。都不至汝。兒即思惟。我既不得如是容飾。生必有死形骨腐敗。以是種種思惟生死過患。即時覺悟得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母即復請願莫遠去。園苑中住受我供養。時辟支佛受諸母請。即住後園。日日供養經歷多時。時辟支佛厭是有身。即便棄捨而入涅槃。諸母戀念。大積香薪以燒其身。收其舍利盛著寶瓶。即於後園為起大塔。時轉輪王遊四城還。到後園中見有大塔。怪而問之。時守園者即白王言。是王最小之子。得辟支佛。於此涅槃。諸母於此為其起塔。時轉輪王即召其母。而問之言。我子云何死而起此塔。時其母等具以上事而白於王。王責其母。我兒欲得何不語我。今雖涅槃。以王容飾置於塔上。由是因緣。無量劫中。恒為轉輪聖王。食自然福至今不盡。若處生死。應二千五百世為轉輪聖王。由成佛故。得二千五百寶蓋。阿闍世王上佛五百寶蓋。毘舍離律車子上佛五百寶蓋。海龍王上佛五百寶蓋。阿須羅王亦上佛五百寶蓋。天帝釋亦上佛五百寶蓋。爾時世尊唯不受一蓋。何以故。為將來弟子若乏衣食供養。以此福力當使人天自然供給。以是因緣當知。賢聖福田深廣無量。

辟支佛因緣論卷下

# 撰集百緣經卷第一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菩薩授記品第一

### （一）滿賢婆羅門遙請佛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南方有一婆羅門，名曰滿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似毘沙門天，德信賢善，體性調順，自利利他，慈愍眾生，如母愛子。於異學所，施設大會種種餚饍，常恒供養百千諸外道等，悕望欲求生梵天上。時彼滿賢有一親友，從王舍城來詣彼國，到滿賢所，歎佛法僧所有功德，名聲遠徹，三達遐鑒，名婆伽婆，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為諸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國王長者及諸民眾，皆共供養尊重讚歎。彼所修習，其味精妙，遍于世界，無不欽仰。時婆羅門聞彼親友歎佛功德，深生信敬，尋上高樓，手執香花，長跪合掌，遙請世尊，作如是言：「如來今者實有功德，使我所燒香氣，馚馥遍王舍城，并所散花，當佛頂上於虛空中變成花蓋。」作是誓已，香花尋至，當佛頂上，變成花蓋，香烟垂布遍王舍城。

爾時阿難見斯變已，前白佛言：「如此香雲，為從何來？」佛告阿難：「南方有國，名曰金地，彼有長者，字曰滿賢，遙請於我及比丘僧。吾當往彼受其供養，汝等各自皆乘神通，往受彼請。」時諸比丘，受佛勅已，乘虛往彼，去祠不遠，佛以神力，隱千比丘，唯現單己，執持應器，至滿賢所。

爾時長者，聞佛來至，將五百徒眾，各各齎持百味飲食，奉迎如來。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安詳雅步，威儀可觀，前禮佛足。「善來世尊！慈哀憐愍，今見納受我等施食。」佛告長者：「設欲施者，投此鉢中。」及五百徒眾，所齎飲食，各各手自投佛鉢中，不能使滿。「奇哉世尊！有是神力。」心即調伏。千比丘僧，鉢亦皆滿，忽然現前，繞佛世尊。時彼長者歎未曾有，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持此施食善根功德，未來世中，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未解脫者，為作解脫；未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令入涅槃。」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遍照世界，作種種色，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有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頗見富那長者供養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於未來世，過三阿僧祇劫，具菩薩行，修大悲心，滿足六波羅蜜，當得成佛，號曰滿賢，過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佛說是滿賢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名稱女請佛緣

佛在毘舍離，彌猴河岸重閣講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到師子家。時彼長者有一兒婦，字曰名稱，見佛威顏種種相好，莊嚴其身，前白大家：「如此之身，叵可得不？」姑即答曰：「汝今若能修諸功德，發於無上廣大心者，亦可獲得所有相好。」時彼兒婦聞此語已，便從姑妐，求索財物，設會請佛。飯食已訖，持種種花，散佛頂上，在虛空中變成花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喜不自勝，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供養所作功德，於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無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為作涅槃。」爾時世尊觀彼女人發廣大心，即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遍照世界，作種種色，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有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名稱女人供養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今此名稱發廣大心，善根功德，過三阿僧祇劫，具菩薩行，修大悲心，滿足六波羅蜜，當得作佛，名曰寶意，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佛說是名稱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窳惰子難陀見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唯有一子，名曰難陀，甚為窳惰，常喜睡眠，不肯行坐，然極聰慧，與眾超絕，於寢臥中，聽採經論，無不博達其中義味。時父長者見子聰明善解經論，作是念言：「我今當請富蘭那等外道六師，來至家中，令教我子。」作是念已，設諸餚饍，尋即請呼：「飯食已訖。」白六師言：「我唯一子甚為窳惰，眠不肯起，唯願大師，為我教詔，令修家業及以經論。」時六師等即共相將，往到子所；而臥不起，況復為其請命敷坐？時父長者見子如是，以手榰頰，甚用苦惱憂愁不樂。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惱，輒往至彼，為其說法，使令開解，即便見彼長者，為子所惱扶頰而坐，將諸比丘來至其家。於時窳子，忽然驚起，為佛敷坐，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呵責窳惰多諸過咎。尋自悔責，深生信敬。佛便授其一栴檀杖，與彼窳子：「汝今若能於精勤中，少加用心，扣打此杖，所出音聲甚可愛樂，聞此聲已，能見地中所有伏藏。」時窳惰子，尋即取杖，扣打出聲，皆悉得見地中伏藏，喜不自勝，而作是念：「我今於此精懃之中，少許用心，尚能獲得如是大利，況復懃加役身出力，於將來世，必獲無上大利益事。我今當就懃加役力入海採寶。」作是念已，即便唱令，告眾人言：「誰欲入海採大珍寶？我為商主。」眾人競集共作要誓，入于大海，各獲珍寶，皆安隱還，設諸餚饍請佛及僧，供養訖已，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無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令使涅槃。」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叵見是窳惰子入海採寶，設諸餚饍供養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窳惰子，於未來世，過三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精進力，過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五百商客入海採寶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商主，將五百賈客，共入大海，船破還迴，晝夜懃加跪拜諸神，以求福祐；第二第三，重復入海，船壞如前。時彼商主，福德力故，竟不溺水，還達本土，生大苦惱，作是念言：「我每曾聞，有佛世尊，得一切智，諸天世人無有及者，哀愍眾生，自利利他。我今當稱彼佛名號，入于大海；若安隱還，當以所得珍寶之半，奉施彼佛。」作是念已，即集商人，共入大海，稱佛名號，大獲珍寶，安隱迴還。達到家中，觀其寶物，愛戀貪惜，不肯施佛，作是念言：「若減此寶，持半與者，自無已許。我今當就持此寶物，盡持與婦，當從彼邊，索少許錢，市易薰陸，持詣祇桓，燒香供養。」作是念已，如其設計，索得兩錢，市易薰陸，持詣祇桓，燒香供養。佛以神力，令此香烟靉靆垂布遍覆祇桓。時彼商主，覩斯香烟，深於佛前而自悔責：「我今云何向佛世尊，恡惜此寶，而不施與？今者如來，實有神力，令此香烟遍覆祇桓，甚為希有！我今當設餚饍飲食，請佛及僧，就舍供養。」作是念已，即便長跪，請佛世尊。佛默然許。還歸到舍，辦具飲食，明日時到，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如來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到其家。受彼供已，佛為說法慳貪過惡，心開意解，更取寶珠，散佛頂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即便己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無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使令涅槃。」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商主以慚愧心供養我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今此商主以供養我故，不墮地獄、畜生、餓鬼，生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曰寶盛，度脫眾生，不可稱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貧人須摩持縷施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織師，名曰須摩，貧窮困苦，家無升斗，常行客織，用自存活。又於一日，作是念言：「我以先身不布施故，今值貧窮，困苦如是；我於今者，復不布施，於將來世，遂貧轉劇。」作是念已，「我今當更懃加役力，推求少物，持用布施，於未來世，儻得是報，即便求索，得少許縷。」涉道歸家至一巷中，遙見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前詣佛所，尋持此縷，奉施世尊。世尊受已，即現衣破，尋用縫衣。時須漫那見佛世尊縫補破衣，心懷歡喜，前禮佛足，發大誓願，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所施雖微少，值大良福田，

奉施世尊已，誓願後成佛。

過度群萠類，其數不可量，

大威德世尊，當證知此事。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汝今值我故，歸誠發信施，

未來當成佛，號名曰十綖，

名聞遍十方，度脫不可量。

爾時須摩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持此施綖所有功德，於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無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令使涅槃。」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有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貧人須摩以綖施我，心懷歡喜發大誓願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須摩者以殷重心，施我綖故，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十綖，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婆持加困病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性，喜生瞋恚，無有一類與共親善，然於六師生信敬心。於後時間，遇疾困病，無人瞻視飲食醫藥，餘命無幾，作是念言：「我今困苦，理極正爾，誰能救濟我所壽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我命。」即於佛所，生殷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而拔濟之，軟語說法，令彼心悅；若墮惡道，為設方便，而拔濟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所困，燋悴叵濟，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惺悟，喜不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往詣彼長者家。忽然驚起，合掌奉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今患苦，何者最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苦惱。」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修慈悲，誓療眾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乳，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授與婆持加，令使服盡，病悉除愈，身心快樂。即於佛所，倍生信敬，即便為佛及比丘僧，設諸餚饍，供養已訖，復以上妙好衣價直百千兩金，奉上佛僧，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如今世尊治我身心，一切眾病，快得安樂，使我來世，治諸眾生身心俱病，使得安樂。」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有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頗見彼長者子以其病差設供請我及比丘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於將來世，得成為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王家守池人花散佛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波斯匿王未聞有佛，晝夜六時，齎持香花，奉事天神。佛以出世，得成正覺，將欲教化波斯匿王，故著衣持鉢，往詣王所。時波斯匿王見佛來至，光明晃昱，照曜天地，威儀庠序，人中挺特，心懷歡喜，請命使坐，設諸餚饍。供養訖竟，佛便為王，種種說法，即於佛所，深生信敬，捨事天神，心不奉拜。於是波斯匿王日復三時，齎持香花，供養如來。時送花人，奉王花已，自捉一花，欲詣市肆，路值外道即問之曰：「汝齎此花，為欲賣不？」答言：「欲賣。」時須達長者復來到邊，復問彼人：「汝捉此花，為欲賣不？」皆言欲賣。時此二主，各共諍競，倍共償價，遂至百千兩金，故不肯止。時齎花人問外道言：「汝買此花，為何所作？」外道答言：「我用供養那羅延天，以求福祐。」次問須達長者：「汝買此花，用作何等？」須達答言：「用供養佛。」齎花人言：「云何為佛？」須達答言：「前覩無窮，却覩無極，三界中尊，諸天世人，皆共敬仰。」時齎花人，聞是語已，密懷歡喜，作是念言：「須達長者安詳審諦而不卒暴，乃於今日，為此一花，共償價數乃至百千兩金，齎持欲去。今者必有大利益事，不計貴賤，必欲得之。」時齎花人，即答二主：「我華不賣，自欲持去用供養佛。」須達聞已，喜不自勝，尋將彼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甚懷信敬，持所捉花，而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花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散花善根功德，使我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未涅槃者令使涅槃。」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守園人不？持此一花，散我上者，於未來世，過三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花盛，度脫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梵志各諍勝如來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二梵志，一者深信佛法，常說如來所有功德，三界中尊最為第一；其第二者深著邪見，言諸外道六師之徒亦最第一無與等者。如是紛紜，遂共諍競，無有休息，乃至上聞。波斯匿王召二梵志，問其所由，有此諍競？信外道者言：「我所奉事富蘭那等，實有神力，殊勝於彼瞿曇沙門。」王復問彼信佛者曰：「汝今所事瞿曇沙門，有何神力？」梵志答曰：「我所奉事瞿曇沙門絕有神力，無有及者。」時波斯匿王聞其二大梵志語已，而告之曰：「卿等今者，各自稱譽，所奉天神最為第一。我今為汝到七日頭，於平博處，聚集人民百千萬眾，試彼神驗。卿等二人，各自燒香，散花灑水，請汝師等來此會中，當共供養。」時二梵志聞王語已，各相然可。至七日頭，王勅民眾，聚集已訖，時二梵志在大眾前，各發誓願。信富蘭那者，尋取香花并及淨水，在大眾前發大誓願：「若我所奉富蘭那等，有神力者，令此香花并及淨水，於虛空中至我師所，令知我心來赴此會；若無神力，使此香花及以淨水住而不去。」作是誓已，尋散香花并及淨水，皆住不去，即便墮地。時諸大眾見是事已，無有神驗，各相謂言：「今富蘭那等實無神力，虛受國中我等供養。」作是語已，時信佛者，於大眾前，復取香花及以淨水，散於空中作是誓言：「如來今者實有神力，使此香氣所散諸花及以淨水，至如來所，亦知我心來赴此會。」作是誓已，尋即遙散，烟雲垂布，遍覆舍衛；所散諸花，於虛空中，變成花蓋，至如來上，隨佛行住；及以淨水如琉璃，遙灑佛前地，尋即來至。時諸大眾覩斯變已歎未曾有，深於佛所，生信敬心，捨不奉事諸外道等。時彼梵志所願既獲，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香氣散華灑水所有功德，於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無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使令涅槃。」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彼大梵志香花淨水供養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大梵志於未來世，過三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不動，度脫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佛說法度二王出家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二國王，常共忿諍，多害民眾，晝夜陰謀，無有休息。時波斯匿王觀彼二王，流轉生死，恐難拔濟於生死中。欲使解脫，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言：「世尊！今者如來無上法王，觀諸眾生有苦厄者，為作救護，於鬪諍間，能令和解。今此二王，常共鬪諍，多所傷害，久挾怨讎，不可和解，唯願世尊和彼二王，使不鬪諍。」佛即然許。爾時如來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將諸比丘而自圍繞，詣波羅㮈國鹿野苑中。時彼二王各集兵眾，便欲戰擊，一則怯弱，甚大惶怖，退詣佛所，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王，說非常偈：

高者亦隨墮，常者亦有盡，

生者皆有死，合會有別離。

爾時國王聞佛世尊說是偈已，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彼第二王聞佛世尊度其彼王已令出家，心意泰然，無復怖畏。次來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甚懷歡喜，尋請世尊，佛即然可。還歸本國，設諸餚饍，請佛及僧，飯食已訖，即於佛前，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解脫者，為作解脫；無安隱者，為作安隱；未涅槃者，為作涅槃。」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見此槃遮耶王供養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由供養我故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無勝，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〇）◎長者七日作王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波斯匿王及阿闍世，恒共忿諍，各集四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而共交戰，時波斯匿王軍眾悉敗。如是三戰，軍故壞敗，唯王單己道入城內，甚懷憂慘，愧恥委地，忘寢不食。時有長者，多財饒寶，不可稱計，聞王愁惱，來白王言：「奴家多有金銀珍寶，恣王所用，可買象馬賞募健兒，還與戰擊，可得勝彼。今者何故，憂慘如是？」王即然可。大出珍寶，奉上與王，募索健兒，遍行諸國，以求策謀。有一健夫，來應其募，到祇洹門中，見二將士共論戰法。一將士言：「於陣前鋒，先置健夫，次置中者，後置劣者。」聞是語已，還歸白王，具說將士所論兵法。王聞是語，即集四兵，如彼所論，健者置前，劣者在後，尋共交戰，即破彼軍，獲其象馬，即便捉得阿闍世王，大用歡慶，與共同載羽寶之車，將詣佛所，白言：「世尊！我於彼王，長夜之中，初無怨嫉，而彼於我返生怨讐。然阿闍世其父先王，是我親友，不忍害命，今欲放去還歸本國。」爾時佛讚波斯匿王：「善哉善哉！於親非親，心常平等，賢聖所讚。」即便為王而說偈言：

負則生憂懼，勝則懷欣慶，

汝今放彼王，二俱生歡喜，

若能息勝負，最妙第一樂。

時波斯匿王聞佛世尊說是偈已，即放阿闍世還詣本國，自歸舍衛，而自念言：「吾今所以戰鬪獲勝，由彼長者資我珍寶，賞募將士，今得勝耳。」作是念已，即召長者，而告之言：「吾由汝故，資我珍寶賞募勇健，戰鬪得勝。我今當還報卿之恩，恣汝所願。」是時長者跪白王言：「施我無畏，敢有所道。」王即答曰：「聽汝所說。」長者白言：「我今願欲代王七日治政天下。」王尋聽許，滿長者願，即為擊鼓立正為王。擊鼓唱令，使其境內咸令聞知，皆得自在。尋即遣使勅諸小王：「各令七日罷諸王課，來朝拜我，歸依三寶，請佛供養。」七日既滿，甚大歡喜，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持此七日作王功德，於未來世，盲冥眾生，為作眼目；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安隱者，為作安隱；無解脫者，為作解脫；未涅槃者，令使涅槃。」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繞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叵見彼大長者七日作王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大長者，由請我故，於未來世，過三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曰最勝，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佛說是長者作王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一

# 撰集百緣經卷第二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報應受供養品第二

### （一一）◎船師請佛渡水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伊羅拔河邊有諸船師，止住河側。爾時如來將諸比丘，詣彼聚落，欲渡於水化諸船師。是諸人等，見佛來至，各懷歡喜，乘船渡水，前禮佛足白言：「世尊！明日屈意，乘船渡水。」佛即然可。莊嚴船舫，平治道路，除去瓦石污穢不淨，竪立幢幡，香水灑地，散眾妙華，莊嚴船舫，待佛及僧。爾時世尊明日時到，將諸比丘，往至河側，乘船渡水，至彼聚落，敷座而坐。諸船師等，察眾坐定，手自斟酌餚饍飲食，供養訖已，皆於佛前，渴仰聞法。爾時世尊即為如應說四諦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比丘，見是供養，及渡於水，怪未曾有，前白佛言：「如來先世宿殖何福？今者乃有如是自然供養，及以渡水。」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閻婆，將諸比丘，遊行他國，教化眾生。至一河側，有諸商客，齎持珍寶，從他邦來，到彼河岸，見佛世尊及六萬二千阿羅漢眾，深生信敬，前白佛言：『欲渡水耶？』佛即然可。設諸餚饍，供佛僧已，『唯願世尊！在前而渡，儻有劫賊，奪諸比丘衣鉢所須。』爾時世尊即便渡水，為諸商人種種說法，各懷歡喜，發菩提心，即授商主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商主者，則我身是。彼時商客者，今六萬二千阿羅漢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二）◎觀頂王請佛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世尊將諸羅漢六萬二千，詣拘毘羅國。彼諸民眾，稟性賢善慈仁孝順，意志寬博，於時如來作是念言：「吾今當作牛頭栴檀重閣講堂，化彼民眾。」作是念已，時天帝釋知佛心念，即共天、龍、夜叉、究槃荼等，各各齎持牛頭栴檀樹，奉上世尊，為於如來，造大講堂，天諸床榻臥具被褥，天須陀食，自然備有，供養佛僧。時彼民眾，見是事已，怪未曾有，各作是言：「今者如來乃能有是大功德利，乃感諸天置斯供養。」即共同時往詣佛所，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比丘見是諸天所獻供養及以床榻，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如來宿殖何福，乃使諸天置斯供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梵行，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觀頂王所。聞佛來至，出城奉迎前禮佛足，請佛及僧：『臨顧屈意，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尋便安置重閣講堂，床榻臥具，及諸餚饍，供養三月，復以妙衣，各施一領。佛便為王，種種說法，心懷歡喜，發菩提心，即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過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觀頂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今六萬二千阿羅漢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三）◎法護王請佛洗浴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販買求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趣。值天暑熱，渴乏欲死，各各跪拜諸天神等，以求福祐，皆無有感。時諸商人中，有一優婆塞，白眾人言：「如來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厄，而往拔濟。我等今者，咸共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聲，稱南無佛陀，願見救濟此諸渴熱。於時如來遙聞眾客稱佛名號，與天帝釋尋往到彼諸賈客所，降大甘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達到本國，請佛及僧，佛即然可。竪立幢幡，懸諸寶鈴，香水灑地，散諸妙華，燒種種香，備辦餚饍，往白世尊：「唯聖知時，食具已辦。」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至其家，受彼供已。時諸商人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乃使商客置斯供養，復獲道果。」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栴檀香，將諸比丘，詣法護王國。值天亢旱，苗稼不收，王聞佛來，將諸群臣，奉迎世尊：『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於其城內，復造浴池，浴洗佛僧，發大誓願：『持此功德，願天帝釋，降大甘雨，遍閻浮提，潤益苗稼給濟眾生。』發是願已，天尋降雨，莫不蒙賴。即造八萬四千寶瓶，盛佛浴水，賜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城各與一瓶，勅令造塔而供養之。因發無上菩提之心，時栴檀佛即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法護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者今諸比丘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是故今者得致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四）◎佛救濟度病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那羅聚落，多諸疫鬼殺害民眾，各競求請塞天善神，悕望疫病漸得除降；如是數跪，病無降愈。時聚落中，有一優婆塞，語眾人言：「如來在世利安眾生，我等當共一心稱南無佛陀，以求救濟病苦之患。」時諸人等聞是語已，咸各同時稱南無佛陀：「唯願世尊大慈憐愍，覆蔭我等疾疫病苦。」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厄，尋往化度，使修善法永拔諸苦。見此疫病諸人民等同時一心，稱佛名號，以救疫病。爾時如來將諸比丘，往彼聚落，以大慈悲，熏諸民眾，勸令修善，疫鬼同時皆悉退散，無復眾患。時聚落人，見於如來利安民眾，各作是言：「我等今者，蒙佛遺恩，得濟軀命，明當設會請佛世尊。」作是語已，各詣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受我等請。」佛即然可。時諸民眾，知佛許已，還歸家中，平治道路，除去瓦石污穢不淨，竪立幢幡，懸諸寶鈴，香水灑地，散諸妙華，安置床榻，備辦餚饍，往白世尊：「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來入聚落，受其供已。時諸民眾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乃感民眾置斯供養及除疫病。」

爾時佛告諸比丘眾：「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日月光，將諸比丘至梵摩王國，受王供已，長跪白佛：『願見救濟此諸民眾災疫疾患。』爾時世尊尋持所著僧伽梨衣，授與彼王，繫于幢頭，各共供養，疫鬼同時自然退散，無復災患。王大歡喜，發菩提心，佛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梵摩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者今諸比丘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是故今者致得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五）◎天帝釋供養佛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極大愚癡，憍慢嫉妬，教阿闍世王，立非法制，擊鼓唱令：「不聽民眾齎持供養詣瞿曇所。」時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限，憂愁涕泣，悲感懊惱，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來下，高聲唱言：「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唱已，即往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及比丘僧，盡其形壽，受我供養。」佛不然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闍耶殿，床榻臥具，天須陀食，盛以金器，與諸天眾，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在高樓上，遙見迦蘭陀竹林猶天宮殿，天須陀食，盛以寶器，見天帝釋與諸天眾，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覩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瞋恚，罵提婆達多：「汝是癡人！云何教我橫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群臣，前白王言：「願王今者改先制限，令諸民眾得見如來，隨意供養。」尋勅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去，聽諸民眾，設諸餚饍，供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歎未曾有，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乃使天帝置斯供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寶殿，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伽翅王國。聞佛來至，將諸群臣，奉迎世尊，長跪請佛：『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受其供已，佛便為王種種說法。發菩提心，佛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伽翅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者今諸比丘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故有人天而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六）◎佛現帝釋形化婆羅門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國中，有一輔相，名曰梨車，信邪倒見，不信因果，教阿闍世，反逆殺父，自立為主。心懷喜悅，勅諸臣民：「施設大會，聚集百千諸婆羅門共立峻制，不聽往至詣瞿曇所諮稟所受。」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皆不復往。每於一時，密共聚會，或有說言：「我韋陀經說云：『瞿曇沙門者，皆是我等天之大主。』今共稱名，或能來至詣於會所，我等當共盡形奉事。」作是語已，咸共稱名：「南無瞿曇沙門，來赴此會，受我等請。」爾時如來常以慈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應可度，尋往度之。知諸婆羅門善根已熟應受我化，自變其身作帝釋形，乘虛空來，入赴婆羅門會，各起奉迎，請命令坐，而作是言：「我等所求，今悉獲得，當共盡形奉事。」帝釋咸皆稱善。爾時世尊知諸婆羅門心已調伏，還服本形，為其如應說四諦法，心開意解，獲須陀洹果，各懷喜悅，並共施設百味飲食，請佛及僧。供養訖已，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如來往昔宿殖何福？乃能使此諸婆羅門，設諸餚饍供養佛僧。」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妙音，將諸比丘，到寶殿王所。聞佛來至，與諸群臣，奉迎世尊：『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王供已，於其䐡中，出七寶蓮華，各有化佛結跏趺坐，放大光明，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時寶殿王見是變已，發於無上菩提之心，佛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過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寶殿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者今諸婆羅門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七）◎乾闥婆作樂讚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乾闥婆，善巧彈琴，作樂歌舞，供養如來，晝夜不離，名聞遠徹，達於四方。時彼南城，有乾闥婆王，名曰善愛，亦巧彈琴，作樂歌舞，於彼土中，更無詶對，憍慢自大，更無有比。聞其北方有乾闥婆，善巧彈琴，作樂歌舞，故從彼來，涉歷諸土，經十六大國，彈一弦琴，能令出於七種音聲，聲有二十一解。時諸人民聞其彈琴作樂歌舞，歡娛自樂，狂醉放逸不能自制，共相隨逐來詣舍衛，欲得見王致意問訊角試技術。時城郭神及乾闥婆，啟白王言：「云南方國，有乾闥婆王，名曰善愛，快能彈琴，作樂戲笑，今在門外，致意問訊。云在彼間，遙承王邊有乾闥婆，善巧彈琴，歌舞戲笑，故從遠來，求共角試彈琴技術。願王今者！聽使所白。」時波斯匿王告守門者，疾喚來入。共王相見，各懷歡喜。善愛白言：「承聞王邊有乾闥婆善巧彈琴，歌舞戲笑，今在何許？我今當共角試技術。」王即答曰：「我不相憚，去此不遠，我今共汝往至于彼，隨意角試。」時王然可。至世尊所，佛知王意，尋自變身，化作乾闥婆王，將天樂神般遮尸棄，其數七千，各各手執琉璃之琴，侍衛左右。時波斯匿王語善愛言：「此皆是我作樂諸神，汝今可共角試琴術。」時善愛王，即便自取一弦之琴，而彈鼓之，能令出於七種音聲，聲有二十一解，彈鼓合節甚可聽聞，能令眾人歡娛舞戲，昏迷放逸不能自持。爾時如來復取般遮尸棄琉璃之琴，彈鼓一弦，能令出於數千萬種，其聲婉妙清徹可愛，聞者舞笑，歡娛愛樂，喜不自勝。時善愛王聞是聲已，歎未曾有，自鄙慚愧先所彈琴所出音聲，即便引伏，長跪叉手：「請為大師，更諮琴法。」爾時如來見善愛王，除去我慢，心已調伏，還服本形，諸比丘僧，默然而坐。心驚毛竪，尋於佛前，深生信敬，長跪合掌，求入道次。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時波斯匿見善愛王，心已調伏，復得道果，心懷歡喜，長跪請佛及比丘僧。佛即然可。勅諸群臣，平治道路，除去瓦石污穢不淨，建立幢幡，懸諸寶鈴，香水灑地散眾名華，安置床榻，設諸餚饍，供養佛僧。時諸比丘見是供養，怪未曾有，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今者乃有如是音樂供養如來，終不遠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正覺，將諸比丘，遠行教化，至梵摩王國，在一樹下，結跏趺坐，入火光三昧，照于天地。時彼國王，將諸群臣數千萬眾，出城遊戲，作倡伎樂，歌舞戲笑。遙見彼佛及比丘僧，在於樹下，結跏趺坐，光明赫弈，照于天地，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將諸伎女，往到佛所，前禮佛足，作樂供養，長跪請佛：『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大慈憐愍，來入宮中，受我供養。』佛即然可。設諸餚饍，供養訖已，佛即為王種種說法，發菩提心，即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梵摩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者今諸比丘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有是音樂而供養我，終不遠離。」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八）◎如願臨當刑戮求佛出家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如願，好喜殺生偷盜邪婬，為人糾告，王勅收捕，繫縛送市，順行唱令：「送至殺處。」規欲刑戮，值見世尊，作禮歸躬，具說罪狀，「今當就死，命在不久，唯願世尊！大慈憐愍，為我白王，聽使出家，死不復恨。」爾時如來即便然可，告阿難曰：「汝可往語波斯匿王，云吾今日，從王乞索此一罪人，用為出家。」是時阿難受佛教勅，尋即往到，語波斯匿王：「今日世尊，從王乞索此一罪人，用為出家。」王聞佛語，勅放罪人，送與世尊，度令出家，精懃修習，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如願，臨死得脫，出家未久，復獲道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出言信用，救彼罪人，得濟身命。不審世尊其事云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諸聚落，教化眾生。於其路次，值一仙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請命就座，設諸餚饍，供養佛已，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出言信用。』佛即答言：『使汝所求必得如願，如我今者無有異也。』時彼仙人聞佛語已，即於佛前發於無上菩提之心，即為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仙人者則我身是，以我過去敬順佛故，今者出言無不信受，救彼罪人得免身命及獲道果。」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九）◎頻婆娑羅王請佛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頻婆娑羅王，將十二億那由他人，往詣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大慈憐愍，將諸比丘，受我終身四事供養。」佛不許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當受十二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我十二年，當受十二月。」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十二月，當受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勅諸臣民，平治道路，除去瓦石污穢不淨，建立幢幡，懸諸寶鈴，香水灑地，散諸妙花，安置床榻，臥具被褥，備辦餚饍。將諸群臣，各各執蓋，蓋佛眾僧，入王舍城。足蹈門閫，地大震動，城中寶藏，自然踊出，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啞者能言，癖者得伸，貧者得寶。空中伎樂，不鼓自鳴，象馬眾鳥，相和悲鳴，虛空之中，雨眾妙華，至于王宮。設諸餚饍百味飲食，供養佛僧經於三月。受王供已，佛即為王種種說法，心懷喜悅，即以加尸育衣，施佛及僧，退坐一面。時諸比丘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乃獲如斯上妙供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差摩，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寶勝國。王名伽翅，聞佛來至，心懷歡喜，將諸群臣，出城奉迎，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慈哀憐愍，受我供養。』佛即然可。設諸餚饍，供養佛已，渴仰聞法，佛即為王種種說法，心懷歡喜，即於佛前，發於無上菩提之心。佛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利安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伽翅王者則我身是，彼時諸臣者今諸比丘是。由於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〇）◎帝釋變迦蘭陀竹林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然彼長者信邪倒見，奉事外道，不信佛法。時大目連觀是長者，極生邪見，畏墜三塗不可拔濟，生憐愍心，即作方便，告帝釋言：「汝今可變迦蘭陀竹林，令作七寶諸天宮殿等無有異，懸諸幡蓋及諸寶鈴，諸天妙華以散其地，天須陀食，自然備有，供養佛僧。伊羅鉢龍，執持幡蓋，蓋佛頂上。又諸龍王，各各執持種種幡蓋，蓋諸比丘。舍尸夫人將諸婇女，各各執扇，在佛左右，執扇扇佛。般遮尸棄乾闥婆眾作天伎樂，以娛樂佛。」時彼長者見其如是，歎未曾有，即於佛所，深生信敬，往詣佛所：「唯願世尊！慈哀憐愍，受我供養。」佛默然許。還至家中，設供飲食，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至其家，受其供已，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見此神變如斯供養，怪未曾有，而白佛言：「如來世尊宿殖何福，乃獲斯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滿願，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梵摩王國。聞佛來至，將諸群臣，出城奉迎，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受我供養。』佛即然可。勅諸群臣，施設種種百味飲食，供養訖已，佛即為王種種說法，發菩提心，即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梵摩王者則我身是，皆由彼時供養佛僧，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故有人天來供養我。」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二

# 撰集百緣經卷第三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授記辟支佛品第三

### （二一）◎化生王子成辟支佛緣

佛在摩竭提國，將諸比丘，漸次遊行，到恒河側，見一故塔，毀落崩壞，無人修治。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何塔？朽故乃爾，無人補治。」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正法治化，人民熾盛，極大豐樂，無有兵革軍征鬪諍災疫疾病，饒諸象馬牛羊六畜，及諸珍寶。唯無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叵不能得。時王薗中有一池水，生好蓮花，其花開敷，有一小兒，結跏趺坐，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花香，身諸毛孔，有栴檀香。時守池人，以狀白王，甚懷歡喜，將其后妃，往到薗中，見此小兒，喜不自勝，欲前抱取。兒便為王，而說偈言：

大王常所求，故來稱王願，

見無子息故，今來為王子。

「爾時大王后妃婇女，聞說此已，莫不歡喜，即抱小兒，還宮養育。年漸長大，隨其行處，有蓮花生，身毛孔中，有栴檀香，因為立字，名栴檀香。時此小兒，尋自觀察，足跡行處，所出蓮華，初則鮮好，未久萎落，便自思惟：『我今此身，會當歸爾。』心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爾時大王后妃婇女，㘁天涕哭，攝其尸骸，耶旬燒之，收取舍利，起塔供養。是故今者，是彼塔耳。」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此辟支佛宿殖何福，受斯果報？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羅迦孫陀。於彼法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父崩亡，子與其母，各自分居。時長者子，甚好色欲，見一婬女，甚適其意，以金百兩，方聽一宿，漸經多年，財物蕩盡，更無所與，遮不聽宿，慇懃求請，願見一宿。婬女語言：『汝今若能得一好花來與我者，聽汝一宿。』時長者子，每自思惟：『我今家中，無有財物可用買花以遺婬女。』思惟是已，『今王塔中，必有好花，我當盜取，持用與之可得止宿。』然彼塔門，有人守護，無由得前，尋從伏竇，入其塔中，盜取好花以與婬女，乃聽止宿。至於天明，其人身體，生諸惡瘡，甚患苦惱，痛不可言，喚諸良醫，以瞻療治，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深自思惟：『家無財物。』即賣舍宅，得六十萬金錢，尋用即買牛頭栴檀。方得六兩，頓用塗瘡，語良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汝今治外，乃可差乎？』作是語已，即持所買牛頭栴檀㨶末六兩，入其塔中，發大誓願：『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眾生，隨其厄難，我今此身，墮一生數，唯願世尊！慈哀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即以所末牛頭栴檀二兩，用償花價二兩，至心供養二兩，求哀懺悔，瘡尋除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喜不自勝，發願出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隨其行處，生好蓮花，身諸毛孔，恒有香氣。」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長者子栴檀塗塔者，今此辟支佛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二）◎小兒散花供養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遙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花，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花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過度眾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花散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兒者以花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號曰花盛，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三）◎女人以金輪擲佛上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國中，有一商主，名曰浮海，將諸商客，入大海中，採其珍寶。其婦少壯，容貌可觀，憶望其夫，晝夜愁念，速得還家，即便往詣那羅延天所，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違人願，使我夫主安隱速還，我今當作金銀瓔珞以報天恩；若不還者，我以糞屎不淨臭處毀辱天身。」

作是誓已，未經幾時，果如其願，安隱還家，甚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環釧，將諸侍從往詣天祠。路值如來，將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擲散佛上，其從語言：「此非那羅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從其教，即以瓔珞，擲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我今以此散佛瓔珞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於今者，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十三劫成佛，號曰金輪瓔珞，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四）◎老母善愛慳貪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波斯匿王，后宮婇女，名曰善愛，年在老邁，極大慳貪，不好惠施，却坐飲食。時大目連，欲化彼故，著衣持鉢，以神通力，從地踊出，住老母前，從其乞食，老母瞋恚不肯布施。飲食已訖，有一殘果及洗器水，臭而不噉；爾時目連即從乞索，老母瞋恚尋即將與。目連得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彼老母見是變已，心懷信敬，歸誠懺悔，即於其夜，便取命終，生曠野中在一樹下，食果飲水以自存活。致經數時，波斯匿王將諸群臣，遊獵射戲，馳逐群鹿，渴乏欲死，遙見彼樹，希望求水，馳奔趣向。去樹不遠，有火炎起，遮不聽近，但遙見人坐其樹下。王即遙問：「汝是何人？在此樹下。」彼即答言：「我是波斯匿王后宮婇女，年在朽邁，名曰善愛，不好惠施，命終生此，唯願大王慈哀憐愍，為我設供，請佛及僧，使我脫此弊惡之身。」王即問言：「為汝設福，可得知不？」彼人答曰：「設福必得，王自當見。」爾時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勅諸兵眾：「相去百步，安置一人，令聲相承，還歸城內，為其設供，請佛及僧。若彼得福，使諸兵眾各各承聲，須臾聞我，令知虛實。」尋即為設，請佛及僧。呪願已竟，彼樹下人，百味飲食，自然在前。時波斯匿王，已知為實，即於佛前，深生信敬，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五）◎含香長者請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含香，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稟性賢柔，敬信三寶。每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如水中月，如熱時炎，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所，前禮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垂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餚饍，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含香長者設諸餚饍供養佛僧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大長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含香，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六）◎船師渡佛僧過水緣

佛在摩竭提國，將諸比丘，漸次遊行，到恒河側。時有船師，住在河邊。佛告船師：「汝今為我渡諸眾僧。」船師答曰：「與我價直，然後當渡。」佛告船匠：「我亦船師，於三界中，互相濟度，出生死海，不亦快乎？如鴦掘摩羅，瞋恚熾盛，殺害人民，我亦度彼出生死海。如摩那答陀，極大憍慢，卑下他人，我亦度彼出生死海。如憂留頻螺迦葉，愚癡偏多，無有智慧，我亦度彼出生死海。如是等比，無量眾生，我亦皆度出生死海，盡不索直。汝今何故，特從我索，然後渡人？」爾時世尊，如是種種與其說法，心遂堅固，而不肯渡。時河下流，復有船師，聞佛所說，心懷歡喜，便前白言：「我今為佛渡諸眾僧。」佛即然可。莊嚴船舫，喚僧乘船。時諸比丘，或在虛空，或在中流，或在彼岸。時諸船師，見佛及僧現如是等種種神變，甚懷信敬，歎未曾有，敬禮佛僧，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時前船師索價直者，見後船師渡佛僧竟，復見神變，深生慚愧，即便以身五體投地，歸誠向佛，至心懺悔，請佛及僧。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餚饍百味飲食，手自斟酌，供佛僧已，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船師慚愧自責設供懺悔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船師者，以是懺悔設供功德，於未來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受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度生死海，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七）◎婢使以栴檀香塗佛足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大長者，有一婢使，稟性賢善，敬信三寶。每於一時，為其大家，磨栴檀香，暫出門外。見佛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心懷喜悅，尋還入內，取少栴檀，塗佛足上；佛以神力，令此香雲靉靆垂布遍王舍城。時彼女人，見是變已，倍生信敬，即便以身五體投地，因發誓願：「以此香氣供養功德，使我來世永離貧窮下賤之身，早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長者婢使以栴檀香塗我足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長者婢，以栴檀香塗我足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身體香潔，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受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栴檀香，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八）貧人拔提施佛燋木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貧人，名曰拔提，為他守園，用自存活。每於一日，擔一燋木，入城欲賣。值城門中，見一化人，語貧人言：「汝今若能持此燋木，用與我者，我當施汝百味飲食。」時彼貧人，聞化人語，心懷歡喜，即便以木，授與化人。化人答曰：「汝今持木，隨我從來，共詣祇桓，當與汝食。」時彼貧人，即相隨逐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即以燋木，奉施世尊。世尊受已，插著地中，佛以神力，令此燋木，須臾之間，枝條生長，花果茂盛，團圓可愛，如尼拘陀樹。世尊在下，結跏趺坐，為諸人天百千萬眾，演說妙法。貧人見已，心懷喜悅，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施佛燋木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守園貧人施我燋木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貧人者，以信敬心施我燋木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離垢，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二九）◎作樂供養成辟支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國中豪貴長者，各自莊嚴，著好服飾瓔珞環釧，齎持香花，作倡伎樂，皆共相將，欲出城外遊戲自樂。到城門中，值佛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彼諸人，見佛如來，圓光晃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各懷歡喜，前禮佛足，作倡伎樂，供養佛僧，各以所捉種種雜花，而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花蓋。佛以神力，遍覆舍衛。時諸人等，見是變已，歎未曾有，即便以身各各五體投地，因發誓願：「以此作倡伎樂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諸人等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諸人等，以其作樂散花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〇）◎劫賊惡奴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惡奴，心常好樂處處藏竄劫奪人物，用自存活。時有比丘，在於塚間，坐禪行道，食時欲至，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長者，見彼比丘威儀庠序，心生信敬，即入舍內，取一張㲲，施彼比丘。還詣塚間，值彼賊人，見是比丘持㲲來至，便從索取，比丘即與。明日更來，復從索氈，次復持與。於第三日，比丘乞食，來至房內，復從索鉢。時彼比丘作是念言：「唯此一鉢，當用乞食救濟性命，彼賊復索無有厭足，今當設計授三自歸，治彼賊人令使不來。」作是念已，即語賊言：「待我須臾，止息小停，當與汝鉢。」賊聞是語，即便坐待。比丘取繩，張施羂索，安置向內，語彼賊言：「我今疲極不能故起，汝自申手，內著向中，我授汝鉢。」賊聞是語，尋即申手內著向中，比丘挽索羂其手得，繫著床脚。比丘出外，捉杖考打，唱言：「一下當歸依佛。」痛不可言，良久乃穌。種種呵責，復更考打，「第二下者當歸依法。」倍復疼痛，垂欲命終，良久乃穌。轉更呵責，「第三下者當歸依僧。」賊作念言：「今者考我，徹於心骨，痛不可言，若不伏首，授我四歸，必定交死。」作是念已，即便引伏。比丘解放，走詣佛所，高聲唱言：「今者世尊，實大慈悲，勅諸比丘，授我三歸，脫不得死，若受四歸，必死無疑，無所歸仰。」爾時世尊，知彼賊人心以調伏，即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三

# 撰集百緣經卷第四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出生菩薩品第四

### （三一）◎蓮華王捨身作赤魚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秋果熟時，將諸比丘，遊行聚落，噉食果蓏，皆不消化，多有瘧疾，種種病生，不能坐禪讀誦行道。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世尊宿造何福？凡所食噉，能使消化，不為身內作諸患苦，今者威顏益更鮮澤。」佛告阿難：「我自憶念過去世時，修行慈悲，和合湯藥，用施眾生，以是之故，得無病報。凡所食噉，皆悉消化，無有患苦。」

爾時阿難，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願為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波羅㮈國有王，名曰蓮華，治正天下，人民熾盛，豐樂無極，無諸兵甲，不相征罰，饒諸象馬牛羊六畜，甘蔗蒲桃及諸果蓏，甘甜而美。時彼人民，貪食多故，不能消化，種種病生，各相扶侍，來詣王所，求索醫藥。時蓮華王見是病人，生大悲心，集喚眾醫，勅令合藥施於民眾。病者遂多，不能救療。時蓮華王，詰責眾醫：『汝等今者有何事故不治民眾，使來向我？』諸醫白王：『湯藥不具，是以不治。我等今者，尚有病苦，不能自治，況餘病者？』時蓮華王，聞是語已，深用惆悵，問諸醫言：『有何不具？』諸醫答曰：『須得赤魚肉血食者，病乃可差。我今諸醫，各各募索，了不能得，以是之故，病者遂多，死亡者眾。』時蓮華王，作是念言：『今者赤魚，鈎不可得，我當求願，作赤魚形，為治眾生身中諸病。』作是念已，召喚太子及諸大臣：『我以國土，囑累卿等，好共治化，莫枉民眾。』時王太子及諸大臣，聞是語已，悲感哽噎，涕泣墮淚，悲不能言，前白大王：『我等諸臣及以太子，有何非法，乃使大王有是恨語？』時蓮華王，答其太子及以諸臣：『我於今者，不見卿等有過狀耶。但此國內一切民眾，多諸病苦，死亡者眾，須得赤魚血肉服者，病乃可差。是以我今欲捨此身，作赤魚形，治諸民病。是故今者，喚卿等來，委付國土。』爾時太子及諸大臣，聞王是語，㘁天而哭，悲感哽噎，前抱王足：『我等今者，賴王慈覆，國土豐樂，人民熾盛，得蒙存活。云何一旦便欲孤棄捨我等去？』時蓮花王，答太子曰：『我今所作，亦為民眾，云何卿等而見固遮？』爾時大子及諸大臣，種種諫王不能使住。時蓮華王，捉持香花，尋上高樓，四方作禮，發大誓願：『我捨此身，使我生彼波羅㮈國大河之中，作大赤魚，有其食者眾病皆愈。』發是願已，自投樓下，即便命終，生彼河中，作大赤魚。時諸民眾，聞彼河中有大赤魚，各齎斤斧競來破取，食其血肉，病皆除愈。其所割處，尋復還生。如是展轉，經十二年，給施眾生，無有毛髮悔恨之心。於是命終，生忉利天。」佛告阿難：「欲知爾時蓮華王者，則我身是。由於彼時捨此身命活眾生故，無量世中，未曾病苦，乃至今者自致成佛，度脫眾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二）◎梵豫王施婆羅門穀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諸比丘前白佛言：「如來今者，以何因緣，常恒讚歎布施功德，不可度量？不審世尊！其事云何？願樂欲聞。」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我念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王名梵豫，治正國土，人民熾盛，豐樂無極，饒諸象馬，牛羊六畜亦甚眾多。時彼國中，有一婆羅門，善能占相，稽白王言：『今者土境，有火星出，天當亢旱滿十二年，苗稼不收，人民飢餓。』時梵豫王，聞是語已，甚懷憂愁，作是念言：『我當云何活此民眾？』即勅算師：『試算倉穀及以民眾，眾各得幾許？』時諸算師受王教勅，尋共算竟，各得一升。足供六年，死亡者眾，惟王單己所食穀分，有二升在。有婆羅門，在後來至，前白王言：『唯我一人，獨不得穀，命在旦夕，願王今者，所可分穀，見賜少許。』時梵豫王，聞是語已，作是思惟：『我今於此，少許飢渴，不能忍受，況於來世？無量世中，為眾生故，忍受諸苦，飢渴寒熱。』思惟是已，即減半穀，施婆羅門。精誠感應，動天宮殿，不能自安。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動搖如是？將非我今命欲盡耶，而致斯變？』作是念已尋即觀察，見梵豫王，於飢饉中，為眾生故，能捨難捨，感我宮殿，動搖如是。『我今當往，試其善心為虛偽耶？』即便化作一婆羅門，拄杖羸瘦餘命無幾，來詣宮門，從王乞索。王自念言：『我今此身，施與不施，會當歸死。』作是念已，『寧就惠施，利益眾生，死無悔恨。』唯有所食一升穀分，施婆羅門。得是穀已，問大王曰：『乃能於此飢饉之中，能捨難捨，為求釋梵轉輪王乎？世俗榮樂？』王即答言：『我今以此惠施功德，不求釋梵及以轉輪、世俗榮樂，願我未來得成正覺，拔濟眾生飢渴寒熱。』發是願已，時婆羅門，讚言：『善哉！未曾有也。』還復釋身，『願王今者，約勅民眾，修治田種，却後七日，我當降雨。』時梵豫王，聞是語已，心大歡喜，勅諸民眾：『及時耕種，滿七日頭，必當降雨。』時諸民眾，聞王教令，各各竟共修治田作。七日頭到，降大甘雨，一切苗稼，皆得成熟，人民熾盛，豐樂無極。」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梵豫王者，則我身是。以是之故，我常讚歎布施果報不可稱量。」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三）◎尸毘王剜眼施鷲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諸比丘安居欲竟，自恣時到，春秋二時，常來集會，聽佛說法。其中或有浣衣薰鉢打染縫治，如是各各皆有所營。時彼眾中，有一比丘，名曰尸婆，年老目瞑，坐地縫衣，不見絍針，作是唱言：「誰貪福德？為我絍針。」爾時世尊，聞比丘語，尋即往至，捉比丘手，索針欲貫。時老比丘，識佛音聲，白言：「世尊如來！往昔三阿僧祇劫，修大慈悲，滿足六波羅蜜，具菩薩行，斷除結使，功德備足，自致作佛。今者何故猶於我所，求索福德？」佛告比丘：「由我昔來宿習不忘，故於汝所，猶修福德。」

時諸比丘聞佛世尊作是語已，即白佛言：「如來往昔，於彼耆舊老比丘所，修何功德？願為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㮈國有王，名曰尸毘，治正國土，人民熾盛豐樂無極。時尸毘王常好惠施，賑給濟乏，於諸財寶頭目髓腦，來有乞者終不悋惜。精誠感應，動天宮殿，不安其所。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動搖如是？將非我今命欲盡耶？』作是念已尋自觀察，見尸毘王，不惜財寶，有來乞者，皆悉施與，精誠感應，動我宮殿，物不安所。我今當往，試其善心為虛為實？即便化作一大鷲身，飛來詣王，啟白王言：『我聞大王，好喜布施，不逆眾生；我今故來，有所求索，唯願大王！遂我心願。』時王聞已，甚懷歡喜，即答鷲言：『隨汝所求，終不悋惜。』鷲白王言：『我亦不須金銀珍寶及諸財物，唯須王眼以為美饍，願王今者，見賜雙眼。』時尸毘王聞鷲語已，生大歡喜，手執利刀，自剜雙眼，以施彼鷲，不憚苦痛，無有毛髮悔恨之心。爾時天地六種震動，雨諸天花，鷲白王言：『汝今剜眼，用施於我，無悔恨耶？』王答鷲言：『我施汝眼，今者實無悔恨之心。』鷲語王言：『若無悔心，以何為證？』王答鷲言：『今施汝眼，無悔心者，當令我眼還復如故。』作是誓已，時王雙眼，如前無異。鷲復釋身，讚言：『奇哉！未曾有也。汝於今者，能捨難捨，為求釋梵轉輪聖王、世俗榮樂？』王答釋曰：『我今不求釋梵及以轉輪、世俗榮樂，以此施眼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度脫眾生。』發是願已，時天帝釋，還詣天宮。」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尸毘王者則我身是，彼時鷲者今老比丘是。由於彼時布施眼目不悋惜故，自致成佛，是故今者，猶於汝上，修於福德，尚無厭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四）◎善面王求法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大悲熏心，以一切種智所得無上甘露妙法，廣為天人八部之眾，於其長夜常為說法，無有疲厭，不生懈惓。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即白佛言：「世尊！今者何故，於其長夜宣說法要無有休息，然佛身心都不疲厭？云何如是？」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當為汝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㮈，王名善面，其王太子，名孫陀利，其國豐樂，人民熾盛。時善面王，聰明智慧，深樂道德，常求妙法，以眾珍寶置于四衢，作是唱言：『誰有妙法，為我說者，當以珍寶而以與之。』以其至誠，感天宮殿，皆悉震動。爾時釋提桓因尋即觀察，知善面王，為法情重，精誠感應，致此動搖。即化其身，作羅剎像，鉤牙雙出，鋒刃長利，飢餓慞惶，甚可怖畏，來詣宮門，而自唱言：『我有妙法。』時王聞已，即出奉迎，求索聞法。時彼羅剎即語王言：『我雖有法，今定飢渴，不能宣說。』王聞是已，即便為具種種飲食，而與羅剎。羅剎答言：『我所食者，唯食熱血新肉，今此百味非吾所食。』時王太子孫陀利者，聞此語已，白父王言：『夫法音者，甚難得聞，我今以身施與羅剎隨意食噉，願使父王得聞妙法。』王聞太子發廣大心不惜身命，即自思惟：『我於曠劫為恩愛所縛，流轉生死，無有窮已；今寧聞法，捨所愛子。』思惟是已，即便可之。爾時太子，既蒙聽許，即便持身與彼羅剎。羅剎得已，即於王前爴裂太子，狼籍在地，飲血噉肉。食之既盡，故言不足。時王夫人，見子捨身與彼羅剎，羅剎食已，故言不飽，即作是念：『我子尚能捨此身命，況於我身而當不捨？』即如所念，具白於王。王聞此語，即復然可。時王夫人，即便以身施與羅剎。羅剎得已，如前噉食，食之既盡，猶云飢渴。爾時羅剎即便語王：『汝今以身，用供我食。』王即答言：『我今此身，都不悋惜，但身死已，不得聞法；汝於今者，先為我說，然後捨身，用供汝食。』爾時羅剎，知其誠信，即便為王而說偈言：

因愛則生憂，因愛便有畏，

能離恩愛者，永斷無怖畏。

「爾時羅剎，說此偈已，還復釋身，太子夫人，忽然在前。王聞法已，倍生信敬，復見夫人，及以太子，猶故存在，心懷歡喜，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善面王者則我身是，時太子者今阿難是，王夫人者今耶輸陀羅是。我於往昔，修菩薩道時，為求法故，尚不愛惜所敬妻子，況於今日而有疲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五）◎梵摩王太子求法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稟性仁賢，敬信三寶，日日往詣僧坊精舍，除掃塔寺。又於一時，有諸緣務，值行不在掃彼塔寺。爾時世尊，將大目連、舍利弗、大迦葉等，入其塔中，掃除已竟，却坐一面，為諸比丘說是掃地得五功德：一者自除心垢，二者亦除他垢，三者除去憍慢，四者調伏其心，五者增長功德，得生善處。時須達長者，於其行還，到精舍中，聞佛世尊，為諸比丘，說此掃地所得功德，心懷歡喜，前白佛言：「我今聞佛說是掃地五事功德，在所行處，如見賢聖在我目前。」

爾時世尊告須達言：「我所愛敬，一切善法，亦復如是。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王名梵摩達多，正法治化，人民熾盛豐樂無極。時王夫人，自覺有娠，頂上自然，有一寶蓋，隨其行坐。王召相師占相夫人。相師覩已：『此兒生已，有大福德，必當四方推求索法。』於是夫人足滿十月，生一太子，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曰求法。年漸長大，心樂道法，即復遣人，齎持珍寶，四方推求，了不能得；涕哭懊惱，不能自寧。精誠感應，震動釋宮，不安其所。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以何因緣，動搖如是？』尋自觀察，見王太子，求法懊惱，了不能得，是以涕哭，感我宮殿，動搖如是。我今當往，試其善心為虛實耶？即便化作一婆羅門，來詣宮門，作是唱言：『我有妙法，誰欲樂聞，我當為說。』時王太子，聞使者語，喜不自勝，即出奉迎，接足作禮，將至殿上，敷施好床，請命使坐，合掌白言：『唯願大師！慈哀憐愍，為我解說。』時婆羅門答太子曰：『學法甚難，追師積久乃可得知。今者云何直欲得聞？理不可爾。』時王太子白大師言：『若欲所須，願見告示，及身妻子，象馬珍寶，皆悉備有，終不悋惜，當相供給。』婆羅門言：『如汝所道，我悉不須，汝今若能作一大坑，令深十丈，盛滿中火，自投其身，乃當與法。』爾時太子，聞是語已，心懷歡喜，尋作大坑，盛滿中火，欲自投身。時王夫人及諸群臣，尋來抱捉，諫喻太子，曉婆羅門：『唯願大師！慈哀憐愍，為我等故，莫令太子投此火坑。若欲所須，國城珍寶及以妻子，當相供給。』婆羅門言：『吾不相逼，隨太子意，能如是者，我為說法。』時王太子聞是語已，而作是言：『我於曠劫，唐捐身命，未曾有人為我欲說如是妙法。』即欲自投。時王夫人及諸群臣，觀其志誠必欲自投，尋即遣使，乘八千里象，宣告一切閻浮提內，諸大臣等速來集會，詣太子所，合掌諫曉：『為我等故，莫投此坑，今為一人，孤棄一切。』時王太子，答諸臣言：『我於無數生死之中，或在地獄、畜生、餓鬼，更相殺害，火燒湯煮，飢餓困苦，一日之中，不可稱計，痛不可言，唐捐身命，未曾有益為於法也。汝等今者，云何諫我？以此臭身，為求無上菩提道故，捨此身命，誓度眾生，出生死海。』作是語已決定欲投，白婆羅門言：『唯願大師！先為我說，我命儻終，不及聞法。』時婆羅門，即為太子而說偈言：

常行於慈心，除去恚害想，

大悲愍眾生，矜傷為雨淚。

修行大悲者，同己所得法，

救護諸群生，乃應菩薩行。

「爾時太子，聞是偈已，喜不自勝，即便投身。大火坑中，變成華池，太子於中，坐蓮華上，地大震動，雨諸天華，積至于膝。時婆羅門，還復釋身，讚太子曰：『汝今於此火難之中，為此一偈不惜身命，為求何願？』太子答曰：『我求無上菩提大道，度脫眾生，出生死海。』爾時帝釋，聞是語已，歎未曾有，還詣天上。時梵摩王及諸群臣，見其太子有是奇特，歎未曾有，莫不歡喜，還將太子，詣於宮中。」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梵摩王者今淨飯王是，彼時母者今摩耶是，彼時太子者則我身是。」

佛說是求法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六）◎婆羅門從佛債索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入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遮不聽去，而作是言：「汝今要當與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者，不聽佛過。」爾時世尊與諸比丘，默然而住，不能前進。乃至上聞，國主瓶沙，及波斯匿王，毘舍呿釋種，及福樓那等，各齎珍寶種種財物，與婆羅門，然不肯受。時須達長者，聞佛世尊，為婆羅門而作留難，住而不去，即取金錢五百，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乃有如是見遮留難，不聽佛過？」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時王太子，字曰善生，將諸親友，遊戲觀看。路逢一人，共輔相子，樗蒱博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彼戲人五百金錢，尋從債索，不肯償之。時王太子語戲人言：『若彼不與，我當代償。』時輔相子，自恃力勢，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為戲人，從我債索。」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太子者則我身是，彼時輔相子者今須達長者是，彼時戲人者今婆羅門是。是故汝等凡負債者，不可抵突冒而不償，乃至成佛不脫此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七）◎佛垂般涅槃度五百力士緣

佛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將欲涅槃。時須拔陀，聞佛世尊欲入涅槃，將五百力士來詣佛所，前禮佛足，却住一面，求索入道。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拔陀五百人等，宿殖何福？佛垂涅槃急厄之中，得蒙濟度。」佛告諸比丘：「非但今者，厄難之中得蒙濟度，過去世時，我亦濟彼脫諸厄難。」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濟度彼等，其事云何？願為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㮈國有王，名曰梵摩達多，將諸民眾，出城遊獵。到一山間，有大河水，值五百群鹿，便欲獵射。我於彼時，為諸鹿王。張圍來近，時諸鹿等在河岸間，周慞惶怖，馳走從河。時彼河水，深而無底，越不可渡，張圍轉近，命在旦夕。時彼鹿王語諸鹿言：『為汝等故申其四足，置河兩岸，汝等諸鹿躡我脊過，可達彼岸。』爾時諸鹿，聞是語已，馳奔共渡，躡鹿王脊，遂至破盡，痛不可言。是時諸鹿，盡皆渡竟，唯一鹿母將一鹿麋，周慞惶怖，最在其後。時彼鹿王，見其在後，忍於疲苦，待令度過，即便命終，生忉利天。」佛告諸比丘：「我於爾時，在畜生中，猶生慈悲，不憚疲苦，度脫眾生；況我今者，超越三界，自在無礙，而有勞耶？」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鹿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鹿者今須拔陀等五百比丘是。」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須拔陀等五百比丘，宿殖何福？遭值世尊，各獲道果。」佛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時有五百比丘，在山林中，坐禪行道，未獲道果。時迦葉佛，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時彼比丘，都不覺知。諸樹神等，知佛今日將欲涅槃，心懷懊惱，涕哭流淚，墮於樹下比丘頂上。時諸比丘，各問樹神：『汝今何故，涕泣如是？』樹神答曰：『迦葉世尊！今欲涅槃。是故我今心懷懊惱，涕泣如是。』時諸比丘，聞樹神語，心驚毛竪，方懷憂懼，白樹神言：『我等今者，何由得及見佛世尊？先自過度，不忍見於佛先滅度。』樹神答曰：『汝等今者，若欲去者，各自閉眼，我等樹神，能令汝等到世尊所。』時諸比丘，聞是語已，尋各閉目，不覺忽然至世尊所，懺悔罪咎，各取涅槃。皆由彼時出家持戒，今得值我，獲道果證。」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五百比丘者，今此須拔陀等五百力士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八）◎兔燒身供養仙人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拔提，出家入道，心常好樂白衣緣務，三業俱廢。爾時如來，觀此拔提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告阿難言：「汝往喚彼拔提比丘，來到我所。」尋即往喚。佛勅拔提：「汝可往詣山林樹間修習善法。」尋受佛教，詣山林間，坐禪行道，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拔提比丘，宿殖何福？雖復出家，常樂俗緣；復值世尊，得獲道果。」佛告比丘：「非但今日能化彼耶！過去世時，我亦化彼。」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一仙人，在山林間，食果飲水，修習仙道，經歷多年，值天亢旱花果不茂，飢渴所逼，便欲入村乞食自活。時有菩薩兔王，與諸兔等，隨逐水草，俱行見是長鬚仙人，為飢渴所逼，欲入村落乞食自活，便前白言：『受我明日少許微供，并有好法，汝可聽受。』仙人聞已，作是念言：『彼兔王者，或能值見飛鳥走獸命盡之者，為我作食。』尋即許可。時彼兔王知仙人許，尋集諸兔及彼仙人，宣說妙法，手復拾薪，積之于地，每自燃火，自投其身在大火中。時彼仙人，即前抱捉；無常之命，已就後世。仙人唱言：『和上大師！云何一旦今見孤背捨棄我去？更不聞法。』悲感哽噎，㘁天而哭，悶絕躃地，悲不能言。當爾之時，地大震動，天雨妙花，覆兔王上。時彼仙人，見彼兔王修於大悲，不敢食噉，收其骸骨，起塔供養。」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菩薩兔王則我身是，彼時仙人者今拔提比丘是。皆由彼時隨順我語來聽法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三九）◎法護王子為母所殺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提婆達多，愚癡無智，常懷嫉妬，瞋恚罵詈向佛世尊，如來終不向提婆達多有嫌恨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不審世尊！其事云何？」佛告比丘：「非但今日為彼所罵，過去世時，亦常惡罵，我恒忍受。」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願樂欲聞過去世時，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正法治化，人民熾盛，豐樂無極。有二夫人，一名善意，二名修善意。其大夫人，體性調順，甚適王情，然無子息。第二夫人，唯有一子，聰明慈仁，孝順父母，王甚愛念，遣詣學堂，讀誦書典。將大夫人，出城遊戲，歡喜受樂，持少酒食，送與城內第二夫人。夫人瞋恚，惡口罵詈：『我寧刺汝王子咽殺，取血而飲，今終不飲王所送酒。』使者還馳，以狀白王。王聞是語，復生瞋恚，尋即遣人，送王子與，試為能不？夫人得已，即欲刺咽，王子歸躬，合掌向母：『我無過罪，何為見爾？』母答子曰：『汝父勅殺，非我咎也。』聞是語已，即便向母，懺悔罪咎；其母不聽，即便刺殺。乘是善心，生忉利天。我於爾時，故是凡夫，為母所殺及以罵辱，終無恨心；況我今者，超出三界，云何不能向提婆達多生慈悲耶？」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一子者則我身是，彼時母者今提婆達多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悲喜交集，作禮而退。

### （四〇）◎劫賊樓陀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劫賊，名曰樓陀，腰帶利劍，手把弓箭，在於道次，劫奪民物，用自存活。遂經數日，飢渴所逼，遙見比丘持鉢而行至一樹下，作是念言：「彼人鉢中，必有飲食，今當往彼奪取食之；若彼食竟，開腹取噉。」作是念已，尋即趍向，相去不遠，小復亭住。時彼比丘，尋知賊意，「今若不喚，必當殺我，增彼罪咎，墜墮三塗；不如先喚，施彼飲食。」作是念已，即便遙喚：「汝速疾來，我施汝食。」賊作是念：「今此比丘，遙知我飢，喚我與食。」尋即來前，食彼飯已，充足飽滿，發歡喜心。時彼比丘，即便為說種種妙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求索出家，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四

# 撰集百緣經卷第五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餓鬼品第五

### （四一）◎富那奇墮餓鬼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欲設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所以爾者，欲令眾生厭離生死求於涅槃。時彼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爾時目連，見此餓鬼，即前問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曰：「有日之處，不須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欲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爾時世尊，在大眾中，為諸天人演說妙法，見目連入，即問之曰：「汝於今者，見何異事？」目連答曰：「見一餓鬼，身體燋然，東西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造何惡業，受如是苦？」

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押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處藥，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即便往詣造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其詳序威儀可觀，深生信敬，而問之言：『欲須何等？』辟支佛言：『甚患渴病，須甘蔗汁，故來相告。』長者聞已，心懷歡喜，尋勅其婦富那奇：『我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辟支佛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

佛說是餓鬼緣時，諸比丘等，捨離慳貪，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二）◎賢善長者婦墮餓鬼緣

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遶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爾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

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㮈，其土豐樂，人民熾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慇懃囑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但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著空屋，令其即日晚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長者婦者，今此餓鬼是。是故汝等，當勤布施，莫著慳貪，應作是學。」

佛說是餓鬼緣時，諸在會者，捨離慳貪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三）◎惡見不施水墮餓鬼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燋，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答汝，爾自問佛。」時大目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妙法，見目連來，先意問訊，愛語濡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燋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

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宕級水，往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

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捨離慳貪，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四）◎槃陀羅墮餓鬼身體臭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尊者大目揵連，食時欲至，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所止。飯食已訖，攝衣鉢已，在一樹下，結跏趺坐，入于三昧。見一餓鬼，身體極臭，絕不可近。于時目連，即便問言：「汝造何業，受此身形，臭不可近？」餓鬼答曰：「汝自問佛，當為汝說。」爾時目連，尋詣佛所，白言：「世尊！」諸佛常法，先意問訊：「汝於今者，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於向者，在一樹下，入於三昧，見一餓鬼，身體極臭，劇於人糞，四向馳走，求索屎尿，用為甘饍。不審，世尊！受如是報？」佛告目連：「汝今欲知是因緣不？」目連白佛：「願樂欲聞。」

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波羅㮈國，有辟支佛，出現於世，在空閑處，以草為敷，繫念坐禪。身遇疾患，良醫處藥，當須肉食，病乃可差。時辟支佛，聞是語已，即便入城，見一長者，名曰吉善，從索肉食。時彼長者，勅婦槃陀羅：『我有急緣，今須出外，汝好為彼辟支佛，作隨病藥。』時婦答言：『汝但慎前，莫憂後事，辟支佛食，我自當與。』時彼長者，尋便出去。時槃陀羅，慳貪心生，便作是念：『我於今日，施彼食者，明日復來，甚可惡見。』作是念已，即從索鉢，在於屏處，大便鉢中，以飯覆上，與辟支佛。尋覺臭穢，投棄著地，捨之而去。以是業緣，無量世中，常墮餓鬼，身體臭穢，不可附近，常以人糞，用為甘饍。」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大便鉢中施辟支佛者，今餓鬼是。」

佛說是餓鬼緣時，諸比丘等，捨離慳貪，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五）目連入城見五百餓鬼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目連，乞食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其門中，值有五百餓鬼，從外來入，見是目連，心懷歡喜，而白之曰：「唯願尊者！慈哀憐愍，稱我名字，語我家中所親眷屬言：『我等輩，以不修善不好惠施，今受身形，墮餓鬼中。』唯願尊者！從我親里，求索財物，用設餚饍，請佛及僧；若物少者，為我勸化諸檀越等，令共設會，使我等輩脫餓鬼身。」爾時目連，尋便許可。復問餓鬼：「汝等先世，造何業行，受斯罪報？」時諸餓鬼，咸共同聲，白目連言：「我等宿世，俱在於此王舍城中，為長者子，憍慢放逸，不好布施，貪著世樂，不信三寶無上道教。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自施，逆遮他人：『斯等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受斯罪報。」於時目連，語餓鬼言：「我今為汝，語諸親里，并相營佐，共設大會。時汝等輩，咸皆自來，至於會所。」時諸餓鬼，咸皆同聲，白尊者言：「今我等輩，宿罪所致，雖受形體，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四向馳走，求索飲食，了不能得，設見甘饍，馳赴趣向，變成膿血，云何而能持此身形，詣於會所？」時大目連，即便為彼諸餓鬼等，語其眷屬，具陳上事。諸親聞已，咸皆懊惱，共相合率，欲為設會。時大目連即便入定，觀諸餓鬼為在何處，於十六大國，遍觀不見。次閻浮提，至四天下，及千世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觀不見。怪其所以，尋往佛所，白言：「世尊！我今為彼諸餓鬼等，勸化諸人，并其諸親，施設大會，為作福德。遍觀世界，悉不得見。不審世尊！此諸餓鬼，為在何處？」佛告目連：「彼餓鬼等，皆為業風之所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然於今者，彼諸餓鬼，蒙汝設會，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詣會所。」於時目連，即便為諸餓鬼，設諸餚饍，請佛及僧。佛以神力，使諸餓鬼得來會所，令王舍城諸婆羅門剎利居士，咸見諸鬼狀貌醜弊甚可怖畏，皆共捨離慳貪之心，厭惡生死，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世尊，即便為彼諸餓鬼等，種種說法慳貪過惡。深生信敬，即於其夜，便取命終，生忉利天，便自念言：「我等今者，造何福業，得來生此忉利天上？」即自觀察，知是餓鬼，「以其尊者大目揵連，為我等故，設會請佛及比丘僧，得來生此。我等當共往報彼恩。」作是語已，尋從天下，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各齎香花，來供養佛及大目連。供養已訖，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跡，遶佛三匝，還詣天上。佛告目連：「欲知爾時五百餓鬼者，今五百天子是。」

爾時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六）◎優多羅母墮餓鬼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國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作倡伎樂，用娛樂之。其婦懷妊滿足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優多羅。年漸長大，其父喪亡，兒自念言：「我先父以來，販買治生，用成家業，我今不宜學是法耶？然於佛法，甚懷信敬，今欲出家。」便前白母，求索出家。時母答曰：「汝父既喪，我今便無，唯汝一子。汝今云何，捨我出家？我今存在，終不聽汝出家入道；我亡沒後，隨汝意去。」爾時彼子，不果所願，心懷懊惱，即便語母：「若不聽我，今必投巖、飲毒而死。」時母答言：「莫作是語！汝今何故？必欲出家。從今以去，若欲請諸沙門婆羅門等，我當設供隨汝供養。」兒聞是語，用自安隱，請諸沙門及婆羅門，數數向家而供養之。時彼兒母，見諸道士數數來往，甚懷懊惱，生厭患心，便出惡言，罵諸沙門婆羅門等：「不欲生活，但仰百姓，甚可惡見。」於時其兒，不在家中，其母但以飲食漿水，灑散棄地。時兒行還，便語之言：「汝出去後，我設餚饍，請諸沙門及婆羅門，而供養之。」尋便將兒，示其棄飯漿水之處，「我適供養，尋即出去。」其兒聞已，甚用歡喜。於其後時，母便命終，墮餓鬼中。兒便出家，懃加精進，得阿羅漢果。在河岸邊窟中坐禪，有一餓鬼，其口乾燋，飢渴熱惱，來詣兒所，語比丘言：「我是汝母。」比丘怪言：「母生存時，常好布施，方今云何，返墮餓鬼，受斯報耶？」餓鬼答言：「以我慳貪，不能供養沙門婆羅門，以是之故，受餓鬼身，二十年中，未甞得食及以漿水。設我向河及以泉池，水為至竭，若向果樹，樹為乾枯。我今飢渴熱惱所逼，不可具陳。」比丘問言：「何緣致是？」餓鬼答言：「我雖布施，心常慳惜，於諸沙門婆羅門所，無恭敬心，橫加罵辱，今受是報。汝今若能為我設供，施佛及僧，為我懺悔，我必當得脫餓鬼身。」時兒比丘，聞是語已，甚懷憐愍，即便勸化，辦設餚饍，請佛及僧。供養訖竟，時彼餓鬼，即現其身在於會中，發露懺悔。爾時世尊為此餓鬼，種種說法，心懷慚愧，即於其夜，便就命終，更受身形，墮飛行餓鬼中，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來至比丘所，又復語言：「我故不脫餓鬼之身，汝更為我在所勸化，重設供養并諸床褥，施四方僧，乃可得脫餓鬼之身。」時兒比丘，聞是語已，復更勸化，辦具飲食并諸床褥，施四方僧。供養訖竟，於是餓鬼，復更現身在大眾前，尋更懺悔，即於其夜，取其命終，生忉利天，便作是念：「我造何福，得來生此？」尋自觀察，「緣兒比丘為於我故，設諸餚饍請佛及僧，免餓鬼身，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世尊及比丘恩。」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來供養佛及兒比丘。供養已訖，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詣天宮。

佛說是優多羅緣時，諸比丘等，捨離慳貪，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果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七）◎生盲餓鬼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又復生盲，為諸烏鷲鵄梟所啄，宛轉自撲，揚聲叫喚，無有休息。爾時阿難，問餓鬼言：「姊妹！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須燈燭，世有如來，汝可自問。」爾時阿難，尋往佛所，白言：「世尊！我於向者，入城乞食，見一餓鬼，極受苦惱，不可稱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者，宿造何業，受此報耶？」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次到鹿野苑中，時有女人，身抱懷妊，見佛世尊，甚懷信敬。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唯垂哀愍，聽在道次。』父母固遮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彼父母，為此女故，造僧伽藍，又請諸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有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返更驅我，自用住止？』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誓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盲。」佛告阿難：「欲知爾時彼長者女，出家入道，驅令出寺，惡口誹謗，今生盲餓鬼是。」

佛說是餓鬼緣時，諸比丘等，各各守護身口意業，厭離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八）◎長者若達多慳貪墮餓鬼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若達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值行觀看，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還守衣鉢。時諸眾僧，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羯磨，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燋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來入室中，語餓鬼言：「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著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汝今云何，不生慚愧，故復還來，仍守衣鉢？」呵責慳貪多諸過咎，能令眾生墮於惡道。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深生慚愧，即以衣鉢，捨與眾僧。於其夜半，便取命終，更受餘形，墮飛行餓鬼中，端正殊妙，著諸瓔珞，莊嚴其身，身出光明，照于祇桓，𣣋虛遊行，與天無異。來詣佛所，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歡喜而去。於其晨朝，諸比丘等，白言：「世尊！昨夜光明，照于祇桓，為是梵釋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將也？為是他方諸大菩薩來聽法耶？」佛告比丘：「非是釋梵二十八部諸神王耶，乃是舍衛城中大富長者，出家入道，近日命終，墮飛行餓鬼中，齎持香花，來供養我，是其光耳。」

佛說是緣時，諸比丘等，捨離慳貪，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四九）◎餓鬼自生還噉五百子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飯食已訖，遙見祇桓，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脂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尫弱，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死，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獲斯苦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前禮佛足，却住一面。諸佛常法，先意問訊：「汝於今者，見何異事？」那羅白言：「向者遊行，見一餓鬼，一日一夜，生五百子，極為飢渴，生已還噉。不審，世尊！宿造何業，受斯報耶？」

佛告那羅達多：「若欲知者，好至心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一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妊。其大夫人，見其有妊，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正欲道實恐其交死，正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生嫉妬心，墮他子故，妄語呪誓，墮餓鬼中，今受是報。」

時諸比丘，聞佛說是嫉妬之心多諸過患，能令眾生墮於惡趣，咸共捨離，厭惡生死，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〇）◎嚪婆羅似餓鬼緣

佛在毘舍離彌猴河岸重閣講堂。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𧀹羅，選擇疋偶，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臭不可近，夫便問言：「汝先不爾，今者何緣，有此臭穢？」婦答夫言：「此必是我胎中之子，業行所致，是以使爾。」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連骸骨立，羸瘦燋悴，不可示現，又復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時彼父母及諸親族，見其如是，惡不欲見，駈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嚪行，求索糞屎，用為甘饍。時諸民眾，見其如是，因為立字，名嚪婆羅鬼。時彼國中，有諸外道，偶行值見，讚言善哉！聞是語已，甚用欣慶，喜不自勝，前白外道：「慈哀憐愍，聽在道次。」時諸外道，即為出家，教令裸形，以灰塗身，修於淨行。時嚪婆羅，雖復在道，故貪糞穢不淨之處。時諸外道，見其如是，咸共呵責，或見鞭打：「汝今是人，何緣如是，樂處不淨？」時嚪婆羅，為諸外道，數數呵責，或被鞭打，捨之而去，詣於河岸溝坑之中，自用歡喜。時彼河岸，復有五百餓鬼，依住其中，見嚪婆羅來，身極臭處，止住其中，無有能敢親附之者。然常向諸餓鬼，而自讚歎：「我在人間，或見呵責，及以鞭打，極受苦惱。今在此中，脫不見罵及以鞭打，獨用歡樂。」時諸餓鬼，見嚪婆羅臭處不淨，都皆捨去。時嚪婆羅語諸鬼言：「我此臭身依憑汝故，得存數日，汝等今者復捨我去，我今在後，云何得活？」作是語已，甚用苦惱，愁憂躃地。

爾時世尊，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應可度，尋往度之。見嚪婆羅，失眾伴侶，愁憂困苦，悶絕躃地，尋往坑所而為說法，使令歡喜。時嚪婆羅，見佛世尊，諸根寂定，光明暉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歡喜，五體投地，白言：「世尊！世間頗有如我等比斯下之人，得出家不？」佛告嚪婆羅：「我此法中，無有尊卑不聽出家。」時嚪婆羅，聞佛語已，前白佛言：「慈哀憐愍，聽在道次。」爾時世尊，尋舉金色右臂，而告之曰：「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威儀詳序，如十二臈比丘，無有異也。既蒙佛恩，得出家已，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今蒙佛恩得，稱意德如願，

除去臭穢身，得成為沙門。

爾時世尊，告嚪婆羅：「汝今於我法中已得出家。」懃修繫念，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皆共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嚪婆羅比丘，宿造何業，受斯罪報？復以何緣，值佛世尊，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而說偈言：

宿造善惡業，百劫而不朽，

罪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

時諸比丘，聞佛世尊說此偈已，前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迦羅迦孫陀，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寶殿國。時彼土王，聞佛來至，心懷喜悅，將諸群臣，出城奉迎，到已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慈哀憐愍，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時彼國王，知佛許可，尋即為佛及比丘僧，造立房舍，請一比丘，用作寺主，管理僧事，每於一日，餘行不在。有一羅漢比丘，入彼寺中，威儀詳序，甚可觀看，寺主檀越，見其如是，請入浴室為其洗浴，復以香油，塗其身上。時彼寺主，從外來入，見此羅漢以香油塗身，心懷嫉妬，便出惡罵：『汝出家人，何為如是？如似人糞塗汝身上。』作是語已，時香油塗身彼羅漢，心懷憐愍，踊身虛空，現十八變。時彼寺主，見是變已，深懷慙愧，向彼羅漢，懺悔謝過，各歸所止。以是業緣，五百世中，身常臭處，不可附近。」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寺主比丘惡口罵者，今嚪婆羅比丘是。由於彼時曾出家故，向彼羅漢懺悔罪咎，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佛說是嚪婆羅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捨嫉妬心，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五

# 撰集百緣經卷第六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諸天來下供養品第六

### （五一）賢面慳貪受毒蛇身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懃求資產，積聚為業，不修惠施。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恚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遂之聞於頻婆娑羅王。王聞是已，心懷驚怪，作是思惟：「今此毒蛇，瞋恚熾盛，見則害人，唯佛世尊，能得調伏。」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此城中，有一長者，資財無量，不肯惠施，今便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瞋恚熾盛，近則害人。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默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之曰：「賢面長者！汝於前身，以慳貪故受此弊形；今者云何，故復惜著，縱毒螫人，為惡滋甚？於將來世，必受大苦。」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所，深生信敬。爾時世尊，知此毒蛇心已調伏，而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曰：「隨佛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時頻婆娑羅王及諸臣民，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共往看。在佛鉢中，蛇見眾人，深生慚愧，厭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巍巍大聖尊，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尋得於佛果。

除去煩惱垢，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匝，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王，於其晨朝，來詣佛所白言：「世尊！昨夜光明，照于世尊，為是釋梵轉輪聖王、二十八部鬼神將耶？」佛告王曰：「亦非釋梵諸天神等來聽法也，乃是昔日慳貪長者，得生天上，來供養我，是彼光耳。」

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是慳貪緣時，在會諸人，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有得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二）月光兒生天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其所營務，耕田為業，於其匹對，娉以為婦，足滿十月，生一男兒，名曰月光。年漸長大，與須達兒，出外觀看，到僧坊中，見諸比丘懃加誦習，時婆羅門兒，即便得聞一四句偈，深生信敬，即還歸家。却後七日，即便命終，生忉利天。時兒父母，悲號涕哭，心情懊惱，不能自制，即抱死屍，往詣塚間，號泣而言：「我唯一子，今捨我去，誰當看我？痛不可言，我寧隨死，不能歸家。」時諸親屬種種諫曉，故不肯歸。精誠感應，使兒宮殿動搖不安，尋自觀察，知從人中得生天上，及見父母，在於塚間，抱我死屍，悲感哽咽，不能自止，感我宮殿動搖如是。愍其父母，即從天下，自變其身，作仙人形，到父母邊，五熱炙身。時婆羅門，問仙人言：「汝今何故？五熱炙身，為何所求？」仙人答曰：「我今欲求作一國王，以金作車，眾寶廁填，日月天子，在我左右，使四天王，步牽我車，遍四天下，不亦快乎？」時婆羅門，答仙人曰：「汝今假使百年之中，晝夜炙身，欲求如此珍寶之車，及以諸天侍衛汝者，終不可得。」於是仙人，復問婆羅門：「汝今抱是死屍，為求何願？」婆羅門言：「我唯一子，捨我死去，是以懷抱，望得還活。」仙人答曰：「汝今抱是死屍，晝夜號泣，滿於百年，子終叵得。」時婆羅門，聞仙人語，心懷慙愧，止不復哭，默然而住。時兒天子，變仙人形，還服本身，白父母言：「汝一子者，今我身是。以我一時，詣僧坊中，聞一四句偈，心懷歡喜，內發信心，便取命終，今得生天。我今欲為解釋父母憂苦之故，作仙人形，來相曉喻。」於是父母，聞天子語，尋即信解，喜不自勝。於時天子，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勸於父母，共詣佛所，供養佛已，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一時俱得須陀洹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天子，宿殖何福？能於今者，善言慰喻，解釋父母，止不涕泣，及獲道果。」佛告比丘：「非但今日解釋父母使不憂惱，過去世時，亦曾解釋，使不憂惱。」

時諸比丘，聞是語已，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一愚人，常好作賊，邪婬欺誑，伺官捉得，繫縛詣王，王問罪狀，如上首實，尋勅令殺。當爾之時，我為其子，受性慈仁調順賢柔，舉國聞知，天為父故，向彼國王，請救父命，如是至三，王不能違，放令不殺得隨意去。」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作賊人者今天子父是，爾時兒者今天子是。由於一時迦葉佛所受三自歸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佛說是天子緣時，有得須陀洹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三）採華供養佛得生天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唱伎樂，而自娛樂，為娑羅花會。時彼會中，遣於一人，詣林樹間，採娑羅花，作諸花鬘。時採花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採花，散佛世尊，於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採花，值樹枝折，墜墮命終，生忉利天，端政殊妙，以娑羅花，而作宮殿。帝釋問曰：「汝於何處造修福業而來生此？」天子答曰：「我閻浮提，採娑羅華，值見世尊，散花佛上，緣是功德，得來生此。」爾時帝釋，見此天子，身體挺特，端政第一，說偈讚歎：

身如真金色，照曜極鮮明，

容貌極端政，諸天中最勝。

爾時天子，即便說偈，答帝釋曰：

我蒙佛恩德，散以娑羅花，

由是善因緣，今得是果報。

爾時天子，說是偈已，即共帝釋，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破二十億邪見業障，得須陀洹果，心懷欣慶，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聖尊，最上無有比，

父母及師長，功德無及者。

乾竭四大海，超越白骨山，

閇塞三惡道，能開三善門。

爾時天子，說此偈已，頂禮佛足，遶佛三匝，還詣天上。

時諸比丘，見此事已，於其晨朝，前白佛言：「世尊！昨夜光明普曜祇桓，為是帝釋梵天王等四天王耶？二十八部鬼神將耶？」佛告比丘：「非是帝釋梵天、鬼神四天王等，乃是昔日採娑羅花供養我者，今得生天，持諸香花來供養我，是彼光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四）◎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頻婆娑羅王，每日三時，將諸官屬，往詣佛所，禮覲世尊。於其後時，年漸老大，身體轉重，不能日日故往禮拜。時諸官人啟白王言：「從佛世尊，索於髮爪，後宮之中，造立塔寺，於此禮拜，香花燈明而供養之。」時王然可。往詣佛所啟白，世尊即以髮爪，與頻婆娑羅王，於其宮內，造立塔寺，懸繒幡蓋，香花燈明，日三時供養。時王太子阿闍世共提婆達多，共為陰謀，殺害父王，自立為主，尋勅宮內：「不聽禮拜供養彼塔，有犯之者，罪在不請。」於其後時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有一宮人，字功德意，而自念言：「此塔乃是大王所造，今者坌污，無人掃灑，我今此身，分受刑戮，掃灑彼塔，香花燈明而供養之。」作是念已，尋即然燈，供養彼塔。時阿闍世王，遙在樓上，見彼燈明，即大瞋恚，尋即遣人，往看是誰？見功德意然燈供養，使者還來，以狀白王。王勅喚來，問其所由。時功德意，即答王曰：「今此塔者，先王所造供養之處，以此良日，掃除清淨，燃燈供養。」時阿闍世，聞是語已，告功德意：「汝不聞我先所約勅？」功德意言：「聞王所勅。然王今者，其所治化，不勝先王。」時阿闍世，聞是語已，倍增瞋恚，即以劍斬殺功德意。乘此善心，即便命終，生忉利天，身光照曜，滿一由旬。時天帝釋及諸天等，咸來觀看，而問之言：「汝造何福？得來生此，光明殊特，倍勝諸天。」爾時天子，即以偈頌，答帝釋曰：

如來出於世，如日月光明，

照彼諸黑闇，皆悉普使明。

見者生歡喜，心垢自然除，

善哉無上尊，眾生良福田。

信心修福德，我不惜身命，

被害致命終，得生於天上。

爾時天子，向於帝釋，說此偈已，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將諸天眾各齎香花，下供養佛，光明普曜照于竹林，倍踰於常，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作是言：「自念我昔，積於白骨，過於須彌，涕泣雨淚，多於巨海，乾竭血肉，徒喪身命，今以得離。」作是語已，遶佛三匝，還于天宮。

時諸比丘，於其晨朝，白世尊言：「昨夜光明，殊倍於常，為是帝釋梵天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大將也？」佛告諸比丘：「亦非梵天鬼神大將，乃是頻婆娑羅王后宮婇女，名功德意，供養塔故，為阿闍世王被害；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

佛說是功德意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五）須達多乘象勸化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以百千金錢，布施於佛，而作是念：「如我今者，財富無量，雖以祇桓精舍百千金錢布施佛僧，不足為難；今若勸化貧窮下賤，減割針綖而用布施，乃名為難，復得無量無邊功德。」作是念已，即便往白波斯匿王，尋便然可。即遣臣佐，於其城內，擊鼓唱令，語諸人言：「須達長者，今欲勸化眾人以修惠施。」於七日頭，乘大白象，於四道頭街巷里陌，處處勸化。時諸人等，心懷歡喜，競共布施，或以衣服瓔珞金銀寶物，種種環玔針綖領帶，隨家所有，持用布施。爾時有一貧窮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張疊，須用作衣，見須達長者勸化諸人，即便問於其傍諸人：「彼須達長者，多財饒寶，無所乏少，乃能見於地中伏藏，今何所乏，乃復從人而行乞索？」諸人語言：「今彼長者，實無所乏，為憐愍故，勸化眾人，欲共修福請佛及僧。」時此貧女，聞是語已，心懷歡喜，而作是言：「由我先世不布施故，今為貧窮；今若不施，後世遂劇。」復自思惟：「佛世難值，我今雖欲請佛及僧，為無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畾/且)\*毛]，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設不用者，後無所望。我今窮苦，會當歸死，寧捨此㲲，持用布施。」作是念已，即以此疊，於牕牖中，擲與須達。須達得已遣人往看，見貧女人裸形而坐。時彼使者，而問之言：「汝今何故，用衣布施？」貧女答言：「我畏來世遂更貧劇，以是之故持用布施。」時彼使者，具以事狀，往白須達。須達聞已，歎言奇哉！即脫身上所著服飾，用施貧女。貧女得已，心懷歡喜：「我今布施，現得果報，況將來世？」遂經數日，貧女命終，生忉利天，便自念言：「我造何福，得生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人中，極為貧窮，以疊布施，故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佛之恩，及以須達。」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下供養佛及須達多，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歸天上。

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前白佛言：「昨夜光明照曜如來，為是釋梵四天大王？二十八部鬼神大將？」佛告諸比丘：「亦非釋梵諸神王等，乃是須達勸化貧女以疊布施，得生天上，來供養我，是其光耳。」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貧窮女人者，今此天子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六）◎鸚鵡子王請佛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世尊為何所在？唯願慈愍，及比丘僧，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次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子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佛許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坐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飛翔，遶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不？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餚饍，逆道奉迎。」時頻婆娑羅王，聞是語已，勅設餚饍，執持幢幡香花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子？」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而供養佛，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歸天上。

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前白佛言：「昨夜光明，為是釋梵四天大王？二十八部鬼神將耶？」佛告比丘：「亦非釋梵諸神王等，乃是道路鸚鵡子王，請我及僧於林樹間，一宿止住，命終生天，來供養我，是其光耳。」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鵡天子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七）◎王遣使請佛命終生天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須達長者，白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修書遣使，往請世尊，來詣此間，而共供養。」時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尋即遣使，往請世尊，通書致問：「遙禮世尊！久不奉覲，唯垂哀愍，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使者還啟白王言：「世尊許可。」王勅使者，莊嚴車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垂哀愍，可乘此車，受彼王請。」時佛答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花鬘，八聖之道分，五衍之安車，是我神足，不須汝車。」時彼使者，慇懃三請：「唯願矜愍，莫用神足，願乘此車，受彼王請。」爾時世尊，愍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履虛而行，至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夜，而取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見在世間，為王所使，勸佛世尊，乘車往至，受彼王請，以是善心，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光明普曜，照于祇桓，來供養佛，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于天宮。

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前白佛言：「昨夜光明，為是釋梵四天大王？二十八部鬼神將耶？」佛告諸比丘：「亦非釋梵諸神王等來聽法也，乃是為王所使來請我者，乘此善心，得生天上，來供養我，是其光耳。」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八）◎佛度水牛生天緣

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中，有大惡牛，觝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知時。」比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吼喚，跳躑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火坑。時彼水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晏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無復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更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盛心興惡意，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返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是偈已，深生慚愧，欻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慚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于天宮。

時放牛人，於其晨朝，而白佛言：「昨夜光明，為是釋梵四天大王？二十八部鬼神將耶？」佛告放牛人：「亦非釋梵諸神王等來聽法也，乃是汝等所道惡牛，以見我故，命終生天，來供養我，是其光耳。」時五百放牛人，聞佛語已，各相謂言：「彼惡水牛，尚能見佛得生天上；況我等輩，今者是人，云何不修諸善法耶？」作是語已各相師合，設諸餚饍，請佛及僧。飯食已訖，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跡，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今者，欲知水牛及放牛人宿業所造諸惡業緣，我今當為汝等說偈：

宿造善惡業，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

時諸比丘，聞佛世尊說是偈已，前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眾中而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返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彊難問我，狀似水牛觝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以為非他。作是語已，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故未得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

佛說是水牛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五九）二梵志共受齋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身，齎持香花光明赫奕，照祇桓林，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詣天宮。於其晨朝，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昨夜光明，照曜祇桓，倍逾於常，為是釋梵四天大王、二十八部鬼神大將來聽法耶？」佛告阿難：「亦非釋梵諸神王等來聽法也，乃是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言：『汝等今者隨從王來，見佛世尊，因可受齋。』婆羅門言：『受此齋法，有何利益？』優婆塞言：『受此齋法，隨意所求，必得如願。』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共受齋，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齋已竟，俱共還歸諸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受齋者言：『我受佛齋，過時不食。』諸婆羅門言：『我等自有婆羅門法，何須受彼沙門齋耶？』如是慇懃數數勸請，不勉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第二人者，絕不飲食，以持齋戒故，果其所願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

「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蓏，奉上獻王，卒於一日園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復問黃門：『汝從何處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薗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爾者，吾當殺汝。』

「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㘁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涕泣乃爾？』園子對曰：『我於昨日，此園池中，得一美果，持與門監；門監得已，復與黃門；黃門得已，復與夫人；夫人得已，復上與王。今見約勅：「自今已後，仰送此果，若不爾者，當見刑戮。」今此園中，無此果種，是以涕哭。』於時化人，聞是語已，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盤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語汝王，為我求索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

「薗子於時，納受果盤，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八關齋文，叵復得耶？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所敬重，而告之言：『龍神從我，求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當用持與。』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見送與者，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汝有何事？顏色乃爾。』於時大臣，即向父說委曲情理。父答子曰：『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施伐，試破共看，儻有異物。』於是大臣隨其父教，尋為施伐，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案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已，喜不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喜，齎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懃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〇）五百鴈聞佛說法緣

佛在波羅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世人，演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群鴈，聞佛說法，深心愛樂，盤迴而翔，來下聽法。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忽自長大，如八歲兒，端政殊妙，諸天身光明曜宮殿，猶若寶山。便自念言：「我修何福，得來生天？」尋自觀察，知從鴈身，聞佛說法，深心信樂，乘此善心，即便命終，得來生此。便作是言：「我等今者，當報佛恩。」即共同時，頂戴天冠，著眾瓔珞，莊嚴其身，眾香塗身，齎持香花，來詣佛所，供養世尊。供養已訖，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世尊演說妙法，信樂心生，得生勝處。唯願世尊！慈愍我等，更為重說，開示道要。」爾時世尊，即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心懷歡喜，遶佛三匝，頂禮佛足，還詣天上。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昨夜光明照于林樹，有何因緣？願見告示。」佛告阿難：「汝今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以我先時於林澤中，為諸天人，演說妙法。有五百群鴈，愛敬法聲，心懷憘悅，即共飛來，欲至我所，為獵師所殺。因此善心，得生天上，故來報恩。」爾時阿難聞佛說已，歎未曾有！「如來出世，實為尊妙，莫不蒙賴，乃至飛鳥，聞佛音聲，尚獲道果；何況人類，信心受持，過逾於彼，百千萬倍，不可為比。」「是故汝等！當共一心，信敬佛法，如法修行。」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六

# 撰集百緣經卷第七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現化品第七

### （六一）◎身作金色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身作金色，端政殊妙，世所希有，身有光明，照彼城內，皆作金色。時兒父母，見其如是，心懷歡喜，歎未曾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兒產時，有何瑞相？」父母答曰：「此兒生時，身作金色，兼有光明。」因與立字，名曰金色。年漸長大，體性賢柔，慈仁孝順。聞世有佛在尼拘陀樹下，將諸親友，往詣佛所。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憘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我於今日，往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神容炳耀，如百千日；又見比丘，諸根寂定，威儀可觀，我所願樂。唯願慈愍，聽我出家。」時兒父母，聞是語已，愛念子故，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此金色比丘，宿殖何福，生於豪族，身作金色，得值世尊，出家獲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爾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起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值行見塔，有少破落，和埿補治，及買金薄，安鉆其上，發願出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常金色，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身故金色，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鉆金薄人者，今現在金色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二）◎身有栴檀香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作諸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容貌端政，世所無比，身諸毛孔有牛頭栴檀香，從其面門出優鉢羅花香。父母親屬，莫不歡喜，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見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曰：「此兒生時，身諸毛孔有牛頭栴檀香，從其面門出優鉢羅華香。」因為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體性仁和，見者愛敬。將諸親友而行遊戲，漸次往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栴檀香身比丘，宿殖何福，生便有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將諸群臣后妃婇女，齎持香花，入彼塔中，而共供養，踐蹋塔地，有破落處。時有長者，見此塔地有破落處，尋和好埿，用塗治之，以栴檀香，坌散其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身口故香，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以栴檀香坌散地者，今香身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三）◎有大威德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身體柔濡，顏色鮮澤，端政殊妙，世所希有。父母親屬，見之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威德。年漸長大，柔和調順，見者愛敬，遠近信伏。將諸親友遊行觀看，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照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皆共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威德比丘，宿殖何福，身極柔濡，顏色鮮明，又為眾人所見敬仰，遭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彼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值行往到，見彼塔上，有諸萎花塵土坌上，即取萎花，拂拭使淨，還用供養，發願出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顏色奕奕，有大威德，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威德，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拂拭花人，今威德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四）◎有大力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倡伎樂，而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骨節麤大，肥壯大力，父母見之，因為立字，名曰大力。年漸長大，勇健多力，無有及者。將諸親友遊行觀看，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此大力比丘，宿殖何福，生則大力，勇健無敵，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一人，在此塔邊，高聲唱言，集喚眾人，建立塔棖。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大力，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大力，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唱喚眾人竪立棖者，今此大力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 （六五）◎為人所恭敬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與眾超絕，有見之者，無不敬仰。年漸長大，與諸親友遊行觀看，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敢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為人所敬仰比丘，宿殖何福，生便端政，有見之者，無不敬仰，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彼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於其後時，有少毀破。時有童子，入其塔中，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眾人，各共塗治，發願出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為人天所見敬仰，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為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集喚眾人塗塔地者，今此為人所敬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六）◎頂上有寶蓋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常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容貌端政，世所希有。然其生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遍覆城上，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蓋。年漸長大，與諸親友出城遊戲，漸次往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未曾有，而白佛言：「今此寶蓋比丘，宿殖何福，初生之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未久得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遊行諸國，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時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商主，入海採寶，安隱來歸，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蓋，隨共而生，乃至今者，得值於我，出家獲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商主奉上摩尼寶珠者，今此寶蓋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七）◎妙聲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有好音聲，令眾樂聞。與諸親友出城遊戲，至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愛念子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妙聲比丘，宿殖何福，有是妙聲，復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遶供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好聲，令眾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故有好聲。」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八）◎百子同產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肉團。時彼長者，見其如是，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前禮佛足，長跪白佛：「我婦懷妊，生一肉團。不審，世尊！為是吉凶？唯願世尊！幸見告語。」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彼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兒，端政殊特，世所希有。年漸長大，便共相將出城觀看，漸次往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憘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各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入道。佛告童子：「父母不聽，不得出家。」時彼童子，聞是語已，歸辭父母，求索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同生一百比丘，宿殖何福，兄弟百人一時俱生，端政殊妙人所愛敬，遭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齎持香花，供養彼塔，各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在所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六九）◎頂上有寶珠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而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兒父母，見其如是，因為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將諸親友出城遊戲，至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彼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云何比丘頭上戴珠，而行乞食？競來看之。時寶珠比丘，深自慚恥，還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蚩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時寶珠比丘，受佛教勅，三遍向說，於是寶珠忽然不現。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寶珠比丘，宿殖何福，於其生時，頭戴寶珠，光踰日月，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王子，入其塔中，禮拜供養，持一摩尼寶珠繫著棖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故有寶珠，在其頂上。」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子者，今此寶珠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〇）布施佛幡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與眾超絕。初生之日，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時諸人眾，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將諸親友出城遊戲，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波多迦比丘，宿殖何福，生便端政，與眾超絕；又於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復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爾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施設大會，供養訖竟，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幡蓋，覆蔭其上，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作幡者，今此波多迦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七

# 撰集百緣經卷第八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比丘尼品第八

### （七一）◎寶珠比丘尼生時光照城內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惠施，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女見佛已，心生喜樂，求索入道。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寶光比丘尼，宿殖何福，生便頂上有此寶珠，值佛世尊，得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其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棖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二）◎善愛比丘尼生時有自然食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修伽，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女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毘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今當如實說，

實非毘舍闍，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哺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悅，合掌白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年漸長大便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至，告善愛比丘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

爾時阿難，見是事已，歎未曾有，前白佛言：「今此善愛比丘尼，宿值何福，乃能有是奇特妙事，百味飲食應念即至，又值世尊，出家得道？」

爾時佛告阿難：「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第到一大長者家，設諸餚饍，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眾僧。後客來坐，勅彼婢言：『辦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懃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婢使比丘尼者，今此善愛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精懃持戒，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三）◎白淨比丘尼衣裹身生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政殊妙，有白淨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曰白淨。年漸長大，衣亦隨大，鮮白淨潔，不煩浣染。眾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入道。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為袈裟，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阿難，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白淨比丘尼，宿殖何福，生時自然有好淨衣裹身而生，出家未久，得獲道跡？」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聚落，教化眾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歡喜，持一張㲲，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常有淨衣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欲知彼時布施㲲者，今此白淨比丘尼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四）◎須漫比丘尼辯才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選擇高門，娉以為婦。足滿十月，產一女兒，端政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耆舊長宿，皆來諮啟，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眾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著諸瓔珞，往詣佛所，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

爾時阿難，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漫比丘尼，宿殖何福，雖受女身，多聞第一，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懃無替，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佛告阿難：「欲知彼時說法教化比丘尼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者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五）◎舞師女作比丘尼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豪富長者，各相率合，設大節會，作諸伎樂，而自娛樂。時有舞師夫婦二人，從南方來，將一美女，字青蓮華，端政殊妙，世所希有，聰明智慧，難可詶對。婦人所有六十四藝，皆悉備知，善解舞法，迴轉俯仰，曲得節解，作是唱言：「今此城中，頗有能舞如我者不？明解經論，能問答不？」時人答曰：「有佛世尊，在迦蘭陀竹林，善能問答，使汝無疑。」舞女聞已，尋將諸人共相隨逐，且歌且舞到竹林中，見佛世尊，猶故憍慢放逸戲笑，不敬如來。爾時世尊見其如是，即以神力變此舞女，如百歲老母，髮白面皺，牙齒䟽缺，俯僂而行。時彼舞女，自觀其身形狀極老，而作是言：「今我此身，以何因緣，卒有如是衰老相現？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爾。」即於佛前，深生慚愧，前白佛言：「我於今者，在世尊前，憍慢自大，放情縱意。唯願世尊！當見原恕。」爾時世尊知此舞女心中調伏，以神通力，變舞女身如前無異。時諸大眾，見此舞女，卒老卒壯，無有常定，各生厭離，解悟非常，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彼舞女，及其父母，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大眾，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乃能化此放逸妖姿不信之人，使令開悟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大眾：「非但今者能化彼耶！過去世時，我亦化彼。」

時諸大眾，聞是語已，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學道，獲五神通。見緊那羅女，端政殊妙，狀如諸天，作諸姿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望使染著退失仙道。我於彼時，心遂堅固，無有欲想，語彼女言：『一切有為，無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爾當有髮白面皺俯僂而行。汝今何為憍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以變，何故在此，作諸姿態？』於是緊那羅女，聞是語已，尋向仙人，懺悔罪咎，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邊得獲道果。』」佛告大眾：「欲知彼時王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時緊那羅女，今青蓮花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願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六）◎伽尸比丘尼生時身披袈裟緣

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爾時梵摩達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身披袈裟，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觀已，問其父王：「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王答曰：「此女生時，身披袈裟，因為立字，名伽尸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王：「我於今者，出城觀看，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百福相好，莊嚴其身，威儀庠序，容貌可觀。願王今者，慈哀憐愍，聽在道次。」於時父王，愍此女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迦尸孫陀利比丘尼，宿殖何福，生於豪族，有此袈裟著身而生，及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加那加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懷憙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七）◎額上有真珠鬘比丘尼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沸䟽，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額上自然，有真珠鬘。父母見之，甚懷欣慶，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女生時，額上自然，有真珠鬘。」因為立字，名曰真珠鬘。年漸長大，稟性賢善，慈愍孤窮，有來乞者，脫此珠鬘，尋以施之，續復還生，如前無異。時須達長者，聞彼沸䟽有此好女，通致信命，求索珠鬘，欲為其子娉以為婦。時真珠鬘，聞須達多為兒求索，前白父母：「慈哀憐愍，若欲持我與彼兒者，當作要誓必共出家，然後與彼。若不爾者，我不貪著世俗榮華。」時女父母，愛念女故，不能違逆，尋即往至，語須達言，具陳女意。時須達多，聞是語已，共相然可，即為納娶。未經幾時，俱生厭心，尋共相將，往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各獲道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真珠鬘夫婦，宿殖何福，生時自然，有此珠鬘，著頭而生，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度脫眾生。時有長者，名阿沙羅，聞佛在彼化度眾生，而作是言：『我當勸化城中民眾，為佛及僧，作般遮于瑟。』作是語已，上白國王，乘大白象，行於市肆，處處道頭勸化諸人，作般遮于瑟。時有婦女，見其勸化，頂上有珠，尋即解與。夫從外來，見婦頭上無有珠鬘，尋即問言：『汝此珠鬘，為當與誰？』婦答夫曰：『今阿沙羅長者，來至此中，勸化諸人；我解此珠，持用施與。』夫即歡喜，更取寶珠，持用布施，因發願言：『使我來世莫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珠鬘隨我俱生。』」佛告諸比丘：「由於彼時布施珠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 （七八）◎差摩比丘尼生時二王和解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及梵摩達王，常共忿諍，各將兵眾，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住河兩岸，各立㯹相。夫人月滿，各生男女，端政殊妙。王大歡喜，擊鼓唱令，集諸兵眾，賞賜財物，等同歡慶。求相和解，「共為姻婚，令我二國從今以去更莫相犯，乃至子孫。」作是要已，各還本國。時梵摩王子，年始七歲，齎持珍寶種種雜物，送與波斯匿王，求欲納娶。時女聞已，白父王言：「人身難得，我今已得；諸根難具，我今已具；信心難生，我今信生；佛世難值，我今得值。唯願大王！莫置女身在諸難中，令女永離諸善知識。唯願慈愍，聽我出家。」王答女言：「汝在胎時，吾以許彼；由汝之故，二國和善，不相侵𣣋。吾今若當不稱彼者則負言信，彼必當還與我作讐，諸天嫌我，不加擁護，大臣人民，都不見信，亦違先王宿舊法制。汝叵曾聞，阿闍世王、波瞿利王，如是等比數十諸王，皆由妄語，墮地獄中。汝今云何，欲令使我同彼諸王，受地獄苦，而作妄語？汝今不宜請辭於我。」時波斯匿王作是語已，即便遣使，語梵摩達王，七日之內，速來納娶。使者奉教，速往到彼，語梵摩王：「七日之中，我當成婚。」爾時王女，聞王遣使催喚，彼女心懷憂惱，著垢膩衣，捨諸瓔珞，毀悴其形，即上高樓，長跪合掌，遙向祇洹而作是言：「如來世尊！慈悲憐愍一切眾生，一念之中能知三世。我今苦厄，願垂哀愍而見救濟。」爾時世尊，遙知王女精誠求哀，求索救濟，恍惚之間，即現女前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得阿那含果。至七日頭，梵摩王子，將諸侍從數千萬人，齎其珍寶種種服飾，欲來娶婦。至其宮中，欲共妻娶，不覺女身，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東踊西沒，南踊北沒，行住坐臥，變化自在，還從空下。時波斯匿王，見女如是，深生惶怖，而語女言：「我今愚冥，都不知汝有是神變，而以污穢塵染於汝。懺悔罪咎，聽汝出家。」其夫王子，亦生信敬，而作是言：「我亦愚癡，無所識別，作如是意。願亦聽我懺悔其罪，聽汝出家。」爾時王女，聞是語已，尋詣祇洹，見佛世尊，求索出家。佛即聽許，作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差摩比丘尼，宿殖何福，生在王家，無有欲想，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其法中，有一婦女，與其夫主，心不相憐，常共忿諍。每於一日，各相勸勉，詣比丘所，受八關齋，因共求願：『使我等輩，在所生處，尊榮豪貴，於鬪諍中，常共和解。』發是願已，隨壽長短，各取命終，共生王家。」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夫主公者，今梵摩王是；彼時婦公者，今波斯匿王是；彼時夫主者，今王子是；彼時婦者，今王女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七九）波斯匿王醜女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匿王摩利夫人，生一女兒，面貌極醜，身體麤澁，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此女，無一喜心，便勅內宮：「懃加守護，勿令出外使人得見。」王自念言：「此女雖醜形不似人，然是末利夫人所生，而養育之。」年漸長大，任當嫁娶。時王憂愁，知當奈何？無餘方計，便告一臣：「卿可推求，本是豪族種姓家者，今若貧乏無錢財者，便可將來。」臣即受教，遍往求覓，得一貧窮豪族之子，使便喚之，將來詣王。王見此人，共至屏處，密共私語：「聞卿豪族今者貧窮，當相供給。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幸卿不逆，當納受之。」時此貧人，長跪白王：「當奉教勅。正使大王以狗見賜，我亦當受，不違王教；何況今者，末利夫人所生之女。今設見賜，奉命納之。」王即以女，妻彼貧人，為起舍宅，牢閉門戶，令有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排，若欲出行，而自閉之。我女醜惡，勿令外人見其面狀。常牢閉戶，幽關在內。」王出財物，隨其所須，供給女壻，使無乏短。王即跪拜，授為大臣。

於後時間，多財饒寶，無所乏少。與諸豪族，共為邑會，月月更作。會同之時，夫婦共來，男女雜合，共相娛樂。諸來會者，各將自婦，共來赴會，唯彼大臣，獨不將來。眾人疑怪：「彼人婦者，儻能端政，顏色暉耀；或能極醜，不中顯現。是以彼人，不將婦來。今當設計，往觀彼婦。」即各同心，密共相語，以酒勸之，令醉臥地，解取門鈎，使令五人，往至其家，開其門戶，欲觀其婦。

當於爾時，彼女心惱，自責罪咎：「我種何罪，為夫所憎，恒見幽閉處在闇室，不覩日月及與諸人？」復自念言：「今佛在世，常以慈悲觀諸眾生，有苦厄者即往度之。」爾時此女，即便至心遙禮世尊：「唯願哀愍！來到我前，暫見教訓。」其女精誠，敬心純篤，佛知其意，即到其家，於其女前，地中踊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倍加歡喜，敬心極深，其女頭髮，自然細軟，紺青色相。佛漸現面，女便見之，心懷歡喜，面復端政，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漸現身，金色晃昱，令女見之。女見佛身，益增歡喜，身體端嚴，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心懷踊悅，與世無比。時佛還去。

爾時五人，開門入內，見其端政，殊妙少雙。時彼五人，各相謂言：「我怪此人不將婦來，見婦端政，乃至若是。」觀覩已竟，牢閉門戶，還繫戶鈎彼人帶頭本處。會同各罷，其人還家，入其舍內，見婦端政殊特過人，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問言：「汝前極醜，今者何緣端政乃爾？」其婦具以上事答夫：「緣佛神德，使我今得如是身體。」婦復白夫：「今我意欲與王相見，汝當為我通其意情。」夫受其言，即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答王：「何以乃爾？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政，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審如是者，速往將來。」即莊嚴車，迎女入宮。王見女身，端政殊特，世無等雙，歡喜無量，不能自勝。王即告勅，嚴駕車乘，共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長跪白佛言：「世尊！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富樂之家？復造何業，受醜陋形，皮毛麤強，劇於畜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爾時世尊，告大王夫人：「汝今善聽當為汝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一大國，名波羅奈，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合其家內，常恒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麤惡，形狀醜陋憔悴叵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來，惡心輕慢，呵罵毀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其可憎！』時辟支佛，數至其家，受其供養，在世經久，欲入涅槃，即便為其，現大神變，踊身虛空，身出水火，東踊西沒，南踊北沒，於虛空中，行住坐臥，隨意變現，令長者家一切覩見。還從空下，至長者家，長者歡喜，不能自勝。其女即時悔過自責：『唯願慈哀！當見開恕，我前惡心，罪舋過厚，幸不在懷，今聽懺悔，勿令有罪。』」佛告大王：「欲知爾時彼長者女，毀呰辟支佛故，於後生處，常受醜形。後見神變，向其悔過，故今得端政，超世奇特，無有及者。由是供養辟支佛故，在所生處，常生富家，尊榮豪貴，無所乏少，又值於我，脫其憂苦。」

爾時波斯匿王，及諸臣民，聞佛說是業報因緣，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〇）盜賊人緣

佛在毘舍離國重閣講堂。時彼城中，有一愚人，心常憘樂偷盜為業，以自存活，其土人民，咸皆聞知。又於一時，聞僧坊中有好銅瓨，規欲盜取，即便與諸行人，入於僧坊，欲盜取瓨，竟不獲得；聞諸比丘說一四句偈，論說諸天眼眴極遲、世人速疾。時彼偷人，聞是語已，憶在心懷，尋即出去。於其彼時，有諸商客，從他邦來，持一上價摩尼寶珠，奉獻上王。王得珠已，尋即遣人，繫著塔頭。時彼偷人，聞王繫珠著塔棖頭，密在心懷，即便偷取，匿而不出。時王聞已塔棖失珠，生大瞋恚，即募國中：「設有見者，密來糺語，我當重賞。」遂致數時，無敢應募。時王怨禱，無以為計。時有智臣，啟白王言：「今王境都，豐樂無極，盜者甚少，唯此一人偷盜為業，以用自活，舉國聞知。今此寶珠，必是彼人，見為偷取。今若繫縛，搒笞鞭打，必不肯首。王當設計，策謀彼人為當虛實？」王問智臣：「當設何計？」智臣答曰：「密遣餘人，請喚偷人，各勸酒食，極令使醉，輿著殿上，密使不覺。莊嚴殿堂，及諸伎女，極令殊妙，作眾音樂，以娛樂之。偷人於是必當驚覺。勅諸伎女，普各語言：『以汝閻浮提中偷塔棖頭珠故，今得生此忉利天上，我諸伎女作唱音樂，共侍衛汝。汝實爾不？』」時彼偷人，𧄼瞢故醉，正欲道實，恐畏不是；正欲不道，復為諸女逼切使語。時彼偷人，卒自憶念：「我昔曾聞沙門所說講論，諸天眼眴極遲，世人速疾，今者伎女眴皆速疾，必非是天。」尋即低頭而不肯道。於是未久，便得醒悟，官不問罪，脫得不死。時彼智臣，復更白王：「當更設計策謀偷人。」王復問言：「以何策謀？」智臣答曰：「王可詐親，喚彼偷人，賜為大臣，一切庫藏，密計頭數，悉委付之。於其後時王可軟語：『今者更無如卿所親，好守庫藏，無令失脫。』偷人聞已，必懷歡喜。王可徐問：『我前所著摩尼寶珠，繫塔棖者，卿為知不？』其偷人者，必當首實。何以知之？今者為王，所見貴重，一切財寶見為任信，必向王首。」時波斯匿王，如臣所道，設計規略。於是偷人，如智臣語，向王首實：「此寶珠者，奴實盜取，畏不敢出。」王復問言：「卿前醉臥，在我殿上，諸女詰問。汝在天上，以何不首？」偷臣白言：「我昔曾入僧坊之中，聞諸比丘講四句偈，云道諸天眼瞬極遲，世人速疾。尋自憶念，是故知非生在天上，以是不首。」於是波斯匿王還得寶珠，甚懷歡喜，不問偷臣所作罪咎。時彼偷臣，既得脫已，前白王言：「願恕罪咎，聽奴出家。」王告偷臣：「汝今尊榮，富貴快樂，極可正爾；今以何故，必欲出家？」偷臣白王：「由我曾聞沙門所說一四句偈，脫得不死，如是厄難；況復多聞讀誦修習，如說修行，必獲大利。是故今者，願欲出家。」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八

# 撰集百緣經卷第九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聲聞品第九

### （八一）◎海生商主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欲入大海採取珍寶。時彼商主，選擇族望，娉以為婦。將共入海，足滿十月，產一男兒，因為立字，名曰海生。有大福德，令諸商客，獲大珍寶，安隱迴還，咸共唱言：「安隱海生。」年漸長大，重復勸勉，更入大海，獲其珍寶，進引還來。值大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迴波黑風。時諸商人，各各跪拜諸天善神，無一感應救彼厄難。中有優婆塞，語商人言：「有佛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護受苦厄，輙往度之。汝等咸當稱彼佛名，或能來此，救我等命。」時諸商人，各共同時，稱南無佛陀。爾時世尊，遙見商客極遇厄難，即放光明，照耀黑風，風尋消滅。皆得解脫，各作是言：「我等今者，蒙佛威光，脫此諸難，今若平安達到，當為佛僧造立塔寺，請命佛僧，安置其中，設諸餚饍，供給所須，皆使無乏。」作是語已，咸皆然可。於是進引，皆悉平安達到鄉土。如先言要，造立塔寺，請命佛僧，設諸餚饍，供養訖竟，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跡，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不審，世尊！今此商人五百比丘，宿造何業，遭值如是種種厄難，蒙佛威光，得脫諸難，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非但今日救彼厄難，過去世時，我亦救彼脫諸厄難。」

時諸比丘，重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㮈國，有五通仙人，住河岸邊。時有五百商人，欲入大海，路由河岸，見彼仙人，各共往彼問訊安吉，勸彼仙人，令共入海。仙人答言：『汝等自去，設有恐難，但稱我名，當護汝等。』爾時商人，聞是語已，進引入海，大獲珍寶，還欲來歸，道逢羅剎黑風諸難。爾時商人，咸共一心，稱仙人名，即往救護脫諸厄難。」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彼仙人者，則我身是；彼時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我於彼時，未斷煩惱，尚能拔濟彼諸厄難；況於今者，得出三界，而當不能化度彼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二）須曼花衣隨身產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足滿十月，產一男兒，端政殊妙，須曼花衣，與身俱生。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產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有須曼花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須曼那。體性賢柔，慈心孝順。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父母愛念，便將小兒，與阿那律，令作沙彌，教使坐禪。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阿那律勅沙彌言：「汝今可往拔提河邊取淨水來。」尋往彼河，盛滿瓶水，擲虛空中，隨後飛來。

時諸比丘，見是沙彌，歎未曾有，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摩那沙彌，宿殖何福，生巨富家，須摩那衣隨身俱生；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有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童子，見彼塔故，心生欣樂，即便出家，年至老耄，空無所獲，深自剋嘖，買須曼花，持縷貫之，遍覆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須曼花衣與身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三）◎寶手比丘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有，如是展轉，取不可盡。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產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以還生。」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稟性賢柔，慈心孝順，好憙惠施，有從乞者，申其兩手，有好金錢，尋以施之。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憙悅，前禮佛足，合掌請佛及比丘僧：「慈哀憐愍納受我供。」時彼阿難，在佛左右，問小兒言：「若欲設供，當須財寶。」於是小兒聞阿難語，尋申兩手，金錢雨落，須臾積聚。佛勅阿難：「汝今取此金錢寶物，營理餚饍，請佛及僧。」阿難受教，營理飲食。供養訖竟，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阿難，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寶手比丘，宿殖何福，生於豪族大長者家，然其兩手，有此金錢，取以還生；值佛世尊，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曰迦翅，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其竪棖，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置棖下，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金錢申手而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金錢，取以還有，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四）◎三藏比丘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波斯匿王夫人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身被袈裟，生已能語，問父王言：「如來世尊，今者在不？大德迦葉、舍利弗、大目揵連，如是遍問諸大弟子，悉為在不」父王答曰：「今悉都在。」「唯願大王！為我設供，請佛及僧。」尋勅為設，請佛入宮，見其太子，而問之曰：「汝自憶念迦葉佛時，是三藏比丘不？」答言：「實是。」「處此胞胎，為安隱不？」「蒙佛遺恩，得存性命，得過日夕。」時王夫人，見此太子與佛世尊共相答問，喜不自勝，而白佛言：「今此太子，宿殖何福，生便能語，乃能與佛感有答問？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即便為王，而說偈言：

宿造諸善業，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

是時波斯匿王及其夫人，聞佛世尊說此偈已，前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告大王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迦翅王國。時王太子，名曰善生，見佛世尊，深生信敬，歸白大王，求索入道。王不聽許：『我唯一子，當繼王位，養育民眾，終不聽汝出家入道。』時王太子，聞是語已，愁悴躃地，斷穀不食，一日二日乃至六日，絕不飲食。時諸群臣，啟白王言：『太子不食，已經六日，恐命不全。願王今者，聽使出家，故得相見。』時彼大王聞臣語已，不能違逆，勅彼太子：『共作要誓，汝今若能讀誦三藏經書通利，聽汝出家，然後見我。』時彼太子聞王勅已，心懷喜悅，尋即出家，懃加誦習三藏經書，盡令通利，還來見王。王問比丘：『我先勅汝，要誦三藏經書通利，然後見我。今為利不？』比丘答曰：『今悉通利。』王大歡喜，即語比丘：『我今庫藏，所有財物，隨汝取用，終不悋惜。』於時王子比丘聞王教已，大取財物，施設種種百味餚饍，請迦葉佛及二萬比丘，供養訖已，一一比丘各施三衣六物。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袈裟，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五）◎耶舍蜜多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福德，生則降雨。」舉國聞知，因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而有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與諸親友遊行觀看，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求索出家。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耶奢比丘，宿殖何福，生降甘雨，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而有八功德水，以自充足；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齒老耄，出家入道，懈慢懶墮，不能精懃，又復重病。良醫占之，云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池，皆亦枯竭，至趣河中，河亦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師教，取瓶行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恐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我遭此厄，甚為惶怖，恐墮餓鬼。唯願世尊！大慈憐愍，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時彼比丘聞佛教已，心懷喜悅，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用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老耄比丘，今此耶奢蜜多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六）◎化生比丘緣

爾時世尊，在忉利天上波利質多羅樹下寶石殿上，安居三月，為母摩耶說法訖竟，欲還來下至閻浮提。爾時釋提桓因，知佛欲下，勅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究槃荼等，為佛造作三道寶梯。佛從天下，寶梯兩邊，有無量百千萬億諸天龍夜叉人非人等，見佛如來從天上下，莫不歡喜，渴仰聞法。爾時世尊，觀諸大眾善根已熟，即為說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彼會中，忽然有一化生比丘，告諸大眾：「汝等今者各受我請，餚饍飲食，百種所須，我悉能與。」作是語已，時諸大眾，各各自念，諸天寶器，百味飲食；皆悉獲得，充足飽滿。

爾時阿難，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化生比丘，宿殖何福，今者乃能使此大眾，充足飽滿？不審，世尊！其事云何？」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於彼法中，有諸比丘，夏坐三月，在於山林，坐禪行道，乞食處遠，妨廢行道，甚用疲勞。時彼眾中，有一比丘，白眾僧言：『我為汝等！勸化檀越，供給眾僧，使無有乏。汝等但當安心行道，不足為慮。』時諸比丘，聞是語已，各共用心，行道三月，皆獲道果。由是功德，在所生處，常有種種百味飲食，應念即得；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應念即至，供養大眾，使無有乏。」

爾時阿難，復白佛言：「以何因緣，今得化生？」佛告阿難：「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一商主，將諸商客，涉歷他邦，販賣求利。其婦懷妊，於其中路，值產甚難，求死不得。時彼商主，心生厭惡，捨之而去，出家入道，發大誓願：『持此出家善根功德，使我來世所生之處，莫受胞胎，常得化生。』是故今者，得是報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商主者，今化生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七）◎眾寶莊嚴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無有子息，祠祀神祇，求索有子。精誠感應，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復有花樹，天衣上服，懸之樹枝。時彼長者，見其如是，喜不自勝，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兒生時，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及以樹上，有好天衣。」因為立字，名眾寶莊嚴。年漸長大，稟性賢柔，慈心孝順。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眾寶莊嚴比丘，宿造何福，生便有是奇特之事，出家未久，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迦孫陀，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齎持花樹，懸諸珍寶種種衣服，及以瓶水，安置塔前，發願供養。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泉水及以花樹，隨共俱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奉上華樹供養塔者，今此眾寶莊嚴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八）罽賓寧王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南方，有一國土，名曰金地，王名罽賓，與其夫人，共相娛樂。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骨節肥壯，有大氣力；當生之日，復有一萬八千大臣子等，共彼王子同日俱生，亦大氣力。時彼王子，年漸長大，其王崩背，紹嗣王位，尋取一萬八千諸臣子等，賜為大臣，共理國事。時罽賓寧王，將諸群臣遊獵射戲，問諸臣言：「今此世間，叵有人能有大氣力如我者不？」時有商客在王從中，聞王語已，尋答王曰：「彼中都下，復有大王，名波斯匿，絕有大力，殊倍勝王，百千萬倍。」時罽賓寧王聞商客語已，瞋恚隆盛，尋即遣使，告波斯匿王言：「却後七日，將諸侍從，仰卿來至，達吾國土，朝跪問訊；若不爾者，吾當往彼誅汝五族，使令滅盡。」時波斯匿王聞使者語，甚懷惶怖，無以為計，即詣佛所，白世尊言：「罽賓寧王，勅我七日，將諸侍從，令達彼國朝拜問訊；若不爾者，當來誅我。不審，世尊！事情如何？」

爾時佛告波斯匿王：「汝莫憂懼！但語彼使云：『我是小王，更有大王，近在祇桓。卿今可往傳汝王命。』」時彼使者，尋即往至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作轉輪聖王，令大目連作典兵臣，將諸軍眾，圍遶祇桓，令其四邊，有七重塹七寶諸樹，行列相當，令其塹中有諸蓮花，若干種色不可稱計，光明赫奕照於城內，王在殿上，尊嚴可畏。時彼使者覩此王已，情甚驚悚，自念：「我君無狀招禍。」然不得已，前奉王書。時此化王得彼書已，蹋著脚底，告使者言：「吾為大王，臨統四域。汝今至彼，道吾教勅：『信至之日，馳奔來覲。臥聞吾聲，便當起坐；坐聞吾聲，便當起立；立聞吾聲，便當涉路。剋期七日，將諸侍從，朝拜見我；若違斯制，罪在不請。』」使者還馳，具以上事，向彼王說。時王聞已，深自咎嘖，尋集諸臣三萬六千，嚴駕欲來朝拜大王。然有所疑，未及進引，先遣一使，白大王言：「臣等所領三萬六千諸小王輩，為當都去，將半來耶？」時此化王，報使者言：「將半速來。」使者還馳，白罽賓寧王：「大王約勅，聽留半住。」尋將一萬八千諸小王等，馳奔速來，朝拜王已，作是念言：「今者大王形貌雖勝，力不如我。」化王于時遙知彼意，勅典藏臣：「取我先祖大弓弩來。」授與彼王，王不能勝。化王還取，以指張弓。復還持與，語令引挽，殊不動弦。化王還索，以指彈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震動。次復射箭，化為五撥，其諸箭頭，各有蓮華，一一花上，復有化佛，放大光明，照於三千大千世界，五道眾生，莫不蒙賴。諸天人民，有獲道果；地獄中者，湯冷火滅；餓鬼中者，悉得飽滿；畜生中者，脫於重擔；貪欲瞋恚，愚癡煩惱，遇斯光者，悉皆調伏，信敬佛法。時罽賓寧王見斯變已，向於化王，五體投地，心即調伏。爾時化王，知調伏已，還服本形，四眾圍遶，即便為彼一萬八千諸小王等，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跡，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今此罽賓寧王等比丘，宿殖何福，皆生豪族，有大氣力，值佛世尊，各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將諸比丘，到寶殿國。時王名曰槃頭末帝，聞佛來至，心懷喜悅，將諸群臣一萬八千，出城奉迎，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及比丘僧：『慈哀憐愍！受我三月四事供養。』時彼佛僧，受王供已，佛即為王種種說法。王大歡喜，各發願言：『持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等輩，在所生處，與其大王同日俱生。』發是願已，各還所止。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共同日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欲知彼時槃頭末帝王者，今此罽賓寧比丘是；彼時群臣者，今一萬八千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八九）拔提釋王作比丘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如來，六年苦行，始成正覺，滿十二年，將千二百五十比丘，方欲往詣迦毘羅衛國。每自念言：「我今往彼，不與常同，彼土諸釋，憍慢情多，咸須各各現於神變，可往彼土。」即勅千二百五十比丘：「我於今者，欲還本國。汝等各各現於神變，令彼諸釋歸誠信伏。」爾時世尊，放大光明，與諸比丘，乘虛詣彼迦毘羅衛國。時淨飯王，聞佛來至，勅諸釋等，平治道路，除去不淨，建立幢幡，懸諸寶鈴，香水灑地，散眾妙花，作諸伎樂，奉迎世尊。前禮佛足，請令入宮受王供養。時淨飯王，見佛翼從，雖有神力，形貌醜陋，不適人情。「我今當選拔提釋等五百餘人，容貌端政，翼從世尊。」作是語已，尋勅選擇得五百人，將詣佛所，使優波離，剃除鬚髮。眼目流淚，墮釋王上。尋即問言：「汝今何故？涕泣如是。」優波離言：「以王今者諸釋中尊，不期一旦，毀形麤食，著糞掃衣。見王如是，眼目流淚。」時拔提釋聞是語已，心懷惆悵，猶生憍慢。除鬚髮竟，辦具衣鉢，欲受具戒，入於僧中，次第作禮，到優波離前，住而不禮。佛問釋王：「汝今何故，獨而不禮優波離耶？」拔提釋言：「彼賤我貴，是以不禮。」佛言：「我此法中，無有貴賤，猶如幻化，安危難保。」拔提釋言：「彼是我奴，不忍為禮。」佛復告曰：「一切奴僕，貧富貴賤，恩愛分離，有何差別？」時拔提釋，聞佛語已，俛仰為禮，地大震動，天於空中，歎未曾有：「拔提釋王為求道故，乃能為彼下賤之人曲躬跪拜，我慢之幢，將為崩倒。」時拔提釋，受具戒竟，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執持應器，而行乞食。詣於塜間，止宿樹下，心意泰然，無復怖畏，而作是言：「我於昔日，在王宮時，募索健夫，執持器杖，安置左右，故懷危懼。我於今者，出家入道，在此塜間，無復怖畏，快不可言。」

爾時阿難，聞拔提釋作是語已，前白佛言：「今此拔提釋比丘，宿殖何福，生於豪族，出家未久，獲羅漢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辟支佛，執持應器，而行乞食。時有一人，貧窮飢餓，涉路而行，唯有少餅，規欲自食。見辟支佛，威儀詳序而行乞食，心懷歡喜，尋即取餅，施辟支佛。受其餅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東踊西沒，南踊北沒，身出水火，如是種種，作十八變。時施餅人，見是變已，甚懷信敬，發願而去。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受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欲知彼時施餅人者，今此拔提釋王比丘是。」

佛說是緣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〇）佛度王子護國出家緣

佛在拘毘羅國吐羅樹下，作是念言：「我於今者，當往度彼王子護國，使令出家。」作是念已，將諸比丘，至城門中，足蹈門閫，六種震動，雨諸天花，放大光明，照彼城內，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啞者能言，躄者能行。時彼王子，覩斯光已，歎未曾有。尋詣佛所，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威儀詳序，甚可愛樂，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王，歎佛功德：「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典四天下，七寶隨從，遊行自在，尚能捨離，出家入道。況我今者，而不隨從求佛出家？」作是念已，前白王言：「唯願大王！慈哀憐愍，聽我出家隨從世尊。」時須提王聞太子語，遮而不聽。心懷懊惱，斷穀不食，一日二日乃至六日。時諸群臣，見其太子不食六日，跪白王言：「太子今者，斷穀不食，以經六日，恐命不全。願王今者，聽使出家，故得相見。」時須提王聞諸臣語，聽使入道。尋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王子護國比丘，宿殖何福，生於王家，出家未久，便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王名毘提，興起兵甲，與隣國王交陣共戰。時隣國王，為彼所敗，將諸兵眾，逃避退去，到曠野中，值天暑熱，無有水草，飢渴欲死。尋即往彼辟支佛所，便示王水草，渴乏得解，導引其道，還達本國。喜不自勝，而作是言：『我等今者，脫此飢渴苦惱之患，皆由蒙彼辟支佛德，今當設供請辟支佛。』作是語已，勅設餚饍種種飲食，請辟支佛，入宮供養。受其供已，尋般涅槃。時王須提，及諸群臣，后妃婇女，號啼涕哭，悲感懊惱，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須提王者，由供養辟支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九

# 撰集百緣經卷第十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諸緣品第十

### （九一）須菩提惡性緣

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𣧩，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獸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唐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桓中，有大福德，能教眾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為在何處？」山神答曰：「汝但眠眼，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眠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眾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蛇羅剎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佛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竪，尋自悔嘖，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得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求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須菩提比丘，宿造何業，雖得為人，常懷瞋恚未曾休息，值佛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佷戾，狀似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嬈眾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二）◎長老比丘在母胎中六十年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娠，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妊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得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𣧩，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於塜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如故，頭鬢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諸眾僧故，處此生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叵當。」時諸親屬，聞兒語已，號㘁涕哭，悲不能答。爾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眾，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

時諸大眾，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處在胎中，頭髮皓白，俯僂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眾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爾營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眾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各各自護身口意業，厭離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老兒比丘，宿殖何福，出家未久，獲羅漢果？」佛告諸比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營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三）◎兀手比丘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兀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兒產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兒產已，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因為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稟性調順，聰明黠慧。將諸親友漸行觀看，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赫奕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兀手比丘，宿殖何福，生已能語，然無有手，又值世尊，得獲道跡？」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眾，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脫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洗鉢給水，今更返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法師比丘作呪誓者，今兀手比丘是。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佛說是兀手緣時，諸比丘等，各各自護身口意業，厭惡生死，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四）◎梨軍支比丘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壞，若雇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為立字號梨軍支。年漸長大，遂復薄福，求索飲食，未曾得飽。見諸沙門，威儀詳序，執持應器，入城乞食滿鉢而還，見已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佛世尊，求作沙門，或能得飽。」作是念已，即詣祇桓，求佛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坌污，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眾僧言：「從今以往眾僧塔寺聽我掃灑。所以然者？由掃灑故，乞食得飽。」僧即聽許，常令掃灑。又於一日，愚癡所縛，眠不覺曉，未及掃灑。時舍利弗，將五百弟子，從他邦來，問訊世尊，見佛塔中有少塵坌，即便掃之。時梨軍支便從眠覺，見舍利弗掃灑已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飢困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於今者，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時梨軍支聞是語已，心懷泰然。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婦鬪諍，竟不得食，飢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飢困而還。爾時阿難，聞是事已，深生憐愍，於第三日，語梨軍支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定使飽滿。」然彼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為此梨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然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更為其取食，還歸所止，道逢惡狗，所為䶩𠶜，飲食棄地空鉢而還，復不得食。於第五日，大目揵連復為取食，還歸所止，道中復為金翅鳥王，見為搏𠶜，合鉢持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日時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眾前，飡沙飲水，即入涅槃。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梨軍支比丘，宿造何業，產則飢餓，初無豐足，復以何緣，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後時，其父崩亡，母故惠施，子極恡惜，遮不聽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屋，鎖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飢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飡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為從我索食？』作是語已，捨之而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於後，即便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斷母食者，今梨軍支比丘是。由於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五）◎唱言生死極苦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良賢，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自憶宿命，產已唱言：「生死極苦。」因為立字，名生死苦。年漸長大，凡見人時，由故唱言生死極苦，然於父母師僧耆舊有德，慈心孝順，言常含笑，終不出於麁惡言語。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生死比丘，宿殖何福，生便能語，自憶宿命，又值如來，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沙彌，奉事和上。時彼城中，作大節會，爾時沙彌語和上言：『今節會日，宜早乞食，必當多獲。』師即答言：『日時故早，且可坐禪。』第二第三，如是白師，師猶不從。沙彌瞋恚，惡口罵言：『今者何故不舍中死？』作是語已，尋即出去，入城乞食，還歸所止，向師懺悔。由是業緣，五百世中，墮地獄中，受諸苦痛，今始得脫，是故唱言生死極苦。」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罵師沙彌者，今生死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六）◎長者身體生瘡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娉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足滿十月，產一男兒，身體有瘡，甚患苦痛，呻號叫喚，未曾休息。年漸長大，瘡皆潰爛，膿血橫流，常患疼痛，因為立字，名曰呻號。父母憐愍，設諸方藥，雖加療治，瘡無除愈。年漸長大，聞諸人語：「祇桓精舍，有好良醫，善療眾病，能令除愈。」尋即往至，詣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五盛陰苦，是瘡是癰，如毒箭入心傷害於人，皆是眾病之根本也。時呻號子，聞佛世尊說是語已，深自咎嘖，向佛世尊，懺悔罪咎，瘡尋除差，心懷歡喜，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道，得阿羅漢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呻號比丘，宿造何業，初產之時，身有惡瘡，膿血橫流，甚可惡見？復以何緣，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有二長者，各悉巨富，資財無量，因相忿諍。其一長者，大齎珍寶，貢奉與王。王納受已，讒彼長者：『彼人惡心，常懷姧謀，規欲害我。唯願大王！聽我任意治彼長者。』王即然可。尋至其家，執彼長者，繫縛搒笞，楚毒無量，舉身傷破，膿血橫流，痛不可言。時彼長者，既得免已，深自思惟：『有身皆苦，眾惡所集多諸災禍，甚可厭患。我於彼人，無大怨讐，橫見傷毀，乃至如此。』即自思惟，詣山林中，觀察有為皆是無常，深悟解空，成辟支佛，視諸怨親，心皆平等。念：『彼長者加惡於我，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受大苦痛。我今當往為現神變，令彼開悟。』作是念已，詣長者前，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彼長者，見是變已，深懷渴仰，倍生信敬，即請令坐，為設餚饍種種供養，向辟支佛懺悔先罪。」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向彼國王讒其長者、考掠搒笞者，今呻號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 （九七）◎醜陋比丘緣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選擇高門，娉以為婦，作倡伎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厭患，駈令遠棄。乃至畜生，見此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林樹間，採取花果，以自存活。飛鳥走獸，有見之者，無不怖畏，絕跡此林，無敢住者。爾時世尊，常以慈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應可度輒往度之。知彼醜陋善根已熟、化度時到，佛告比丘：「我等今者，皆當往詣彼山林中化彼醜陋。」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到山林中。時彼醜陋，見佛世尊，即欲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時諸比丘，各在樹下，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爾時世尊，即便化作一醜陋人，執持應器，盛滿中食，漸向醜陋。醜陋見已，形狀類己，心懷喜悅：「今此人者真是我伴。」尋來共語，同器而食。時此飯者，香味甘美，既食之已，時彼化人，忽然端政。醜陋問言：「汝今何故，忽然端政？」化人答言：「我食此飯，兼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政。」醜陋聞已，尋復效之，善心觀彼坐禪比丘，尋得端政。心懷喜悅，即向化人，深生信解。於時化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道，得阿羅漢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醜陋比丘，宿造何業，雖受人形，醜陋乃爾，復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為菩薩，到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無有能及如佛者。

「爾時菩薩，說是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醜陋形，來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岸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山神恐怖我者，今此醜陋人、得羅漢者是。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皆由彼時懺悔辭退，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九八）◎恒伽達緣

佛在波羅㮈國鹿野苑中。時彼國中，有一輔相，其家大富，然無兒息。時恒伽河邊，有摩尼䟦陀天祠，合土人民，皆共敬奉。時此輔相，往詣祠所，而呪之言：「我無子息，承聞天神有大功德，救護群生，能與其願，今故自歸。若蒙所願，願賜一子，當以金銀莊校天身，及以名香，塗治神屋；如其無驗，當壞此廟，屎塗汝身。」天神聞已，自思惟言：「此人豪富，力勢強盛，非是凡品得為其子，我力尠少不能與願，願若不果，必見毀辱神廟。」便復往白摩尼䟦陀。摩尼䟦陀力不能辦，便復往詣毘沙門王，自啟此事。毘沙門王言：「亦非我力能使有子。尋詣天帝，從其求願。」毘沙門王即時上天，啟帝釋曰：「我有一臣摩尼䟦陀，近日見語，云波羅奈國有一輔相，從其求子，結立重誓，我願既遂，倍加供養；所願若違，當破我廟，而加毀辱。彼人豪兇，必能如是。幸望天王！令其有子。」帝釋答言：「斯事甚難！當覓有緣。」時有一天，五德離身，臨命欲盡。帝釋告言：「卿今垂終，可願生彼輔相之家？」天子答言：「意欲出家奉修正行，若生尊榮，離欲則難，欲在中流冀遂所願。」帝釋復白：「但往生彼；若欲學道，吾當佐汝。」天子命終，降神受胎輔相之家。即生出外，形貌端政，即召相師，為兒立字。相師問曰：「本於何處求得此兒？」輔相答曰：「昔從恒伽天神求之。」因為作字，名恒伽達。年漸長大，便啟父母求索出家。父母答言：「吾今富貴，生業弘廣，唯汝一子，當嗣門戶。吾今存在，終不聽汝出家入道。」兒不從志，深自惆悵，便欲捨身，更求凡處。「於中求出，必可易也。」於是密去，自投山巖，既墮在地，無所傷損。復至河邊，投身水中，水尋㵱出，亦無所苦。復取毒藥，而吞噉之，毒氣不行，無由致死。復作是念：「當犯官法，為王所殺。」值王夫人及諸婇女，出宮到園池中滲洗，解脫衣服，置林樹間。時恒伽達，密入林中，取其服飾，抱持而去。門監見之，即便將往，白阿闍世王。王聞此事，瞋恚隆盛，便取弓箭，自手射之；而箭還返，正向王身。如是至三，不能使中。王怖投弓，問彼人言：「卿為是天龍鬼神乎？」恒伽達言：「賜我一願，乃敢自陳。」王曰：「當與。」恒伽達言：「我非是天，亦非龍鬼，是舍衛國輔相之子。我欲出家，父母不聽，故欲自殺更生餘處，投巖赴河飲毒不死，故犯王法望得危命。王今加害，復不能中。事情如是，何酷之甚？願垂憐愍，聽我為道。」王尋告曰：「聽汝出家。」因復將到，詣於佛所，啟白世尊如向之事。於時如來，聽為沙門，法服在體，使為比丘。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時阿闍世王，尋白佛言：「世尊！此恒伽達，先世之時，種何善根，投山不死，墮水不溺，食毒無苦，箭射無傷，加遇世尊，得度生死？」佛告王曰：「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一大國，名波羅㮈國，其王名曰梵摩達多，將諸宮人林中遊戲，遣諸婇女輩激聲而歌。外有一人，高聲和之。王聞其聲，便生瞋妬，遣人捕來，勅使殺之。時有大臣，從外而來，見此一人而被囚執，何緣乃爾？其傍諸人具別事狀。臣曰：『且停！待我見王。』大臣進入，啟白王言：『彼人之罪，不至深重，何以害之？雖和其音，而不見形，既不交通姦婬之事，幸願垂怜，原其生命。』王不能違，赦不刑戮。其人得脫，奉事大臣，懃謹無替。如是承事多年，便自思惟：『婬欲傷人，利於刀劍，我之困厄，皆由欲故。』即語大臣：『聽我出家遵修道業。』大臣答曰：『不敢相違，學若成道，還來相見。』即詣山澤，專思如理，精神開悟，成辟支佛，還來城邑，造大臣家。大臣見已，心大歡喜，請供養之，甘饍飲食，四事無乏。時辟支佛，於虛空中，現神變化，身出水火，放大光明，大臣見之，欣然無量，便立誓願：『由我恩故，命得全濟，使我世世富貴長壽，殊勝奇特數千萬倍，令我智德相與共等。』」佛告王曰：「時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脫者，今恒伽達是。由是因緣，所生之處，命不中夭，今得值我，逮得應真。」

佛說此已，諸在會者，信敬歡喜，頂戴奉行。

### （九九）◎長爪梵志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梵志，名曰蛭駛。有其二子，男名長爪，女字舍利。其男長爪，聰明博達，善能論議，常共其姊舍利，凡所論說，每常勝姊；姊既妊娠，共弟論議，弟又不如。時弟長爪，而作是言：「我姉先來，共我論議，常不如我，懷妊以來，論議殊勝，乃是胎子福德之力。若子生已，論必勝我。我今當宜遊方廣學四韋陀典十八種術，然後還國與𡖦甥論。」作是念已，詣南天竺，習學諸論，「若未通利為第一師，誓不剪爪。」於是其姊，日月滿足，產一男兒，因母立名，字曰舍利弗，端政殊特，聰明黠慧，博達諸論，難可詶對。時王舍城中諸梵志等，擊大金鼓，招集國人十八億眾，會乎論場，敷四高座。時舍利弗，年始八歲，會乎論場，問諸人言：「敷四高座，為欲待誰？」諸人答言：「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輒昇論士高座而坐其上。時諸宿德耆舊梵志，一切時眾，無不驚怪，作是念言：「我諸論士，共彼小兒，論議得勝，不足為榮；其若不勝，大可恥愧。」作是念已，即遣下座小婆羅門，共舍利弗論，粗相答問。時婆羅門等，辭窮理屈，漸次相推，遂至上座，其論議不過數返，盡皆不如。時舍利弗，論議既勝，名聲遠著於十六大國，智慧博通獨出無侶。後於一時，於王舍城，昇高樓上，四顧視瞻，見城內人節慶聚會，便自思惟：「斯等蠢蠢百年之後，廓然歸無。」作是念已，即下高樓，外道法中，出家求道。爾時世尊，初始成佛，時十六大國，都未聞知，如來大慈欲教化故，遣阿鞞比丘，詣王舍城，分衛乞食。時舍利弗，見其威儀詳序可觀，作是念言：「斯是何人，福德乃爾？我從先來，未見此比丘。」作是念已，即前問曰：「汝事何師，法則乃爾？」時阿鞞比丘，說偈答曰：

吾師天中天，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神通遊虛空。

時阿鞞比丘，說是偈已，默然而住。時舍利弗，語阿鞞言：「汝師容貌神通，我久已聞。為悟何道，得如是乎？」時阿鞞比丘，復以偈答：

花熏去五陰，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樂，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復問阿鞞比丘言：「汝師所說，為經幾時？習學何法？」阿鞞比丘，復以偈答：

我年既幼稚，學日有初淺，

豈能宣正真，如來廣大義？

時舍利弗，復語阿鞞言：「汝師所說，幸見告示。」爾時阿鞞，復以偈答：

一切諸法中，因緣空無主，

息心達本原，故號為沙門。

時舍利弗，聞此偈已，心即開悟，得須陀洹果。爾時目連見舍利弗顏色怡悅，而問之言：「我昔與汝，先有要誓，若有先得甘露法味，要當相語。我今觀汝，以有所得，顏色怡悅。」時舍利弗，即以上偈，為其目連三遍說之。目連聞已，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時舍利弗、目連，各獲道跡，心懷歡喜，還自徒眾，具以上事，而向說之。「我今欲詣求佛出家，汝等云何？」時諸弟子，各白師言：「大師今者若當習學瞿曇所說，我弟子等亦當隨從。」時舍利弗、目連聞是語已，將諸弟子各二百五十人，隨阿鞞比丘，詣於竹林。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求索出家。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之所敬仰。

爾時長爪梵志，聞舍利弗出家入道，瞋恚懊惱，而作是言：「我此𡖦甥舍利弗，稟性聰慧博通群籍，十六大國宿舊論師咸服其德，如何忽然捨此高名奉事瞿曇？」即從南天竺來詣佛所，與佛論議。爾時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所見，非是究竟涅槃之道。」時彼梵志，聞是語已，默然不答。如是三問，亦復默然。時金剛密迹於虛空中以金剛杵擬梵志頂：「汝若不答，我以此杵碎破汝身。」爾時梵志，心懷惶怖，流污抆垢，無所歸趣，即自引負，寄顏無所，便於佛前，心懷敬伏，求索出家，為佛弟子。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道，得阿羅漢果。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梵志比丘，宿殖何福，捨邪就正，值佛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㮈國有辟支佛，在於山林坐禪思惟。時有五百群賊，劫掠他物，將欲入彼山林樹間。時彼賊帥，先遣一人，往看林中無有人不。見辟支佛在一樹下端坐思惟，即前牽捉，繫縛將來，到賊帥邊，欲共殺之。時辟支佛，作是念言：『我若默然，為彼所殺，增其罪業，墜墮地獄，無由出期。我今當為現於神變，令彼信伏。』作是念已，身昇虛空，東踊西沒，南踊北沒，身出水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如是展轉，作十八變。爾時群賊，見是變已，甚懷惶怖，即便各各五體投地，歸誠懺悔。時辟支佛，受其懺已，設諸餚饍，請辟支佛，發願而去。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賊帥人者，今長爪梵志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〇〇）◎孫陀利端政緣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波斯匿王夫人懷妊，足滿十月，產一男兒，容貌端政，世所無比，兩目明淨如拘那羅鳥。時王因名字拘那羅。著諸瓔珞上妙衣服，遣人抱行，遍諸聚落，問諸人言：「世間叵有如似我兒端政者不？」時聚落中，有諸商人，白大王言：「願王見恕！施我無畏，乃敢陳說。」王即答言：「但道莫畏。」於是商人白大王言：「我所居止聚落之中，有一小兒，字孫陀利，端政殊妙，容貌似天，勝於王子，百千萬倍，不可為比。又兒產時，舍內自然有一涌泉，香水冷美，有諸珍寶，充滿其中。」時波斯匿王，聞商人語，尋即遣使勅彼聚落云：「我自當往彼觀孫陀利。」時聚落主，聞王欲來看孫陀利，便共議言：「王今來者，用何瞻待？不如先送。」作是議已，即便莊嚴孫陀利，著諸瓔珞上妙服飾，往送與王。王見孫陀利，端政殊妙，世所無比，深生疑怪，歎未曾有。即將小兒，往至佛所，欲問所由受如是身？小兒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

時波斯匿王，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孫陀利比丘，宿殖何福，生時自然，有此泉水及諸珍寶，充滿其中，又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萬八千比丘，在山林中，坐禪行道。時有長者，偶行值見，心懷歡悅，即還歸家，備辦香水，澡浴眾僧，設諸餚饍供養訖竟，復以珍寶投之瓫水，奉施眾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池水珍寶隨其俱生。」佛告大王：「欲知彼時大長者子，澡浴眾僧設供養故，常得端正者，今孫陀利比丘是。」

爾時大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撰集百緣經卷第十

# 菩薩本緣經卷上

僧伽斯那撰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 毘羅摩品第一

若心狹劣者，雖多行布施，

受者不清淨，故令果報少；

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

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

我昔曾聞：

過去有王，名地自在，受性暴惡，好行征伐。時，有小國八萬諸王，首戴寶冠常來朝侍；其王口惡，身行無善，常為非法侵陵他境。王有輔相——大婆羅門，修清淨行，智人所讚，口言柔軟，不宣麤惡，有所造作，能速成辦，面目端嚴，為世所敬，四毘陀典靡不綜練；諸婆羅門所有經論，通達解了無有遺餘。

是時，輔相年已衰邁，遇病未久，奄爾即亡。王及人民聞其終歿，悉生懊惱，思慕難忍。時，王思念不去須臾，即為臣民而說偈言：

如何此大地，一旦無人治，

如海無主船，隨風而東西。

我所尊敬者，出家已成就，

口善言柔軟，常能利益世。

如何便終歿，令我心惱悶，

猶如無燈明，而入於闇室。

爾時，諸臣即白王言：「唯願大王寬意莫愁，勿謂國中更無有任為輔相者。是法婆羅門雖復命終，其子年幼聰明黠慧，顏貌端正世無及者；發言柔軟悅可眾心，修行忍辱心常寂靜，無有憍慢貢高自大，博學多聞無書不綜，利益眾生猶如梵王，名毘羅摩。唯願大王，即命此人以為輔相。」

時王答言：「彼若有子如汝說者，我從昔來所未曾聞。」

臣復言：「大王！是婆羅門子常求正法離於邪法，愛護己法未能為人。」

王即答言：「子若是才人，何得違毀先人家法，若離先業則不得名求正法者，是人先父常以正法佐吾治國，能令吾等遠離眾惡，雖作如是治國治務，終不破失婆羅門法，如其彼人如汝說者，便可召來。」

諸臣奉命，即遣使者，召毘羅摩，將詣王所。到已就坐，歛容而踞，說如是言：「大王！今日以何因緣而見顧命？」

王即答言：「汝不知耶！我之薄祐，汝父輔相不幸薨殞，大地傾喪人民擾動，我為之憂，其心迷悶。」

時，毘羅摩即白王言：「夫愛別離非王獨有如此，皆是有為法相也。大王昔來不曾聞耶！若天、龍、鬼神、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沙門、婆羅門，若老若少，悉無得離是終歿者。大王！一切眾生決定有之。大王！譬如火性悉能燒然一切之物，無常之法亦復如是，悉能壞滅一切眾生。王不知耶！是老、病、死，能喪眾生，如四衢道頭華果之樹，常為多人之所抖擻。大王！譬如駃河常流不停，眾生壽命亦復如是；大王！如金翅鳥投龍宮中，搏撮諸龍而食噉之；亦如師子在麞鹿群威猛；一切眾生在三界中流迴，死法亦復如是。大王！如是死法，非以親近財貨求贖軟言誘恤而可得脫，亦不可以四兵威力逼迫禦之，令其退散，如是死法決定而有，是眾生常法。以是義故，大王於此不應生憂。」

時，王聞已心生歡喜，復向諸臣說如是言：「未曾有也，如是童子，年雖幼稚乃說先宿耆舊之言。」時，王即語毘羅摩言：「汝不知耶！汝之先父愛護於吾猶如赤子，是故我今感其恩重，憂愁迷悶；吾今輕弱頑嚚無智，如汝所說吾永無分，汝今若見垂顧矜哀，願先承嗣纂繼家業，我當誠心盡壽歸依。」

時，毘羅摩即作是念：「我今如何一旦對至，今聞此言莫知所作，猶如羸人步涉高山。」復作是念：「今者，承嗣毘輔國政，於諸人民雖多利益，然我所修純善之法則為虧損。君治國土稱萬姓心，當有無量諸過患事，所謂刑罰，劫奪他財威陵天下，或擯或驅，要當隨王行如是法，若行正法，我善則損；今我若故修行善法，則不上稱大王聖懷，若稱王法，善法日衰。」

作是念時，王復白言：「大師今日何所思慮？」

時，毘羅摩即答王言：「我今所念，當以何術令王身及國人民悉得利益無諸衰耗，亦復思惟王與國人福德過患，若先行善後行於惡，則不名人。大王！寧為實語，而作怨憎；不為諂言，而作親厚；寧說正法，墮於地獄；不說邪諂，生於天上。大王！我今思惟籌量是事。大王！若有人能思惟是義，當知是人則能利益一切眾生。」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大師！我等若能如是行法，所修善法，則為不損。」

時，毘羅摩即奉王命纂承先父輔相之業，然後漸漸勸化，是王及八萬四千小王修持正法；亦令其國所有人民，背捨遠惡，不貪五欲。時王修行無量善法，如毘羅摩等無差別也。時毘羅摩見王如是，心生歡喜而作是言：「我今已為修治國土，然我善法無所衰損。」復作是念：「我今當以何等因緣勸諸眾生，悉令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然諸眾生受性不同，或欲聞法、或貪財貨、或嗜五欲、或樂愛語、或好憒鬧多人親附、或好隨逐善人之行、或樂多愛心無厭足。我今幸有大智方便，悉能攝取一切眾生，安止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復有餘方便。譬如日出，雖能照了一切天下，然不能為盲者作明；我亦如是，雖復能為一切眾生說無上道，然不能為無慧目者而作利益。我今復當以衣服、飲食而給足之，令其飽滿，心歡喜已，然後復當為之說法，令其信受。」

時，毗羅摩思是義已，即至王所，作如是言：「我今已為無量眾生作法事已。聚集三法，所謂修行正法，聚集錢財所願成就，則令一切國土安樂無有怨讎，正法增長猶如初月，好名流布八方上下。唯願大王，聽我修行無上正法。」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驚喜，衣毛為竪，白言：「大師！諸欲所作，願具告勅。」

毘羅摩言：「我今欲作一切大施，施中所須願為我辦。爾時大王即於城外，安曠之處莊嚴施場，唯願大王，善言誘喻，諸作使者無令於我而生瞋恨；爾時大王及給使者，皆悉歡喜敬意，供辦飲食所須；尋於諸方擊皷宣令，若諸眾生凡有所須——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香華、瓔珞、末香、塗香、舍宅、燈明悉來集此，當相奉給。」復說偈言：

我為利益，諸世間故，

隨諸眾生，所須之物，

乃至身體，手足肉血，

捨離之時，猶如草芥。

汝等若受，是供養時，

則當一心，思惟善法；

受供養已，不應貪著，

當以善法，利益一切。

若以我力，能速涅槃，

以為眾生，流轉生死。

是故久住，不取涅槃，

無量眾生，墮老死獄，

我欲拔之，永離遠離。

時，毘羅摩菩薩摩訶薩所設供具，令無量百千萬億眾生，隨意所須悉得充足，善言說法：「諸大德！我今忘身以憂汝身，汝等今已受我供養。好自利益當觀正法，若死至時雖有父母、妻子、親族無量財寶，不能令命住一念頃，及其命盡獨至他世；父母、妻子、親族財寶無隨去者，唯有業行不能捨離。」復為大眾而說偈言：

為父母親族，修行於惡法，

命終墮三趣，無有隨逐者。

於今現在世，若受苦惱時，

雖有父母兄，不能受少分。

況於未來世，而當有代者，

是故當一心，莫為他行惡。

「諸大德！汝等今身安隱無患，所謂衰老、肺病、欬逆、頭痛已無是病，當勤修行一切善法。」是毘羅摩菩薩摩訶薩，以二攝法攝取眾生，所謂財法：滿九十日過夏已訖奉施嚫願。所謂金盤具足八萬盛以銀粟、八萬銀盤盛以金粟、八萬小牛、八萬乳牛悉從一犢，是一一牛乳日一斛，純以白疊纏覆其身，金角銀蹄莊嚴映飾；八萬童女形體端正，金寶瓔珞以自莊嚴，一一女人有一侍女，供給使令令皆淨潔，是諸女人各有一床，或金、或銀、琉璃頗梨、象牙、香木，種種茵蓐以敷其上；牛車八萬、象馬八萬，及諸倉庫，錢財珍寶不可稱計。如是等物悉莊嚴已，而作是念：「今是施物將無少耶？」

爾時，菩薩為諸婆羅門說如是言：「汝等當知，我今集聚如是種種金銀、女人、車乘、象馬、倉穀、珍寶，正為汝等，幸可少時寂然無言，聽我所願，然後隨意共分而去。」

爾時，一切諸婆羅門寂然無聲。是時，菩薩為諸眾生自諫其心：「汝心所作常求果報，猶如獼猴入於稠林。」而說偈言：

我今所布施，普為諸眾生，

如是之布施，實不望其報。

願悉施眾生，等受於快樂，

以汝貪善故，久在於天上，

亦以貪惡故，久住於地獄。

復以貪著故，作此大施主，

或作貧窮人，或行於大施，

或時以自在，守財而慳貪，

或以自在故，自墜於貧苦。

或復以縱逸，久在於生死，

輪轉無窮已，猶如輪轉地。

我在久遠來，隨順敬事汝，

雖作如是事，不能今汝喜，

汝令當安住，不動寂靜中，

我今所布施，悉為諸眾生。

爾時，毘羅摩菩薩即以右手執持澡灌，以大慈悲熏修其心，憐愍一切諸眾生故，涕泣流淚而作是念：「我今所施，不為梵王、摩醯首羅、釋提桓因，假使更有勝是三者，亦不悕求；唯求佛道，欲利眾生斷諸煩惱。我今當捨己身、妻子、奴婢、僕使、珍寶、舍宅，唯求解脫，不求生死。我今所施柔軟女人，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斷除所有貪欲；今我所施五種牛味，願諸眾生，於未來世常能惠施他人法味；今我所施如是敷具，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如來金剛坐處；我今所施種種珍寶，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如來七菩提寶。」作是語已，從上坐所循行澡水，而水不下，猶如慳人不肯布施。

爾時，菩薩即作是念：「今此澡水何緣不下？」復作是念：「將非我願，未來之世不得成耶？誰之遮制令水不下，將非此中無有大德，其餘不應受我供耶？或我所施不周普耶？或是我僕使不歡喜耶？將非此中有殺生耶？我今定知不困眾生，我今所施亦是時施，亦不觀採是受非受。而此灌水何緣不下？」

爾時，菩薩見婆羅門為此諸女生貪嫉心，而起瞋恨，各各說言：「彼女端正，我應取之，汝不應取。彼牛肥壯，我應取之，汝不應取。」金銀盤粟，乃至珍寶，亦復如是。

爾時，菩薩見諸婆羅門貪心諍物，互相瞋恚，即作是言：「是諸受者，貪欲、瞋恚、愚癡、亂心不能堪受，如是供養如車軸折，輻輞破壞不任運載，我亦如是。種子良善而田薄惡，以此受者，心不善故令是澡水不肯流下，我今雖作如是布施，亦無有人教我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我自為一切眾生故發是心。今當自試，若我審能愍眾生者，灌水當下。」即以左手執罐瀉之，水即流下菩薩右手。

諸婆羅門見是事已，各生慚愧，離所施物修行梵行，諸婆羅門尋共稽首，求請菩薩以為和尚。菩薩憐愍即便受之，教令修學四無量心，以是因緣命終即得生梵天上，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不見此是福田此非福田，亦不分別多親少疑。是故菩薩若布施時，或多、或少、或好、或惡，應以一心清淨奉上，莫於受者生下劣心。

## 菩薩本緣經一切施品第二

一切諸菩薩，為利眾生故，

捨棄己身命，猶如草糞穢。

如我曾聞：

過去有王，名一切施；是王初生，即向父母說如是言：「我於一切無量眾生，尚能棄捨所重身命，況復其餘外物珍寶。」是故父母敬而重之，為立名字，字一切施。從其初生，身與行施，漸漸增長，譬如初月至十五日。其後不久父王崩背，即承洪業霸治國土，如法化民不抂萬姓，擁護自身不豫他事，終不侵陵他餘隣國。隣國若故來討罰之，希能擒獲，救攝貧民給施以財，恭敬沙門婆羅門等。常以淨手施眾生食，口常宣唱與是人衣、與是人食、及與財寶，愛護是人、瞻視是人。

爾時，菩薩常行如是善布施，時隣國人民聞王功德，悉來歸化，其土充滿間無空處，猶如山頂暴漲之水，流注溝坑谿澗深處；亦如半月海水潮出，其國外來歸化之民，充滿側塞，亦復如是。其餘隣國漸失人民，各生瞋恨，即共集議，當共往討。作是議已，尋嚴四兵來向其國。

爾時，邊方守禦之人，遠來白王：「隣國怨賊今已相逼，猶如暴風黑雲惡雨。」王即告言：「卿等不應惱亂我心。」即說偈言：

隣國所以，來討我國，

正為人民，庫藏珍寶，

快哉甚善，當相施與，

我當捨之，出家學道。

多有國土，為五欲故，

侵奪人民，貯聚無厭，

當知是王，命終之後，

即墮地獄，畜生餓鬼。

「是故，我今不能為身侵害眾生，奪他財物以自免者。」

爾時，大臣及諸人民各作是言：「唯願，大王！莫便捨去，臣等自能當御此敵，王且觀之，臣等今日當以五兵戟牟劍矟，奮擊此賊，足如暴風吹破雨雲。」

王即答言：「咄哉卿等！吾已久知，卿等於吾，生大愛護，尊重恭敬；亦知卿等勇健、難勝、雄猛、武略、策謀第一。但彼敵王今作此舉，都不為卿，正為吾耳。假使彼來不損卿等，何得乃生如是惡心？吾久知此，五盛陰身為眾箭鏑，卿不知耶？吾久為卿說，諸菩薩應於眾生生一子想，汝不應於他眾生所生瞋害心，畢定當知墮于地獄，是故應當一心修善。」當說是時，賊已來至，高聲大叫。

王聞聲已，即問群臣：「此是何聲？」

諸群臣寮各懷悲感，舉聲哀號，咸作是言：「惡賊無辜，多害人民，譬如惡雹傷害五穀，亦如猛火焚燒乾草，又如暴風吹拔大樹，又如師子殺害諸禽獸，怨賊殺害，亦復如是。」

爾時，諸臣不受王教，即各散出，莊嚴四兵便逆共戰。軍無主將，尋即退散，兵眾喪命，不可稱計。時，王登樓說如是言：「因惡欲故令人行惡，如是諸欲，猶如死尸行廁糞穢，如何為此而行惡耶！愚人貪國，興諍競心，猶如眾鳥競諍段肉，是諸眾生常有怨憎，謂老病死，云何不自觀察是怨，反更於他而生諍競？」一切施王思是義時，敵國怨王即入宮中。

王於爾時便從水竇逃入深山，至稠林中，得免怨賊。其地清淨，林木種種，華果無量，不可稱計；水清柔軟，八味具足，眾鳥鳧鴈，禽獸難計。王見是已，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吾今真實得離家過患，無量眾生常為老病死怖逼惱，今得此處清淨安樂快不可言，此林乃是修悲菩薩之所住處，亦是破壞四魔之人堅固牢城，我今已得清潔洗浴、離眾垢故，我今與此眾鹿為伴，身心安隱極受上樂。」

爾時，怨王得其國已，即便唱令求覔本王：「若有能得一切施王，若殺、若縛將來至此，吾當重賞隨其所須，一切給與，以其先時常自稱讚能行正法，呰毀吾等暴虐行惡，是故吾今欲得見之，示其修善所得果報。」

爾時，他方有一婆羅門，貧窮、孤悴、唯仰乞活，兼遇官事，無所恃賴。聞王名字，好行惠施，即從其國來欲造詣，乞求所須。即於中路，飢渴、疲乏止息林中，即便譖言：「是處寂靜聖人住處，亦是神仙離欲之人，求解脫者斷絕飲食、不畜奴婢、不乘車馬、少欲知足、食噉稗子諸根藥草；大悲心者之所住處，亦是一切飛鳥、走獸無怖畏處，自在天王為令眾生，見家過患，故化是處。」

爾時，一切施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便往見之，共相問訊，便命令坐。時，婆羅門即便前坐，坐已，一切施王便以所有眾味甘果而奉上之。既飽滿已，王即問言：「大婆羅門！是處可畏無有人民，是中唯是閑靜修道之人獨住之處，仁何緣來？」

婆羅門言：「汝不應問我是事，汝是福德清淨之人，遠離家居牢獄繫縛，何緣問我如是之事？汝不應聞濁惡之聲，若他犯我，我則犯他；若他奪我，我則奪他，喪失財賄，親族凋零，以在家故，受如是事。大德！汝今已斷一切繫縛，安住山林，如大龍象自在無礙。」

一切施菩薩，即作是言：「汝今發言，清淨柔軟，何故不共於此住止？」

婆羅門言：「若欲聞者，我當為汝具陳說之。我本生處去此懸遠，薄祐所致，遇王暴虐，猶如師子在鹿群中，終無一念慈善之心。我王暴虐亦復如是，於諸人民無有慈愍，有罪無罪唯貨是從。我從生來小心畏慎，曾無毫釐犯王憲制，橫收我家繫之囹圄，從我責索金錢五十：『若能辦者，我當赦汝居家罪戾；若不肯輸，吾終不捨，要當繫縛幽執鞭撻。』尅日下期當輸金錢，家窮貧苦無由能辦。曾聞此國一切施王，好行惠施攝護貧人，所行惠施無有斷絕，如春夏樹華果相續，亦如曠野清冷之水，渴人過遇自恣飲之；猶如大會無人遮止，我今略說，假使有人，人有千頭、頭有千口、口有千舌、舌解千義，欲歎是王所有功德，不能得盡。彼王成就如是名德。我今居家遇王暴虐，橫罹罪戾更無恃賴，故欲造詣陳乞所須。然我心中常作此念：『我今何時當到其所，隨意乞求？若彼大王必見憐愍能給少多，我家可得全其生命，若不得者，我亦不久當復殞歿。』」

爾時，菩薩聞是事已，心悶躃地，猶如惡風崩倒大樹。時，婆羅門即以冷水灑其王身，還得穌息。時，婆羅門復問：「大仙！汝聞我家受是苦惱，心迷悶耶？是中清淨，汝所愛樂能生悲心，我今遇之尚無愁苦，汝今何緣生是苦惱？」

王即答言：「汝本發意欲造彼王，是汝薄相正值不在，汝今若往必不得見，故令我愁。」

爾時，婆羅門言：「為何處去？」

施王答言：「有敵國王，來奪其國位，今者逃命，在空山林，唯與禽獸而為等侶。」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尋復悶絕。一切施王復以冷水灑之令悟，即慰喻言：「汝今可坐，且莫愁苦。」

婆羅門言：「我於今日命必不全。所以者何？本所願求，今悉滅壞，我何能起？定當捨命。」

一切施王，爾時即起慈悲之心，作如是念：「可愍道士所願不果，譬如餓鬼遠望清水到已不獲，心悶躃地，是婆羅門，亦復如是。」復更喚言：「咄，婆羅門！汝可起坐，汝可起坐。一切施王，即我身是。汝本欲見，今得遇之，何故愁苦？」

婆羅門問王：「今善言慰喻，於我有錢財耶！」

王即答言：「我無錢財，但有方便，可能令汝大得珍寶。」

婆羅門言：「云何方便？」

王復答言：「我先聞彼怨家之言居我國，已於大眾中唱如是言：『若有能得一切施王，若斷其命撿繫將來，吾當重賞隨意所須。』我從昔來，未曾教人行於惡法，是故不令汝斬我頭，但以繩縛送詣彼王。所以者何？除身之外更無錢財。然我此身今得自在，幸可易財以相救濟。善哉，善哉！婆羅門！吾今得利，以不堅身易堅牢身。道士且觀，設使我身在此命終，屍棄曠野草木無異，雖有禽獸而來食噉，為何所利？今以如此灰土之身，貿易乃得真金寶物，我復何情而當惜之？」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悲涕而言：「何有此理？所以者何？汝今乃是無上調御、眾生父母，善為愛護大歸依處，能滅一切無量眾生所有怖畏，所作廣大不望相報，於諸眾生常生憐愍，能於闇世作大錠燎。我當云何破滅正法，繫縛汝身送怨王耶？假使將王至彼怨所得獲金寶，我復何心舒手受之？假使受者，手當落地；譬如男子為長養身噉父母肉，是人雖得存濟生命，與怨何異？我亦如是，設縛王身將送彼怨，雖多得財以贖家居，我所不貴。」

時，王答言：「如此之言，復何足計？汝若於我必生憐愍，我自束縛，隨汝後行詣彼怨家，汝無罪咎，我可得福。」

婆羅門言：「敬如王命，當隨意作。」

說是語已，王即自縛，共婆羅門相隨至城。其王舊臣及諸人民，當見王時，悉生驚怪：「咄，婆羅門！汝是羅剎非婆羅門，汝是羅剎非婆羅門。汝本實是暴惡鬼神，姧偽詐現婆羅門像，無有悲心，真是死魔常求殺人。汝今令此王身滅沒，猶如月蝕，七日並照大海乾竭，無上法燈今日盡滅，旃陀羅種，汝今云何手不落地？汝身何故不陷入地？如師子王，已死之後誰不能害？是一切施王久已遠離國城、妻子、倉庫、珍寶、一切諍競，退入深山，修寂滅行；於汝何怨，而將來此？」舉城人民，同聲願言：「諸大仙聖、護世四王！願加威神擁護是王，令全生命。」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怖畏，將一切施疾至王所，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我今已得一切施王。」怨王見已，心即生念：「是王年壯，身體姝好、容貌端正、其力難制；是婆羅門，年在衰弊，形容枯悴、顏貌醜惡、其力無幾，云何能得是王將來？」竊復生念：「將非梵王、自在天王、那羅延天、釋提桓因、四天王耶！」怨王即問：「誰為汝縛？」婆羅門言：「我自縛之。」怨王詛言：「遠去，癡人！」復更問言：「汝將非以呪術之力而繫縛耶！汝身羸劣，彼身端嚴猶如帝釋，云何能繫？假使有人自言：『能吹須彌山王令如碎末。』是可信不？」

爾時，怨王即告大臣：「汝等當知今此難事，為是夢中，是幻化耶？將非我心悶絕失志，錯謬見乎？是老獼猴云何能縛帝釋身耶？諸臣當知，豈可以藕根中絲懸須彌山耶？可以兔身渡大海耶？可以蚊[此/束]盡海底耶？」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向怨王而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我實不能縛，

是王慈悲故，為我而自來。

如以網盛風，是事為甚難，

正使天帝釋，亦復不能為。

爾時，怨王即向一切施王說如是言：「汝以哀我，故入深山、谿谷、林木空曠之處，唯與禽獸共相娛樂，少欲知足、飲水食果，以草為敷，不與我諍。然我怨心猶未得滅，我今自在能相誅戮，以何因緣來至此耶？」

爾時，一切施王嬉怡微笑，無有畏懼，身心容豫如師子王，而作是言：「汝不知耶！我身即名一切施王，我欲成就本誓願故。今來在此，有三因緣：一者、為婆羅門而求錢財；二者、以汝先募，若得我身將來此者，當重賞之；三者、我先誓願當一切施，是故我來欲捨身命。汝今當觀，若我此身命終入地，為何所益？我本所以逃入山林，非以畏故，但為愛護諸眾生耳。汝今自在怨心未滅，我今來此，隨意屠割而得除怨，心則安隱，是故汝今應早為之。」即說偈言：

於怨生瞋恨，則自燋其心，

譬如灰下火，猶能燒萬物。

因心著瞋恚，命終墮地獄，

猶如惡毒箭，中則身命滅。

若瞋於怨憎，心不得寂靜，

譬如痛目者，不能見正色。

此身肉血成，骨髓肪膏腦，

屎尿涕唾等，薄皮裹其上。

是身如行廁，無主無有我，

於王有何怨，而常生瞋恚。

生老病死賊，常來侵王身，

何故於是中，返生親友想。

我身四大成，王身亦復然，

今若見瞋者，是則為自瞋。

「是故大王不應生瞋，若故瞋者今得自在，幸可隨意早見屠戮。先所開募，可賞是人；我今必定捨命不悔。以是因緣，願諸眾生能一切施及得捨名。」

爾時，怨王聞是語已，從御座起，合掌敬禮一切施王，作如是言：「唯願，大王！還坐本座，汝是法王正化之主，我是羅剎暴惡之人；汝是世燈為世父母，我是世間弊惡大賊，專行惡法劫奪他財；汝是法稱正法明鏡，我非法稱常欺誑他，猶如盲人不自見過。如我等輩罪過深重，是身久應陷入此地，所以遷延得至今日，實賴仁者執持故耳，今捨此地，及以己身奉施仁者。」

一切施王即為怨王廣說法要，令其安住於正法中，大以財寶與婆羅門遣還本土。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檀波羅蜜時，尚捨如是所重之身，況復外物所有財寶。◎

## ◎菩薩本緣經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一

菩薩摩訶薩，為諸眾生故，

一切所重物，無不以惠施。

如我昔曾聞：

過去有王，其王有子，名一切持。年在幼少，形容端正，猶如滿月眾星中明，眾生視之，無有厭足，威儀安諦，如須彌山；智慧甚深，猶如大海；忍辱成就，猶如大地；心無變易，如閻浮檀金，常為一切人天所愛。猶如八味清淨之水，於諸世間其心平等；猶如日月等照於物，滿眾生願；如如意寶見諸乞者，心生歡喜；猶如慈母，見所愛子。是時，王子當說偈言：

我今得自在，所有無量財，

悉與眾生共，如日皆等照。

見有乞求者，終不言無有，

無所求索者，亦復施與之。

王子菩薩，諸根寂靜，猶如梵天；財賄具足，如毗沙門。王為諸眾生供給走使，猶如弟子事師和尚；心常愛念一切眾生，猶如父母念所生子；教化眾生法則禮儀，如大博士。王子菩薩，悉得成就如是功德，心常樂施一切眾生，如是之物施與是人、如是之物施與某甲；是人恐怖，我當安慰修行正法無有廢捨。所施之物，謂金銀、瑠璃、頗梨、真珠、車𤦲、馬瑙、珊瑚、璧玉、種種器物，及諸衣服、床臥、敷具、車乘、舍宅、田地、穀米、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隨有所須，悉能與足。譬如天雨，百穀滋長，恒以五指施人財物；猶如五龍，降注大雨。王子菩薩常行布施，日日不絕。設使一日，無人來乞，顏色燋悴，心為愁慼，猶如初月烟霧所覆，無有光明。爾時，諸臣於此王子，悉生嫌恨：

咄哉我王愚癡無智，有財不食後世安在，

見不能用亦不呵子，分散庫藏施無功者。

庫藏盡已民當迸散，民既散已怨至誰護，

假設無護命當不全，命既不全國復誰居。

爾時，大臣及諸人民各思是事。爾時，父王有一白象，行蓮華上，力能降伏敵國怨讎，以有此象，故令他國不能侵陵。時，有邊方怨敵之王常作是念：「我當云何而設方便，得彼白象？」即遣諸人，詐為苦行婆羅門像，往詣王子求索白象。

爾時，王子見諸大臣生瞋恚心故，乘白象出城遊觀，欲向一林，即於其路見婆羅門。既見王子，心大歡喜呪願且言：「願使王子紹繼大王無上之位，壽命無量；隣國歸德，天下太平。王子！我等悉是婆羅門也，居在遠方，常承王子好喜布施，故從遠來，道路飢渴，備受眾苦。王子！當知我等，受持清淨禁戒，多所讀誦，無有不綜。王子功德流布十方，聞風稱讚無不愛樂，能令眾生所願滿足，有來乞者無一空還，汝所乘象願見施與。」

爾時，王子即作是念：「今若不與，則違本要；設當與者，非我所有，復是父王所愛重者。」即便語言：「君等若須金銀、琉璃、種種車乘、奴婢之屬，我悉能與；此白象者，既非我有，不得自在，復是父王所乘之象，云何輒當以相惠施？計是白象價直幾許，我當與直，不令汝等有貧乏也。何必正欲得此白象？汝婆羅門！憐愍眾生，出家受戒，已遠離一切之物，何用是象？汝若得者，或更有患。」

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我等不用錢財珍寶，唯須是象乘之入山，求覓好華供養諸天已，當令眾生若生天上、或入涅槃。王子本願欲利益他，我亦如是欲利益他。」

爾時，王子聞是語已，即生悲心，便下白象，覆作是念：「此象雖是父王所有，今以布施，大臣人民必當見嫌，欲利益他，何得計是！然我所施，不求名聲生天人中，以是因緣，令諸眾生斷諸煩惱。」作是願已，便持白象施婆羅門，自乘一馬，還欲入城。

諸婆羅門既得象已，便共累騎，迴還而去。忽爾之間，已到本國。

時諸大臣即共集聚，疾至王所，白言：「大王！今日快善所重白象，王子已持施婆羅門，諸婆羅門得已乘去，今到敵國；以王先時見其布施金銀珍寶，不呵責故，致令今日復以白象施與怨家。大王！世間惡子多諸過患，飲酒樗蒲貪色費用，臣等敢奏不咎責，王子若能從今已往，更不以財惠施於人，則可聽住；若不止者，便當擯之遠著深山。」

爾時，父王即召其子作是念言：「怪哉！我今云何一旦為諸大臣不令我子隨意行施；我今慚愧，猶如婦人怖畏姑妐。」即向其子而說是言：「卿從今始，莫復貪著，一切功德可離捨；心行正法者，應著草衣服、噉水果遠處深山；卿今不應挑其右目以治左眼，卿於今日如何一旦惱亂我心及諸大臣？夫為人法，先安其親，然後乃當及餘他人，卿今云何以我白象施與怨家？」

◎

菩薩本緣經卷上

# 菩薩本緣經卷中

僧伽斯那撰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 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餘

◎爾時，王子合掌長跪，敬禮父王：「臣所布施，不為貪欲、瞋恚、愚癡，不為名聲，不求生天人中豪貴，非是癲狂錯亂心作，為求正法，作是施耳。大王！當知臣今雖復擁護父母、兄弟、妻子，及其死時，雖有親族，誰能隨去？唯見正法逐之不捨。臣若無心行善法者，猶望大王苦言教勅，如何一旦信用邪言，斷臣行善？王先勅臣施捨捨心，捨心是臣本性根原，云何可捨？猶如地性，不可捨堅；乃至火性，不可捨熱；如魚投陸，命何能存？如王僮僕六情具足，身體完具與天無異，是人云何與王給使？王家所有車乘、婇女、金銀、珍寶從何處得？當知皆是過去施業，今得是報。大王！當知一切餓鬼，飢火所逼，身心燋惱，如此皆是貪惜因緣。若諸天中，七寶宮殿壽命長遠，當知皆是布施因緣。大王！臣今所施，火不能燒，水不能漂，王家盜賊，怨家債主，不能侵奪所施之物。於諸趣中，能作親友，是天乘載是所施物；在生死中，隨逐臣身，如犢隨母。如王所勅，欲令臣止布施之心，若不能捨，當徙深山；雖至深山，苟施心不息，貧窮之人，亦復當來。臣本誓願實樂山林，所以未啟，慮父不放。大王今已聽真得本願，正爾奉辭涉路進發。所以者何？山林之中，是閑靜處仙聖所樂，能離貪欲、瞋恚、愚癡，臣若至，彼必能自利。」

爾時，王子即禮王足，右遶三匝，奉辭而出；次至母所，跪禮如常，右遶三匝，禮足而出；復至妻所，而作是言：「卿好住此，供養父母，守護其子，此即是汝修行正法。今我欲去遠至山林。何以故？我先常願，欲入深山修行其志。父王今聽，是故我當速往至彼，以副我心；與諸禽獸共為等侶，飲食水果足自存活；汝是王女，身體柔軟、端正、詳雅，何能堪忍如是苦事，故應住此不須隨我。」其妻聞已，心悶懊惱，身體掉動如芭蕉葉，悲號啼泣，椎胸拔髮，舉聲大哭，唱言：「奈何！君有何罪，乃令父王擯之深山？大王寬慈，正法治化愛民如子，云何一旦驅擯乃爾？君之愛形，身色柔軟如瞻婆華，云何一旦當臥棘刺土石之上？如今在宮五樂自娛，設當入山唯聞虎狼、師子、毒獸諸惡音聲。怪哉！大王慈愛之心，今日安在？如何父親變成離薄，以小因緣一旦成怨？」

爾時，王子即答妻言：「善哉！王女！汝有深智，精進、勇猛，是我善伴，設我不是應當呵責，云何乃出如是麁言？諸王為國共相戰諍，皆為貪欲瞋癡所惱，是我福緣，乃令父王聽我入山修行正法，汝今不應生不歡喜。世中常法，王若衰老，則立太子令知國事，國事殷湊，多諸過咎，咎既鍾身，無逃避處。王今未衰，便能放捨，聽我入山修學其志，世間過咎永不見及，汝今何故不歡喜耶？汝便好住，我今欲去。」

答言：「妾之父母處與君時，日月大地及四天王悉皆證知。初婚之日，君自發言誓不相捨，如何今日便欲獨往？當知日月及以猛火，明與質俱不相捨離，君今云何而欲見捨？」

爾時，王子悉以家財布施貧乏，即以兩肩荷負二子，携將其妻，往雪山中。王子到已，食果、飲水以存性命，晝夜修習慈悲之心，復作是念：「我本在家，雖受五欲，未若今日處山歡娛，如是之樂，釋提桓因所受欲樂所不及也。是諸眾生不知正法微妙之味，如烏不知蓮華之味。」是時，王子常為眾生思惟是義，妻常入山採於果蓏以自供給。

是時，有一老婆羅門，其形醜惡人所惡見，從遠方來。王子見已，即命令坐，行水施果然後問訊：「汝何緣至此耶？將非厭家之過患乎？壯應在家極情五欲，今已衰老，死時將至，捨來修道甚是快事。是中閑靜無有家過，汝若樂此，我之所有甘果、冷水，常相供給不令有乏。」婆羅門言：「無欲想者應住於此，我今欲想猶未能滅，是故不能於此住也。大仙！汝且觀之，我身雖老頭，白齒落、行步戰掉、目視矇矇，舌乾、口燥不能語言，頭重難勝猶如太山，耳聽不了身體衰變，而有欲想猶如壯時。大仙！當知我年朽邁身力羸損，家貧空乏困於僕使，若欲滿我本所願者，幸可惠施二奴僕使。」

菩薩聞之，即作是念：「怪哉！今日若言無有，則非本誓；若言有者，今實空貧。」

婆羅門言：「君今遲疑，何所思慮？將慮我非婆羅門受持禁戒博學人耶！若有此慮我實是也。」

菩薩答言：「我本在家，多有僕使，金銀、珍寶、庫藏盈溢。當于爾時，見有乞者，終不言無，今在此止悉不持來，何處當得以相副稱，所以遲疑思是事耳。」

婆羅門言：「我今衰老氣力空竭，從遠方來乞求所須，汝從本來凡見乞者，曾不發言：『我無所有。』今日何故發如是言？大仙！若能憐愍給施二奴，我當還國；若不能者，我必此死。」

爾時，王子即作是念：「我今當作何等方便發遣此人？」爾時，二子近在不遠山中遨戲，復作是念：「我今當為一切眾生，作不空因緣。」即喚其子，子既至已，菩薩抱之，復作是念：「我今二子生長深宮，身體柔軟，未經寒苦，如何一旦違離父母，為他僮僕？」復作是念：「我今何緣計如是事，若不修行難行苦行，何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當行之，願以此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捨此所愛二子，不求生天人中果報，轉輪聖王、帝釋梵四天王，願此功德悉與眾生成無上道。」爾時，菩薩手執二子，授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婆羅門！我此二子猶如我命，幼稚無智，未解人語，雖復似人未有所識，今持相與以為僕使，恐母來至，可速將去。」

爾時，二子迴捉父衣，而白父言：「父今何緣，持我兄弟與此惡婆羅門？我等從今永離父母，年既幼小未有所識，無覆、無護云何能活？我等何故受此苦惱？今墮他手命必不全，如犯王法則受刑罰，我等愚小未有所犯，何緣今日乃見是苦？假使實犯猶望恕放，況無所犯，而橫見抂？設父於我愛心已斷，但為人法復不應爾，老小可愍愚智有之，父今何為特見苦毒？假使為法而見捨者，喪失慈惻豈是法耶？我雖幼稚，亦曾聞說婆羅門法，若有擁護妻子因緣得生梵天。」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身心戰動即自呵責：「何緣乃爾？心汝不知耶！從昔已來，流轉生死一切眾生，何者非怨？何者非子？汝今闇蔽盲無見耶！何不繫念思惟分別？汝今直為彼將二子，便如是動耶！若死至時，當云何乎？」

爾時，菩薩呵責心已即得定住，語婆羅門：「汝速將去。」

是時，二子即白父言：「且聽！小住，須我母至，跪拜問訊辭去不晚。」菩薩答言：「汝等但去，吾與汝母當隨汝後。」

時，婆羅門將其二子速疾發引。是時，二子隨路還顧，廻視父面，悲號啼哭。菩薩爾時更復呵心：「汝今不應復更戰動，當觀受形老死熾然，子去未遠復立誓願，我今捨子實是難行，願此因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諸眾生一切繫縛。」

時，婆羅門發脚未遠，即作是念：「甚奇王子，世間希有，如言則行施我二子，所修善法具足成就。今此二子當於何賣？唯有還至本祖王國。」

時，婆羅門即將二子往詣王宮，是時祖王見其二孫，悲喜交集問婆羅門：「汝於何處得此二兒？」婆羅門言：「且聽！彼雪山中，大王之子名一切持，以此二子施我為奴。」

王聞是語，扼腕而言：「怪哉！我子愛法太過，乃至不惜所愛兒息；汝今還我，當與汝直。」婆羅門言：「敬如王命。」即受珍寶還歸其家。

時，菩薩妻在空林中，左目瞤動心驚不樂，所採雜華尋即萎枯，器中二果迸出墮地，二乳驚動汁自流出，有鳥在前連聲鳴叫，即作是念：「今此瑞應必定不祥，將非我夫命根斷耶？或是虎狼、師子、惡獸食噉我子？復非遨戲墮山死乎？」念是事已，便還所止，尋見菩薩近一石岸，在草敷上傾身而坐，即作是念：「我夫在此定無他慮。」便前白言：「二子今者為安隱不？」菩薩答言：「二子安隱。」妻復言曰：「我今耳中實聞安隱，但未見之猶懷憂慼。」菩薩答言：「汝但小坐，自當見之。」妻便却坐，復重告言：「汝不知我本誓願耶！一切所有要當施人。汝朝出後，有婆羅門來從我乞，尋以二子而布施之。」妻聞是語，其心迷沒，舉身自撲悶絕躃地。爾時，菩薩以水灑之，水灑之後，還得醒悟，身體戰動，坐說偈言：

怪哉為正法，而行於苦行，

以子布施時，云何心不亂。

君心非剛鐵，亦未永離愛，

云何能以子，而用施於人。

我子既稚小，端正無及者，

面色如蓮華，目如優鉢羅；

自食於水果，亦不相煩累，

如何無人情，一旦以施他。

此路多石沙，荊棘惡刺等，

彼人無慈慧，當將至何處。

君今不見耶！彼諸麞鹿等，

猶來求推覓，況君為其父。

不見此山中，一切諸樹木，

以失我子故，悉皆而啼哭；

一切諸樹木，悉無有心識，

猶尚能如是，況復有心者。

爾時，其地有芭蕉樹，舉身戰動，妻尋語言：「汝夫亦以子息施人，無慈愍耶！何故如是，舉身戰動？」

爾時，其妻念子悲號，東西馳走不安其所。菩薩復言：「甚善，甚善！已得入山修行善法，云何令心受如是苦？空喪閑居修善妙理。怪哉王女！雖有深智精進勇猛，而不能解生死過患，父母、妻子、兄弟怨憎，誰能於中識其根原。見兒過去或為汝怨，彼若遭苦汝則歡喜，今為汝子別便憂惱，設使死亡強將去者，復可於我起瞋恚耶！汝本不聞諸仙聖言：

若少壯老皆歸於死，猶如果熟自然落地，

汝本不觀一切生死，猶如夢中邪見事耶！

無常生死將諸眾生，雖有父母誰能救之，

譬如師子摶撮諸鹿，彼雖有母亦不能救。

是老病死常害眾生，猶如果樹多人所摘，

譬如坏器值天降雨，悉皆爛壞無有遺餘。

三界眾生亦復如是，遇無常雨無得免者，

今營此業明造彼事，樂着不觀不覺死至。

「如是二子，必定當捨，我今為法，而以施人；汝當歡喜，不應愁苦，我雖捨子，子必安樂，是故不應生大苦惱。」王子菩薩說是語已，其妻寂默更無所陳。

爾時，釋提桓因即作是念：「怪哉菩薩！無所愛惜。」即下化身為婆羅門，至菩薩所，而說偈言：

大仙今當知，名聞徹梵天，

能行於大施，愛樂於正法。

今我所求索，蓋亦不足言，

唯願大正法，滿我之所願。

菩薩答言：「我今身命，悉為一切無所愛惜，況餘外物、錢財、珍寶，假使有者，實不愛也。我本在家，多有庫藏、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悉以給施諸婆羅門，無所匱惜。但今現在空無所有，唯身與婦，若必須者，實復不愛。」

婆羅門言：「汝能爾者，便可以妻而見惠施。」

菩薩答言：「嫉妬惜心久以遠離。汝小聽，我為其說法。」菩薩報妻：「是婆羅門從我乞汝，汝意云何？」妻便答言：「隨意自在，我今屬君何得自從？」即捉妻手，授婆羅門。

時，婆羅門語菩薩言：「今此婦人顏貌端正，身體姝妙色像第一，道路嶮難多有寇賊，我今單獨去必不達，且還相寄莫復餘施。」

菩薩復言：「我今賴君破壞牢獄斷絕繫縛，汝今復欲還我牢獄繫縛我耶！」

婆羅門言：「若見憐愍，必令得者，願還受之，經須臾時。」菩薩憐愍故，少時還受，竟復何苦。婆羅門言：「我若失期不得還者，慎莫更以施與餘人，已是我有不得任意。」說是語已，即便還去。去此不遠，復更化作餘婆羅門，還菩薩所而作是言：「汝勝利益一切眾生，譬如果樹常出甘果，我於遠方久承風味，是故褰裳而來相造希滿所願。」

菩薩答言：「唯有一妻，先已施人，今唯有身，猶得自在，若須相給。」

婆羅門言：「不須汝身，唯須二目，能相給者，深抱至念。」

爾時，菩薩即作是念：「是婆羅門從我乞目，為作何等？」復作是念：「我何所計？是身猶如塚間死屍，以不堅牢，貿易堅牢，應當歡喜，何所思慮？」爾時，菩薩捉佉陀羅木而作誓言：「我今悉為一切眾生，棄捨二目，無所貪惜；我先捨婦持用施人，願此功德鍾及眾生，永斷貪欲；施子因緣，令離愛習；今施二目，悉令眾生得清淨法眼。」菩薩摩訶薩，作是願已，便以木錐向目欲挑。

時，婆羅門尋前捉手：「且莫挑出，目今屬我，更莫餘施。」

菩薩答言：「我今一身，云何一日連受二寄？先婆羅門已寄我婦，汝今寄眼，我當云何而得守護？」

時，婆羅門即復帝釋身，語菩薩言：「婦、目二物悉是我有，今相付囑，莫復餘施。」爾時，帝釋即飛而去，於虛空中雨四種華，空中聲出，宣告諸天：「汝等當知，此人增長菩提道樹，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其事如是，無所不捨。一切眾生若聞是事，應於菩薩悉生歡喜。」

## 菩薩本緣經善吉王品第四

菩薩行施時，定心究竟作，

乃至魔波旬，不能得斷絕。

我昔曾聞：

過去有王，名曰善吉；為欲成於菩提之道，常行利益修集正法，於諸眾生，無刀杖想。面目端正，世中少雙，言常含笑，無有麤獷，供養父母，尊重師長，恭敬沙門，出家道士。自行十善，亦勸人行，常行布施，無有斷絕。若有貧窮、困悴之人，身體羸瘦衣裳不障，菩薩見已即生憐愍，舉身戰動，猶被毒箭，心竊念言：「是諸眾生，慳惜因緣癡人不識，雖受人形，形相具足，以無福故，常從他乞。皆由先世不肯布施，以慳嫉妬而自覆蔽；現世報熟而受是苦；猶如田夫愚癡無智，遠至妻家道路飢渴，既入其舍，復值無人，即盜粳米滿口而唵，未咽之頃，家人即至，是人慚愧復不得咽，惜不吐棄。家人見已，即問之言：『君患何等乃如是乎？』是人聞已，默然無言。爾時，妻家眷屬大小，即將良醫而為𧭉之，見其口頰堅如木石，更無餘計，即以刀刳是人二頰。既破之後，亦無膿污，但見生米滿其口中，是人以是覆藏盜事，得見現報。猶如女人覆藏懷妊，臨產之日受大苦惱，發聲大喚，乃令一切悉共知之。人亦如是，覆藏諸罪報熟之時，苦惱所逼現露於世，或坐慳惜嫉妬居心而受此苦。我今杜塞一切諸路，不令慳妬而來入心，我今當集一切所施，安止眾生於布施中。」時，善吉王思是事已，常行布施，無有休息，當其施時，心喜無量。

當是時也，魔王波旬，愁憂不樂，而作是言：「怪哉！善吉！云何一旦為我怨對，而欲扸虛我之境界？我有大力能伏諸仙，飲水食果行諸苦行，善能成辦諸呪術者。我射華箭乃至一發，令持戒者悉皆破壞，譬如風吹驅折大樹；我今波旬雖射三發，恐不能令善吉菩薩身心傾動。何以故？外道諸仙無有智慧慈悲之心，不求利他正為自樂，是故被箭尋即退散。善吉菩薩有大智慧，慈悲心厚不求自樂常為一切，我今雖射乃至三發，猶恐不能令其退散。何以故？是人必定為諸眾生求無上道，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及其未成，我於中間或可留難令悉破壞。譬如有人始遇患苦，或有醫師少給湯藥，則可令差。亦如小樹，初生之時以爪能斷，及其長大，雖有百斧伐之猶難；曼此菩薩，未成無上正真之道，當速壞之。」

時，善吉王多行布施，疲極獨處靜坐而息。爾時，波旬在上空中，身出光明遏絕日月，而說是語：「善吉大王！善哉，善哉！汝今真能推求正法，愛念眾生，猶如慈母愛念其子。善男子！汝欲增長一切善法，而反熾然一切惡法，猶如有人欲食甘露而食毒藥、欲求安樂而反入賊、欲安隱身反服非藥、欲除斷渴反飲鹹水、欲斷婬欲反樂眾女。善男子！汝不知耶！有諸檀越以施因緣皆墮地獄，是故我今憐愍汝故，種種分別汝當受持。從今以往當斷施想，生慳惜心。」

爾時，波旬即化作地獄滿中罪人，以示善吉，復作是言：「如是人等，皆由先世好行布施貪求正法，是故今日悉墮是中受大苦惱。大王當知，是中罪人，唯以刀斧共相斫截，支節段段悉墮在地，而命猶存不肯死也；以熱銅鍱周匝纏身，舉身烟出命亦不盡；雖以千釘，釘霍其身，猶張牛皮亦復不死；東西馳走，常遇熾火，冷熱諸風，逼切其身；或有惡風，吹散其體、或被椎打，令如塵末，飢吞鐵丸，渴飲洋銅、或入刀林攀緣劍樹、或在大鑊隨湯上下，糜爛猶如熟豆。是諸眾生，雖受如是種種苦惱，然其命根亦不肯盡。大王當知，我今從王無所求欲，亦復不求供養之具，以王修行邪僻之道，是故我今為說正道。」

時，善吉王見地獄中如是眾生，即生悲心，而作是念：「如是眾生，流轉生死，無有出期，已受無量種種苦惱，今復於此地獄受苦可愍可傷。何時當得斷諸苦惱令無有餘？如是眾生先行惡法，今受苦報，自作自受，實非我苦。我今定知是諸無量受苦眾生，皆由先世身、口、意業多作不善，故令今日墮是罪中，定不緣施而受苦也。」時，善吉王以慈悲心向波旬，而作是言：「善哉！大士！汝真慈悲，有憐愍心，善說道非道相，若使施者受如是苦，諸受施者復在何處？」

波旬答言：「善哉！菩薩！汝有深智，能問是義。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時魔波旬，以己神力，即時化作諸天色像，以天瓔珞、寶鬘、華香莊嚴其身；無量伎樂，以為娛樂，諸天婇女侍使左右；種種諸樹常出甘果，華樹、瓔珞、衣服、飲食等樹列羅在前；無量眾鳥相和而鳴，其聲和雅甚可愛樂；處處多有流泉浴池，金色蓮華彌布水上；無老病死苦痛音聲，身處七寶微妙宮殿。」魔化是已，即示菩薩：「善男子！諸受施者，悉皆如是，受無量上樂，是故汝今應捨施心，從是以後可得受是微妙果報。」

爾時，善吉即作是念：「如是之言，顛倒虛妄，無有義理。所以者何？我未曾見呵梨勒樹能生甘蔗？廁糞之中出淨蓮華？純真妙金變為銅鐵？信心檀越受地獄苦？如是之言多所虧損，此言顛倒定是魔語。」即作是言：「善哉，善哉！善能分別如是功德，汝則已為攝取於我。」復語魔言：「汝今當知，如蝗蟲翅，所有風力不能吹動須彌山王，以汝風力欲令我動，亦復如是。如先所說，言諸施主以施因緣，墮於地獄，諸受施人，生天上者正合我願。願我從今獨為施主，常墮地獄，令諸眾生，悉為受者生於天上。一身受苦，令多受樂，豈非菩薩本誓願耶！我今定知汝是波旬，汝亦不能當與我戰，我從昔來常集施心，汝今云何卒令我捨？」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檀波羅蜜，乃至天魔不能留難。

◎◎

## 菩薩本緣經月光王品第五

菩薩摩訶薩，行無上道時，

為諸眾生故，乃至捨頭目。

我昔曾聞：

是迦尸國，過去有王，名曰月光；修菩提道，為求法利，常呵諸欲。其王形體端嚴姝好，才智過人，天下少雙，質直不諂，所言柔軟，至誠無欺，遠離瞋恚，同心歡樂。恭敬沙門、諸婆羅門，慈仁孝順供養父母，隣國諸王承服德敬，而重伏之遙揖為友，名德流布遍於諸方，常能利益無量眾生。擁護國土所有人民，猶如慈母愛其赤子，復於後時竊生此念：「我當云何令諸眾生心歡喜耶？」即命大臣而作是言：「卿等今可莊嚴此城，懸諸華蓋、竪寶幢幡，掃灑燒香以華散地，無令人民而有憂苦；悉以寶瓔、珞瓔珞其身，衣服被飾極令鮮明。」諸臣跪諾敬奉王命，即出宣告舉城人民：「卿等各各莊嚴城郭，所有里巷極使清淨，令如三十三天宮殿。」

時，月光王乘一大象出於宮殿，即命一臣：「卿持我聲告諸人民：『我今莊嚴如此城郭，非為貪欲、貢高、憍慢、畏怖他怨以禦寇敵，亦不求作轉輪聖王；我今所以莊嚴此城，唯欲令諸一切眾生受無量樂，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卿等今日宜應於我，起父母兄弟想善知識想；若入我宮，當如己舍，所須之物隨意自取；我今大施莫自疑難，取物之後當行善法；供身之餘，復當轉施諸人，若欲須我身命，亦不愛也，唯願一切皆受安樂。」時，月光王說是言已，宮中所有微妙寶物，使人負出隨意布施，視諸人民猶如父母兄弟赤子，顏色和悅猶如秋月。一切人民瞻戴是王，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善心視王目如青蓮。

當于爾時，國中人民無有持刀杖者，悉皆隨王奉行十善，猶如牛王諸牛隨從，亦如眾星隨逐於月；譬如眾商隨商主後，亦如眾兵隨逐主將；譬如蒲桃其子甘故生果亦甘；如旃檀樹根華俱香。是月光王令諸人民等行十善，亦復如是。當是時也，其國乃至無有一人瞋嫉、憍慢、貢高、剛強、盜人財物、姧犯他妻、兩舌惡口、貪恚邪見。是月光王雖非聖帝，而其人民悉行十善，是時人民雖無草衣、果蓏之食，而其體貌與仙無異，皆貪深山空閑之處，以愛王故不能捨離。時王如是行善法已，有諸沙門婆羅門等，稱傳其德遍滿諸方。

爾時，有一老婆羅門，捨家愛欲，居在雪山；長髮鬚爪為梵行相，結草障身水果禦飢。聞有人言，有月光王者好施無慳。聞是語已，因往本習，即生惡念。猶如猛火投之膏油，膏油既至，倍復熾然；亦如毒藥投生血中其力則盛，譬如渴人飲於鹹水，如秋增熱春多涕唾。是婆羅門住深山中，聞王功德增益瞋恚，亦復如是；猶師子睡聞麞鹿聲，是婆羅門增長瞋恚，亦復如是。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皆悉愚癡，無有智慧，而為是王之所誑惑。我今當往，求索一物，審知是王能捨離不？」復作是念：「但不有人從乞身命，若有索者必當退轉。」作是念已，即出深山，棄捨淨法，瞋恚增長，口如赤銅，銜脣切齒，揮攉角張。譬如惡龍放雹殺穀、如金剛杵摧破大山、如阿修羅王遮捉日月、猶如暴雨漂沒村落、猛盛大火焚燒乾草。是婆羅門，亦復如是，持是惡心，往迦尸城月光王所。示現如是本習惡相，身體戰動，口言謇吃，行不直路。手捲撩捩，眉鬚迅麗，頭髮刺竪，覆手五指如五龍頭，心中毒盛猶如惡蛇，瞋氣㶿欝煙炎俱起，詐言：「大王！我在雪山，遙聞王名歡喜踊躍無量。我觀諸王無如汝比，而此土地功德難量，復得值遇如是法王。大王今日為利益他，應當自捨所有身命，修正法者臥悟常安，我今欲請大王一事。」

王即答言：「大婆羅門不須多語，請勅所作，隨其所須悉當奉施，若象馬、車牛、金銀、琉璃、衣服、珍寶、奴婢使人悉當給與。婆羅門！汝今當知，是諸眾生三毒所惱，流轉生死無有脫期，老病死法常害眾生，唯我一人能獨出離，但為眾生故久住世耳，隨汝所愛，悉當與之。」

婆羅門言：「王若能爾，先當定心莫令傾動。」

王即答言：「我從昔來，常立誓願，心難得動，我為眾生發菩提心，尚捨身命況餘外物。汝今當知，家有錢財不能施者，當知是人則為守奴，猶如毒樹雖生華實無人受用，井深繩短水無由得，有財不施亦復如是；若見乞者面目顰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

婆羅門言：「善哉！大王！構之虛言，復何所益，若能爾者，以頭見施。」

時諸大臣聞是語已，語婆羅門言：「怪哉大賊！從何處來？以此人口宣無義言。」即以土石競共打坌，復共唱言：「如此人者非婆羅門，何處當有衣草，鹿皮，長髮，節食，宣說如是蕀刺之言。身體被服猶如仙聖，口所發言劇旃陀羅，身行口言不相副稱，當知必定非婆羅門，乃是羅剎弊惡鬼神。咄哉惡人！汝今來此，欲乾我等正法河耶？如金翅鳥欲食法龍斷法雨乎？汝如惡風吹滅法炬，是大惡象欲拔法樹，成死惡人無有道理。口發言時，舌何不縮？如何大地能載汝形？日光赫炎不燋汝身，云何彼河不漂汝去？」

時婆羅門語諸大臣：「汝等癡人何故見呵！譬如惡狗吠彼乞者，汝今疑我非婆羅門從遠求耶！非是博學出家人乎？汝等愚惡亦不能知諸婆羅門所有威力，汝不知耶？日月虧盈大海鹹苦，闍㝹神仙吞飲恒河，十二年中斷絕不流。自在天王面上三目，瞿曇仙人於釋身上化千女根，婆私吒仙變帝釋身為𦍞羊形，毗仇大仙食須彌山如食乳糜，如此之事盡是我等婆羅門力。我今來此，亦不為卿空言綺飾，誰當不能君王自言能一切施，我今從乞有何可責？」

時，月光王即語諸臣：「卿等今者不應見遮，我今當令此婆羅門所願滿足。汝當觀察，我今治國無有貪婬、瞋恚、愚癡，所得果報今已成就，捨身時到如蛇脫皮。汝等當知，我今以此不堅之身易彼堅身、不堅之財貿易堅財、不堅之命貿易堅命。如我先時常為汝說大人之法、今正是時；亦常勸汝向於正法，閉塞諸惡開諸善門，於菩提中種諸善根，薄諸煩惱漸解家繫，如我所得，如是功德，汝亦當得。是故我今放捨身命，汝當歡喜不應憂苦，若我貪身不能為者，猶當苦言慰喻令作。況我今日能自開割，而汝反更遮固不聽，譬如有人以草易毳服毒愈病。我亦如是，捨不堅牢身得堅牢身。」

時諸大臣，復作是言：「王今不應計是事得堅牢身。」時諸大臣，復作是言：「王今不應計是事也。所以者何？大王乃是臣等所依，王今此身一切共有，共有之法何得獨為一婆羅門而欲放捨？捨此身已，財施之事云何能辦？若不能辦，受苦者眾。王身雖一天下共之，云何今日獨欲自在？譬如多人共一妙寶，有人獨用豈得自在？王身今者，亦復如是。」

爾時，大王和顏悅色向諸大臣復作是言：「汝等先當起慈愍心觀婆羅門，然後我當捨頭施之。」爾時，大王告婆羅門：「汝小遠去，聽我慰喻諸臣民已，當相發遣。」時婆羅門即便小却。

爾時，大王告諸臣言：「汝不知我本日所願常欲利益諸眾生耶！我已為汝所作成辦，復當滿此婆羅門願。此婆羅門曾於往昔與我有怨，餘報未畢常以繫心，更無餘緣可以償之，要當捨頭而令永畢。自我受身常行正法，今為此人亦行正法。卿等速去。」喚婆羅門令還本處，作如是言：「汝無巧智不知時宜，於大眾中求索我頭，何故不於僻靜之處而求索耶？我今為汝諫喻諸臣，令汝安隱得全性命；設不諫者汝之身命何得全濟？汝小遠去至彼靜處，須我發遣諸大臣已，我當就汝斷頭相施。」時，婆羅門聞王語已，即便遠去。

爾時，大王遣諸臣已，即便至彼語婆羅門言：「汝今若為我怨所遣索我頭者，我亦於汝無讎嫌心。若自來索有何因緣？汝婆羅門應起慈心，設起慈心即當生天，怨心如火汝當速滅，瞋恚在心不見法義，修忍之人除去瞋恚，瞋恚污心形不端正，猶如雲霧障蔽淨月。出家之人所應不生，生瞋恚者不得端正，猶如飲酒嗌氣臭穢。」

婆羅門言：「汝今所說雖為妙善，而我麤獷何能信受？但施我頭無更餘言。我今聞汝所說雖善，聞已倍更增益瞋恚，猶如膏油投之猛火。」

時，王答言：「我從生來未曾勸人而為惡事，今此身者隨汝自斫，是身可惡猶如糞坑實不愛之，但憐愍汝墮地獄耳。」

婆羅門言：「言地獄者為在何處？」

爾時，大王即起悲心，而作是言：「怪哉眾生！咄哉世間！乃無一人修行善法為己利者。我雖種種勸諫是人，而其本心猶樂行惡，譬如蒼蠅在蜜器中，有人拔出心猶樂著，以樂著故乃至喪命，是婆羅門亦復如是。」

時，婆羅門持一利刀，以鹿皮覆即便出之，捉王頭髮繫之樹上，以瞋恚心欲斬王頭。刀誤不及，斫斷樹枝；時婆羅門謂已斫，竟即生歡喜，以是菩薩及諸天神威德力故，乃至不見其王身首。

爾時，樹神語婆羅門言：「何處當有婆羅門人，受畜利刀殺害人命，汝手云何不墮於地？地何不裂陷汝身耶？云何於此清淨人邊生是惡心？汝身所以不陷地者，賴是菩薩擁護汝故。」

時，婆羅門謂得真實斷菩薩頭，怨心得解即便還去，王亦還宮身安無損。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能作如是，無所不捨。

◎菩薩本緣經卷中

# 菩薩本緣經卷下

僧伽斯那撰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 兔品第六

菩薩摩訶薩，若墮於畜生，

所行諸善法，外道不能及。

如我曾聞：

菩薩往昔，曾為兔身，以其先世餘業因緣，雖受兔身，善於人語，言常至誠無有虛誑；智慧成就遠離瞋恚，於人天中最為第一；慈悲熏心，調和軟善，悉能消滅諸魔因緣；言行相副，真實無諂，殺害之心永無復有；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與無量兔而為上首，常為諸兔，而說是言：「汝等不知墮惡道耶！是身可患。夫惡道者，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如是等名為惡道，汝等今當至心諦聽，墮惡道因緣，所謂十惡。

「我於往昔，曾聞諸仙分別開示，心亦思惟，今當為汝略解說之。四法根本多諸過患，所謂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因貪欲心行十惡者，墮於餓鬼；因瞋恚心行十惡者，墮於畜生；因愚癡心行十惡者，墮於地獄；因憍慢心行十惡者，墮阿修羅，因此四法所往之處，常受苦惱。

「汝等當觀地獄中有猛火熾然、利刀㓟剝，常為狗犬之所噉食，鐵[口\*(隹/乃)]諸烏挑啄其目，灰河壞身猶如微塵，復為諸椎之所打碎，利斧刀劍截其手足，寒冷惡風吹襞其身。二山相拍身處其中。汝等當知，設我盡壽至百千世，解說如是地獄眾生不能得盡，如是地獄有種種苦。

「汝今復當聽餓鬼中種種諸苦，所謂飢渴所逼，身體乾枯，於無量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乃至穢糞，求不能得，頭髮長利，纏繞其身，故令身中支節火然，遙望見水至則火坑，飢渴所逼往趣糞穢，復有惡鬼神持刀杖固遮，今說此事，倍令我心驚畏怖懼。

「阿修羅者，雖受五欲與天無別，憍慢自高無謙下心，遠善知識不信三寶，亦復不為善友所護，於世間中起顛倒想，雖見諸佛心無敬信，於上諸天常生惡心，繫念伺求諸天過失。汝等當知憍慢之結，多諸過咎無所利益。所以眾生不成道果，無不由此憍慢熾盛，自是非彼譏刺呵責，世間眾生以憍慢故，增長邪見，邪見因緣誹謗三寶。謗三寶故受阿修羅，阿修羅中所受眾苦，若為故欲盡說不可得盡。

「以愚癡因緣墮畜生中多受眾苦，受種種形、食種種食、種種語言行住不同。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水陸空行，牛、羊、駝、驢、猪、豚、雞、狗、飛鳥、走獸，如是等輩，常為愚癡之所覆蔽。常處盲冥無有智慧，各各相於起殺害想，互相怖畏猶如怨賊，常為獵師屠膾所殺，復為師子、虎狼、犲犬無量惡獸之所爴食。常墮坑、坎、𦊰、索羅網，生則負重，死則㓟剝，駕犁挽車鐵鉤鉤𣃆，䩭靽拘執。常苦飢渴，口乾舌燥，雖有所須口不能宣。稚小孤迸，遠離父母，水草無量，常不充足，畜生惡報，世間現見，是故我今略為汝等而解說之。

「如我先業惡因緣故，受是兔身，唯食水草恒多怖畏，是故汝等應修善法，善法因緣生天人中，雖人道中有諸苦惱劇於諸天，猶當發願，願生人中。譬如官法為犯罪者造作土窖，凡有三重：重罪之人置在最下；中罪之人置之中間；罪極輕者置于上重。行惡業者，亦復如是，極重惡者墮于地獄，中品惡者受畜生身，最下品者生餓鬼中。遠離如是三品惡已，得生人中，生人中已，行善不善；行上善者，入於涅槃如己舍宅。」是時，兔王常為諸兔宣說如是善妙之言。

爾時，有一婆羅門種，厭世出家修學仙法，不惱眾生離欲去愛；和顏而言身無麤穬，飲水食果及諸根藥；少欲知足修寂靜行，長養髮爪為梵行相。是時，仙人忽於一時遙聞兔王為兔說法，聞已心悔，而作是言：「我今雖得生於人中，愚癡無智不如是兔，生在兔中曉了善法。譬如日光障蔽月光，我亦如是。雖生人中為彼畜生之所障蔽，彼雖畜生或是正法之將、或是梵王大自在天，我今聞彼所說之法，心調柔和，譬如人熱入清冷水。怪哉師子！多行惡業，受是獸身，云何復當殺如是兔？如是兔者，乃是純善，形雖如是乃能修行仙聖之法，雖生畜生，而能宣說善惡之相。我從本來無可諮稟尊敬之處，今得遇之甚善無量。」

是時仙人，即起合掌，往至兔所。至兔所，已却坐一面，合掌向兔，而作是言：「汝是正法之身，將不受兔身，所有必定純善之法，唯願為我具足說之。我所修學長養鬚髮、草衣、食果今實厭之，譬如鑽氷求酥是實難得，我亦如是。終身長髮、草衣、食果，雖修苦行正法難得。我今雖得生於人中，受人形體，遠善知識，修行惡法，如七葉華正可遠瞻不中親近，我亦如是。修行惡法，有智之人，視之遠去終不親近，汝真梵王假受兔身。」

兔時答言：「大婆羅門！若我所言悅可汝心甚不愛也。所以者何？我久已離慳悋之結。往昔發心，便當涅槃，但為眾生故，久住生死。」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歡喜：「汝是大士，能為眾生久處是中。」即便隨逐經歷多年，飲水噉果與兔無別。是時，世人多行惡法，以是因緣，令天炎旱，草木華果枯乾不出，海池井泉諸水燋涸，其地所有林木蓬茹蒿草，土地人民收拾去盡。

時，婆羅門飢窮困苦，和顏向兔而作是言：「我今欲去，願不見責。」

兔聞是已，即生念言：「今此大仙不樂此處，故欲相捨。」即前問言：「此處何過，有何相犯？大仙當觀身服如是蒭草之衣，令心愁惱非所宜也，如婆羅門入婬女舍，甚非家法也。」

婆羅門言：「汝之所說實入我心，是處清淨實無過患，諸兔自修亦不相犯。但我薄祐困乏飲食，是故俛仰欲相捨去。汝今當觀一切眾生，無不因食以活此身，汝之所說善妙法要，今雖遠離，要當終身佩之心府不令忘失。汝復當知我心無慈，為穢食故，而相捨離。」

時兔答言：「汝所為者，蓋是小事，云何乃欲相捨離去？」

婆羅門言：「我空飲水，已經多日，恐命不全，是故置宜欲相捨離。」

兔聞是已，念言：「善哉！是婆羅門，乃能為法飲水多日。」即便說言：「汝若去者，我則更無如是福田，唯願仁者明受我請。雖知菩薩，於福田中心無分別，然施極苦飢渴眾生其福最大；雖知二目是常所護，然當先救苦痛之處。汝今是我親善知識，是我所尊有大功德，是故我今欲設微供。汝今當知，人有四種，施亦有四：所謂下者、下中下者、智者、智中智者。云何下者？施時發心求於諸有；下中下者：以畏怖故行於布施；智者：有恭敬心而行布施；智中智者：有大悲心而行布施。我今於是四施之中趣行一施，唯願明旦必受我請。」

時，婆羅門即作是念：「此兔今日為何所見？見死鹿耶？或死兔乎？」心即歡喜然火誦呪。

是兔其夜多集乾薪，告諸兔言：「汝等當知，是婆羅門，今欲捨我遠去他家，我甚愁惱身體戰慄。世法如是無常別離，虛誑不實猶如幻化，合會有離猶如秋雨，有為之法有如是等無量過患，諸行如夢熱時之炎，眾生命盡無可還者。汝等今者，知世法如是而不能離，是故汝等要當精勤壞三有乎！」爾時，兔王竟夜不眠，為諸兔眾說法如是。夜既終已，清旦地了於薪聚邊即便吹火，火然之後，語婆羅門言：「我昨請汝欲設微供，今已具辦，願必食之。何以故？智人集財欲以布施，受者憐愍要必受用；若有凡人多畜財寶以施於人，此不為難。我今貧窮施乃為難，唯願哀矜必定受之；我今深心清淨啟請，唯願仁者必受不疑。」說是語已，復自慰喻：「我今為他受安樂故，自捨己身，無所貪惜大如毫釐。如是福報，願諸眾生證無上智。」自慰喻已，投身火坑。

時，婆羅門見是事已，心驚毛竪，即於火上而挽出之。無常之命，即便斷滅，諦觀心悶抱置膝上，對之嗚唼並作是言：「愛法之士、慈愍大仙、調御船師！為利眾生，捨身壽命，今何所至？我今敬禮為歸依主。我處此山長髮重擔，雖經多年無所利益；我願從今常相頂戴，願汝功德具足成就；令我來世常為弟子。」說是語已，還持兔身，置之於地，頭面作禮，復還抱捉猶如赤子，即共死兔俱投火坑。

爾時，釋天知是事已，大設供養收骨起塔。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尸波羅蜜，不誑於世。◎

## 菩薩本緣經鹿品第七

菩薩摩訶薩，行大波羅蜜，

乃至上怨中，終不生惡心。

我昔曾聞：

菩薩往世墮在畜生，而為鹿身；兩脇金色脊似琉璃，餘身雜廁種別難名。蹄如車𤦲，角如金精，其身莊嚴如七寶藏。常行利益一切眾生，所有善法具足成就；身色光炎如日初出，諸天敬重為立名字號——金色鹿。為無量鹿而作將導，而是鹿王多行慈悲，精進智慧具足無減，有大勇猛，善知人語，為調眾生示受鹿身。

爾時，鹿王遊於雪山，其山多有叢林、華果、流泉、浴池，若諸禽獸共相憎惡，生賊害心，以是菩薩威德力故，悉滅無餘。在空寂處常教諸鹿，遠離諸惡修行善法，告諸鹿言：「汝等當聽！諸行之中，當觀小惡猶如毒食，如是小惡，不當受之。當觀小善，為親友想，常應親近，精勤受持。汝等諸鹿以身、口、意行諸惡故，墮畜生中不能修行所有善法，愚癡覆故受是畜身，經無量世難得解脫生死之中。欲受樂者，要因正法而為根本，夫正法者，能護眾生不墮惡趣。為度煩惱苦海之人而作橋梁，如人處嶮要因机杖，亦如執炬覩見諸器。行正法者亦復如是，夫正法者最可親近不可破壞，能示眾生無上大道。是能為受樂者，聞是法已能令喜心，心心不斷行是法者心無所畏，是法能除一切諸惡。譬如良藥療治眾病，以是因緣常應憶念不令忘失，若忘失者此生空過，一切世間皆悉虛誑。唯有布施、忍辱、慚愧、智慧之法乃是真實，若能修行如是等法，是則名為具足正法。」為諸鳥獸常說是法，令諸聽者心離婬欲。當是時也，猶如賢聖遠離諸惡不加侵害。

復於後時，與諸群鹿遊止一河，其水廣大深無涯底，暴漲急疾多所漂沒，壞諸山岸吹拔大樹，一切鳥獸無敢近者。時有一人為水所漂，恐怖惶懅莫知所至，身力轉微餘命無幾，舉聲大喚：「天神、地祇，誰有慈悲能見救濟？苦哉！我今與室家別，今日困悴，誰可歸依？我昔曾聞，世有一鹿，修學仙法有大慈悲，唯是當能深見濟拔。」

是時，鹿王在群鹿前聞如是聲，即便驚視誰受苦厄，發如是言：「我聞是已，其心苦惱，如彼受苦等無差別。」尋告諸鹿：「汝當隨意各自散去，吾欲觀覓平整之處，自恣飲水以充渴乏。」諸鹿聞已，尋即四散。鹿王即便尋聲求之，見有一人為水所漂，復為木石之所橖觸多受苦惱。鹿王見已，即作是念：「水急駛疾，假使大魚亦不能度，我今身小力亦微末，竟知當能度是人不？寧令我身與彼俱死，實不忍見彼獨受苦。」復作是念：「若使是人在於陸地為象所困，可得為作方便救護，今在此水漂疾急速，我當云何而得救拔？我設入水不能濟者，一切聞知當見嗤笑，自知不能何故入水？我今雖有慈悲之心，身力微末恐不能辦。我今要當倍加精進以不休息而往救之。」即作是言：「汝今不應生怖畏心，我今入水猶如草木，假使身滅要當相救。」

是時，鹿王踊身投河至彼人所，即命溺人令坐其背。溺人即坐安隱無慮，猶如有人安坐榻席，其河多有木石之屬，互相橖觸身痛無賴。是時，鹿王擔負溺人至死不放，劣乃得出至于彼岸。溺人爾時即得救拔，安隱出已，即語鹿王：「我之父母所長養身，為已滅沒，今之身命實是汝有。汝雖鹿王，身命相屬，所可勅使唯垂告語。」爾時，鹿王告其人言：「汝今且聽，我於汝所不求功果，亦無有心生貢高想，我今不惜如是身命，但欲為他而作利益。汝今當知，我受獸身常處林野，自在隨意求覓水草，雖不侵犯居民邑落。然是我罪多諸怨憎，兼復怖畏師子、虎狼、諸惡走獸射獵之徒，無所歸依無守護者。我雖鹿身雜色微妙，一切世間悉無見者，以相救濟唯汝見之，昔我立誓，若見苦厄要令度脫，人雖有力見苦不救，當知是人為無果報，如不種子不收果實。若念我者，當善攝口，知恩念恩賢聖所讚；不知恩者現世惡名流布於外，復為智者之所呵責，將來之世多受惡報。知恩之人二世安隱，非施因緣而得自在，不修多聞具大智慧，雖無水浴清淨無垢，離諸香熏得無上香，離諸瓔珞得真莊嚴，遠離所依而得自護，雖無刀杖人無侵者。汝當知之，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說不可盡，不知恩者所得過患亦復無量，是故汝今應善護口。」

爾時，溺人聞是語已，悲喜交集涕淚橫流，即禮鹿足，而作是言：「汝常說法示諸眾生涅槃正道，汝如良醫除斷眾生心熱病苦，汝是世間第一慈父，是尊是導實貪隨侍，朝夕稟受不欲遠離經一念頃，必當為惡無所堪任。我今設去雖有形體當相遠離，而心未敢生捨離想也。」說是語已，尋便即路。鹿王望之，遠不見已，即還本處眾鹿之中。

是時，溺人既還家已，忘恩背義，破滅法炬自然其心，破伐法樹乃殖毒林，心為惡器盛眾怨毒，為現世利即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臣近入山見有一鹿，身色微妙如七寶貫，在眾鹿中而為上首。猶如滿月處眾星中，其皮雜色任覆御乘，臣知此鹿遊住之處。」

時王聞已，心驚喜曰：「卿示吾處吾自往取。」溺人白王：「敬奉所勅。」王即嚴駕令在前導，千乘萬騎隨後而往。

是時，鹿王在眾鹿中疲極而眠。爾時虛空多有眾鳥，見王軍馬各相謂言：「是王必為金色鹿來。」時有一烏即至鹿所啄鹿王耳，鹿王驚悟，心即念言：「此烏何緣來見覺之，從昔已來眾烏等類，顧復圍遶無敢近者，今日何故觸犯我身。」鹿即起立，遙望王軍，四方雲集已來近至，復作是念：「如是眾烏，實無過咎，譬如有人所尊陷墜，以手牽拽豈是過耶！」復作是念：「是諸眾生無慈悲心，世間所有師子、虎狼常是我怨，聞我說法怨心即息。是人無理，得生人中忘恩背義，反於我所而生毒害，如妙香華置之死屍，即時可惡人不喜見。是人亦爾，為得現世少許樂分，捨離將來無量樂報。」

爾時，鹿王即向諸鹿，而作是言：「汝等莫愁，王今所以來至此者，正為我身不為汝也。我今雖能逃避遠去，亦能壞碎彼之軍眾，要當畢命自往王所，若我如是，汝等便當東西波迸乃至喪命。是故我今為汝等故，當往王所，但隨我後莫生恐怖，當令汝等安隱無患。汝等當知，我若發心欲入涅槃即能得之，所以不取，正為汝等。我至王所設使喪命，但令汝等安隱全濟，吾無所恨。」作是語已，即至王所，溺人見已尋示王言：「所言鹿王此即是也。」作是言已，兩手落地。

時王見已，即便下馬，心驚毛竪，而作是言：「汝手云何斷落如是？」即捨刀杖獨往鹿所。鹿見王時心中愁惱，王作是念：「彼雖獸身非實鹿也，即是正法勇出之王。」

爾時，鹿王即白王言：「大王何緣放捨刀杖，身體流汗狀似恐怖；若使於我生恐怖者，我是修慈終不相害，如月生火無有是處。」

時王聞已，心得安隱，即向鹿王，而作是言：「是人何緣兩手落地？然如向言能施我等無所怖畏。云何是人直示汝身得如是報？汝向自言能施眾生無所畏怖。云何乃令是人如是？若言不施，一切世間即當火然。」

是時，鹿王復白王言：「譬如有人犯官重罪，觸惱無諍清淨比丘，如是之人得大重罪，不知恩者，亦復如是得大重罪。王今當知，是人自作，自受其報，非我因緣。」

王即問言：「唯願廣說，我樂聞之。」鹿王答曰：「願王問彼，不須我說。」

王即問人：「卿今何故二手落地？」是時溺人，即為其王廣說本緣，王既聞已：「卿作是事已，云何當得不受報也？若有困厄依怙他人，乃至一念尚應報恩，況復多時受斯重恩，而不能報反生賊害，豈當不受如是報也。如人熱時止息涼樹，是人乃至不應侵損是樹一葉，受恩不忘亦復如是。」

爾時，國王復向鹿王，長跪叉手而作是言：「我從今日常相歸依。」

鹿王答曰：「審能爾者，敬受來意。」

王復言曰：「汝今受我，願求何等。」

鹿王答曰：「若能於我生尊相者，今當諦聽！我是獸身，唯賴水草以自存活，餘無所求。大王當知，是人昔為水所漂困，無救護者餘命無幾，我於爾時猶能救之；王今若有慈悲之心，當視是人如赤子想。若視是人即視於我，是人愚癡無知可愍，命終之後必墮地獄，經無量歲備受眾苦，是故應當於是人所生慈愍心。大王！譬如有人，多諸子息愛無偏黨，然於病者心則偏重；菩薩亦爾，於惡眾生偏生悲愛，以是眾生懷惡法故。是故菩薩為諸眾生發菩提心。」

爾時，大王復更斂容，而作是言：「汝今真是調御大師，護持正法、救濟危厄、歸依之處，能除眾生一切畏者。是諸眾生多行惡法身應陷地，所以不沒，諒由大士護持故也。從今以往，施諸鹿群無所畏樂，我今終身願為弟子，若汝來世成無上道，願先濟度。」於是國王說是語已，即告群臣：「舉國人民自今為始，不得遊獵殺害為業。」

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雖受獸身於諸怨憎，乃至不生一念惡心。

## 菩薩本緣經龍品第八

菩薩摩訶薩，處瞋猶持戒，

況生於人中，而當不堅持。

如我曾聞：

菩薩往昔，以恚因緣墮於龍中，受三毒身：所謂氣毒、見毒、觸毒。其身雜色如七寶聚，光明自照不假日月，才貌長大氣如韛風；其目照朗如雙日出，常為無量諸龍所遶，自化其身而為人像，與諸龍女共相娛樂。住毘陀山幽邃之處，多諸林木華果茂盛甚可愛樂，有諸池水八味具足，常在其中遊止受樂，經歷無量百千萬歲。

時，金翅鳥為飲食故，乘空束身飛來欲取。當其來時，諸山碎壞，泉池枯涸。爾時，諸龍及諸龍女，見聞是事，心大恐怖，所服瓔珞、華香、服飾，尋悉解落裂在其地。諸龍夫人恐怖墮淚，而作是言：「今此大怨，已來逼身，其[此/束]金剛多所破壞，當如之何？」龍便答曰：「卿依我後。」時，諸婦女尋即相與，來依附龍，龍復念言：「今此婦女各生恐怖，我若不能作擁護者，何用如是殊大之身？我今此身為諸龍王，若不能護何用王為？行正法者悉捨身命以擁護他，是金翅鳥之王有大威德。其力難堪除我一身餘無能禦，我今要當捨其身命以救諸龍。」

爾時，龍王語金翅鳥：「汝金翅鳥，小復留神聽我所說。汝於我所常生怨害，然我於汝都無惡心，我以宿業受是大身稟得三毒，雖有是力未曾於他而生惡心。我今自忖審其氣力，足能與汝共相抗禦，亦能遠炎大火投乾草木，五穀臨熟遇天惡雹，或變大身遮蔽日月，或變小身入藕絲孔，亦壞大地作於江海，亦震山嶽能令動搖，亦能避走遠去令汝不見我。今所以不委去者，多有諸龍來依附我，所以不與汝戰諍者，由我於汝不生惡故。」

金翅鳥言：「我與汝怨，何故於我不生惡心？」

龍王答言：「我雖獸身善解業報，審知少惡報逐不置，猶如形影不相捨離。我今與汝所以俱生如是惡家，悉由先世集惡業故，我今常於汝所生慈愍心，汝應深思如來所說：

非以怨心，能息怨憎，

唯以忍辱，然後乃滅。

「譬如大火投之乾薪，其炎轉更倍常增多，以瞋報瞋，亦復如是。」

時，金翅鳥聞是語已，怨心即息，復向龍王說如是言：「我今於汝常生怨心，然汝於我乃生慈心。」

龍王答言：「我先與汝俱受佛語，我常憶持抱在心懷，而汝忘失了不憶念。」

金翅鳥言：「唯願仁者為我和上，善為我說無上之法，我從今始惠施一切諸龍無畏。」說是語已，即捨龍宮，還本住處。

爾時，龍王遣金翅鳥還本處已，慰喻諸龍及諸婦女：「汝見金翅生怖畏不？其餘眾生覩見汝時，亦復如是生大怖畏。如汝諸龍愛惜身命，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當觀自身以喻彼身，是故應生大慈之心，以我修集慈心因緣故，令怨憎還其本處，流轉生死所可恃怙無過慈心。夫慈心者，除重煩惱之妙藥也，慈是無量生死飢餓之妙食也。我等往昔以失慈心故，今來墮此畜生之中，若以修慈為門戶者，一切煩惱不能得入，生天人中及正解脫，慈為良乘更無過者。」諸龍婦女聞是語已，遠離恚毒修集慈心。

爾時，龍王自見同輩，悉修慈心歡喜自慶：「善哉！我今所作已辦，我雖業因生畜生中，而得修行大士之業。」

爾時，龍王復向諸龍，而作是言：「已為汝等作善事竟，為已示汝正真之道，復為汝等然正法炬、閉諸惡道、開人天路，汝已除棄無量惡毒以上甘露，補置其處欲請一事。汝等當知於十二月前十五日，閻浮提人以八戒水洗浴其身，心作清淨為人天道而作資糧，遠離憍慢、貢高、貪欲、瞋恚、愚癡，我亦如是，欲效彼人受八戒齋法。汝當知之，若能受持如是八戒，雖無妙服而能得洗浴、雖無墻壁能遮怨賊、雖無父母而有貴姓，離諸瓔珞身自莊嚴、雖無珍寶巨富無量、雖無車馬亦名大乘，不依橋津而度惡道，受八戒者功德如是。汝今當知，吾於處處常受持之。」

諸龍各言：「云何名為八戒齋法？」

龍王答言：「八戒齋者：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坐臥高廣床上；七者、不著香華、瓔珞以香塗身；八者、不作倡伎樂不往觀聽；如是八事莊嚴不過中食，是則名為八戒齋法。」

諸龍問言：「我等若當離王少時，命不得存，今欲增長無上正法，熾然法燈請奉所勅。佛法之益無處不可，何故不於此中受持？亦曾聞有在家之人，得修善法，若在家中行善法者，亦得增長，何必要當求於靜處？」

龍王答言：「欲處諸欲心無暫停，見諸妙色則發過去愛欲之心。譬如濕地雨易成泥，見諸妙色發過去欲心，亦復如是。若住深山則不見色，若不見色則欲心不發。」

諸龍問言：「若處深山則得增長，是正法者當隨意行。」

爾時，龍王即將諸龍至寂靜處，遠離婬欲瞋恚之心。於諸眾生增修大慈，具足忍辱以自莊嚴；開菩提道自受八戒，清淨持齋經歷多日，斷食身羸，甚大飢渴疲極眠睡。龍王修行如是八戒具足忍辱，於諸眾生心無害想。

時，有惡人至龍住處，龍眠睡中聞有行聲，即便驚寤。時，諸惡人見已，心驚喜相謂曰：「是何寶聚從地湧出。」

龍見諸人心即生念：「我為修德來至此間，而此山間復有惡逆破修德者，若令彼人見我真形則當怖死，怖死之後我則毀壞修行正法。我於往昔，以瞋因緣受是龍身，三毒具足氣見觸毒如是。諸人今來至此，必貪我身斷絕壽命。」

時，諸惡人復相謂曰：「我等入山經歷多年求覓財利，未曾得見如是龍身，文彩莊嚴悅可人目，剝取其皮以獻我王者，可得重賞。」時，諸惡人尋以利刀，剝取其皮。

龍王爾時，心常利樂一切世間，即於是人生慈愍想，以行慈故三毒即滅。復自勸喻慰沃其心：「汝今不應念惜此身，汝雖復欲多年擁護，而對至時不可得免。如是諸人今為我身貪其賞貨當墮地獄，我寧自死終不令彼現身受苦。」

諸人尋前執刀㓟剝，龍復思惟：「若人無罪，有人支解，默受不報不生怨結，當知是人為大正士。若於父母，兄弟，妻子生默忍者，此不足貴。若於怨中生默受心，此乃為貴。是故我今為眾生故，應當默然而忍受之，若我於彼生忍受者，乃為真伴我之知識。是故我今應於是人生父母想，我於往昔，雖無量世故捨身命，初未曾得為一眾生。彼人若念剝此皮已，當得無量珍寶重貨，願我來世常與是人無量法財。」

爾時，龍王既被剝已，遍體血出苦痛難忍，舉身戰動不能自持。爾時，多有無量小蟲，聞其血香悉來集聚唼食其肉，龍王復念：「今此小蟲，食我身者，願於來世當與法食。」

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乃至剝皮食肉都不生怨，況復餘處也。

菩薩本緣經卷下